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七九冊目次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四）（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〇〇一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四）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兵部七十五

劒下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舟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已絶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劒以與丈人曰千金劒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吳尚猶不取今我何用子之千金劒爲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從得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寡不有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又曰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劒也難者曰白所以不爲紉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錈堅則折劒折且錈焉得爲利劒劒之精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无以聰明聽說則堯桀无別矣此忠臣之所以患賢者之所以廢也

又曰荆有次非者（一作攸）得寶劒于干遂（干遂邑名）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舩次非謂舟人曰汝嘗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劒而已余何愛焉遂瘈臂袪衣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爲勇武使）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又曰劒不徒斷事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楚王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

吾劒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

龍魚河圖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爲鐵作劒光明照洞如水精以割玉如土

又曰劒名飛揚

山海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刀劒口

又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劒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又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

廣雅曰斷虵魚腸純鈎燕支蔡倫屬鏤干勝堂谿墨陽並劒名也

周迁輿服雜事曰劒所從來久矣其後唯朝服帶劒晉朝代之以木貴者玉飾首賤者以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劒

古今注曰吳大帝有寶劒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積石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劒光明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漢武內傳曰王母帶分景之劒上元夫人帶流黃揮精之劒

神仙傳曰真人去世多以劒代形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其驗矣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斬虵劒以七彩珠九華玉爲飾五色瑠璃爲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射人

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又曰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劍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日光晝暗金者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二曰斷水晝水開即不合三曰轉魄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曰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曰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以之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見之則止八曰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占者以爲吳方興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平吳此氣逾明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天文術來吉凶孔章曰無他象唯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此氣

自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唯吾識其不然今聞子言乃玄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劍至張公於密發之光焰韡韡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乃變爲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逝焉孔章曾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桒根紙古字縣後有掘劍窟方廣七八尺

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蛇輒吞之已用九女季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粢餈灌之以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啖粢餈寄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娉寄爲后

又曰會稽賀瑀字彥琚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溫二日蘇云吏已將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而出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唯得使社公耳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屐高祖斬白蛇劍王莽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出莫知所向

辛氏三秦記曰三月三日秦昭王置酒河曲有神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老子曰服文彩帶利劍

又曰善攝生者兵無所容其刃

莊子說劍篇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俠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使人奉千金莊子弗受與使者皆往見太子曰聞太子欲用周者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者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吾王所好劍士也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見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請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焉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七夜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捧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使劒士交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御杖長短如何莊子曰臣之所奉皆可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之劒有諸侯之劒有庶人之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苞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如何曰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劒直之以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如何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无異鬬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王安坐定氣劒事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伏斃其處矣

又曰干越之劒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又曰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為鏌鋣

烈子曰魏黑卯以暱嫌殺兵丽章（懮也私）丽章之子來丹謀復父讎而丹氣甚猛其形甚露羸耻假力於人誓以手劒而黑卯力抗百人非人類也其視來丹猶鄒轂也來丹之友申抱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之寶劒三僮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適衛見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劒唯子所擇而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方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騞然而過（騞然音隨）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劒傳之十三世矣而无施於事（不徵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請其下者孔周

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劒丹再拜受之執劒從黑卯醉偃臥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卯不覺丹以黑卯死趣而退過卯子於門又擊之三下如投虛卯子方笑丹知劒不能殺人也歎而歸卯醒怒妻子醉而覆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丹之來過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強彼其厭我哉

又曰宋有蘭子者以數千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切泥

管子曰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劒鎧此劒之始也

又曰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墨子曰良劒期乎利不期乎莫耶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之良劍也
尉繚子曰吳越臨戰左右進劍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接兵用刃此將軍也一劍之任非將軍事也
又曰一賊鈇劍擊於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為非一人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燕丹子曰荊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碪）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絅一作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荊軻擿劍中銅柱焉
淮南萬畢術曰拔劍倚戶兒不夜驚
又曰夫淳劍魚腸之始下夫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注曰魚腸文繚屈若魚腸）
又曰劍工或劍之似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作武夫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
抱朴子曰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
符朗子曰符朗棄千金之劍抱朴子趨曰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符朗不應
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隷人不得冠庶人不帶劍
亢倉子曰蜚景之劍威集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封穫則與卻（俱衛切）刃也無擇（蜚景神劍也劍銳也神劍銳利以之穫陷猶可於鈍刀者也）及夫函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函邪流毒函疫之氣也此神劍之能辟函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

宋玉大言賦曰長劍倚天外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靈公太子蒯聵為無道好帶長劍長一丈公鍊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之
魏都賦曰劍則流彩之珎素質之寶或虹蔚波映或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威百蠻指麾可以開昏憁
古詩曰要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博物志曰劍後擊鹿盧名曰屬鏤）
又曰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班固詩曰寶劍直千金
又曰延陵輕寶劍
曹子建詩曰拊劍西南望
江文通詩曰倚劍臨八荒
宋鮑照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均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梁崔鴻詠劍詩曰寶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戶競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越劍名也）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陽劍名也）耶谿之挺赤山之精銷踰羊頭（羊頭銷之也）鏷以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皆鍊名）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氣化成陽文陰縵既亦流綺星

連浮絲艷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冰凝水刃霜挈形
冠豪曹名珎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
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四断浮翮鵠以為三絕重甲而稱利
又曰若其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
名頌秦或夜飛去吳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
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横制八戎爪牙景附亟夏承風
此蓋希代之神兵也
楚詞曰執棠溪棠溪劍名以拂蓬秉干將以割肉
又曰撫長劍兮玉珥珥劍鐔也
又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青
雲之崔嵬嵬高貌
後漢公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
商辨物利用勲伐弥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巨

闕墨陽精通皓靈樓兹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耀
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晉裴景聲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體
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斂以
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梁簡文帝
謝勅賚方諸劍等啓曰綫發玉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麗
飾交陳已定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
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為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殉名
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
加玩服以深存古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

刀上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
蠭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
形峭殺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
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
也
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爲刀
形而幾刃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
所刋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說文曰刀兵也象形也㓵五各切刀劍刃也削鞞也歃刷曲刀
也鞞音布頂切刷音居衛切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之神名曰脫光
尚書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削也大訓虞書也
詩曰執其鸞刀
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舟帶
禮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宰子産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
穀梁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
論語曰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
春秋繁露曰禮之所為興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史記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醻嚼所非其任
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漢書曰昭帝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
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
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
陰諭之言可歸漢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
刀買犢可爲帶牛而佩犢者也
又曰蓋寬饒奏事上以爲怨謗下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
闕下衆莫不憐之
又曰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
又曰王尊爲東平王相王曰願觀相國佩刀尊前引刀視

王
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遺仲外芫騰陵錯横刀
殘卓鞘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又曰河南尹朱儁爲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决
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
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黄金通身雕錯半鮫魚鱗金
漆錯雌黄室五色諸侯黄金錯環挾半枚墨室公卿百官
皆淳墨不半枚小黄郎雌黄室中黄門郎朱室童子皆虎
爪文虎賁黄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標口之
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
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用施上嘉其才以繁
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

宜然
又曰應奉得賜金錯把刀
東觀漢記曰朱暉字文季年十三與舅母家屬入宛城道
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曰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奪今
日朱暉死也賊義之笑曰童子内刀遂放遣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緄帶一具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
再屈環横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又曰祭遵襲略陽遣護軍王忠皆持鹵刀斧伐樹開道至
略陽襲隗囂
又曰班超曰臣乘聖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鉛刀一割之
用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
詣闕上親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黄金十斤佩刀書刀革

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
者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
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辭出卓至閤執手孚因引刀刺卓
卓多力却不中即殺孚
英雄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
下健者豈唯董公横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
州
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而覺之遣
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驚駭
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告我不亦大
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誠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

臨別復殺御輦也
魏志曰王祥事後母至孝後母嫉之伺祥卧以刀斫之值
祥出外持刀斫着被祥知不言如故
又曰許褚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
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
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
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皃魁梧旅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
與睢陽李禮為讎韋為報之禮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
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
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之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

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學將以次與之
吳志曰孫堅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堅行操刀上岸以手
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邏遮賊賊望見以為官兵捕
之即委財物散走
又曰孫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
王張昭諫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
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折孤孤常
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見用而每竭愚忠者誠
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泣涕
橫流權擲刀置地與昭對泣
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得讎之嘗於
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
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

因令寧將兵徙屯
江表傳曰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
曹操者與此案同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
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
王隱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
床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不瓘瓘言不可會
自削去及問瓘何許聞消息相疑益露瓘廁上見烈故
給使令出語三軍會逼瓘不得議定經宿不眠各橫刀
膝上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
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四刀為益一也明
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
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為司
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皆凡汝後必興足稱此
刀故以相與覽後弈世賢與於江東
又曰孫恩者亦名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世世奉事五斗
之道恩叔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弟子孚恭有秘術
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送相還刀主行至嘉
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
又曰郭翻武昌人墜刀於水路人為取翻仍以與之路人
不取至於三四固辭翻曰尔尚不取我豈能復得路人曰
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之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
刀於水路人悵然乃復驚沒為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

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更皆此類矣
晉書曰元帝以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
又載記曰慕容翰北投宇文歸既而逃還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竪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竪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又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鋭尤甚既成呈之

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又造百錬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不豫從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着畫天衣純烏犀導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宫
北齊書曰綦毋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鋼以柔鋌爲刀　以五特之脂斬甲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鐵柔鋌是其遺法也

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札耳
梁書曰席闡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曹同爲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南史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吴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
唐書曰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絶倫天寳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鬬于時諸軍初用陌刀業善用之每爲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王及善初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朕以卿忠謹故

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河圖曰塡自勇敢重瞳天雨刀楚之邦（[illegible]）
遁甲開山圖曰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陰五色雲氣覆之其味甘苦以銅刀收之
又曰霍山有玉石芝生大石上萬人牽終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斷
太公六韜曰大擔刀重一斤長四尺三百枚
傅咸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博物志曰周書云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浣布汙燒之則絜切玉刀切玉如泥（一云切玉如蠟）布漢魏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崔豹輿服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
三曰漏影
拾遺記曰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時採首
陽之金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冥迹洞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先是奴初牧牛澗中得鱧魚私
將還欲食之其主檢求文恐因曰將礪石還非魚也主往
看果是石文知異看石有鐵鑄石為兩刀呪曰魚為刀若
斫石入者文當為此國王斫石即入人情漸附之
裴淵廣州記曰石林竹勁利削為刀切象皮如截茅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阮之作
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
光色煒燁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之閑宴
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

剛柔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喪其明其
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
動之異世不愆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
及阮家亦一時之利器也次有陽紀趙青間皆不能絓
虞喜志林曰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
也
魏武帝內戒令曰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
可為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有好絲履并箱盛
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
取刀湖中正汎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得刀
祖台志怪曰廷尉徐元禮嫁女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
徐家道中有土墻見一小兒倮身正赤手持刀長五六寸
坐墻上磨甚駛獨語因跳車上曲攔中坐反覆視刀輒舐
之至徐家門前桑樹下又跳下坐灰中復更磨刀日晡新
婦就車中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新婦應刀而倒扶
還解衣視心腹紫色如酒槃大有頃便去鬼子出門儛刀
上有血塗桑樹火燃斯須燒盡
神異經曰南荒之中有如之何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
實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木刀割之則
辛食之得地仙
列仙傳曰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賣刀遼東市
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
神仙傳曰蜀人李阿傳世不老有古強者隨阿入青城山
恐有虎狼取父大刀阿見而怒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
竊憂刀敗阿復取刀左右擊地刀復如故還強也

列異傳曰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以刀一口長五尺一
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為餘益然獨
卧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入厠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後
求者急與果有戴卓以錢百萬請刀
錄異傳曰有王更生者為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響
更生過廟忿去而遺其刀而遣小史李高還取刀高見刀
在廟床上高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著大冠袍衣頭鬢
半白謂高曰可取還勿道見我後吾當祐汝高還如言不
道後高仕為郡守當從還為郡高時年已六十餘祖高者
百餘人高乃道昔為更生小吏見遣至廟所取遺刀見廟
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興君為懟言畢此刀
立刺高心下須臾死
廬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刺荊州不覽城問曰此鄉名

何陳翼對曰鄉名不覺上曰萬乘主所問不祥耶欲舉燭之靈曰臣言不斟佩刀當生毛斟則無毛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熸

列士傳曰專諸持一剛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

列女傳曰龐娥親者酒泉龐子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死壽大喜娥親聞曰李壽汝莫喜焉知娥親不手刃汝耶乃陰市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壽刀折拔壽佩刀斷壽頭詣獄求死詔赦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塗刀刃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巢類之事出若神不常見鍛功忽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白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

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頭首伏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爲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內鐵珠滿其中舉刀斷之應手靈落若薙生芻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賈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不負東顧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武丁以疾而終殯畢其友從臨武縣來至郡道與武丁相逢友曰子欲何之而不將人答曰今吾南遊爲過報小兒善護大刀到其門見其妻哭逆問之答曰夫沒友大驚曰吾適與相逢乃發棺視了無所見遂殮縗絰而心喪之咸以武丁得神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兵部七十七

刀下

匕首

鈌

鈒

刀下

陶弘景刀劍錄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斫玉如木及貴示五官郎蔡邕邕曰此項羽刀也

又曰袁紹在黎陽夢有人授一寶刀及覺果在床前銘曰思紹思紹字也

又曰郭璞於大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戰敗走遂失此刀

又曰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之不昇雙後佩之果爲將將此刀與曹真真以一刀換之

又曰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刀會死入帳下王伯昇後渡浮江刀遂飛入水

又曰鄧艾年十二曾讀太山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色長三尺餘上常有風氣拎凄凄然時人以爲神賜

又曰孫權遺張昭代周瑜爲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盪寇將軍四字八分書

又曰蔣欽拜別部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古隸書

又曰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遂銘曰幼平

又曰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鐵作刀後討黃祖蒙衝俠河元代引刀斷蒙衝纜分爲二流大司馬號刀曰斷蒙刀

又曰潘文珪偏將軍爲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刻刀曰固陵

又曰朱理君少愛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佩刀文曰安國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武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又曰張益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鐵爲一刀銘刀曰新亭侯蜀帝大將也後被范強將此刀入吳

又曰黃中從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數百

又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拔刀刺山沒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測

又曰蜀王劉備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連環及刃口刻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

又曰西晉司馬炎咸寧元年造刀八千口銘曰司馬

又曰東晉司馬聃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刀銘曰五方單符隸書

又曰前趙劉元海元熙二年造滅賊刀長三尺九寸隸字

又曰後蜀主李雄晏平元年造騰馬刀五百口隸字

又曰前涼張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金工用萬人尖頭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

又曰石勒未貴時耕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又曰石季龍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勒氏隸書

又曰西涼李暠玄盛元造珠碧刀銘曰百勝隸書
又曰前秦苻堅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功銘曰神術隸書
又曰前燕慕容儁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八將
又曰後燕慕容垂興元元年於中山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雄一曰雌隸字若叩即鳴
又曰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字
又曰後涼呂光麟嘉元年造一刀銘曰背麟長三尺六寸
又曰南涼禿髮烏孤大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三尺五寸青色匠云當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衣云吾是太一神故看尔作此刀有敵至刀必鳴後落突厥可汗處

又曰南涼慕容玄明建平元年造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又曰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又曰夏赫連勃勃龍昇二年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梁
又曰北燕馮跋太平八年造一刀銘曰太平隸書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八尺後入梁
又曰宋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又曰劉淮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光照一室帝奇之常服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夫候織女玉夫候不得懼死因用弒帝果如其銘故知吉凶其兆見
又曰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克位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又曰明帝鸞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刀小篆書長四尺
又曰後魏宣武帝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白鹿刀隸書
又曰後魏元昭成帝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刀十口金鏤赤冶二字隸書
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無間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如新發於硎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赤刀切玉如切泥
墨子曰墨子見齊王曰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也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謂受其不祥王俯仰曰我受其不祥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
淮南子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又曰鈆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弓木不可以爲斧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墣塊
法言曰刀不利筆不銛宜加諸礪
阮子曰蔽國無利器猶鈆刀而望其巧
抱朴子曰金丹以塗刀辟兵萬里
論衡曰世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刃相見恐被刑也
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

重三斤六兩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釆似丹霞名曰含章長四尺四寸三分重三斤十兩其三鑒似崩霜刀身劒鋏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三斤九兩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重二斤二兩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鼓刀而屠何以知識之）鼓刀揚聲后乃喜（后謂文王）

又曰鈆刀進御遥棄太阿（太阿劒名）

張衡西京賦曰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

劉楨瓜賦曰折以金刀四剖三離

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杖之賦曰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乃熾火炎爐融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一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鑒以中黄之壤規員景以定衆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釆之晃爔陸斬犀象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刀不瀸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樂府歌曰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

張華詩曰吴刀鳴手中利劒嚴秋霜

古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雙瓊瑶

後漢馬融通刀陽銘曰脩尔甲兵用戒不虞見危授命臨事而懼

又刀陰銘曰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禄來綏

後漢李尤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麗好將戒其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練剛金馬託形黄文錯鏤兼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練亶時譬諸鱗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曹植寶刀銘曰造兹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匪觸鸞距匪蹶

王粲刀銘曰相時陰陽制法利兵陸剸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

何晏斫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共作戒宜立用造斯器攘獸是劉制衛允良昏明亶時永靡厥後彌民之災（刀一作銘日軒轅是劉）

晉張協把刀銘曰赫赫名金昆吾遺璞裁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内爛威助雄化武不可黷

裴景聲文身刀銘曰良金百鍊名工展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迴流光電（一作）照在我皇世戢而不燿

張協露陌刀銘曰露陌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得崇信

魏武策軍令曰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荅曰能小復能大何苦

曹植表曰昔歐冶改視鈆刀易價伯樂所盻駑馬百倍

王濬表曰孫皓出衆行石頭還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國家一死戰决之勝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辯事晧意大喜便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

陶佩表曰伏承大官厨器損失謹奉獻狼炙刀架二具

張衡與特進書曰以為鈕刀強可一割

謝尚與張凉州書曰今致五尺金斷頭刀一口

班固與竇憲牋曰今月中 以令賜固刀 曰此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慙

謝尚與楊征南書曰云今餉五尺金頭刀碧綾車中盾

梁簡文帝謝勑賚善勝威勝刀啓曰冰鍔含采彫球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聡光五寶初成曹不先荷其二勝今造愚臣幾破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為比綺得山之筆方此

更輕

梁劉孝儀為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璪刀啓曰蕃峯斑鋌利極銛鋩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周禮冬官桃氏曰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也）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趨鍔者也）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音刷）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分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匕首也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迣上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武王流商碑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史記曰燕丹使荆軻刺秦王預求天下名匕首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摘秦王不中見誅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持虞帝匕首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得劍匕首二三千枚

魏志曰典韋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韋爲報之懷匕首入殺禮徐步而去

後魏書曰叔孫俊 少聰敏十五内侍左右以便弓馬轉獵郎太宗初以俊爪牙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軍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為大逆俊覺悅動有異便引手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太宗以俊功重軍國大計皆委之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乎

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詐備設主人請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其匕首謂曰將軍匕首好孫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間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典論曰昔周魯之寶赤刀孟勞楚越稱太阿純鈞余善擊劍能以短乘長故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鑪巨囊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為三劍三刀三匕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拊惜乎不遇薛燭

青萍也其三劒一曰飛景長四尺二寸二曰流采長四尺二寸三曰華鋌色似綵虹長四尺二寸其三刀一曰靈寶長四尺二寸似靈龜二曰含章采似丹霞長四尺四寸三曰素質長四尺三寸刀身而劒鋏其三匕首一曰清剛長二尺三寸光似堅冰二曰揚文長二尺一寸重一斤六兩曜似朝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

又曰昔周魯寶庚狐之戟屈盧之矛狐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用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諸葛亮教曰作部仲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事不就者以尺八匕首不足恃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熲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所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名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物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笑荅曰天子鑄劒慎勿泄上皇謂戲辞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剛礪製器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昴星爲輔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爲興何上皇曰余此物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豹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切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礪劒鍔終爲鄙器上皇即解之以投鑪中俄而煙燄衝天日爲之晦及乎劒成殺三牲以釁祭工問上皇曰何時得此匕首荅曰秦昭襄王時余時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高宗初時物此世世相傳上有古書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以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户外如龍虵庫名曰靈禽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案鈎命決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之三猾

晉張載匕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旣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鋏

史記曰馮煖聞孟嘗好客見之君置之傳舍五日彈其劒鋏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君遷之幸舍五日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輿又遷之代舍五日又彈其劒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一出戰國策

曹子建詩曰長鋏鳴鞘中

晉張協長鋏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彊凶防

遠素刃霜厲浴景横飛

又短鋏銘曰器用名品詭制殊觀名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光明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左思吴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爲矛鋏（劉淵林注曰鋏刃身劒鐔有長有短也）

鈹

說文曰鈹鈹有鐔也（鈹音皮　切）

左傳昭七年曰吴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門階户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抽劒刺王鈹交於胷

左思吴都賦曰羽族以觜距爲刀鈹（鈹兩刃小刀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兵部七十八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其末曰簫言簫邪也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一本作拊)弣撫也所撫持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

說文曰弓近窮遠象形也弴(音敦)畫弓也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也弲(許緣切)角弓也弧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孤弨(尺招切)弓反也彏(許縛切)弓曲也𢐡(音...)弓便利也張施弓弦也彏(居縛切)弓急張也弸(蒲耕切)又弓彊貌也弙(一胡切)持弓關矢也弘(又)滿弓有所向也弘弓聲也

又曰韔(音暢)韣(音獨)弓衣也

又曰角端(音端)獸狀似豕角善為弓出胡尸國(一曰出休尸國)

山海經曰少皡生般般始為弓矢(郭璞注曰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之作是也)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言令羿以射除患扶助下國也)○世本曰揮作弓(宋衷注曰揮黃帝臣也)○孫卿子曰倕作弓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又曰弓神名曲張)

方言曰弓藏謂之鞬(音犍弓衣也)○墨子曰羿作弓

爾雅曰弓有緣者謂之弓(郭璞注曰今宛轉弓也)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音遙)以玉者謂之珪(用金蜃玉飾弓兩頭因以為名也)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又曰先張之弧

尚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孔安國注曰和古之弓人)

又曰平王錫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一玈矢千

又曰備乃弓矢

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弨弛也)

又曰騂騂角弓翩其反矣(騂騂調利也)

又曰既張我弓

又曰弓矢斯張

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象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紛也)

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又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有往來體皆欲其下曲隨敬也)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簫弭頭也弣把也)尊卑垂帨(帨佩巾也磬折則帨垂尊卑一則也)

又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又曰武王克商後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箙盛矢器也)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椹音斟)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及使者勞者(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示親殺也天子自射其牲)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者所以擇士也)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鄭玄注曰夭鳥惡鳴之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若其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枉矢者)

又曰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軹(軹轂末也)

又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檍音億)次之檿桑(山桑也)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凡析幹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 材冬定體爲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皃大小服此弓也)

又曰弓力有三均謂之九和安弓危矢危弓安矢

儀禮曰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與大夫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

左傳曰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櫜弓矢

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好以大屈(宴好之賜也大屈弓名)

又曰舟堅射陳武子中手(舟堅李氏之臣也)失弓而罵(武子罵也)

又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之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封之於少昊之墟

又曰魯伐齊士皆坐列顏高之弓六鈞皆分取傳而觀之(顏高魯人也三十斤爲鈞六鈞一百八十斤也故異之)

又曰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

又曰楊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曰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預注曰問遺之也)

又曰楚靈王次于乾谿左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崔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上蓋俗說文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

史記曰上迎寶鼎於中山有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又曰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

又曰漢高祖擒韓信信曰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又曰子貢說越王以兵從吳伐齊越王乃使以秦屈盧之弓步光之劍以賀

續漢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禽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世謂之角端弓者也

東觀漢記曰祭彤爲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形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又曰盖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以氣聞身長八尺彎弓三
百斤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階
置弓於地謂群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
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
虎賁付獄治罪皆肅然服之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盖等反與桂陽賊
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球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
機發之遠射千餘步斬朱盖等
魏志曰句驪別種居小水因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
也挹婁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
肅愼國也
魏要略曰北方有槀離之國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

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圂中猪
以喙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
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殺之東
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鱉解
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王隱晉書曰劉琨與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
民鳥散録召之曰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荊矢
十隻
晉中興書曰符健向暴露刃張弓推鉗鋸鑿殺人之具備
置左右
晉令曰弓弩士習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張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爲梁州太祖賜以弓琴手勑曰丈人
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并往桑弓一張材

理乃使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當不能制之便成
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眞無所與
護也
梁書曰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三國典略曰齊綦連猛有勇力梁使來聘有武藝人求欲
相角猛帶兩鞬左右馳射併取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
後魏書曰傅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
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曰唯有傅靈
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有一人曰唯有傅
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此文有
一人曰唯有傅靈越可以解之䖍意謂其三子文武材幹
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萬生之子有三

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唐書曰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爲能盡其妙近得
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
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
焉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爲治之
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遂延耆老問
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内省上每延與語詢訪
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嗥之弓烏嗥良弓名也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又曰弓調而後求勁焉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謡檿弧箕[illegible]服實亡周國有夫婦

鬻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奔褒（褒國名）得弃女子於
野而養之是爲褒姒卒以喪周
又曰更盈侍魏王見一鴈過曰臣能遥弓而落鴈乃彎弓
向鴈鴈即落
又曰鄢之戰郤至三逐王卒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
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使人爲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
南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
之精材也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見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
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欲伐吳種麻爲弓弦使齊人守之

典略曰蘇秦說韓宣王曰今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強弓勁弩皆射六百步之外
劉向說苑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吳先
君寳之用子貢曰使吾寳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
楊幹麻筋之弓六往
江表傳曰高句驪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之先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摸趺國人
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
教載賈人船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
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却取之混慎舉神弓而射
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至扶南
鄴中記曰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弓

括地圖曰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
三禮圖曰彤弓天子所用玈弓卿巳下所用也
崔豹輿服注曰两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
使人導引傳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角弓走者射之有
乘高闚者亦射之晉魏設弓而不用焉
古史考曰烏號柘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乃號呼
以柘爲弓因名曰烏號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
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又曰白鵰古弓名（幽[illegible]崖）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俚人取以爲弓
又曰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浮子弩也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士有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

尺名曰弧弓
廣志曰綠沉古弓名
博物志曰徐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
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
偃王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
怒將殺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
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
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選也而不穿一
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
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
也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綦毋邃注
曰繁人官名札鎧札也燕角善楚筋何那其也）

管公明別傳曰信都令家中婦女盡驚更互疾病使公明爲占之卦成語曰君北堂床西頭當有兩死男人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中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晝則浮遊夜還病人故驚恐若徙其屍柩便皆了強於是令歸室中果得兩棺棺中有角弓及數箭物已久遠木消爛徙骸埋之合家皆愈

洞林曰曲阿令趙元瞻兒字虎舒從吾學卜自求蓍作卦見吾有盛艾小陵龜欲得之不與語之曰當作卦相爲致此物令自來後數日果有一龜入廄虎舒後見吾言偶有一物試可占之若得當再拜輸一好角弓即便作卦曰案卦之是爲龜虎舒奉弓起再拜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尒先學不瞚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覩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

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猶弓人而耻爲弓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射蛟兕於雲夢

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

孫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廣雅又六）

又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

闞子曰宋景公謂弓人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公曰何也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爲夭死况治天下奈何其獨也

尸子曰鴻鵠在上扜弓彀（周張）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抱朴子曰金弧王弦無激矢之能

又曰農夫得彤弓以驅鳥南成得衮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丹而不貴

淮南子曰射者扜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扜弦也彎引也棊衛箭所出地也）（名也衡料也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飛至枝以枝下勁能撓起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附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鑪於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自以）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昔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所還原）（競遝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淇衛箘簬（箘箭竹也出於淇地簵箭用也）飾以銀雖有薄縞然獨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於革楯矣

又曰曲張弓名也一名彷徨弓

又曰宛轉弓今之彊弓是也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弓也其嘗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至於一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

主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
又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謂的也）
杜夷幽求曰弓折由射者之數劒鈍因用之者多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
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譙子法訓曰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
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韓楊天子要集曰弧者天弓備盜賊
楚辭曰帶長劒兮挾秦弓（言身帶劒弓示不舍武也）
劉邵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緑沉黄間堂溪魚腸
丁令角端
陳琳武庫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弣
文身

唐太宗詠弓詩曰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
啼猿映枝轉
後梁宣帝詠弓詩曰虞人招不進繁氏又彌工已悲軒主
跡復想楚王風
楊師道奉和詠弓詩曰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烏飛隨
帝輦鴈落逐鳴絃
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敷
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兎園摛秀鄴水慙奇輟揖讓
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鞬鏤景
逸幹梢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晉稽合木弓銘曰烏號之撲豐條足理弦弧走括截飛駁
止射隼高墉出必有擬旣用禦戎亦以招士
李尤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

妙稱頻高巧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辯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八

兵部七十九

弩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下曰縣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

說文曰洛陽名弩曰弰（許角切）彀弩也彉滿弓也（彉音霍）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廣雅曰鉅黍弓谿子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尚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尚書帝命驗曰王弩發為天下（秦有世矢西夷任知弩聖也兵者主天下見之而西夷滅也）賊類出高將下（賊謂秦始皇也呂不韋之妻任身而秦襄王納之生始皇高謂丞相趙高也始皇出趙高為下言天生之也賊為賊）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音殯）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曰高祖阸於冒頓平城天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張也音遘）

又曰始皇葬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谿子距來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方谿子蠻之弩皆善射）

又曰蘇代遺穰侯書曰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又曰漢王臨廣武數項羽十罪項羽大怒令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書曰李廣傳曰廣為匈奴所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大黃肩弩也）

又曰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從高帝擊項籍

又曰李陵至浚稽與單于相值騎三萬圍陵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

又曰司馬相如為中郎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

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羌來攻城詡出戰使強弩射之三發而三中羌衆潰（射羌後漢云羌攻城也）

東觀漢記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貳心

後漢書曰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又曰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弃城走陳愍王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又曰陳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華嶠後漢書曰陳愍王寵射善弩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
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
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
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也）招合輕
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音餌）帶鈴民聞
鈴聲即知是寧也
吳錄曰松滋山山石開處容數十丈高竹弩不及其上在
澧州
晉書曰嵇紹傳云齊王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
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

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
又曰劉聰將趙染寬殺其長史魯徽染寇北地夢魯徽大
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又曰孟幹爲吳人所獲將從之臨海幹等志北歸處東從
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
至京都
又曰崔洪薦郗詵自代詵後駁奏洪曰我舉郗詵而反奏
我是挽弩自射
晉陽秋曰初高祖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
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
（世說又載）
又曰馬隆討涼州虜隆募限腰引弩四十六鈞弓限四鈞
已上隆揰擇（音釋）懸弓弩擇側閱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
人
唐書曰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
寧陵期下宋州會食浙西節度韓滉命王栖曜將強弩數
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
曰此江淮弩士今入矣遂不敢東希烈夜敗
晉諸公讚曰都官從事程偉察狀年琇酷所犯狼籍琇即
貴家人持銅弩牙首入重法時人皆謂琇有權智世祖詔
免琇官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太山人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
府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
又曰袁紹擊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
爲前登
又曰袁尚使審配守鄴城曹操進軍攻鄴生獲配謂曰吾

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睾（音皐）通爲
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佗退遣
太子始降安陽安陽不知通神人遇無道理通去始有姿
容端美安陽王女眉珠悅其貌而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
截神弩亡歸報佗佗出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
竄
華陽國志曰秦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遊巴蜀傷害千
餘人昭王乃重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閬中夷廖中能
作白的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不欲封
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
又曰鄧芝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

其子爲拔箭以不棄寒瘡芝乃歎息曰嘻吾違物之性其
將死矣投弩水中芝後果死
會稽典録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以
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黄雕
鏤取之者祀而後得曾有取此牙逢風雨舉船淪没父老
云越王弩營處也
雜記曰事吳朝鴻臚卿張儼議郎張純鎮南將軍朱異三
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曰三賢屈顧老鄙相聞含甘湏
之明懷終賈之才相飢渴久矣各爲賦一物然後乃坐乃
各賦所見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
高墉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

古之孝子臣聞楚琴氏以弓矢之勢不足以威天下遂乃
横弓着臂施機設郭加之以力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敖爲
人君命所起也關爲守禦撿去止也錡音蟻又爲侍從聽
人主也辭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
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容主教使也金爲穿敵往不止也衛
爲副使正道里也驃爲都尉執左右也鳥不得飛獸不得
走弩之所向無不恐者王曰善子之說弩也願復聞正射
之道陳音對曰臣聞射之道左足縱右足横左手若附枝
右手若抱兒右手發右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
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
尉繚子曰兵如總木弩如羊角

慎子曰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行令者得助
於衆也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南方谿子蠻夷所出弩善者也不能無弦
而射越舲音容蜀艇舲小艇大皆一木船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鈆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弓木不
可以爲釜
又曰萬畢術去牛翁十四可以強弩取牛翁十四枚曲之白頭者二十七以三尺
新布裹之塗布着之無令人見用之試弩令滿引之叔半力也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准故任巧由意弩有
法准故易有善
抱朴子曰秋以弓弩在前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黄參連弩大扶月車三
十六乘才士強弩矛戟爲翼太公兵法曰神后加四仲者

以爲明堂宫時天一出遊八極之外行窮宜之中日照其
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弩執法承相刻不道
者
崔寔政論曰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蔡太
僕之弩擅名天下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一作徐祖公郴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見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
歓因得胷腹病攻治不差郴後知之過宣家問疾之由以
爲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懸弩曰此是乎乃扶
宣來於故處設酒杯中致後有蛇因謂宣曰北壁上弩影
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瘳
又曰臧文仲家欲炊而失釜及弓弩自行
十洲記曰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絃連

刀劒斷折之金膠連使人挽掣他處即斷此終不復脫天
漢二年帝事北海祠恒山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吉光毛
裘武帝受以付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上貢不奇稽
留使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而弩絃斷使者從駕因上
膠一分使口濡以續絃帝驚乃使武士數人對掣終日不
斷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盍神馬之類也裘入水
經月不沉入火不焦帝方重之厚賂使者而遣之

趙公王琚譜教射經曰弩古有黄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
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
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三
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弩也
不可雜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横
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廻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

弩不絶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
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尅敎法令曰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
弩八字立高揎手鏃音屈衫襟左手承樶右手迎上當心
看張張有闊狹左髀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遠樶
弩頭敵近乎身放敵在左右廻身放敵在高上挈脚放放
箭訖唱殺却掣拗蝎尾覆弩還著地

太白陰經發弩圖篇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響如怒故
以名其弩也穿剛達堅自近及遠守險塞口破驍陷堅非
弩不尅也

後漢李尤弩銘曰弩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造
弩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克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
武者傷

魏陳琳武軍賦曰弩則幽都筋角恒山檿幹通肌暢骨直
矢輕弦當鋒摧決貫遐洞堅

陸機七導曰長角三倡武士綦布操緊閭之神機審心中
而後射

東觀漢記云朱勃理馬援表曰兎反殺吏唯狄道為□堅
守然民飢餓發弩黄履援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
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

曁豔集雜移曰角弩既調射者又工多獲鷙鳥能無懸傷

文選曰機不虚掎

又曰虞機發留鵕鸃

又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射雉賦曰擎牙伭鐵心平望審

又曰黄間機張鏃折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

鳥不及翔

又曰毅金機馳鳴鏑剪蔚毫落勁翮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八

兵部八十

箭上

字林曰：箭，矢竹也。

字䟽曰：箭者竹之別形，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箭竹主為矢，因謂矢為箭。

開元文字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箭，篠也。自關而東謂之矢，自關而西謂之箭。箭者竹名，因以為號也。三鐮謂今箭（音暗）射箭也，平題今戲射箭也。鐮，稜也；題，頭也。

說文曰：箭，矢也。從竹，前聲。

釋名曰：矢，指也，言其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為本，以根為足。又謂之鏑，鏑，敵也，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言其所中皆族滅也。關西曰釭，釭，鈹也（音披），言有鈹刃也。其體曰簳（音幹），言梃簳也。其旁曰羽，如鳥羽也，鳥須羽而飛，矢須羽而前也。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其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栝旁曰叉，形如叉也。

方言曰：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音侯），關西曰箭。（郭璞注：箭者竹名，因以為號也。）

楊雄方言曰：凡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廣薄而長，薄謂之錍（音睥）。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竹箭焉。（注云：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

又曰：金鏃剪羽謂之鍭，骨鏃不剪羽謂之志。（郭璞注曰：金鏃，今錍箭也。骨鏃今骨鈚不剪，謂以鳥羽自然淺鈚不復剪也。鍭音侯。）

孫卿子曰：浮游作矢。

世本曰：夷牟作矢。（黃帝臣。）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易曰：得金矢，利艱貞，吉。

又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書曰：周成王崩，垂之竹矢在東房。（垂，舜共工，所為也。）

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又曰：弓矢既同。

又曰：舍矢如破。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又曰：束矢其搜。（搜，衆意也。五十矢為束。）

禮記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又曰：月令：仲冬之月，是月也，伐木取竹箭。（注云：此時堅成，可伐取也。）

又曰：右妃執弓挾矢于高禖之前。

又曰：乘丘之役，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周禮曰：東南曰楊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又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音結），三曰殺，四曰鍭，五曰矰，六曰茀，七曰恒，八曰痺（音卑）。凡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痺，弩所用也。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万。（杜預曰：矢名也。）

又曰：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

又曰：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又曰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皐滸楚也)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着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也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呂錡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而死以一矢復命(弢弓衣)

又曰郤克傷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齊師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

又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鄢陵戰晉射中楚王目也)

又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音劬)汰輈匕入者三寸

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不伐善)

穀梁曰備弓鏃矢不出境([illegible])

論語曰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曰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以子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斬而用射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爲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再拜

國語曰吳晉會于黃池吳王擐甲陳卒赤旗赤羽之矰望之如火(賈逵注曰矢羽爲矰)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注說苑云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鑑焉故銘其括(銘書功名也括箭羽之間)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言(櫝匱也惠公使有司求之故府得肅慎氏矢於金櫝之中如仲尼之所言也)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負韊(音蘭)矢爲公子先引([illegible])(林曰韊盛弩矢)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又曰匈奴右賢王圍李廣廣爲圜陳外向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又曰婁煩射項羽羽弓發矢欲到羽怒目叱矢乃墜地煩亦恐死

又曰李廣夜行見石如虎乃射之其矢沒羽

續漢書曰來歙擊隗囂守略陽城大戰登城相射乃發屋斷木爲箭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又曰匈奴破車師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漢家箭神中其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魏志曰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如弩楛長八

寸青石為鏃

又曰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

魏略曰孫權乘大船出濡須口來觀魏軍曹公使弓弩亂發射之矢着其船船乃偏重翻墜將傾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矢矢均船平乃放船而走

蜀志曰關羽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醫者曰矢鏃有毒當須破臂刮骨也

晉書石季龍載記曰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石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又毛寶傳曰寶軍敗與少器仗盜惡大為祖煥桓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

又桓玄傳曰達救回括與祜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

崔鴻三十國春秋西秦錄曰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勠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又後燕錄曰慕容盛行至西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行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宋書朱齡石弟超石傳曰阿薄千步騎十萬屯河北岸超石以軟弓小箭射虜

又曰謝靈運山居賦云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注云三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竿箭細葉）

又曰宋修之傳曰魯秀擊襄陽修之發連弩射秀秀亦發連弩應之修之使軍人緣水拾箭

又曰謝莊傳云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其辭曰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

齊書曰陳顯達傳云顯達杜姥（莫補切）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三國典略曰梁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為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登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攻海西基

糧仗皆盡乃削木為箭紙為羽得圍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後魏書曰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成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居縛切）圃之儀威稜攸疊虓（胡甘切）兕懾氣中猛所振勍悲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勒銘射宮永彰聖藝

後周書曰王傑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此箭也

又曰賀拔嶽既遇害于河曲太祖乃率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嶽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

又曰庾信傳云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

又曰長孫晟傳云晟與汝南公獵見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射取之晟彎弓馳往遇鵰相矍一發雙貫焉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闥常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常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

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又曰貞元十四年貢武舉并歷百隻箭及三十隻箭等令年權停時諫議大夫田登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常數百千人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間恐非所宜上聞而瞿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時議惡登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是訖于貞元更不復置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法云飛鳧電影矢名飛鳧赤莖白羽以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一作鐵）○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癸亥日拔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常氏獻白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

兵部八十一

箭下
箭筒
步叉
櫜鞬
射捍
彈

箭下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鶡尾鵰尾鷸（切）文箭十二枚

三齊略記曰富平城孝明帝時改爲厭次此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丈八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焉滿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則肨脹沸爛須臾燋煎都盡唯骨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它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有聲以物打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偏鑿取以爲箭鏑

焦貢易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稍池經涉其澤爲矢所射傷我胸臆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獸射之飲羽

異苑曰烏傷黃綮義熙初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大如斗引弩射之應弦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拷盍）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崗盡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

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斯
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
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申連時覓汝今始相得眠寤
仍患腹疾而殞
又曰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即
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銜涕捉所射箭增怪而問
焉女答曰何用問爲若是君詩便以相還投矢而滅增惡
而驟反未達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
綦衛之箭射其目矢未注眸子眸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又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法不教衛密將矢

以射蠅蠅嚙得鏃矢射衛衛遶樹而走矢亦遶樹而射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
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
城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
書泣三日乃自殺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爲鐵室以備之
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柰無箭何孟
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音秋)蒿楛楚廧
(音牆)之其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之
堅則箘幹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孟
談曰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
發而用之有餘金矣(戰國策曰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其幹何也簵音路)

又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又曰楚人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 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善射也調調弦也)(擁抱也號直也)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蝱
誠宜寵異
亢倉子曰勾粤之幹鏃以精金鶩隼爲之羽以之拈箙則
其與橋朴也無擇(勾粤東粤幹以幹也鶩隼鵰鴟之類安蕉打擊也爾拳日東海之矣有曾)(音之竹箭爲夫勾韜之幹以精金爲鏃以隼羽也)及矢盡殺孚
疾(音)觀武決勝加之彍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之弊賣敢弊弩之上則不泣也此勾學)
楚辭曰舉長矢兮射天狼
陳琳武庫賦曰矢則申白肅脊(音)箘簵空流燋銅毒鐵幹

鏃 鳴鏃
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
右夏服之勁箭
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
憾妻爲之釋怨
吳都賦曰其竹則篔(于君切)簹(都郎切)箖(音林)箊(音於)桂箭射筩由
梧有篁篻(音)簩(音勞)有叢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大協并八極
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
美爰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蹕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
止臨戎楊葉命中猨墮張空

箭筒

釋名曰箭其受矢之器以皮曰箙（扶福切）柔服用之也織竹曰笮（音笮）相迫笮之名也

說文曰䩦所以盛弩矢人所負也

詩義問曰櫝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周禮夏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獻矢服（箙盛矢器也以皮為之也）

左傳曰公徒執冰而踞（杜預注曰冰箭筒蓋也）

又曰晉楚戰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也知罃知莊子之子也）廚武子御（廚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莊子下軍大夫）每射抽矢菆（菆楚尤切）納諸廚子之房（抽擇也菆好箭也房箭舍也）武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也）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在聞喜縣）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為張偷得一箭筒云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他鬼罵欲燒屋張豫取還乃止

雜詩曰象弭雕服

竹譜曰射筒竹薄肌而長中著箭因以為名

步叉（叉音釵一作靫音同）

釋名曰步叉人所帶以箭叉其中馬上曰鞬鞬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箙謂之步靫

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於上邽獲馬二百疋赤罽金銀步叉弓鞬三十具

櫜鞬

左傳曰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左執鞭弭右執櫜鞬以與君周旋（櫜受箭也）

後漢書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鞬弓謂之韣左氏傳云右屬櫜鞬 去）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魚皮步叉一雜皮鞬一豚鼓金校步叉一金校豹皮鞬一

射捍（捍音干字與扞同射韝以皮覆臂也）

說文曰韝射臂捍也

三禮圖曰遂者臂捍以朱韋為之謂之遂者所以遂弦也

括地圖曰羿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捐去羿為山間所養羿年二十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逐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經至羿門隨矢去

管子曰桓公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捍而迎之

魯連子曰弦解滑相第而矯矢得高為專諸刺王僚闔廬乃名成焉

彈

廣雅釋器曰環謂之彈（環音選）

字林曰彈行丸者又栟也栟使戰動拼彈也（栟音耕切與拼同）

桂苑曰彈行丸弓也又作弓（音彈）

開元文字曰引彈之謂行丸者也又彈栟也

說文曰彈行丸也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屬木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

周禮曰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云彈謂掉也蜎亦掉也句兵戈戟屬）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暴虐之也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財報仇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張璠漢紀曰班超使于窴願將三十六人以為萬矢彈丸
之用
魏書曰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人
魏書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
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計窮愁悶持彈到
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行南行爽還聽事上
矣
晉安帝紀曰瑯琊內史孫無終貪橫恣虐妓妾有忤意者

輒彈其面
蕭子顯齊書曰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榮祖善彈彈鳥毛
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
下
崔鴻西秦錄曰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為散騎常侍
從乞伏熾盤遊于後園霄觀彈鳥丸傷慕末母之面至是
末問母面傷之由母曰辛進彈鳥所傷末怒故誅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群飛上曰公為我取之晟十發俱
中並應丸而落賜賚極多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大夫曰有敢諫者罪
至死無赦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
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
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頭而欲啄食之黃
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仰而欲彈之童
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此皆貪前之
利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國不
殆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黠於騖武帝倖人也作金丸人皆逐
之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扶
踈蔭為鳥常産育其上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激殺
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何故見
侵經年而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
幽明錄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宅閑居而天
大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舞而並
不沾濡俄見共爭一瓠壺子儁引彈彈之正中

壺霍然不見儁出人閑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兒物不
知何由在此儁具說之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泥丸各有
所用也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而進集于栗林周曰何鳥哉執彈而
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
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
固相累二類相招也捐彈而射之虞人逐而誶之誶爲
又曰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右臂
以為彈余因以求鴞炙
又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
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宍其得不傷

潛夫論曰丁夫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或取好土作丸賣之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禁鼠晏彈鳥雀百發不得一反中人面目此無用而有害也

世說曰前輩人忌曰唯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曰送客至新亭別主人欲作音聲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夢書曰夢持彈者得朋友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音必）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

夏侯孝若撥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遣放而必獲

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間秦氏家有遊蕩子

立用睢陽強彈丸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玄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是窠

桓玄南林彈詩曰散帶躡　駟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木末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稱應心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合竹爲樸漆飾膠治弗用鏃鏃丸彈之利以弋鳧鵝鵠鷸翡翠旦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一

兵部八十二

戈

易曰離爲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書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又曰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孔安國曰二臣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又曰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

又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公曰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又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毛萇曰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也荷揭也祋殳也祋丁外切）

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鐏（祖困切）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音隊）後其鋭（鄭玄曰後刃敬也三兵鐏鐓在下銳底曰鐏取其鐏地也平底曰鐓取其鐓地也）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舞也）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子曰夫樂者

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

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一人立于後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鄭玄曰裘冕者亦從尸服也從尸車送逆之往來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罔兩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楯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者也軍旅會同授貳車戈楯建乘車戈楯授旅賁及虎士戈楯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也

又曰車謂之六等之數鄭玄曰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也車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又曰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也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鄭玄曰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

又曰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玄曰柲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妻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又曰秦伐晉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又曰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舂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狄長三丈

又曰齊敗於鞍齊頃公既免求逢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范丐趨進士丐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

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人也抽戈結衽衽衣衿也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也溫季曰逃威也遂趨趨欲至本家不以君命而死今以君命而來爭矯及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所殺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示閒暇也

又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盧蒲癸臣子之子之舍也與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也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泣事泣臨祭事也麻嬰為尸為祭尸也盧蒲癸王何

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子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也)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故傷

又曰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又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司寇也)奪之司寇與鄄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中公孟肩殺之

又曰吳入郢楚昭王涉雎濟江入于夢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

又曰齊人輸晉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趙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又曰齊簡公即位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也)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荀瑤智伯也)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子般)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聞之乃還(畏其得眾心也)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又曰衛良夫與太子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介被甲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故令是盟)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孟康曰尸主也)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也

又曰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應劭曰故越人降義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下因以為名也)出零陵下離水

晉書曰賈充傳太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拒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充曰公畜汝等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矢幾為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鄒侯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中山

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將死君
下壺食餔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仰天嘆曰吾
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國語曰秦師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
敢忘寡人之衆能合之不能離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
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絃歌皷琴子路忼然執
戈而儛
韓子曰勾踐入宦於吳執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
姑蘇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遠立（遠立矢石不及也）又居
於犀蔽犀櫓之下投枹而嘆（枹加也投）弃曰烏呼士之遬（遬猶）弊盡
壹若此乎（遬猶化也弊惡也一時加也言士之弊惡曾如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

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又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
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射也石害也）一鼓而士乘之（乘盡也勝也）
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
淮南子曰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
有賞失者有罪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
之曰我將出子陽虎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
陽虎既出顧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魯君聞陽虎失
怒所出之門以為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
厚不傷者受重罪也此所謂害之而反利之者也
又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日日反三舍（魯陽楚人也王之孫司馬期之子所謂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
五經要義曰國君及元帥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
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陸景典語曰戈刃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桓寬鹽鐵論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之
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子長七尺四寸矣未通
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或編荊為楯執荻為戈
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為樂
張騭文士傳摯虞答彙曰古之良臣受彤弓賜戈之錫銘
之彝器既之後昆曠世歷代以為實榮豈無其物貴殊品
也
抱朴子曰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劒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
身之可保也
又曰荆卿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間孟賁焉婦不奮戈
戟於貍牲之群

山海經曰崐崘墟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
于寶搜神記曰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高子高化為白蜺
而持藥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
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須臾而化為大鳥
開而視之翻飛而去
梅陶在盆口與三公書蘇峻勇而無謀兵家所常弊也長
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文選曰戈鋋彗雲
又曰戈矛若林
離騷曰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繁欽述征賦曰時三月之暮春遘干戈之急難
王粲從軍詩曰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群虜
高貴鄉公詩曰干戈隨風靡武騎齊鴈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懷勇毅勒馬於中原干戈森若林長劍奮無前
荀道瑗猛虎行曰詰朝彈竹冠荷戈翦荒要○應貞華覽曰萬夫決拾武騎齊足秉夷長森分行別𤮸弓不虛彎戈不苟撲
傅毅西征頌曰愠昆夷之匪協咸矯於戎事干戈動而後戢天將祚而隆化
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䞣
張協七命曰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
孔攸七誨曰構同好命爪牙揚爲號杖雄戈緣山結網㳟雲張羅
劉𣆶議曰自頃多難國度屢空疋夫有重繭之勞武王有執戈之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二

兵部八十三

戟上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句孑戟也戈過也所刺則決過所句引制之不得過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從戈一橫之象形也戟有枝兵也戟讀若棘鏌鋣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謂之孑取名於鉤孑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釨音寅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音幔其典者謂之句孑鏝胡即今雞鳴句孑戟也楚宛郢謂之匽戟匽音偃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音秘或謂之殳

廣雅曰匽謂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將

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周禮曰掌舍爲壇壝宮棘門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也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逵不及子都怒子都公孫閼也

又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子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也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遂跳以下公族夫獒犬焉靈輙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諸侯伐偪陽狄虒弥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爲櫓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

又曰欒氏乘公門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欲致死也）接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周書曰年飢上用輿曲轄不漆矛戟緌纓羽旄不擇鳥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按劍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今樓煩縣是也）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復敢出

又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足下何爲者不得入

又曰漢七年長樂宮成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

又曰息夫躬亡諸曹以下僕遬（遬音速）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雖與備之

又曰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又曰灌夫字仲孺父孟死吳軍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戲音麾）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曰楊雄位不過執戟

又曰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衣服入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

後漢書曰光武署銚期爲賊曹掾上略地向北期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

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illegible]）衆皆披靡

東觀漢記曰吳漢與蘇茂周建戰漢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奏謁京師因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往蜀述陛戟乃見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上大笑

又曰田邑字伯玉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永衍恐其先降誡之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又曰楊政字子行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范升爲太常丞爲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邊抱升子持章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

頭以戟叉政傷胷前政遂涕泣求哀上即尺一出外

又曰孫程與王康等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鎭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鎭不中鎭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胷禽之送廷尉

謝承後漢書曰彭循字子陽大守徙君聞循義勇多謀請循以守吳令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横大戟强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司馬彪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巴郡人顯宗特詔補北宫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上知其忠愈善之

張瑩漢南記曰陳蕃等欲除諸黄門謀泄閹寺之黨於宫中許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宫小黄門朱寓逆以戟刺蕃

魏志曰董卓恐人謀已常以吕布自衛嘗失意拔手戟擿布布拳捷避之由是陰怨卓[illegible]

又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吕布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布謂靈等曰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鬭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歡會然後各罷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典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

又曰典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

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吕布於濮陽布有别屯在濮西相持太祖募陷陳典韋先占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左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魚豢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俠爲人報讎白堊[illegible]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乃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

吴志曰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作鼓吹導引歸家

又曰孫權乘馬射虎庱亭[illegible]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逡却

又曰太史慈劉繇使偵騎卒遇孫策慈便前鬭正與策對刺慈馬以攫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又曰孫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孫亮璽綬徵立瑯邪王休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丞悦於美色致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爲戲具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嘗於吕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張勃吳録曰嚴白虎使弟輿詣長沙桓王請和許之輿請與王獨會面約既會王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王知其無能以手戟投之立死

蜀志曰兩鐵鑲鐺是謂閇木户持雙戟是謂坐鐵室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荆邯説公孫述曰昔漢祖敗而復征故

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强況今地方數千枕戟百萬
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初爲太子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
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欲廢之
又曰楊駿字文長爲賈后所誅初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
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
戟爲衛至兵入駿府逃于馬廐以戟殺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在
前
王隱晉書曰上聞賈妃酷妬戟擿諸孕子者皆墮已治
金墉城當廢之趙粲救於內荀勗請於外故不廢焉
又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大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
營拔戟楯大呼向逖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
崔鴻前趙錄曰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爲賊其母每怒育

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斫
人頭曾爲賊圍衣甲三重持戟堇轉而出
又曰劉聰獵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觀
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
刃矛右執鈎戟斬鮮卑三百餘級
齊書曰宋外平三年尤里封人於官高湖除得瑞戟鐵合加
戟三枝旁有古字
隋書曰柳或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
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
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架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
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
伏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顔回侍側孔
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顔回曰回願得明王聖
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
劒戟爲農器放馬牛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
鬬之患夫子懔然曰美哉德也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脫身鴻門從間道至軍張良韓信
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隻獻大王足下玉
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欒資春秋後傳曰聶政救劒至韓韓相方坐府上持兵戟
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陛刺殺俠累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曰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
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
戰續之寬則兩軍相守迫則杖戟相撞

又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曰所爲立
王者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
英雄記曰呂布白陳登使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
怒拔戟斫机曰卿吾所求無獲但爲卿父子所賣耳登不
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
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王隆漢官解詁曰衛尉宮闕
周廬殿披屯陳夾道當兵交戟胡作始曰謂諸門郎闌陳屯士夾其道旁當兵以示威武
交戟遮妄出入粉也
應劭漢官儀曰舊仲太子食湯沐十縣家令領主自有宮
置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東方朔傳曰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在殿陛
逡指獨語上見呼問之朔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

上東向鳴上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傾背風則歷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澁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疋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栢梁臺召群臣有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張霸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謠曰弃若戟弃若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打傷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于黡遂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讐黡知之曰

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黡持蒲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列宗福門門各茺楯十幡雞鳴戟十張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

兵部八十四

戟下
殳
矛

戟下

世說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續一出世語）

孫盛異同雜語曰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前踰垣而出材力絕人莫之能害

干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呵格之

化爲巨虵

又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于鄴內外陳兵是夜戟鋒皆有火遥望如懸燭就則亡焉（出三十國春）

劉敬叔異苑曰彭城劉貴雅以太元中爲京口府佐被使還都路經竹里亭多虎劉極自防衛牛馬繫於戶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乗閣跳入跨越人畜獨取劉而去

劉義慶幽明錄曰項縣姚牛十餘歲父爲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

東陽無疑齊諧記曰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

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暖
東晳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木之岫一噬則百
人介唯畏鉤戟
顧愷啓蒙記曰王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
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處風土記曰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伏跪伏立兼五
兵而能乃謂名人
又曰教學講武戒遠虞我首玄戈奮長雄迎來送往斫截
橫從扶強頓弱唯敵所從首先也玄戈北斗杓端星内貴乘之外所星也戟爲五兵之揮蓋取盛奮振也見畢戟法外先小振揚之度上服下效功於中恒在首領之闘來迎去還暇面不逆也植則
虎龍交牙神變無常去者厚斂來者不擭言用雙鼓之法交戰相向左手爲龍右手爲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遊變西吹頭闘入懷如囘風騎叢孫屠擾舉徐反可溜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禁華也蓋乃進足書手而及懸此如斷來推法衰進而追之來逢迎旋闘而待之

南州八郡志曰宋昌郡西南三千里有覃國以金爲刀戟
焦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又曰倚鋒據戟傷我胷臆
春秋考異郵曰劉子單子祈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
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𢧐
音楯戟拔於後
管子曰黄帝問於伯髙伯髙曰雍狐之山發水出金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
立於門曰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又移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鋪薦席陳簠簋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又曰崔杼殺莊公盟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孫卿子曰雖有戈矛之𣪠不如恭儉之利與人善言煖於布
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狐父戈以鍻牛愚莫甚焉鍻徐王切
又曰鉏櫌棘矜非𨥥音談於句戟長鎩也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鐔
上句曲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尉繚子曰夫殺之五十步之內者誰也曰矛戟也
韓子曰譬如劍戟愚人行忿則禍生聖人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
戟高誘曰有枝象陽布散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
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會獨不推車而侮其主
者其罪何若會曰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死簡子
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對曰身死妻子爲戮謂之死而又
死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
顏歜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公據戟將斫之歜撫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
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
不亦可乎公遂歸
抱朴子曰太阿臨項長戟指心而操不可奪也
又曰拙者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
刀戟不能以格兕虎
蔣子曰士有一食而倒戟義所驅也
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
不并

又曰郡國貪慕將䮂騂𩍐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干將韓王劍師雄戟干將所造也)
左思吳都賦曰吳鈎越棘(越鋒利故稱越棘也)
又曰羽旄揚蕤雄戟耀芒
繁欽撰征賦曰左騎雄戟右攢干將
兩都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鎩音殺)
又曰周廬千列陛戟百重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器備有闕輒簡選其差可者奉
獻金鈴大戟五十張
孫盛奏事曰諸違令私作箭一領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張
戟十枚以上皆弃市
張載劍閣銘曰一人荷戟萬夫趑趄(趑趄行難皃也)

李尤戟銘曰戟之設以戒非常秉執操持扞暴是防須
吏之忽終日爲殃山陵之禍起於豪芒
張協手戟銘曰鏦鈒(鏦音聰)雄戟清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
將嚴鍔勁枝擢鍔耀芒
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爲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
魯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
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罟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應瑒表曰長戟百萬胡馬千群
應貞華覽曰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傅玄朝會賦曰流蘇絫絫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攡摻(上音壘下音參)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櫌(櫌音憂)白梃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強弩
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

殳

釋名曰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直降切)挃(陟栗切)於
車上使殊離也
說文曰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
兵車旅賁以先驅也
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祋殳也祋丁外切)
周禮曰車六等之數殳長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左傳曰宋張匄與子皮臼任鄭翩殺華多僚(子皮華亥也鄭翩華家臣也)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公子城以晉師至(城前奔晉今還救宋也)會
晉齊衛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華豹殪張匄抽
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

又曰莒子庚輿將出奔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
死辛收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弑君成名遂
奔齊
韓子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茅門將天雨王急召太
子庭中有水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理舉殳擊馬遂敗其
駕
焦贛易林曰大過之訟秉鉞執殳袚戰先驅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殳書者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
記笏武亦書殳也
司馬兵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
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閱則易亂太犯則不濟(李氏曰兵長短相爲衛守合同爲用太長太短太輕皆不如法者也犯者謂漸故不濟不及者不便於刺閱者不閑則破敗故奔北走關閱謂囊也)故初列即戟僧焉(招一弓一戟閒也)次列殳矛間焉(矛一殳一閒)

也

又曰周左執黃鉞右執白旄所以　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有司皆執殳戈示諸鞭朴之辱（不用使不行進若也）

又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戟則又皆戰則疆

淮南子曰武王執戈秉鉞以勝㧖搢笏杖殳以臨朝

魏文帝詩曰行行遊且獵且獵路南隅彎我烏號弓騁我纖驪駒走者貫鋒鏑伏者飢戈殳白日未及移手獲三十餘

王粲七釋曰流鋒四射雚卒獲厲奮干殳而捎擊飛鳥犬以搏噬（噬音誓）

夏侯湛獵兎賦曰㩦以銳殳規以良弓鄣毫末而放鏃兮殪之于窟中

三百五十三　六

左思吳都賦曰干鹵殳鋋暘夷勃盧[illegible]（鋋皆也）

謝惠連從軍行曰趫騎馳四牡吳舟浮三翼弓矛有恆用殳鋋無暫息

太公六韜曰方凶兩枝鐵叉柄長三丈以上三百枚

矛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但悶切）鐏入地也松櫝長三丈其矜宜徑以松作之櫝速也前速之言也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

又曰激矛激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爲三叉言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矛戟戟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而云夷者言可夷滅敵也亦車上所持也務矛長九尺務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鍦（音蛇）或謂之鋋或謂之鏦（錯□）其柄謂之矜

又曰矛骹（音交）細如鴈脛者謂之鶴膝

丗本曰杼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跌蹉

書曰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又曰門之内一人冕執銳（銳矛也）立于階側（周成王崩衛士也）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毛云清者高克所率之邑也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翶翔（重英矛有英飾也）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毛云二矛酋矛夷矛也）

又曰厹（音求）矛鋈錞（三隅矛也鋈音沃錞音隊）蒙伐有苑（蒙雜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也）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鐏後其刃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左傳曰齊伐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三百五十三　七

史記曰武王牧野誓曰立爾矛

漢書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氣也

魏志曰公孫瓚手執兩頭矛殺鮮卑數十人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中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曹公謂諸將戰在我非在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後名艷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矛撾超幾殺之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騎與虞翻相隨翻步用矛謂在前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日可行三百里

三國異同傳曰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卒遇鮮卑百騎以矛擊殺傷數十人鮮卑由是畏之

蜀志曰先主為曹公所逐弃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無敢進者

晉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着中戰衣木殳持長矛者此為兒戲而無相彈慊也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城陷安死乃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馬鐵鍛鞍丈八蛇矛左右盤

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十萬騎脩脩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湯九騎留

吳越春秋曰越屈盧之矛（[illegible]）步光之劍獻吳王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綰矛殺百步之外者千人

韓子曰人有鬻矛楯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劉向說苑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穀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

呂氏春秋曰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快謂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心猶不安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無責乎阿餘子曰嘻還反戰死之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討逆使慈着馬前欲手刺殺之討逆着鞭驅馬操矛逐慈慈着木屐策杖徐步終不能及乃止

列女傳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郡縣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為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劫略乃以身赴矛貫心達背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為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速斃堅尋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夢書曰矛戟為相待期量晚也夢得矛戟者憂相勑也持矛待交友見人持矛待於己也持矛來倒却中止也

魏文帝詩曰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女休十四五為宗行報讎左執白陽刀右執宛景矛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兒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錐鈇楯如榆葉

諸葛亮集曰勑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四　兵部八十五

矟　槍　鋋　鉤鑲

矟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晉書曰劉遐毅之兄也遐字伯挐少有才幹爲郗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嘗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齊書曰長沙王晃武帝當鎭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書曰安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盛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又曰于栗磾[音低]代人也從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壯士也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幟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號累遷豫州刺史

續晉陽秋曰太尉伐羌於濟口入河索虜遣將發步騎十萬於河北聲云救羌太尉遣隊主丁旿[音五]以車百乘五北岸爲却月陣相去一步車置七人授以長白眊矟[眊餌音]

三國典略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又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宴樂遊苑時少府啓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梁主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折樹矟

又曰北齊安州刺史盧曹入海島得一人脛可長二丈以爲矟獻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曹未幾遇疾痛聲聞外巫言海神爲祟因此而卒

鄴城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記云趙王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暨齊時因修爲濟口帝巡幸又向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訣別迄今猶以爲渡口齊文宣時西巡百官辭於紫陌使矟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

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郎　連子暢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罷

又曰北齊文宣於臺上以矟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死

靈鬼志曰河間王顒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甚壯健常乘一赤馬儁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爲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小面狹腹中寬丈八長槊左右盤

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習音]上馬持矟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傅玄歌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已成藝鄧艾欺魏后之庭武而猶賀桓馬入丹陽之寺雖

而末巧聊以餘暇後撰斯法捜捺抑揚斟酌煩簡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曉淨青霜旦盡密雨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爰連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錢欄與白刃爭暉羣眊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檝越女踟蹰無假如皐之箭

槍

風俗通曰刃羣傷盜為槍

宋元嘉起居注曰謝靈運自理表云及經山陰防禦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衛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唐書曰鄖國公羅士信容皃短小而驍勇絕倫隋末賊起

士信始年十四為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翟讓來寇士信請自効須陁小之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躍而上馬須陁壯之遂將其衆擊賊于濉水之上陣纔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陣賊衆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棄鞍馳馬為十下而逐須陁因而奮擊兵始接賊師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每歸而數其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陁大悅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居前士信為副賊無敢當者

又曰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鋭士炫曜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已後恒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之贈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為別將時吐蕃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受右武衛將軍仍充隴右節度使副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歲候麥秋即大掠積石軍前後不能禦至是翰使將王難德楊景暉等潜領兵候蕃兵至設伏以待之吐蕃五千騎既至放馬脫甲翰以城中卒驍勇合伏兵馳擊之殺略盡百餘騎奔突得走王難德追擊之匹馬不還翰常逐馬驚墜于河立於水中吐蕃三人擬槍方刺之翰大叱之賊驚懾俱墜失槍而走散騎

至賊使經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過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為常

又曰王難得有膽力善騎射天寶元年正月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為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趫悍乘諸真馬寶鈿裝鞍軍前求較鬪者難得橫槍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衣以錦袍拜左金吾衛羽林將軍

五代晉史曰梁將有王彥章者勇力過人常執鐵槍僅百斤所向辟易莊宗畏之

鋋

釋名曰鋋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吳楊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蜡或謂之鏦漢書曰鏦殺吳王也其柄謂之矜

東都賦曰文鋋彗雲注鋋小矛也

鈎鑲音鈎音讓又音攘又或謂也

釋名曰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或推鈎推鑲或鈎引用之宜也

東觀漢記曰詔令賜鄧遵金蚩尤辟兵鈎一

又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勲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鈎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冠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刀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鈎帶入房

梁書曰吉士瞻初爲荆府城局參軍浚池得一金革帶鈎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尔金鈎且公且侯士瞻取夏侯洋兄之女女竊以與洋洋喜佩之及是肇命洋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列仙傳曰鈎弋夫人姓趙病卧左手拳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夫人武帝發手得玉鈎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殯之尸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記曰藏鈎因鈎弋夫人世人法之也

瑞應圖曰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鈎入湯庭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介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飜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竊鈎以與蜀客張氏失鈎漸漸耗而蜀客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以鈎反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周時梁伯所居國都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帶鈎到今其民象而作之號曰大梁氏鈎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而有人貪賞之重殺其兩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之闔閭而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鈎者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鈎乎作者曰吾之作鈎者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成兩鈎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時王鈎甚衆形體相類不知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絶於口兩鈎俱飛着於父之胷吳

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夢書曰夢得鈎帶憂約束也鈎帶着身約勑己也持鈎帶脫事決已也

莊子曰曲者中鈎

吳都賦曰吳鈎越棘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丕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鈎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賤物

魏文帝荅劉備書曰獲累絲之命精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鈎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實筐篋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五

兵部八十六

甲上

釋名曰鎧猶塏塏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孚甲以自禦也。廣雅曰函甲介鎧也

說文曰鎧甲也釬（音汗）臂鎧也錏（音鵶鍜音遐）頸鎧也

世本曰杼作甲（宋衷曰少康之子興也甲鎧也杼子周）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孔安國曰甲鎧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公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可用也）。易說卦曰離爲甲冑

詩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又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又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介甲也）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禮記曰介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曰介者不拜（言失容也）

又曰獻甲者執冑

又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鄭玄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也貨幣也櫜鎧衣也冑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也）

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鄭玄曰莫秣也彫畫也幾附纏爲沂耶也組縢以組節之也組以組飾也）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言及武樂孔子曰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許靳切）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言其色稱其服也）

又曰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自立有如此者（甲鎧也干櫓小大楯也）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甲今時鎧也司甲兵戈楯官也）

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鄭玄曰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也燕近強胡習作甲冑也）

又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裹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也）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鄭玄曰革堅者文又白也）凡爲甲必先爲容（服者之形容鄭司農云容謂象式也）然後制革（裁札之廣袤也）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也）以其長爲之圍（圍謂札要廣厚）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大孰則革敝無強曲撓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後太叔治甲兵具卒乘將襲於鄭夫人將啓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其師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杜預曰大子宮甲也）

又曰晉秦師于河曲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屬出

又曰宋華元獲于鄭逃歸後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亡師也）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子思華元字）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音啼）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

又曰齊晉陳於鞌齊頃公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曰余病張侯曰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又曰使呂相絕秦曰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徹達也）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也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既殺三郤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也

又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也）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illegible]杜預曰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又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又曰諸侯會柤遂伐偪陽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杜預曰狄虒彌魯人也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百人為隊）

又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illegible]）（難於西宮子孔知而不討）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又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又曰崔杼稱疾不視事莊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閉崔子宮門也）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遂殺之

又曰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庀治也）數甲兵（閱數也）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以供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甲（步）楯之數（使器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竇入（[illegible]）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又曰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伯州犁也）告人曰令尹將死矣（為明年子木死）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納采用鴈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柳子美夫（夫言丈夫）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擊之以戈皙傷而歸

又曰楚靈王伏甲饗蔡靈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言楚無道也）

又曰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欲治子尾之家也）（欲并其政）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也）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于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

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子擱
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遊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也對曰聞彊氏授
甲將攻子子聞諸乎曰弗聞曰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也
又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出惠公也信內多怨彊於陳
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遭
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文子鮑國也則亦授甲
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也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
欒高氏欒施高強來奔
又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闕鞏之甲武所以尅商
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又曰魯昭公伐季平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

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
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圍公也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言無戰心遂逐之逐公徒也公遜于齊
又曰吳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吳王僚王使甲坐於道
及其門至光門階戶席皆王親也
又曰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賄而諸郤宛爲
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酒於子
氏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取五甲五
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無極曰及饗日帷
諸門左帷甲兵其中也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
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
遂令攻郤氏盡滅郤氏之族黨
又曰齊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書與王猛息

共止息也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又曰齊伐魯魯孟孺子泄帥右師顏羽御邴
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
之外雩門南城門也五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
又曰哀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
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獻于公
又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
于會稽
又曰衛孔文子將攻大叔氏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

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又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駟赤謂侯犯曰且
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命舍甲焉侯
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而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又曰晉周綽射殖綽殖綽齊中大夫肩兩矢夾脰曰止將
爲三軍不止將取其衷乃弛弓而綽郭最皆衿甲面縛
公羊曰成元年始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何休解詁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
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王懼蘇代爲齊獻
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兵四萬人以
伐齊臣竊必見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熟於計穰侯智而

晉於事必不益趙甲兵以伐齊也
國語曰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
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
為大甲今君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賈逵曰以兕革為大甲鴳音）
又曰句踐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illegible]）不患
其志行之少恥也而衆之不足也
史記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
惡人也
漢書曰甲不堅密與袒裼（音錫）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周亞父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之動容
又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後漢書曰朱浮被彭寵攻壞懼上疏曰今秋稼已熟復為

漁陽所掠。張豐狂勃奸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胄生蟣虱弓弩不可弛
又曰曹操攻袁譚弟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賜朱輪容車遣校尉教騎士四百人
被玄甲
又曰將軍劉尚擊武陵沒議復遣將馬援年六十二自請
曰臣尚能被鎧上馬光武試焉援上馬據鞍左右顧眄上
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劉盆子與丞相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兵甲
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魏志曰景元三年肅慎國獻皮骨鐵雜鎧二十領
又東夷傳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甲常以付玄菟（音塗）郡王
死則迎取公孫淵誅得之玄菟庫

晉書曰桓伊為江州刺史卒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預為
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
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觸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
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
欲輸力効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
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勑所屬領受詔曰忠誠
不遂益以傷懷乃受其所上之鎧
又曰馬隆討涼州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
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
數
又曰杜曾新野人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凡有戰
陳勇冠三軍
魏末傳曰司馬文王東征徵諸葛誕既被徵詣諸牙門置

酒飲宴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
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遊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
嚴鼓將七百人出遂殺樂綝
吳曆曰魏文帝與吳王明光鎧
王隱晉書曰馬隆為武威太守之郡惡虜寇局樹機能等
斷道圍隆隆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並進狹則木屋
施輪並戰並前智謀從橫出其不意以磁石累夾道側賊
鎧不得過隆兵着牛皮鎧得過賊以為神
又曰陶侃夢見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為司馬者國
姓也鎧者扞國之器也節下當進位俄轉都督湘州刺史
崔鴻後燕錄曰苻丕遣石越討慕容農（[illegible]）勸豐逆擊之豐
曰我無兵仗彼有鏡鉀（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太康之初吳寇新弥未盈一紀干戈

已尋蟣虱生乎甲胄鸞雀巢於帷幄
車頻秦書曰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鏤鎧金爲綖以縲之
綖音
宋書曰四年不期爲虜所陷沈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
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胄生蟣虱
隋書曰長孫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
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
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又曰張奫於倫切累破賊有功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外
御座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
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疋綠沉甲獸文具裝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
及泉復躍而出其捷如此

唐書曰元和中以尚書左丞呂元膺檢校工部尚書充東都
留守舊例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竟
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時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制以
沮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
宜寵借上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悉皆停
五代周史曰唐景思爲偏將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
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
踊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
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
景思董之使屯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屢有
戰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甲下　挖鍪　楯上

甲下

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大夫種於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誅
彊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及甲二十領以賀君
又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請王僚王僚乃被棠
夷之甲三重使兵衛至光家之門夾陛帶甲左右皆王僚
之親戚也專諸置魚腸劍炙魚腹中而進之刺王僚貫達
背王僚立死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伍孚以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內
貫小鎧挾佩刀詣卓卓送出閤執手告别孚引刀刺卓卓
多力却不中即殺孚夷其族

董卓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鎧胄使騎駃
駃騠輜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爲麟駒鳳雛至殺人之
子如蚤虱耳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秘不發喪賊於水南岸渡攻官壘
柵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鋭距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前廣州刺史韋朗於
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請免朗官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左右置直衛萬人皆五色細鎧光曜奪目
伏侯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
述異記曰乾羅若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
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過
制請皆損之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得黃金蚩尤受之制以為劒鎧[illegible]姑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趙岐章句曰矢箭也函鎧也

孫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

慎子曰藏甲之國必有兵道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呂氏春秋曰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曰衣又有惡於此者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illegible]贊也貧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富厚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為其義也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為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兀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乎止官無以組以組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又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丘鳩衣鐵甲操杖擊無不碎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欲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以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崔寔政論曰今貪饕之吏競納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被弓弩鐵炸醯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兀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擩鎧弩之利也今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於幽谷迁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討未若棲宴於林薄攝生乎榛藪

文選曰介冑被霑汗

又曰金鍊照海浦金鍊甲也

又曰玄甲耀日

陳林武庫賦曰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椎韋人製縫玄羽縹甲灼爚流光

孔融肉刑論曰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盆領鐵鎧絕聖甚遠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精練不與今時等也

曹植表曰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具兩當鎧一領環鎖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世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

𨚗仲雄相王牋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奬厲懦心又以光華遠任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襦鎧一領兜鍪一副

又曰鄧百山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寡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兜鍪

廣雅曰兜鍪謂之冑鞮鍜謂之鏂鍭(上音歐下音侯)

說文曰冑兜鍪首鎧也

易曰離為甲冑

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毛萇曰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綅子林切)

禮記曰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

又曰臨哀則必有哀色執紼(紼弗勿切)不笑臨樂不歎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言與事宜相稱也)

又曰卓則挽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鄭玄注曰袒其衣出臂櫜以致命櫜鎧衣也)

左傳曰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杜預曰冑兜鍪魚門邾城門)

又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又曰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也)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迫也)不敢拜命(不介拜揖)三肅使者而退

又曰楚白公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也)

穀梁傳曰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恥哉

漢書曰王莽傳云元始五年策王莽加九命之錫於是稽首拜受甲冑一具

後漢書曰劉虞積忿公孫瓚不已自率兵十萬攻瓚將出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以武臨之墳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也虞以緒臨事沮議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虞遂大敗斬虞於薊市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喪至河南傳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

軍雖在軍旅心存王室不忘俎豆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追贈將軍給侯印綬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葬

又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甲兜鍪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又曰上征彭寵朱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護生活之恩陛下輟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

獻帝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為卿先如何慈謂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吳志曰太史慈與孫策戰於神亭策得慈兜鍪

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遏魏軍距之時寒雪恪使丁奉等皆解鎧但著兜鍪持刀緣遏上共軍見裸身緣遏皆大笑

不即嚴兵便亂斫遂破北軍
晉書天文志曰魏文帝黄初六年十月有星孛于少微歷
軒轅占曰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帝親御
甲冑觀兵
沈約宋書曰元嘉二十七年北討至陝虜多縱突騎衆軍
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衫
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哮所向無前當其鋒者
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
不披靡
王琰宋書曰晉康太守劉思道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
將軍陳伯紹討之思道迎擊之殺傷甚衆會紹騎解兜鍪
墜地退走見禽
車頻秦書曰苻登堅族曾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

休字示士以必死爲度故戰所向無前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末慕容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飛
矢滿身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
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冑而後能距敵者固非人之
所貴也
孝經威嬉拒曰欲去惡鬼五刑具五人皆持大斧著鐵兜
鍪將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當敵則斬甲楯鞮鍪
國語曰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矣張御曰受命於廟
受脤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
又晉語曰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樂資春秋後傳曰吴越令魏武侯屬衆五年秦人興師而
臨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英雄記曰袁紹爲公孫瓚所圍別駕田豐扶紹入空垣紹
脱兜鍪抵地云丈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入牆間豈可得活
一云入牆間
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還洛陽右將軍張方
啓曰陛下自鄴來還宜謁宗廟天子出因便劫堀鄴啓移都
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提
鐵纆稍擊兜鍪燕鉾皆用凉州白鵠毛望之若荼
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皮
冑□傳曰蒙皐比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冑焉蜀隊戴貝
冑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飾冑朱綅
綴之也冑㮶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綅之象也

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著兜鍪
郭義恭廣志曰獠音老在牂柯興古鬱林交阯蒼梧皆以朱
漆皮爲兜鍪
家語曰孔子對魯哀公曰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
純猛服使之然
孔叢子曰陳王曰將居軍之禮勝敗之變如之何太師曰
介冑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
又曰子高曰夫儒者居德行道則袞冕之服統師旅則有
介冑之服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戰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
盧諶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扞禦衆者爲械謂鎧甲兜鍪也
抱朴子曰夫德教者黼黻祭服也刑罰者扞刃之甲冑也
若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剡焱音鋒也以刑罰施平世

是以甲胄外廟堂也
又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要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擐甲纓胄非廟堂之飾
曹植表曰兩當鎧二十領兜鍪自副鎧百領兜鍪自副
陶侃荅溫嶠書曰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牟兜牟作之巧勁用功殊多戰器不事須此也意謂不如三甲者逆賊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牟者猶以有功今賞其細葛一端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臣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耀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迸走捐棄偽節鉞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邟音[illegible]鄉又古[illegible]）

于寶百志詩曰壯士禀傑姿氣烈有自然俯仰羣衆中胡能救世艱閱鞶（切鑿）代縫拔兜鍪易進賢
楊雄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
文選曰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
又曰貝胄星離（以貝飾之）

楯上

釋名曰楯遯也跪其下避刃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虜言可以陷破虜敵今謂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孑小稱也以縫（音遷）編板者謂之木絡盾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
許慎說文曰楯䶒（音伐）也所以扞（音汗）身蔽目象形聲也櫓大楯也（櫓音魯）
揚雄方言曰楯自關而東或謂之䶒或謂之干（干者扞也）關西謂之楯
張揖埤蒼曰戟盾也
廣雅曰果科干䶒掬戟盾也
龍魚河圖曰楯名自障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脩鞀（音桃）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鄭玄曰朱干赤大楯也）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楯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楯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
又曰司兵掌五兵五楯各辯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鄭玄曰五楯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又曰魯及齊戰于炊鼻（杜預曰炊鼻魯地也）齊子淵捷從泄聲子（聲子魯大夫也）射之中楯瓦（楯瓦楯脊也）繇朐（音衢）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繇過也 矢末欲也）

又曰宋樂祁獻趙簡子楊楯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兵部八十八

楯下　衘枚　桔　椎

彭排

楯下

春秋元命苞曰帝佶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宋均曰干楯也招搖為天戈楯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外為表者也）

史記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劍楯入營衛士止噲噲直撞（撞音）入立帳下羽目之間為誰

良曰沛公參乘樊噲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而啗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漢書曰周亞夫子為父買尚方甲楯五百被（被具也）可以葬者取傭苦之不與錢傭知其盜買縣官怨而上變告子事連于亞夫亞夫歐血死

又曰晁錯上言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謝承後漢書曰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為府丞虞卿書佐時太守缺丞視事眂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賊吏卒迸散政操刀楯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遂死於路

又曰江漢字山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太江劇賊余來等劫掠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歐略良善經歲為害漢到郡

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鈎鑲刀楯大戟長鋌弓弩勁兵轉送
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帝嘉其功賜以劒珮
後漢書曰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曹操營中皆蒙楯而行
東觀漢記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家貧給事爲
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尉去舉楯擲地歎曰大丈夫安能
爲人役耶遂去學問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祖軍於官渡袁紹進保武陽稍前依
沙堆爲屯合戰不利紹射營中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
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將應募者數十
人皆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
魚豢魏略曰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遊俠興平中三
輔亂出母爲賊所略出攘臂結衽獨持楯追之行數里及
賊殺十餘人賊乃解還出母

韋昭吳書曰魯肅欲渡江衆騎追肅肅植楯引弓射之矢
貫洞騎度不制乃相率還
吳錄曰交阯朱䳒縣有檳榔正直高六七丈葉大如楯
王隱晉書曰朱伺字仲文小爲牙門將 內
涉江夏便鞍馬弓弩刀楯射獵
干寶晉記曰吳軍師張悌帥衆三萬濟江與討吳護軍
張翰楊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
千號青巾兵屢陷堅陣
沈休文宋書曰宗越南陽葉人也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
常使越討伐往輙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
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輙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宋略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亮少工刀楯勇冠三軍及
在漢中忽脩長生之術使道士合金丹餌之咽而死及就

殮屍 如生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禎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
朗在任虐法羣濁是彰於州所造牙楯三十幡朱畫青綾
楯三十五幡請以見事追免朗前所居官。南史王洪範隨
齊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卿可防 荅曰天
下無洪範何防 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齊書曰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
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禽背舞刀
楯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着
北史曰後魏蠕蠕蠕而兗切犯塞以任城王雲爲中軍大都督
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馬初不見虎頭楯若令舞
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
之獲其兇首

英雄記曰公孫伯圭追討叛胡丘力居等于管子城伯圭
力戰兵乏食馬盡煮弩楯炙食之
又曰袁紹討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
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
軍大敗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範經六兵革並起兵謂金刃革謂甲
楯
又曰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注曰犬毛曰革犀兕水牛之屬以爲甲楯鼓鞞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宮外崇福門門各羌楯十幡鷄鳴戟
十張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華大羌楯五十幡青綾金華楯
五十幡
王玞冥祥記曰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爲湘州

刺史劉韜監管浦縣敬叔時遇有旃檀製以為像像將就
而未有光村敬叔意願甚懃而營索無處憑几微睡見沙
門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
苦求可得也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
實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
驚奉以製先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
鑿齒持戟盾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尺
又曰開明北有鳳鳥鸞鳥皆戴瞂瞂音伐盾也

張華博物志曰朝廷郡許時上先人刀劍楯物及銅犬盆
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

劉義慶世說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
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

之謂可以為竹甲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
應聲答與帝正同衆伏其辯悟

異苑曰河南褚斐字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唱言可各
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為及敗悉負楯而退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輕過而
移諸甲兵賈逵曰輕過輕罪也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
對曰輕罪贖一楯一戟

潛夫論曰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遽擾
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

淮南子曰夫栝淇衛箘簬音路高誘曰栝箭栝也淇衛箘簬箭所出也載以銀
錫載飾也以銀錫飾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櫓荷遮草也櫓大楯也然猶不
能獨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革
楯矣經猶達也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蘇家之楯皆為良工利器
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楯者身之衛也禦難之藩
牆守之城池也

夢書曰夢得鑲楯憂相負也

漢書楊雄校獵賦曰弃賁育之倫蒙楯負羽杖鏌鋣而羅者
以萬計

吳都賦曰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句踐將伐吳作榮楯鏤以白璧
鏤以黃金飾若龍蛇以獻吳王吳王受之以遊於姑蘇臺捷獵側次見也言今建神龍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鶴膝矛也犀渠楯也

李尤楯銘曰吳旅魯獻戎兵特須也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牿
古酷切羊才如錐錟楯如榆葉錟徒甘切長矛也

陶侃答慕容瓌書曰當今楊淮銳勇飛廉超騏收屈盧必
陷之舒集皺犀不入之楯

庾闡青伍貞文曰自我來思踰歷中春淒風跨月苦雨積
旬地藉濕蓐室無完箕弃負楯傅時伏櫓擊柝謝尚餉楊征
南書曰五尺金斷頭刀一口碧綾車中楯一番
又與張涼州書曰今致碧綾車中楯一

彭排

釋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晉安帝紀曰劉裕大破孫恩於蒜山恩以彭排自載僅得
遲舩

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

銜枚

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銜枚鄭玄曰勿猶無也枚

（制䘮裳而來劉兵服也亍初出行陳銜枚之事也）
禮記曰外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皆銜枚
周禮曰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玄曰枚狀如箸橫銜之）銜枚氏掌
司囂（鄭玄注曰囂讙也）國之大祭祀令禁毋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爲其言語以相誤也）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
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賈逵曰逆流而上曰泝須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
其中軍私卒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邯夜銜枚擊楚
殺項梁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
其旗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

宛城降
漢書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儋（[illegible]）將兵救魏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儋於臨濟下
又曰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
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
東觀漢記曰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
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梁祚國統曰孫權賞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
椀酌酒自飲次與其郡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
枚襲艾年昧爽至于城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殺浚單
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演持

白幡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揔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
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
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
賊不意虜衆大駭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
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塹率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
獻留守吳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說獻
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處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因釁
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
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幸
長安河間王率參佐到霸水上迎人兵去路百餘步銜枚

屯列
崔鴻後秦録曰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于大路晉將沈
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遠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
又前涼録曰張璩字元琰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簡征
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日璩銜枚密擊大破之由
是顯名
又蜀録曰李特使弟驤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將張興
僞降於驤以覘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
興夜襲驤營驤及將士奔于流栅
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
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
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
敖歌擊鼓者斬

曹瞞傳曰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

太公六韜曰以步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

魏文帝兵書要略曰銜枚毋讙譁唯令之從

左思吳都賦曰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棓 棓與棒通用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棓 步項

魏志曰鍾會反因將軍胡烈等與子蹠去會帳下督丘建密說消息會以作大坑白棓數千欲呼外兵入以次棓殺

投置坑中外兵聞乃殺會

曹瞞傳曰操爲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數十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輒棒殺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皓先報布後問美人曰尔父何在荅曰賊已殺之皓大怒即棒殺美人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或有忤意者輒加以虐刑有白棒數十枚各有名號鍼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常以鐵椎椎人陰破

六韜曰方首鐵棓重十二斤柄長五尺千二百枚一名天棓 許慎注曰大杖以桃爲之擊殺羿是以鬼畏桃人也

抱朴子兵遣賀將軍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棓擊之禁不復行因而尅賊

又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簡之失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棓無所用矣

晉宣帝敎曰當敎諸圍上守土皆作棓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死在旦夕避近衝突圍當以棓棓之

高堂隆陳災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棓五星天之杖也主搔棓亂兵客星彗茀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首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爲亂足其廩食度可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椎

史記曰張良爲韓報讎得力士爲鐵椎重一百二十斤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有才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

兵部八十九

鞍　鞚　勒　鑣　轡

鞍

說文曰鞍馬鞁具也鞁皮彼切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王侍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下蠶室後爲宦者丞

司馬彪續漢書曰光武徵趙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東觀漢記曰景丹將兵詣上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

馬坐鞍旃毾㲪上毾音塔㲪音登

又曰王莽誅諸謀者季次元聞事發見被馬欲士馬駕在鞍中偟遽着鞍上馬出門顧車乃自覺止

又曰章帝曰明德后時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朕從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

魏志曰許褚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度臨濟河先度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棹船僅乃得度是日微褚幾危

又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沖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沖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齧況鞍懸柱乎

魏略曰五官將知王忠昔嘗噉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冢間髑髏著忠繫馬鞍以爲嬉笑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請諸將入閤拜權起禮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加乎四海揔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欣笑

又曰孫權每田獵乘馬射虎虎甞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尒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臣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江表傳曰孫策討祖郎生獲之策謂郎曰尒昔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莫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署門下賊曹

魏百官名曰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三輔決録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悋以鏤瀾鞍遺奮從貸五十萬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十丈

又曰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瑰石爲鞍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岫裏有二老公相對樗蒲

遂下騎造焉以策柱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鞍灌然
已爛顧瞻其馬鞍體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
絶。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
陸景典語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實地大啓封境
以封秦釋鞍授鞚假騕他人欲無陵巳其可得乎
傅玄馬射賦曰百馬齊興六騏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鞍
明珂景服華轡采鮮。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
等樂一驅乘雙駮鞍馬照人目龍驤自動作
謝惠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脩川湄
劉琨扶風歌曰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代劝此銀鞍一具初不
敢乘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

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賜
後漢李尤鞍銘曰驅騖馳逐騰躍覆踐雖其捷習必有顛
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illegible]切）

轡

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又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
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懸轡於當所舍止之處）
又曰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
轡犯軷遂驅之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
官爲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
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
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
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者人也吏者
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巳矣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勝
何禮之齊也孔子曰禮譬之於御則轡也
漢春秋曰大僕公卿奉引大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
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
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痤七禾切疽七余切）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手應於心
淮南子曰權衡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爲齊整
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群后昇氛萬騎齊鑣千乘弭轡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
思馬知良御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鞚

張揖埤蒼曰靮（音的）馬韁也鞚馬勒也鞧（音酋）鞥（音烏）勒鞧也（鞥音析柔皮也）
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
環濟吴紀曰大皇帝征合肥未下因撤軍還兵呂蒙等共
留津北魏將張遼奄至圍數重蒙等死戰既破圍上馬出

外浮橋南已絕丈餘無板谷利時爲親近監白曰至尊牢
攝鞍緩鞚利當着鞭以增馬勢於是得渡
晉書曰温嶠字太真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
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
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浹表臣以發許昌城内北人諸
將孫凱等謀欲逼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經
繞牽臣馬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應瑒馳射賦曰放鞚長驅神足奔越終節三驅每不虛發
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絶景直着騧騮走駿驚飈步象
雲浮受銜斯遊飲鞚則止
傳玄良馬賦曰奮疊沛艾虎據麟跱望雲躡景乘虛四起
縱銜則往攬鞚則止
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輔車之雙轡舍良馬之長鞚禽迅羽
之輕猋截逸足之狡弄盈得獲於後乘充庖廚之所貢
夏侯湛征邁辭曰上伊闕兮臨川柎駿馬兮援鞍中銜兮
載數鍛鞚兮盤桓
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控奔騏以接鶩乘則力追者驚
羣頓脩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勒

劉芳毛詩箋音義證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勒
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
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鞚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證又
詩稱執轡如組
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爲勒而
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
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
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漢書曰呼韓耶單于甘露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賜
以冠帶衣裳玉具劍鞍勒一具馬十五疋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好畢雞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
勒使墮地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
馬鞭馬瑙鍾黃金勒
鄴中記曰虎諱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菜
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飾
淮南子曰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
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高誘曰不穀不穀食貴壯賤老而北狄鮮卑也食也便習也
説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
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騶八十乘子方望以爲人君翟
黃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將何以至此對曰此皆君之賜
也臣進五大夫祿爵倍以故至於此
韓陽天文要集曰造父五星在傳舍南造父洗馬轡勒銜

鑣

棗據詩曰騏驎伏其坂不與伯樂俱駑馬同銜勒豈得獨
卓殊
魏文帝馬腦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
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
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詞曰天球物寄鍾山之崇
崗禀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稟朔方之玄氣喜南離
之焱陽翕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
皎日之流光内招翳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的皪其間

尒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騈居列跱煥若羅星

應瑒馳射賦曰群駿籠茸於衡首咸皆腰褭與飛兔攝脩勒而容與並軒翥而厲怒

陳琳馬腦勒賦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爲寶勒美其英綵之光艶也使琳賦之尒乃他山爲錯荊和爲理制爲寶勒以御君子

王粲馬腦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稱世嗣之駿服兮表騄驥之儀式

王沉馬腦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皎鱗紆縈白黑殊形如水之絜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兮匪彫鏤而自成尒乃旋飾龍首加服鷹鑣和鈴鏘鏘田畧逍遙

鑣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苞斂其口也

說文曰鑣馬銜也銜馬勒口中也

爾雅曰鑣謂之钀(郭璞曰勒也許褐切又魚列切)

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毛萇曰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鄭玄曰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

釋智匠古今樂録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路懷音

文士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魯國先賢志曰黃伯仁龍馬頌曰揚翠鑣兮揮紅沫之帽飄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音低)皮薦而已及其後華鞍攻成鐵鑣不飾

又曰古者椎車無輪棧車無軛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輻今富者銀黃華左搔以結綏錯鑣塗朱珥勒飛軨

楚辭曰絕鑣銜以馳騖兮暮着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遠不御兮千里

棗據詩曰吾儕各有分驚騏不齊鑣

陶琬之詩曰我服既驊我駟既閑揚鑣警路哀鸞清綿(趙王長史之爲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曜都城萬軸揚金鑣千舳樹蘭旌

袁淑遊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樹脩幕陵遂弥阜鑣容旆綵裛野麗雲

鮑照詩曰飛鑣出荊路鶩服入秦川

王沉踐行賦曰六龍齊鑣鸞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陳

張協玄武館賦曰天子翱翔郊甸順時巡省龍驂鑣羽騎游騁順流光以按轡迴鸞旗而時幸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驊騮綠耳揚和齊鑣一瞬千里

董子曉乘輿駮馬賦曰軀觀若斯氣勢雲拔銜金鑣着玉羈

顏延之七繹曰梓工飾雕簟之輿涓人進龍圖之馬轅駕則眩奪風蓋振鑣則圖促函夏故動軔馳光舉策流赭

張委九愍曰映金箱之羽蓋鳴玉衡之鸞鑣望天路以振策指萬里於崇朝

殷淡宣貴妃誄曰嚴仗服於旗容尚徽謚於銘策節哀路於簫鐘齊行鑣於轅程

應璩與劉文達書曰儻項僕游談之事欲脩無爲之術不

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桓温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
落而揔率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

兵部九十

羈　珂
韀　障泥
防汗　當胷
鞘尾
鞭
柳

羈

許慎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
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杜預曰羈馬羈紲馬韁也）臣之罪
甚多矣請由此亡

又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奔也）
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為社
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漢書曰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
行堯舜之刑是猶以䩞羈而御駻馬（如淳曰䩞音躁以繩縶馬駻馬日駻突之馬也音畢）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靽皆有
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羈音羈靽音半）
康泰吳時外國傳曰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舡載
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為售之若於路失羈靽但將頭皮示
王王亦售其半價
郭頒晉世語曰愍懷太子好畢雞小馬小牛置田舍令左
右騎斷羈勒令墮馬

韓詩外傳曰昔衛獻公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後爲私也無乃不可乎

釋智匠古今樂録曰襄陽銅蹄哥曰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羈照曜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杜夷幽求曰羈鞅絆蚤禁其非法剗㡬屠亂求其肝膽非至精誰能知之

又曰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乎原隰澤翹尾而馳陸也

又曰珂羈鏤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夢書曰羈繮爲相要制也夢得羈繮要約士也羈結語言繮性來也羈結繮堅結物羈也斷絕不用難俛仰也

摯虞逸驥詩曰逸驥無羈鞅騰陸從長川翦落就羈勒飛軒轥雲煙

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事間

傅玄馳射馬賦曰百馬齊興六騏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鞍明珂景朗華韂采鮮

傅玄良馬賦曰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采韂織防含華

韂 音

傅玄雜良馬賦曰飾以金韂申以玉纓結以輕軒御以和鈴

曹植遊俠篇曰白馬飾金韂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馬一時雖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尔

珂

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郭義恭廣志曰期調國出金銀白珠琉璃水精器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刃國出桐華布珂珠貝艾香雞舌香

傅玄樂府豫章行曰輕裘綴孔翠明珂曜瑠璃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佩玉珂

韉

隋書曰宇文述素好著奇服炫燿時人雲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夾頭巾令深袹陌音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袹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

障泥

王隱晉書曰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舒縣廷掾王睦卒病死已呼魄家人就友卜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尸頭前及卧虎皮馬彰泥登時大愈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勾驪以千里馬生羆皮鄣泥獻于南燕燕王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世說曰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彰泥前有水終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彰泥使人解去便徑度

防汗

東觀記曰和帝永元三年西謁園陵桓郁兼羽林中郎將從賜馬二疋并鞍勒防汗

魏百官名曰黃地金鏤織成萬歲鄣泥一具又織成防汗一具

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攻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黃金琅勒罽繡弁汗(弁音)

司馬彪戰略曰孟達將蜀兵數百降魏魏文帝以達為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遣亮玉玦織成鄣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玉玦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當胷

後漢書曰太守趙興署鮑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胷乃止(當胷以韋為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

鞧尾

服虔通俗文曰馬韄韛尾曰鞧(胡切)

魏百官名曰赤茸鍮石鞧尾一具

鞭

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鄭玄曰展軨具視)效駕(白己駕也)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又曰宋告急於晉伯宗曰不可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又曰楚靈王使園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公羊傳曰陽虎將殺季孫于蒲圃使臨南御之至孟衢臨南投策使陽越下取策

陸機毛詩草木虫魚疏曰楛枝葉似楨松尓雅曰楛櫃也(去區切)節似扶老即金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孔叢子曰刑以齊民譬之於御則鞭策也

漢書曰婁敬云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又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又曰李廣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絡間而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廣騰而上胡兒馬因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又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漢獻帝起居注曰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又於朝廷省門為董卓設神坐數以羊祠之祠畢過省閤問帝起居求入見傕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見傕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

張勃吳錄曰大皇帝大會飲宴下馬迎魯肅肅入拜起禮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未肅趨進曰未也眾成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麾下威德加于四海然後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帝拊掌歡笑

又曰大皇帝潛軍於皖口命陸遜爲大都督假鉞大皇帝
親執鞭以見之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徹軍將退兵已上道
權與呂蒙蔣欽陵統等在後張慢飲食畢垂當發魏將張
遼帥六七千人奄至圍遜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南已見
徹丈餘無板谷利附在馬後使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
助馬勢遂得超度
王隱晉書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淳于叔平曰君舍
東北有桑樹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便
就買還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遂承其言詣市
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雜器復可
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干寶晉記曰晉永嘉初有神見兗州鄄城民家免奴爲主
簿自号爲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欲迎致便載車行當得
此免奴主簿從行爲諱以宜所宜汝南梅蹟字仲貞去鄴
來經兗州聞其然因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
人便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
瞋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琨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
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於中原後琨與親舊書
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人著鞭耳
沈約宋書曰胡藩字道序義旗起桓玄戰敗將出奔藩於
南掖門捉玄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
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
奔散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騎五千擒李矩

御覽三百五十九　六　王庚

營生執矩外甥郭誦之弟元教元作書與誦說去年東
平曹嶷西寇將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勒與誦書餉麈尾
馬鞭說賓禮賢豪想同斷金往物爲信矩所領將士並欲
歸勒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來歸
又曰城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
懼奔國琅邪王睿又將出焉而微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
禁止諸貴人王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
舍長官禁貴人而亦見止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
國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
兵法教爲將士朱彤諫曰虎將之士受教學生強弩之術
乃弱本之方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槽習以戰馭
長鞭策後全勒制前折旋規矩任知進退
又曰苻堅引群臣議代晉太子左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
福德在吳弗可犯且國有長江之嶮朝無昏政之臣願保
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夫差威陵上
國爲勾踐所滅雖有長江其能固乎吾之衆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吾當內斷其心矣
又曰苻堅時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
虜秦呼鮮卑爲白虜莫容垂起關東歲在癸未
崔鴻後梁錄曰咸寧二年盜發張駿墓得珠簾琉璃珊瑚
馬鞭
樂資春秋後傳曰魯仲連曰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
鞭而從之
袁希之漢表傳曰費禕彼媯領漢節讀納降附越嶲太守
張嶷賤誠禕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皆見害刺客不

御覽三百五十九　七　田往

鎮重也今明公位尊權重宜覽前事從蔡首禮持節行酒
郭循以馬鞭中小刀刺禕禕數日薨
魏百官名曰駁馬鞭二枚
異苑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
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何可教便隨我去見
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
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
汝賜汝鈔術卜占勿貪錢財舒亦不覺受時
劉義慶幽明錄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
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輜重馬鞭夾道因簿
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
何貴人答曰是鬬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
祐助後入山得一王純從此如意

又曰桓玄既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道子於安城玄
在南州坐忽見一平上幘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玄驚愕
然便見階下數子御幰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君
何以害太傅與爲伯仲顧視之間便不復見
又曰廣陵雷昝字與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歷陽還
營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看輒皆不知所
從來開視之故穀紙佛神咒經
謝氏鬼神列傳曰下邳陳超爲鬼君鄧所逐改名何規從
餘杭步道還家求福絕不敢出入五年後意漸替懈與親舊
臨水戲酒酣共說往事超云不復畏此鬼也小俛首乃見
鬼影在水中超驚怖時亦有乘馬者超借馬騎之下鞭奔
驅此鬼去超遠近常如初微聞鬼云汝何規耶急急就死
吳會分地記曰六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則埋之

上生馬箠句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爲馬箠獻
於吳
劉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二尺餘形如馬
鞭柄
闞駰十三州志曰山棗縣人俗貪僞好持馬鞭行邑故語
曰沛國龍亢至山棗詐託旅使若奔喪道遇寇抄失資糧
太公陰謀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箠書曰
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劇則敗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髐然〔髐骨曰馬骸白〕撽以馬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爲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寢
又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之燒剔之刻之雒

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
之馳之驟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
死者已過半矣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御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安勞
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
其貴也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
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又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
時爲馬陰陽爲騶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
鹽鐵論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以調四馬無勢位雖舜禹
不能以治萬民
又曰秦攝利銜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笞八極
杜夷幽求曰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說苑曰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楊偉時務論曰轡策軒軩之具設雖剛怒麁戾踶齧之馬若足拘軒絷口銜轡勒箠策必至則躡躢循軌

世說曰王敦在姑孰晉帝出看敦營敦覺追帝帝以金馬鞭與客舍姥 姥以水洗馬屎令追者問姥姥云去已久矣追者乃止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從荆州下過王敦敦謀欲害之而平子左右二十八人悉捉鐵馬鞭爲衛敦不敢近

夢書曰鞭箠爲所使有勑趨也夢得鞭箠欲有使也持以鞭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服諸喜也

曹植九詠曰乘逸鬻兮執電鞭忽而往兮恍而旋

曹植陌上桑曰望雲際有真人安得輕舉繼清塵執電鞭騁飛麟

張華輕薄篇曰文軒樹羽蓋乘馬鳴玉珂横簪列瑁璫長鞭施象牙

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

魏文帝臨渦賦曰建安十八年終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佯乎高樹之下乃駐馬書鞭爲渦賦

傅玄良馬賦曰鞭不得摇手不及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躍

傅玄馳射馬賦曰很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奮尾跳亢

曹植表曰頓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風后之奇接吳孫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

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箠策亦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溫嶠與陶公書曰奉惠赤角一具及靴鼓馬鞭鼓角既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玩之於手與之偕老也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耳

謝艾奏令與楊初曰今遣舍人孔音特口諭要秦將軍可差腹心人旨致珊瑚馬勒香瓔一具遺王擢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

袁宏與范曾書曰四海鼎沸天啓將移杖短策以晨征登重嶮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崑崙而舉麾

柳

魚豢魏略曰獻帝露布益州曰馬繫柳而不暇解胄胄延頸以待白刃

蜀志曰靈帝末先主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乃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弃官亡命

常璩華陽國志曰建寧郡同瀨縣存馬縣雍闓反時結壘於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梁林無梁夷言馬也

蔚子雲晉史草曰毗略時有賀僧者不知何人自云遊歷五郡時人號爲賀五郡齊悉奉道爲百姓説吉凶略死泓立僧謂泓曰宜絮柳一馬既開屋設大柳有異馬其大非常自云從天所送矣

趙書曰徐光字秀武頓丘人父以牛醫爲業光年十四五爲將軍王陽秣馬光但書馬柳屋柱爲詩頌不親馬事

異苑曰丹陽甘卓字季思臨鏡無頭乃見在馬柳

荀氏靈鬼志曰泰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自説所受術師曰衣非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擔上有小籠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吾步疲極欲寄君擔人甚怪之慮是

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居耶荅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籠子中檐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人也即入籠中籠亦不更大檐亦不覺重至國中一家大富而性慳惜不行仁義語檐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吝即至其家有一快馬甚惜之在柳下繫忽失去尋求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斗甖中終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語言君作百人厨食周餉窮困者馬當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旣畢馬還在柱

淮南萬畢術曰馬柳生癘芽者取馬柳生芽可以爲藥食歛皃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

人事部一

叙人 孕

叙人

釋名曰人仁也生物也

易下繫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醇厚也）

又叙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又說卦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此言人兼氣性之效也）

又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左傳昭二年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形也）旣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爽明也）

春秋元命苞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以迎陽道人致和（五氣五行之氣）

又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

又曰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爲言效也上爲下效道之始也

又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仁以人其立字二人爲仁（二人言不專於己念人施與也）

又曰聖人一其德智者循其轍長生久視（一其德言專精之盡氣也）（循其轍言不違其帝所尚也知是則得長生久視言所行當天也）不以命制則愚者悖慢智者無所施其術殘物逆道天不殺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尊天一節三者法三道之術（不以命制悖慢之人則智道爲不得述行勢相賢）

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帝天帝也八十一陽數相象之數）一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爲命也（之接行神謂言曰謨其者逆行天以道數常之善）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灾譴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曰動地夭絕人命沙鹿襲邑是也（沙鹿河水論也）

（之人已報也）

春秋孔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宮商爲姓秀氣爲人（正氣謂若木人則以得生者皆之也形靈感地之氣天人得氣者不得一行各受一氣）（星之精以生者萬物也各依其精用生者也）

又繁露曰唯人獨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行數也外有四肢副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柔乍剛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

樂動聲儀曰中元者人氣也氣以定萬物通於四時者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東至日所出爲太平）丹穴之人智（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崆峒之人武

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由道得者命性之始也故下句）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陽形於剛柔之性）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謂精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十有六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陰陽數奇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又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𡊄土之人醜（𡊄耗土也息土宜細者也）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男尊女卑吾得爲男是二樂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繦褓者吾已行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

又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理道畢矣

漢書曰司馬遷曰凡人所以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弊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聖人重之

鬻子曰天地闢萬物生人爲正焉人化而爲善禽獸化而

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禽獸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子曰人之情欲平嗜欲亂之精氣爲人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初形如膏)二月而脉(脉生)三月而胚(三月胚也血化也)四月而胎(如水中之蝦)五月而筋(筋成)六月成骨(化血)七月成形(四肢成)八月而動(作動)九月而躁(動躁)十月而生形骸乃成五藏乃形

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五五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又曰智出於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列子曰戴髮含齒倚而趨謂之人

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合而水流形二月而咀咀者五味也五味是五藏酸生脾鹹生肺辛生腎苦生肝甘生心藏已具而後生五肉脾生膈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肉已具然後生九竅脾爲鼻肝爲目腎爲耳肺爲口心爲下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鴻洞莫知其間有二神經營天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於是乃別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骨骸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骸反其根

又曰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技者中人也若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載使之者聖人也(載度其材技也 能而載制使也)

又曰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者八方中央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

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脈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白虎通曰男女者何謂男男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如從人也

風俗通曰天地初開未有人女媧摶黃土爲人力不暇乃引絙於泥中以爲人富貴黃土人也貧賤凡庸絙人也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精微入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懿重)志大所以堪任物也(小則不堪)小心所以愼咎悔也(大則傲慢)由此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愞之人也

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傅子曰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孕

易漸卦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王弼注曰夫征不復則非夫而孕故不育)○尚書泰誓曰商王受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左傳僖中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

焉
大戴禮曰周后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
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
爲後世戒
史記曰后稷名弃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
見巨人跡心訢頋之乃踐之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后稷
又曰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脩玄鳥隕卵脩取吞之有
孕生子大業
又曰昔夏氏之將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漦在櫝而
藏之至周厲王發而觀之漦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宮妾未
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即褒姒也
漢書曰張蒼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又曰鉤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上以堯十四月而生

令鉤弋亦然乃命門曰堯母門
又曰初王禁妻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
范曄後漢書曰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
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怪欲殺之妻言嘗行聞雷震
仰天視而雹入口因吞之遂任身十月而產子
又曰靈帝王美人任娠畏何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堅
終自不動又夢見負日而行四年乃生皇子協后遂酖殺
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
董侯
東觀漢記曰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奐印綬
登樓而歌乃訊之於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
既而生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
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魏略曰昔北方有高離國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
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圂中豬
以喙嘘之徙於馬闌中馬以氣嘘之王疑以爲天生乃令
其母收畜之名之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
國欲殺之東明走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
得渡魚鼈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也
又曰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
吳錄曰武烈皇帝姓孫名堅字文臺母有身夢腸繞吳閶
門
又曰長沙桓王名策字伯符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
入懷
晉書曰賈后酷以戟擿諸宮人孕子皆隨刃以死
晉陽秋曰初太宗諸子繼夭諸姬絕孕令扈謙卜筮云後

房當有女誕三男一女終大盛於是盡出後宮及諸婢悉
見之織坊中有一人色黑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是
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
車頻秦書曰苻堅母苟氏浴漳水經西門豹祠歸夜夢若
有龍蛇感已遂懷孕而生堅
三國典略曰周太祖宇文泰之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
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皇帝喜曰雖不至
天貴亦極矣
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
尹生乎空桑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
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
則始又有夭矣

呂氏春秋曰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
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
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
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也）
淮南子曰孕婦見兎其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代有大迹
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
又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
丹陵名曰放勛
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於石紐山下大石前水
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
生夏禹
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兒長大能
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外國圖曰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其潢水婦人
入浴出則乳矣是去九疑二萬四千里
列女傳曰簡狄者帝嚳之次妃也妃有娀氏之女與娣妹
浴於玄丘水之上有玄鳥銜卵而墜五色甚好相與競取
之簡狄得而吞之有孕遂生契（姚玉）
又曰大任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
外
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子任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出便投
水中浮則取養沉乃弃之
華他别傳曰甘陵相夫人有胎六月腹痛十餘日大極請
他視脉他曰有兩胎一已死便手摹其胎在左男也在右
女也右死即爲湯下之便愈
洞冥記曰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娠
田氏歎曰無夫而娠人將棄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爲居
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爲氏朔爲名
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獨孤
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爲
異乃覆煖之遂成兒兒生而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
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
實黄龍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
又曰婦人任娠不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
欲見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
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産

子子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異苑曰晉暇生犿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婦人妊娠
未滿三月著壻冠衣平旦左繞井三匝映井水許見影而
去勿返顧勿令壻見必生男
又曰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任過期不及而額上有
創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名胡兒
又曰太原温盤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駭
覆面牙齒皆具
續搜神記曰袁眞在豫州遣妓女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
三妓與桓宣武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觀望忽見一
流星夜從天直墮盆水中圖然明淨薛郭二人更以瓢酌
水皆不得阿馬取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即覺有娠遂
生桓南郡

幽明録曰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喪此酷何深婦忽然起坐曰感君藏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後見就依平生時陰陽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卧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交接後數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尓來覺婦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産

論衡曰后稷之母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而任身

又曰傳言黄帝任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語林曰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一

人事部二

産

毛詩鴻鴈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又生民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后稷之在）（其母姓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禮記内則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至生子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弧者有事於武也帨者婦人之佩巾也）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三日卜士負之射之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左傳隱公元年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

又襄五年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又昭七年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又昭七年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三日臺會）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家語曰子夏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蚿香者八竅而卵生齝嚼者九竅而胎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史記楚世家曰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坼副而生焉

又曰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其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及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

漢書曰高祖七年春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勿事不徭役也）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分錢至於生子輒殺元帝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分錢

東觀漢記曰敬隱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於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年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後漢書曰竇武母產武并產一蛇

又曰虞延初生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

魏志曰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黎陽令程放書言掾汝南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兒從右腋生水腹下而出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瘡已愈母子安全無災無害也

王隱晉書曰齊王冏輔政太安元年有婦人詣大司馬門寄產吏驅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言畢不見識者聞而惡之至二年謀反誅

又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也生咸好學有才爲鍾繇主記繇弟會問有可與語吏否繇乃稱咸

孫盛晉陽秋曰魏舒適主人妻產俄聞車馬之聲問曰男女從者入反曰男也年十五以兵死又問寢者誰曰魏公舒默然謝之

干寶晉紀曰愍帝建興三年抱罕伎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就視者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諱珪獻明皇帝之子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參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理胞之坎遂成林

前趙錄曰劉淵字元海父豹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

生淵劉聰母曰張夫人十五月生聰焉
三十國春秋曰前秦蒲洪父懷歸爲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
又曰後凉禿髮烏孤七世祖壽闐之在孕也母夢一老父被髮左衽乘白馬謂曰尔夫雖西移終當東返至京必生貴男長爲人主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生壽闐被中因以禿髮爲號壽闐爲名
後趙書曰黎陽民妻產三男一女勅賜乳母穀帛以爲休祥
崔鴻南燕錄曰慕容德皝少子母公孫夫人晉咸康中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既生似鄭莊公曰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
宋書曰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

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
又曰王鎮惡之產也當五月五日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如是而相齊此兒必興吾族因以鎮惡爲名
又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
北齊書曰武明婁皇后諱昭君性寬厚不妬忌高祖率衆將討西寇出師之夜后（孿生患切孿生子也）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大軍
唐書曰幽州節度使劉濟怦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初見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牧守及怦爲節度濟爲行軍司馬怦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朝廷從之
莊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也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己也
呂氏春秋曰夏后孔甲佃于東陽萯山大風晦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子必大吉或曰不勝必有殃后乃取歸曰爲余子誰敢殃之子成人幕動析橑斧破斬其足遂爲守者孔子曰嗚呼有命矣
西京雜記曰王鳳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舉其母曰田文五月五日生父嬰勑其母勿舉毋竊舉之後爲孟嘗君以占事推之非不祥遂舉之
又曰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者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爲兄囂亦當爲弟矣昔許釐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生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者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一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玄中記曰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資魚以爲生氣
又曰丈夫民殷帝大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外國圖曰長人國妖六年乃生而白首兒則長大乘雲而不還龍類也
崔玄山瀨鄉記曰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門左有碑

文曰老子聖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託於李氏胞中七十二年産於楚國淮陽苦縣瀨鄉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陽號曰聃

孔演圖曰孔子母徵在遊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

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

帝系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嬇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風俗通曰生三子不舉俗説生子至於三子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謹按春秋國語越王勾踐令民生三子者與之乳母生二子者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滅強吳雪會稽之恥行霸於中國

者也古陸終氏娶于鬼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皆爲諸侯令人多生三子悉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又曰不舉寤生子俗説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又曰汝南周霸字翁仲爲太尉掾婦於乳舍生女自毒無男時屠婦比卧得男因相與私貨易裨錢數萬後翁仲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光爲主簿使還致敬於郡縣因告光曰事訖臘日與小兒俱上冢去家經十三年不躬恐嘗主簿微察知相先君擧良會同飲食忻娛不已往到於家上郎君沃酹主簿俯伏在後但見屠者弊衣蠡結倨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時衣帶青黑綬數人彷徨階堂東西廂不敢來前光怪其故還至引見問之乞屏左右起造於膝前白事狀如此翁仲曰主簿出勿言因持劍上堂謂嫗汝何故殺吾子嫗大怒曰卿常言兒聲氣喜學似我老公欲死欲作狂語翁仲曰祠祭如不具服子母立截嫗辭窮情竭泣涕具陳其故時子已年十八呼與辭決曰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先祖不享血食無可奈何自以衣裘僮僕車馬送迎取其女女嫁爲賈聲子婦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翁仲更養從弟子熙爲高邑令

又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妊長婦胎傷因閉匿之産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黄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

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止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又曰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按左傳桓公之子與父同月生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歳乃生時剖其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

列仙傳曰木羽鉅鹿南祁鄉人貧母王助産嘗探兒兒生開眼視母大笑母乃驚怖仍夢見大冠赤幘者守見曰此司命君也當報汝使汝子木羽得仙後生兒字木羽所探兒年十五夜有車馬迎之過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相隨去

列異傳曰華子魚爲諸生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産有兩吏來詣其門便相向辭易欲退却謂曰公在此因踟躕良

父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共
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與三歲子魚後故往視之兒果
年三歲已死乃自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illegible]神
益部耆舊傳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
嘗捕魚於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産子男十人
後沉木化而爲龍出水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生我子今悉
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走背龍而坐龍就而舐
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小子曰九隆及後
長大諸兄共推以爲王
博物志曰蜀郡諸山夷名曰獠子婦人姙身七月生時必
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沉便遂棄也至長皆拔
去其上齒後狗牙各一以爲身飾
論衡曰黄帝二十月而生

又曰唐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
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見一木杖植其門側好
善異於衆其父杖入門以示人占曰吉文伯位至廣漢太
守以杖當得子之力矣
譙周法訓曰一産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
荅曰此野人之鄙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傅子曰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
廷尉延壽奏去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
於市
世說曰胡廣本姓黄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
湖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爲子登
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其本親服去我於本親已爲
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

搜神記曰陳仲舉微時嘗宿黄申家申婦方産有扣申
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言賓堂下有人不可
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一人便往有頃還留
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
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荅曰應以兵死仲舉告其家曰吾
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
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
梁落陷腦而死後仲舉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
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舉仲舉歎此謂命矣[illegible]
異苑曰魏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
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虚而去
又曰丹陽縣路虔婦生一男一虎一貍貍虎毛色斑黑牙
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而死母不異

又曰沛國武傑之妻林氏元嘉中懷身得病而死俗忌含
胎入柩中要須割出妻乳母傷痛之乃撫尸而咒曰若天
道有靈無令死被擘裂須臾尸面赧然上色於是呼婢共
扶之纔傾兒墮而尸倒也
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姙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
上出五歲便入北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
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一

人事部三

姓　名

金澤文庫

姓

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從女生生亦聲也

易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

左傳隱八年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也）

又襄四年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漢書曰夏侯嬰為滕令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又曰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

又曰灌夫穎陰人也父張孟嘗為穎陰侯灌嬰舍人因得幸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

又曰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產兄衛長君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下書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三國典略曰周蔡祐字承先陳留圉人齊安郡守襄之子也有膂力便騎射太祖以其戰功賜姓大利稽氏

唐書曰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

又曰則天朝博州刺史琅邪王沖據博州起兵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於豫州與相應討平之改姓為虺氏

又曰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歸國隸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右威衛二大將軍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力甚委遇之俾為養子奏改姓魚氏

又曰李全略者本姓王名簡為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

中御度使王承宗叛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害田弘正穆宗為之旰食以簡嘗為將召問其計簡遂極言利害頗有以自效明年擢拜横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寵之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禀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絶世也王者之子

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曾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盧氏以知其子孫也王者之子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唯人為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即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吴諱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典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馬五鹿青牛白馬也

三輔舊事曰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孺為姓謂之伊

陳留風俗傳曰侯氏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為姓

又曰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擾馴鳥獸錫姓曰嬴氏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江氏

文士傳曰東晳字廣微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歸蕪城改姓去疏之足為東氏

世說曰諸葛令恢與王丞相共爭姓族前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諸葛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寧勝馬耶

論衡曰孔子推律自知殷之苗也

名

禮記曲禮上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此在常諱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

又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也

又曲禮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

又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也可無慎乎以人治正治人

左傳桓公曰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自古有以言也

又曰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夫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以類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
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也）不以國
（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
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
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
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
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也）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也）先君獻
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
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也）
又閔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
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為名之）

又文下曰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以命宣伯
（臣敗而名其三子因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也）
又宣上曰楚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弃諸夢中虎
乳之䢵子畋見之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
命曰鬬穀於菟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
伯鯈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
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定下曰魯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
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漢書曰司馬相如小名犬子及長慕藺相如為人更名相
如
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東觀漢記曰廉范為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
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為名者千
魏志曰程昱本名立夢登太山捧日人或以夢告太祖太
祖曰終為吾腹心遂上加日
又曰鄧艾字士載棘陽人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
長陳寔碑文言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
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
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
父母

吳志曰立子霸為太子注曰休制曰孫今為四子作名字
太子名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
名𩅦音如兕觥之觥字𡣚音如玄矉首之矉次子名𩃎
音如草莽之莽字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𡟲音如褒衣
下寬大之褒字𡨊音如有所推持之推此都不與世所用
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賞
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
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也
晉書曰謝玄破苻堅於淮淝先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
破故桓豁以石名子以邀其功
晉中興書曰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導欲出王舒為外
投及更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以父

名會不得作會稽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
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古會切舒不得已親
職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李弇字子　龍西狄道人也
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
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
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弇
又曰陳安成紀平襄人也少慷慨讀書見許褚而慕之乃
自字虎侯
後魏書曰游肇字伯始高祖賜名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
爲百寮憚以肇名與巳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
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
又曰太和初宋弁爲殿中郎中高祖甞因朝會之次歷訪

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
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
不知寶也
宋書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大明七
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
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
又曰王景文美風姿好言玄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
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名太宗
又曰顏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
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爲
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
竣子爲辟彊以比漢侍中張辟彊張良之子也
宋書曰謝莊五子颺力切計朏顥挻拙昔瀹藥昔世謂莊名子以

風月景山水
梁書曰張嵊字四山初嵊父稷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
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
收淚歔然
三國典略曰周陸逞字季明綏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彥
字世雄魏文帝甞從容謂之曰爾既温裕何乃字世雄且
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
南史曰陳文帝甞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
宜用叔爲稱宣帝因以訪毛喜喜即條白古名賢杜叔英
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
白虎通曰人必有姓名何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
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

故禮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名之於祖廟者謂子之親
廟也明當爲宗祖子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
之稱也質略故於燕寢所以日名子何殷家質直故以生
日名也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也於名臣亦得以甲乙生
日名子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巳也
何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大王名亶甫王季
名歷此殷之諸侯也不以子丑爲名何曰甲乙者幹也子
丑者枝也幹者本本質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兼或單何
名子非一或聽其聲徃定其名或依其事旁於形故或兼
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旁其形者
孔子首類魯尼丘山故以爲之名也
風俗通曰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京
入賀而賀始生因名之曰賀而字元服

鄭玄別傳曰玄一子名益字益思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府君以多冠也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将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體生男玄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玄相似故名曰小同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之生子者多以孟爲名

江祚別傳曰祚爲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爲名字

蜀李書曰賈夷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内移河東少仕晋臺爲倉部令史懐帝時爲安富令中原喪亂玉衡七年歸國武帝素聞夷名重之皇子雄生因名賈夷

秦記曰後帝泓字元時東宮生邵弘言於父曰君之於臣先生之與其門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黨同姓之

於昆弟同門之於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爲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爲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内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實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末故卑尊故其禮詳卑故其事略也且婦人無名故賤於丈夫野人無名故賤於學士名者已之所以事尊尊者之所以命已字則已之所以接卑卑者之所以稱已未有用之於尊而爲卑用之於卑而爲尊者也

搜神記曰齊惠之妾蕭桐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鸇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何楨玄壽賜名叙曰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甲乙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滋生今月吉月之善時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長女而此女孫正用玆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伊先祖之靈寔臨祐之玄疑素顔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玄壽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三

人事部四

字
形體
頭上

字

禮記冠義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春秋說曰字者飾也

謝承後漢書曰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改焉

晉中興書曰諸葛恢字道明潁弟也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值天下亂避地江左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又曰孔愉字敬康少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俱知名號曰會稽三康

徐廣晉紀曰桓溫才氣雄儁俶爽邁溫嶠見其幼時知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溫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從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也

荀氏家傳曰荀愷字茂伯小而智外祖晉宣王甚器之字為虎子弟悝為龍子王每謂曰使汝長大當共天下

陳武別傳曰武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君奇之起議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都亭鼠救嚙長者語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在鄉里久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忠守志不服單于流放漢北擁節牧羊寄秋鴈以許心因行雲而託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石勒石虎諱胡曰國人故因字之曰國武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博音）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恠而問之以寔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

形體

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體弟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尚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其蹇舉也前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言湯體半小偏枯）言皆不善也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精液之府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法地五藏象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志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歲腸法鈐（鈐也主閉塞）

東觀漢記曰詔書令功臣家各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

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
又曰上復以朱祐為護軍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
安政亂玄有日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
軍祐由是不復言
江表傳曰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晉起居注曰懷帝琅琊恭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
生於目左角龍顏隆準眼有精曜
蜀李書曰武帝諱雄字仲儁始祖第三子帝身長八尺三
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
如龜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
帝每周旋鄉里有識者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
也太康中每語鄉里曰李仲儁有大貴之表終為人主
也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
貌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頰
北狄為匡腳面南蠻為腫蹄方方以類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特體有龍文寬雅
沉深喜怒不形於人
隋書曰高祖文帝龍顏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
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湯傴
孫卿子非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長七尺面居三尺廣三
寸鼻目耳具名振天下
管子曰子產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
角
文子曰人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行
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復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

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雨脾為風
腎為雹肝為雷以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
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
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土受其殃天地之道愛其神明人之
耳目何能久勤而不愛精神何能久馳而不止是故聖人
內而不失也
孔叢子曰魏安釐以馬回為相問子順曰回為人便便
亮直之丈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為人長目而豕視必體
方而心圓自見其面非不偉其體幹而疑其目王卒用之
果以諂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
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耳郤近後而上僂也）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又曰夫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一月而氣二月而血三月而
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
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以肺主目腎主
鼻膽主口肝主耳
又地形篇曰東方川谷之所主日月之所生其人欽形小
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
大早知而不壽南方陽氣之所波暑溫居之其人墮形銳
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
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皆方面脩頸卬行竅通
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而勇敢不仁北方幽晦不明天
之所閉者也寒水之所積者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

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中央四達
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竅通於
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而惠聖
博物志曰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朗其人佼好西方
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
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抄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立
神仙傳曰王札金简内經昔玄老子黃色美鬚廣顙長耳
大目踈齒方口厚脣有參午達理魚目虎鼻純骨雙柱耳
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列女傳曰叔姬之生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
鳶肩而牛腹谿壑可滿是不可厭也
李部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眉左耳有奇表項

枕如鼎足手握三公之字
管寧別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頤秀眉
論衡曰蒼頡四目而佐帝公子重耳駢脅爲諸侯霸蘇
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脅相秦魏

頭上

說文曰首頭也顱（加反）頓顒大頭也顆小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處體高而獨尊也首始也
又曰說卦曰乾爲首
易未濟卦曰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飲酒濡首有孚失是飲酒無節）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
悟而用百里奚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

頭
禮記少儀曰頭容直（不頃顧也）頭頸必中（直也）
樂汁圖曰赤帝銳頭黑帝大頭（宋均注曰頭像朱高也）
左傳昭二年曰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
首於寧風之棘上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
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爾雅曰元首也（左傳曰狄人歸先軫之元）
孝經援神契曰頭圓象天足方法地
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
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
人以爲戲弄臣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
碎於柱矣

又曰須賈使秦見范雎雎數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
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齊遂自
剄趙王取頭與秦
又曰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下
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欒布從齊還奏事於彭越頭下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
器（史記同）
又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
漢書曰項籍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
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
萬户吾爲公得乃自剄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横横至尸鄉廐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
面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剄令客奉其頭

又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七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

又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繫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又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充直有異才萬年常召咸於床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爲諂也萬年不復言

又曰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師古曰飲酒之器）

東觀漢記曰岑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後漢書曰賈逵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又曰張讓段珪誅何進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反已伏誅

典略曰李傕移保黃白城梁與張橫等破之送其首初傕兄子偱及利等侍上無禮及傕頭到有詔高懸之

魏略曰龐惪手斬一級不知是郭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惪後於鞬中出一頭鍾繇見之而哭惪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褊故今辰韓人皆褊頭

又曰袁紹辟牽招爲督軍從事紹卒事袁尚後遼東送尚首懸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劉廙字恭嗣年十歲講堂上司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蜀志曰秦宓使吳吳主問宓天有頭乎曰有詩云乃睠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又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爲用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楊儀蹋延頭曰庸能復作惡

又曰先主與張飛趙雲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顏率衆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顏曰汝見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命左右牽去斫頭大笑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於是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三

人事部五

頭下　頂

頷

頭下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被幽閉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又曰諸葛恪被誅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雷震奮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令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關羽既敗走權使虞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而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晉書曰嵇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童子白黑分明

又曰桓溫卒子玄為嗣襲爵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

王隱晉書曰蒼梧太守吳臣據郡也不恭王命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喻臣臣服鏡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

又曰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溫曰謝掾必擁麾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未易才也

晉中興書曰庾亮與蘇峻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攜其三弟懌條翼奔溫嶠顧宗幸嶠船亮泥首謝罪

崔鴻前秦錄曰東海王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短故軍中稱之為大頭龍驤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隋書曰高祖文皇帝生馮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起鱗大駭墜帝於地

春秋後語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以持久難與爭鋒

吳越春秋曰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間尺乎答曰是也吾能為子報讎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劍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以鑊煑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看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汝南宜春縣并三家

山海經曰三首國一身三首前民國為人長頭

又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共工霸九州者也）九首以食于九山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冤公問晏子晏子曰昔靈公田有大夫駭獸斷其頭埋之命曰五大夫丘公令掘之果如其言

又曰湯長頭而寡髮

莊子曰雲將東過扶搖之枝（雲將雲之主帥也扶搖木名生海東）而適遭鴻蒙（鴻蒙元氣自然）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又曰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燕丹子曰荆軻謂樊於期曰今得將軍之首與燕地圖奏秦王必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椹其胷則將軍積忿除矣於是起扼腕執刀曰是日夜所欲而今聞命於是自刎頭墮背後兩目不瞑以函盛於其首與軻入秦

呂氏春秋曰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也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伏羲人頭蛇身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董卓別傳曰卓知所為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於雒陽城時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飲食悉就斷頭駕其車馬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繫車轅軸還雒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雒陽城門焚燒其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其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噫咤甚愁而體氣急　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傅頸得安復如常人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博物志）

又曰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許而不果良斷其頭而歸投於竈下曰當令火葬頭語曰使君我相從何圖當耳

異苑曰管寧避難遼東還汎海遭風舡垂傾沒寧思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又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軍火燒夫子履漢斬白蛇劔漆王莽頭等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小名醫兒具諳究世譜義熙中為琅邪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齇皰甚多大鼻瞷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琅邪王大驚遣傳教呼視弼到琅邪遥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悉驚入內婦女走藏弼坐自陳説良久并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手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為異也餘並如先

列女傳曰京師節女長安大昌里人夫有仇仇家執父使要其子為中間女念不聽則殺父殺父不孝聽則殺夫殺夫不義乃許之曰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者是還語其夫使卧他處自沐卧樓上仇家斷其頭而去仇悲義之遂不殺其父

益部耆舊傳曰段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撾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生喟然而歎乃還卒其業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漬至膝可啖瓜數十漬至頭可啖百餘水皆作瓜氣

括地圖曰昌民白首身被鬉

三巴記曰巴有將軍蔓子請師於楚以平巴亂楚使請城蔓子曰城不可得乃自刎其頭與楚楚義之以上卿禮葬其頭巴以上卿禮葬其身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枕必至公也後至太尉

李郃別傳曰公耳有奇表腦枕如鼎形

易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恭卜太君墮馬傷頭尉從東馬行黃昏坂下有犢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語林曰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

世說曰祖廣字淵度行恒縮頭詣桓南郡下車桓曰天甚明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又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東之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楚辭曰魂兮來歸君無上天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頂

說文曰頂顛也

易大過卦曰過涉滅頂凶無咎

韋曜毛詩問曰旱鬼眼在頂上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其姓春名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腰出胷

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應璩新詩曰醉酒巾幘落頂禿赤如狐

額

釋名曰額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鄂

易說卦曰巽爲廣顙（上大下小故爲廣顙）

河圖曰黃帝廣顙龍顏

又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毛詩鄘柏舟君子偕老曰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明也揚廣）（顏角豐滿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詩含神霧曰代漢者龍顏珠額

春秋元命苞曰在天爲文昌在人爲顏顙太一之謂也顏之言氣畔也陽立於五故顏博五寸

論語摘輔象曰燉煌山額有若月衡反宇附額是謂和喜

方言曰顁（額顙）額也顏額也江湘謂之顁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河濟淮泗之間謂之顏

漢書曰成帝幸宮人曹宮生男帝爲趙昭儀召殺之宮曰果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年五歲夫人爲翦髮夫人年老目瞑并中右額雖痛忍不言

又曰銚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瘡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

又曰馬廖上疏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過半額

魏志曰龐悳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

王隱晉書曰元帝白毫生額上有光明

崔鴻後趙錄曰石勒征見無劉曜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指額曰天也

北齊書曰文宣帝洋爲王時夢人以筆點記額明日告舍

人王㚖哲曰吾其誅乎㚖哲賀曰王上加點為主乎後果
然
隋書曰劉孝焯字士龍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
深沉弱不好弄
又曰煬帝令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
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獲
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
鹽鐵論曰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
致業
抱朴子曰老君額有三理上下徹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
吳都賦曰雕題之士注曰鏤額也嶺南並鏤額額題也
相書占氣雜要曰黃氣如帶當額橫卿之相也有卒喜皆

發於色額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黃色最佳
又曰額臨者男早得官女子早成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五

人事部六

面　眉

面

說文曰面顏前也從百(音首)象人面形𩑔(音千環切)面不正也頢
(音括)短面也頷(音胡感切)面黃也顋(音丁刀切)面瘦淺顋顋也赧面慙
赤也
可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左傳僖三十三年曰晉侯敗狄于箕先軫免冑入狄師死
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
又襄六曰鄭子產曰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
又襄四日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
矣
又哀下曰楚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及北
門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
日以幾(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
史記曰孟戲中衍鳥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欷
而不復言
又曰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毀給事中薛宣不供養行喪

服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使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
郎數聞其語賕（音求）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
隸闕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
事下有司況減死一等宣坐免為庶人
又曰朱博為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
斫創着其頰府功曹曰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
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乃叩頭
服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親信以為耳目
又曰朱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
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又曰董仲舒廣川人也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
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
此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經恩意進其玉具寶劍
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
瘢欲獻其玉璏耳（璏音衛劍鼻也）
又曰張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久而頗曉其
別蓍布卦意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
可令學經
東觀漢記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
于舉國發哀嫠面流血
後漢書曰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
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魏略曰徐庶名福本單家子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
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
于地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
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
棄遣胡具告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
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樣
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忻笑乃以驢賜恪
王隱晉書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
國士之風其面有瘢贈諺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瘢面也
晉中興書曰王珣為桓溫主簿三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
面

晉書曰初王恭敗梟首於東桁王平之抽槊刺其面
又曰桓溫字元子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又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
又曰劉裕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
黑犢唯裕及劉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
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
為卿答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
焉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
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賭官李安人五擲
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為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

竣書曰朱循之三世叛矢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
明面
齊書曰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略與沈文季徐孝嗣同
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略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典
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擲甌破面曰作破面鬼時年四十
後梁書曰宋如周有才學為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宣帝
嘗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帝又言之
如周懼而出告蔡大寶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
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
悟○後魏書曰清河王懌被酷見害朝野貴賤知與不
知含悲喪氣遠夷在京師聞懌喪為之以刀劈面者數
百人
三國典略曰高長恭以淮南之亂恐為將帥歎曰我去年

面腫今歲何為不發至是齊主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
謂妃鄭氏曰我盡忠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之禍
春秋後語曰秦急攻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為
質兵乃出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
臣強諫太后怒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
山海經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不
死郭璞注曰人頭三邊各有面也
又曰一目國一目中其面而居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
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
寸名動天下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今將軍身長九尺二寸面目有光
脣如激丹齒如含貝音中鍾聲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
恥之
韓子曰古人目短於面見故以鏡觀
燕丹太子曰田光云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荊軻
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說苑曰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今死者無
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自刎呂氏春秋同
典論曰袁紹妻劉性妬忌紹死其尸未殯殺其妾五人恐
死者有知皆髡髮墨面
中論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堯舜

譙周法訓曰昔有人使妻為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擊傷
妻面此可為孝乎
傅子曰相者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
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乃舉碁局武
子伸腳在局下
又曰劉眞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既見其如此
乃舉手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
不忍視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如神仙
中人
又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之
汗出流面拭之轉白世說

世說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康一見置懷中不敢出戶外遥擲面便走
郭子曰琅邪諸葛恚名面病鼠瘻劉眞長見歎曰鼠乃復窟穴人面乎
異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幽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形竟為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謝白面
會稽後賢記曰貞女謝仙女者謝承孫也吳歸命侯采仙女充後宮仙女乃炙面服醇醯以取黃瘦竟得免
黃帝八十一問曰人面獨能寒何也曰頭者諸陽之脉會也諸陰脉皆至頸項不還上獨諸陽脉上頭故面能寒耳

相決曰奇毛生身及面皆豪貴白毫黑毛生其孔帶印綬
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面首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

眉

說文曰眉目上毛也
釋名曰眉媚也有嫵媚也
毛詩淇奧碩人曰螓首蛾眉（螓首廣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尚書大傳曰堯有眉八（如八字淮南子同也）
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禮說曰君子秉金而王為人美眉
左傳定公八年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息書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迭為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戰國策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吞炭
春秋後語曰呂不韋謂太后曰詐腐刑嫪毒則得給事中乃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以為宦者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憮（蘇林曰憮大也孟康曰憮）
（晉語壯方人好為鬚也）
東觀漢記曰王莽天鳳五年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由是號曰赤眉
又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以縹
又曰馬援自還京數被進見為人鬚眉如畫
又曰梁鴻居吳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鄧粲晉記曰荊州民宗廞嘗以酒犯王平子怒叱左右捽廞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醉汝輩何敢妄動平子大恚曰別駕狂邪言我醉因遣炙舒眉頭舒跪受炙平子意釋而廞得免
宋書曰王玄謨在雍人言欲反玄謨馳啓自解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梁書曰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隋書曰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父智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少得美名於京師

唐書曰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初爲蜀川縣尉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

帝王世紀曰文王虎眉

列仙傳曰陽都女生而連眉衆以爲異

列仙傳曰莫耶子赤鼻眉間一尺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荆州先賢傳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皆有令名良眉中有白毛鄉里頌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間廣一尺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呂氏春秋曰吳闔閭使民習戰劍如眉流血不可止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也喻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人作愁眉愁眉者細而曲折此梁冀家所謂京師皆效之天戒若曰將收捕冀婦女憂愁之眉也

抱朴子曰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云見堯舜禹湯說之了了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堅似八字眉

唐子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冶好眉色如望遠山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樊氏相法曰眉中長毫百二十歲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六

人事部七

耳　目

耳

釋名曰耳耏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耏耏然也耏音

禮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耳目不絕乎聲

傳富辰諫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又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以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也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又曰欒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截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又曰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羞爲鳴右故下車也苑何忌取其耳不殺[illegible]但截其耳以恥之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又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我非手攜之且以親以其事之是非我非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誠篤

易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

又曰巽而耳目聰明

語曰六十而耳順

穀梁傳曰梁自亡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

治大目背叛
春秋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
史記曰呂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
又淮陰傳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楚
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寧能禁信之王乎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來舍人謂兌曰臣竊觀蘇
公說也其辯過於君君能聽乎兌曰不能曰君助不能頓
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秦謂舍人
曰昨日我談漸而君動今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我爲
塞兩耳無聽談也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
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
烏○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
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曰縛虎不得不
急乃命緩布縛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
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叵[illegible]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
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宿智如此
吴錄曰關羽走孫權使虞翻筮之曰必當斷頭傷其耳果
如翻言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晉書曰王導多疾每自憂慮陳訓曰耳豎必壽亦大貴
又曰殷仲堪父患耳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鬬
王隱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墩音煌爾自往上言軌老病

更請刺史軌治中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訴任得停
蜀書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
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唐書曰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
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
乃驢耳也上悅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鶡冠子曰夫耳主聽兩豆塞之則上不聞雷霆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抱朴子曰老子耳長七寸
又曰耳能聞雷霆而不聞蟻虱之音
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
見所惡不如無見
又曰且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
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曲
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暗以狂凡學非爲能益也
達天性也
說苑曰昔費仲惡來膠革長鼻決耳從紂之心武王誅之
博物志曰南方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
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
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縷頻手捋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
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
耳
高士傳曰堯聘許由爲九州牧由聞之洗耳於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又曰甯先生毛身廣耳阮丘耳長六七寸

列士傳曰燕丹師田光往候荊軻值軻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即往見光

列女後傳曰劉仲敬妻者沛國桓林之姊也仲敬早亡桓乃引刀割耳宗婦問之桓曰吾自五代以來世知名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家以我年少必相嫁故預自截割以信我心

又曰曹文叔妻譙國夏侯寧之女文叔早亡妻斷髮自誓其家欲嫁之又截兩耳司馬太傅美之乞爲曹氏後

又曰陽華務妻者下邳劉方之女字桃樹生一男而務早亡吳丁諱諱音求之諱知名之士家將許焉桃樹乃操刀割耳其子又亡桃樹乃安身守正動不僭禮僭潛音

長沙耆舊傳曰大尉劉壽少遇相師相師曰耳爲天柱今君耳城郭必典家邦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歲至百兼富

目

釋名曰目默也謂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

禮曰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又王藻曰目容端不睇視也

又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又曰畐辰曰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

又曰子王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

又曰秦伯伐晉取羈馬乃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又曰宋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師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晉楚將戰晉侯筮之卜史曰吉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及戰共王中目

又曰叔孫豹會晉士丐于柯還于著雍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乃復撫之曰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詩曰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素以爲絢兮

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易小畜曰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説卦曰离爲目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
春秋元命苞曰目肝之使
又曰舜重瞳子是謂慈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
尚書大傳曰舜目四瞳子
論語隱義曰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黶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黶從城上下麻繩鈎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黶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殺之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覩越冦之入滅吳也
又曰趙王與秦王會黽池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一擊缻
又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强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説越王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如目之見毫毛而不自見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不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作隆長目
又曰漢王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劒擁戟楯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劒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音喜又許忌切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魏志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軍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乃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當典韋戰於門中韋乃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進復前突殺數人瘡重瞋目大罵而死
又曰夏侯惇音敦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
晉書曰王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音壘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王隱晉書曰甘卓爲揚威將軍歷陽内史郡人陳訓私語人曰甘公頭低視仰目中有赤脉當危於兵勿爲將可也果爲王敦所害
又曰王敦枉害刁協及敦病白日見協乘軺音遥車從吏騶詣敦而仰頭瞋目
鄧粲晉紀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士輒以白眼對之嵇喜康之兄聞籍不哭見白眼喜不懌而退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常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氣怡然索轝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苻生驍果麤暴嗜酒無賴祖

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三國典略曰齊韓鳳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噉人勢

又曰和士開常言曰琅邪王目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

又曰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韓非子曰目見有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睫

莊子曰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又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范子曰掩目別黑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又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

燕丹子曰樊於期聞荊軻之言於是自刭頭墮背後兩目不瞋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眇（弥沼切 一目也）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人瞽也君奚惡乃弗殺

又曰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鑑觀面

又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又曰楚莊王子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弱亂非越王之下也而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不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而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郭子曰劉尹道桓溫鬚如反蝟毛眼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一流人也

抱朴子曰眼能察天體而不能周項領之間

蔣子語曰兩目不相爲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袁準正書曰目以見小爲明耳以聽大爲聰

顏子義訓曰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中其面而居（[illegible]）

太公金匱曰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先其伍舡人怒以檝虓（音交）其頭中

河孟賁瞋目視舡人髮植目裂鬢指（指直）舡人盡惕駭播入
於河使舡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厚之乎此不
知故也
又曰管子縛束於魯鮑叔曰君欲霸王則臣不若管夷吾
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
其君射人若得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君不聽鮑叔固讓
果聽之於是使告魯曰管仲寡人讎也願得而親加手焉
魯許諾乃使吏韜其拳膠其目（以韋囊其手也）盛之以鴟夷置之
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
又曰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
春秋後語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沔池之會臣察安君之為
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
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

列仙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
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血出濺虎虎終不
敢以視
鄭玄別傳曰玄美眉明目
董卓別傳曰卓會公卿召諸降賊飾行責降者曰何不斃
眼應聲眼皆落地
趙至自叙曰嵇康謂至曰卿頭小銳瞳子白黑分明覘占
停諦有白起風
列仙傳曰偓（於角）佺（音銓）槐山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餌丹身及瞳子皆赤
神仙傳曰涉正巴東人入吳常閉目弟子隨之數十年莫
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為開目音如霹靂光如
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竹林七賢傳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
世說曰顧長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又曰庾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
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又曰裴令儁有姿容時人名之為玉人有疾至困武帝使
王夷甫往視之王出語人曰眸子閃閃如巖下雷精神挺
動體中故如惡耳
語林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
仙中人
誅敦曰王肅初歸國謂陽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
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
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後魏昭成帝常擊賊流失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右
欲剝割之帝曰彼各為主何罪乃釋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七

人事部八

頰　鼻

頷　口

舌

頰

說文曰頰面旁也輔頰也

釋名曰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挾斂食物也

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輔頰輔車牙車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頰髙弇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一人俱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音於計反

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又夬卦曰壯于頄有凶頄求龜切面權也

又曰艮其輔言有序施止於輔以處於中故口無擇言

史記曰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户封若

又曰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儋耳郡張晏曰儋耳其俗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爲數支狀若雞腸

又曰朱博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瘡著其頰博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瘡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以爲耳目

江表傳曰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報讎策出獵卒遇三人即貢客也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王隱晉書曰大駕北伐成都王穎統王師於蕩陰敗績上傷頰失六璽左右奔走

三國典略曰梁謝荅仁聞侯景奔乃自東陽率衆候之至錢塘問趙伯超曰公將何消息而閉門見拒伯超曰汝頰邊有耳否侯王已死遠近悉平君將此兵欲向何處荅仁曰當如公言死無所恨

淮南子曰厭頰靖在頰則好在顙則醜

王子年拾遺録曰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鄧夫人頰血流婉轉彌苦及差而滅左頰有赤點如誌迫而視之更益妍也諸嬖欲寵者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

唐子曰人多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

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

濟荅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插牙樹頰自非文休敵也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餉之公嘗攜兄子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存君耳恐不能兼飼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小兒後並得存過江公亡翼時爲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床頭心喪三年

鼻

釋名曰鼻嘒也出氣嘒嘒也

公羊傳僖公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山準禹虎鼻

史記范睢傳曰蔡澤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而不遇從唐

舉相與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
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戰國策曰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且聞當世之主必誅暴
正亂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像使侍屏匽展其臂彈
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王名終不成矣
魏志曰管輅舉秀才何晏請曰試爲我作一卦知位當至
三公否又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輅曰鼻者
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
位峻者亡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
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
晉書曰謝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音濁名
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掩鼻以斆之
又曰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捧士人宗廞別駕郭舒勵色謂

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遣掐其鼻灸其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
延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勸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
可不勸從之由是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爲鄴部從事守
宰去官者十五人
唐書曰薛舉每破陣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
莊子曰郢人堊漫於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堊
盡而鼻不傷
列子曰夏禹蛇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聖之德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悦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
甚愛子然惡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於是新人從
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對曰言惡聞王口

臭王怒甚因劓之
淮南子曰東方人隆鼻
山海經曰一臂國人一鼻孔
論衡曰鼻不知臭爲齆人不知是非爲閈齆烏貢切
又曰蘇秦胥鼻爲六國相
太玄經曰劓鼻飴口喪其息主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
列女傳曰梁高行者梁之寡婦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
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使聘焉乃援鏡操刀以
割鼻曰妾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
可釋矣王高其節敬其身號曰梁高行
又曰沛國孫去病妻同郡戴元世女夫死母欲嫁之操
刀割鼻刀鈍不入礪於石上礪之鼻然後斷郡表其閭

又曰梁郡夏文珪妻沛國劉景賓女亦割鼻自誓不嫁
列女後傳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奇亡
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迎者以父命迫之姬
遂操刀割鼻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
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
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
還
崔寔政論曰秦割六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
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
王湛別傳曰王處冲身長八尺龍頰大鼻
世說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劉夫人
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厠令婢以盤擎香棗與厠人塞鼻
又曰庾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嘲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山不高則不靈
談藪曰宋廢帝常入武帝廟指其畫像曰此是大好色不擇尊卑顛謂左右渠大齇鼻如何不齇即令畫工齇
又曰齊世祖之征潁川也有皇甫玉㴱者善相人見其容止竊議曰此不作大物會是垂涕洟者謂太原公洋也
崔玄㵎鄉記曰老子鼻有雙柱
養生經曰鼻者心之門

頞

說文曰頞鼻莖也（頞烏割切）
釋名曰頞鞍也偃折如鞍也
史記曰唐舉謂蔡澤曰先生魋顏蹙齃殆不相乎

後漢書曰周燮字伯彥初生顩頤折頞醜甚母欲弃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於是賓之（顩音鈐頤以闕）
吳書曰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少知名少驕眉折頞廣額
莊子曰髑髏深矉蹙頞曰豈能捨南面王樂而爲人生哉
呂氏春秋曰文王好食昌蒲葅孔子蹙頞而食之
楊雄解嘲曰蔡澤山東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

口

說文曰口者人之所以言食
釋名曰口空也
禮曰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曰晉人謂趙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吶音吶如悅切小聲）
又玉藻曰口容止（不妄動也）
又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數噍毋爲口容（口容弄口噍才笑切）
又祭義曰惡言不出於口
又緇衣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煩費亦如溺人也）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又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

又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又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知太子寃）令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
詩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醜也）
又十月之交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書序曰齊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又曰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
又盤庚上曰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言相小民猶相顧於箴誨之言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也）

又說命曰惟口起羞
易說卦曰兌爲口
論語公冶長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又曰陽貨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公曰否使脩菟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于桓於是謂桓公曰吾爲子口隱矣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論語撰輔像曰子貢斗星繞口南容外
又曰太公大口鼻有伏藏
史記曰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王喜告召公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産則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於大夫膰音燔孔子遂行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嗜人之口讒謂是以憂使死人敗故可以出走也
又曰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於削地以誅晁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恐天下之士禁口不敢復言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謂酈食其曰魏大將者其人爲誰曰

柏直也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高祖欲廢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心知不可
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
又曰張蒼免相後口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
又曰條侯周亞夫相曰從理入口法餓死
又曰揚雄口吃不能劇談
又曰王莽爲人哆口蹷顄
東觀漢記曰光武爲人日角大口美須眉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阯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應劭漢官曰侍中乃存年老口臭帝賜以雞舌香令含之
江表傳曰孫堅爲下邳丞時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貴象
燕書曰申弼烈祖常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制物鈇鑕爲用亦噬嗑之意而從上下何也弼荅曰口之下動上使下也鈇鑕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
南史曰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弟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唐書曰郝處俊孫象賢垂拱中坐事伏法臨刑言多不順自此法司每將殺人也必先以木丸塞口
又曰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管子曰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已聞於國東郭郵至公問之子曰言伐莒乎東郭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視二君在堂上口開不合言莒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不下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關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周生烈子曰口者言之門
河圖曰秦始皇虎口日角
陸賈新語曰衆口所毀浮石沉木羣邪相抑以曲爲直
說苑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入臣於吴吴王病大便太宰嚭奉
溲惡以出勾踐嘗之後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岑草以亂
其氣
曹瞞別傳曰操遊逸無度其叔數以語嵩嵩責操後行逢叔於道陽
敗面爲口去中暴風叔告其父父呼見之操面如故從此
叔言不復入信操益得縱恣嬉工

覽三百六十七　九　宋上

杜如體論曰東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
諺曰口如鼻至老不失
傅子曰擬金人銘作口銘太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
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
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
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王子年拾遺録曰昔伯禹入穴乃至一室裏一人身如虵
鱗於石上口吐一玉簡以受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天地
又曰始皇二年騫消國善畫工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噴壁
即成龍雲之隊
又曰沐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爲雨紛漫數十里俄
而口吹爲風而雨皆止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方口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注去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又曰口爲華池
相書曰大容手赤如丹貴壽
又曰欲知人多舌當視其口如鳥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
也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玄暉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
口臭

舌

釋名曰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
詩雨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又曰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又抑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論語顏淵曰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覽三百六十七　十　宋王三

春秋元命苞曰舌之爲言達也陽立於三故舌在口中者
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舌瀹入溢藉內者長四寸宋均曰玉衡三星也斗四星也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舌理七重陳機授度
史記曰平原君既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令毛生以三寸
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又曰留侯曰今以三寸之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
布衣之極於良足也
又曰張儀常從楚相飲已而失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掠
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此辱乎
儀張口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君舌在也儀曰足矣
又曰郭解任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
以姦犯法公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

漢書曰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又曰東海公賓就斬王莽傳詣更始懸於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萎腇耎弱也咋齧也萎音於罪切腇奴罪切）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口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國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誡後世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樂綝有與都尉嚴䛠譖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先使人以竹挍其舌然後殺之（[illegible]也之）

晉中興書曰溫嶠密啓肅祖陳王敦作逆敦聞曰吾為小物所欺（[illegible]）乃募有能生得嶠者吾當手拔其舌

晉書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言澁

唐書曰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為理瘡黑者為有罪

燕丹子曰荊軻見燕太子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決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可向軻吞舌而死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一曰交

說苑曰桓公飲管仲酒棄其半公問其故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身棄臣謂棄身不如棄酒

又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也

揚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也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乃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取舌還合有頃如故

桂陽先賢傳曰耒陽陵字遂文果而好義郡長沒府君為州所章陵詣獄拷考恭加五毒陵乃截舌以著盤中獻之廷尉羣公咸共議之事得清理

又曰臨武程桓少有才藝為九江主記掾府君為人所章桓被徵詣臺徐郎中委郎詣州乞就考於格上拔刀截舌（[illegible]）郡事清理

談藪曰潁川王偉有才學為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曰偉作檄文縲視之大怒釘偉舌於柱

養性經曰舌之和之候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人事部九

脣吻　齒　牙

喉咽　頤頷　承漿

脣吻

說文曰脣口端也

釋名曰脣緣也口之緣也吻免也入則碎止則免也又取抆也吹唾所出恒加抆拭因以爲名也

傳曰晉欲伐虢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又曰吳將伐魯王問於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春秋元命苞曰脣者齒之垣所以扶神設端若有列星與外有限故曰脣亡齒寒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脣（命人無脣乃不能語）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斗脣吐教陳機授度

史記曰越王勾踐曰孤常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顏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

又薛宣傳曰博士申咸毀丞相宣家行不足宣子況賕（音求）客楊明斫咸宮門外中斷鼻脣況坐從宣免爲庶人

王隱晉書曰寒儁傳曰劉外龍須昌人赤色文脣少言語有大志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極殿其徒數萬吹脣唱吼而上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脣如激丹

淮南子說山曰孕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四目物固有然不然也

賈誼曰沸脣投塞垣之下（沸猶敗也）

通俗文曰脣不覆齒謂之齺（音牙）齱（初俎切）家

廣志曰赤口濮嚇其脣以丹飾之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君厚脣

趙志自叙曰志　長七尺四寸眾白黑髮明眉赤脣鬚鬢不多

燉煌實錄曰王犂（音力奚切）卒有盜開犂冢者見犂與人樗蒱與杯酒賜盜者惶怖既飲見犂鞍馬出其夜有神告城門我王孟曾使也人發孟曾冢以酒黑其脣明日入城有黑脣者是也須臾馬還流汗盜明詣城門不覺脣黑爲吏所縛（孟曾犂字）

宋玉神女賦朱脣若丹

曹植洛神賦曰丹脣外朗皓齒內鮮

又曰啓朱脣以徐言

崔駰七依曰紫脣素齒雪白玉暉

廣雅曰啐謂之吻（啐音碎）

淮南子曰決吻治齗君子不與（齗音齗）

齒

說文曰齔毀齒也男生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初引切）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禮曰毋刺齒口容止也
又曰濡肉齒決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堅宜用手
又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
子以爲難
左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遂經鮑子曰之
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荼也景公常銜繩爲
牛使荼牽之荼頓折其齒也
詩頌人曰齒如瓠犀
又閟宮曰既受多祉黃髮兒齒
公羊傳莊公曰仇牧聞閔公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
叱之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側手曰摋音如殺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取象參房誅害以從
天心宋均注曰房爲明堂主布政參爲大辰主斬刈此二者法重者爲表

御覽三百六十八　三　王正

孝經鉤命決曰夫子駢齒象鉤星也
史記曰顔回年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又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齊襄王聞睢辯口
賜金及牛酒賈以爲睢持魏事告齊故得此饋以告魏相魏
齊大怒使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死
漢書曰張蒼無齒唯飲乳百有餘歲而卒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項誦字叔和爲郡主簿太守爲縣
所誣章誦詣獄證要引自拔齒血出滂流齒皆墮地太守
獲免
晉書曰溫嶠先有齒疾因拔齒中風而卒
又曰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求昏者輒中止
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
俗爲之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爲人黑齒
河圖矩起曰帝嚳駢齒宋均曰嚳駢齒象星位
白虎通曰帝嚳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浸以醴液
末不動　次則服靈非散既脫更生
陽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藏之斧鑿所以調
諧五味以安性氣者也
神仙傳曰老君疏齒
神仙服經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爲石
王閔本事曰閔爲琅琊太守張步欲誅之閔出東武城門
馬奔墮車折齒閔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字林曰齸牛齝齒不相值也齸楚某切齺齒傷酢也齺仕角切齾
缺也齯老人齒如臼也齯五吉切

御覽三百六十八　四　王正

段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牙由地寒多
障氣也
異物志曰西屠移在海外以草漆齒因號黑齒南子正書曰山畧氏漆
西屠以草漆其齒
世說曰孫子荊少時欲隱語王武子曰吾當枕石漱流誤
云漱石枕流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孫曰所以枕流欲
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又曰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王曰若林公鬚鬢並全
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偏亡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音七年琴
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以似政齒乃

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皓齒粲爛
張協禊賦曰清唾發於素齒

牙

釋名曰牙樝牙也隨形言之也
干寶晉紀曰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
三國典略曰齊太上主生齵齵音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對太上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

喉咽

說文曰咽嗌也喉嚨也
釋名曰咽咽物也青徐謂之脰音豆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又謂之嗌音益氣所通流阨要之處也
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
孝經鉤命決曰夫子輔喉
史記曰孫子曰夫救鬬者不搏撠音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亢音剛又音抗人頸也
又曰貫高聞赦張王乃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不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心乎乃仰絕亢而死亢咽嚨也
漢書曰人有上書言息夫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共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謼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嚨也音一千反
後漢書曰翟酺音蒲為舅宋光被誣上書曰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
又曰王青字公然青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又曰李固對詔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
魏志曰樂陵王茂兄東平王薨茂稱咽病不肯發哀詔削戶
蜀志曰彭羕與葛亮書曰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扼其喉愚夫不為也僕頗別菽麥哉

唐書曰幽州朱[illegible]鎮州王庭湊　叛東川節度王涯獻書曰臣聞用兵若鬬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與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
抱朴子曰焦喉之渴遙指滄海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宣王后也極醜卬鼻結喉
益部耆舊傳曰犍為楊鳳珪者其妻陳姫珪早亡兄家欲嫁之姫於是列刀割咽流血幾死九族驚異乃從其節
又曰蜀郡史賢妻張昭儀賢既犯罪被誅儀取刀自割咽喉而死
物理論曰咽喉生之要孔
黃帝素問曰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頤頷

釋名曰頤或曰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其口或曰牙車牙
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𩓞（薛君曰𩓞重頤也五感切）
周易噬嗑卦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又頤卦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春秋元命苞曰右攫戟頤自末是謂好鬬益象角元載土
食穀（宋均注曰[illegible]）
戰國策曰靜郭君善昆辯昆辯多疵門下不悅孟嘗君以
諫靜郭君大怒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旦暮進食威王薨宣
王立太子不善靜郭君靜郭君辭之薛昆辯至齊見宣王王曰
子靜郭君所聽愛者乎曰愛即有之聽即無有王之為太
子辯謂靜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法背父不若
廢太子更立衛姬子嬰兒郭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

為聽辯而為之少無今患矣宣王曰寡人殊不知此乃迎
靜郭君
史記曰黃歇上書秦王曰本國殘社稷壞刳腹絕腸折頸摺
頤（[illegible]合切）
又曰蔡澤顉頤（[illegible]）
漢書曰王莽蹙頤
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為人大志不脩小節嘗行詣
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
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
江表傳曰孫權方頤大口
三國略曰徐之才年十三劉孝綽見之言曰徐郎燕頷班
超之相也
帝系曰帝嚳方頤

莊子曰支疏頤隱於齊
又曰孔子遊緇帷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
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而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之
韓子喻老曰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策錣貫頤而血流至地而
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何不忘哉（策馬箠也有針以刺馬謂之錣音[illegible]）
[illegible]切二
河圖曰黃帝兌頤
說苑曰田單攻翟三月不克嬰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拄
頤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字也
王粲七釋曰揚蛾眉而頤指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顉頤折頞其貌甚醜也
談藪曰北齊李恕無鬚崔諶玩之曰何不錐刺頤作數百孔
拔左右好鬚者栽之
承漿
釋名曰口下曰承漿承水漿也
針灸經曰承漿一名懸漿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九

人事部十

頭項　肩　胛　背

腕　腋　肘

頭項

釋名曰頭徑也徑挺而長也

說文曰頭頸莖也脰項也

河圖曰黑帝脩頭

毛詩碩人曰領如蝤蠐（領頸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民長頸（宋均曰以有龍也）

春秋元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短頭（短頭長頸）

傳曰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

史記曰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

又曰沛公軍至霸上秦王子嬰以組係頸降軹道傍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

又曰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主也

又曰田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迺罵賢坐迺起更衣稍稍去竇嬰去因麾（音麾招之令出也）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戲亦音麾）令縛夫置傳舍

後漢書曰董宣既格殺湖陽公主家蒼頭帝使宣謝公主宣不伏上使人按其項於地宣不肯起因號為強項侯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常行遇見相工工謂超曰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

魏書曰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不

魏志曰毌丘儉使王頎至海上海上人云得一破船有生人項有面與語不曉不食而死

蜀志曰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因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柳五丑）棄官亡命

王隱晉書曰杜預初伐吳吳人知預病癭每見大樹似癭者輒以刀斫破白題曰杜預頸

唐書曰屈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

家語曰孔子其頸似皐陶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還魯平原君客鄒文李節與子高別文節流涕交頸子高攄手而已

尸子曰禹長頸烏喙

扶南傳曰毗騫國王身長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知未然事號為長頸王

繁欽三胡賦曰蜀賓之胡面象炙蝟頂頞如持囊

肩

釋名曰肩堅也

說文曰肩髆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龍顏皐肩

左傳昭二十年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初齊豹見宗魯於公
孟（薦達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若子所知
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
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公孟有事於蓋獲之
門外宗魯驂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
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又昭二十六年成大夫公孫朝告于齊曰孟氏魯之敝室
也（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
又定上曰楚子涉睢（七余切）濟江入于雲中（雲夢澤也）王寢盜攻
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爾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
一臂一脚亦自相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初太武殿既成圖畫自古賢

聖忠臣烈士是月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入肩中唯冠彷
彿髴微出石虎大惡之
國語曰叔魚鳶肩其母曰是必爲賄死
莊子曰支離疏肩高於頂
又曰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鳶肩　北方人大肩
梁冀別傳曰冀鳶肩文傳曰趙壹肩高二尺高自抗竦爲
鄉黨所擯
車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有赤色隱起狀如篆文
洛神賦曰肩若削成

胛

釋名曰胛闔也與胸脅背相會闔
說文曰髆肩胛也
春秋元命苞曰胛之爲言附着也如龍蟠虎伏合附着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刺王僚貫胛達背

臂

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左傳莊公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
言許之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又襄公　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爲
卿相不復入衛門果如其言
漢書曰李廣隴西人猨臂善騎射
又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

解其臂入視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子父當
戮死也
又曰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屬國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
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左臂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延熹二年皇后崩
帝呼單超等入謀誅冀及更召徐璜具瑗等五人遂定其
議帝嚙超臂出血以爲盟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
後漢書曰楊琁平蒼梧桂陽猾賊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琁
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
訟乃嚙臂出血以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以付子弟詣
闕通之詔原琁更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魏志曰太祖所乘馬名絕影流矢所中并中太祖右臂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長七尺美鬚髯猨臂善

射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自顧見耳垂臂下膝
又曰關羽為流矢所中貫在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
骨去毒血流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自若
晉書曰都官從事濟南劉享奏何曾驕麗華飾瑩牛蹄角
後曾辟享為掾因小事杖享破臂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為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
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
有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引李陽權酣陽臂笑稱
之曰卿臂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鬭不孤往日厭卿老
拳卿亦飽孤毒手
後秦記曰姚襄垂臂過膝

三國典略曰陸法和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
却侯景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侯景
三國典略曰高歡營主尉景欲執爾朱兆歡嚙臂止之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侍
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
委卿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蠅紀昌學射於
飛衛盡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
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觸而墜於地飛矢先窮紀昌唯一
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子泣而投弓
相拜於途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也
莊子曰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
與

又曰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鴞炙
又曰韓魏相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有憂色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
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攫之乎僖侯曰
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
重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矣
燕丹子曰荊軻拾瓦投鼃（音蛙）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竭
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淮南子曰羿右臂長而善射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
杼令勿內蒯曰汝疑我乎乃斷其左臂以與門者以示杼
陳八列令其入蒯拔劍呼天而鬪殺七列不及崔杼一列

而死
白虎通曰湯臂二肘是謂抑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璅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琴蝠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
墜牀傷臂公書記之使問齊侯果如其言
山海經曰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又曰奇肱之國其人唯有一臂
劉欣期交州記曰儋耳之東人臂一骨
外國事曰大秦國人援臂長脇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
宛轉繩係寶鏡一枚
幽明錄曰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
自掘斷墓後相者又去此墓由當出折臂三公叔子工騎
乘及為襄陽縣墮盤馬落地遂折臂

論衡曰書傳稱曾子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客至而欲去曾子母以右手搤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比盧也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曾子亦死乎(搤烏革切)

俗說曰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釧將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腕

釋名曰腕者言宛屈也

左傳定下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鄟音專)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腕(捘子對切血至腕)衛侯怒

腋

釋名曰腋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

說文曰胳亦下也胠腋下也(胳音各胠音劫又去魚二切)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戟高后腋忽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下而崩

東觀漢記曰江革為五官中郎將將朝會詔使虎賁迎送扶腋寵遇甚厚

孔融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為憂之非警戒也古備大臣非其類也

神仙傳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娠懷之七十歲乃生剖母左腋而出

肘

釋名曰肘注也可隱注也

傳曰師陣于鞌郤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欒盈之亂范鞅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汝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春秋後語曰智伯率韓魏之兵以伐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乘智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桓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伯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謝承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處不下牀彈琴出肘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左肘生肉印及征西域印內隱起文字曰巨霸也

莊子曰子貢往見原憲原憲杖策而應正衿肘見

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於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塵垢也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化及我何惡哉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己不得行術將行請迎吏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吏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令以去單父非寡人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

人事部十一

手　掌　指　爪

手

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 如荑之新生也

又魏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又曰衛風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邶柏舟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普康切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又緇衣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禮曲禮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

又檀弓下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玉藻曰手容恭 高且正也

又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 烈業也言后稷之功業天下後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用之者多無數也

傳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又閔公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宣上曰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 音本 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上下手以道囚辭

又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又曰齊魯戰于炊鼻舟堅射陳武子中手 舟堅季氏臣也 失弓而罵 罵駐子 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 甚口多言 平子曰必子彊也 子彊武子

又曰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 古者見君解韈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 跛 若見之君將㱉之 㱉吐角切 公愈怒諸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其足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

道子貢手握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疾惡

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褒宋均注曰手中有褒字也喻從勞苦起受褒飭致天祚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又曰孝武帝鉤弋趙婕妤家在河間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生昭帝

又曰鮑永辟鮑恢為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曰劉寬欲朝婢奉羹汙朝衣手收之寬曰徐徐羹爛汝手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奇異之 乃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其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

左陽　右陰　脉有男女疾若異人目疑其故帝數
稱善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
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噭噭
魏略曰鄧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神
人即汝耶乃厚賜之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太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
秀曰中撫軍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字熙祖初惠帝既成世祖遣才人謝玖
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來朝謂諸王子也執
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高平劉柔臥鼠嚙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淳于

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為使之反死乃以朱書
其手腕横文後三寸為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臥
其明有一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詣臨安山中臨
安令萬寵迎著縣中養病及峻黨破餘杭山臨安如故人
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
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晉中興書曰范宣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
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
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
崔鴻前趙錄曰劉曜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
門
三十六國春秋曰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

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梁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略曰梁劉之遴字思貞文範先生虬之子也博綜
文史尚書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
則以紙就筆
唐書曰承乾數引侯君集入内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
乾劣弱意欲乘亹以圖之遂贊成不軌常舉手謂承乾曰
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
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手足胼胝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履而斷子手足必不為何則冠
履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孟子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嫂溺則
援之以手權也[illegible]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拍雖疾
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呂氏春秋曰客有言伍員於王子光惡其容貌以告伍員
曰願王子居重帷見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光許之子胥
說之半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
燕丹子曰太子與荊軻置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即
斷其手以玉盤奉之
又曰秦王斷荊軻兩手軻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
欺
太元經曰九體一為手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對人國面目手足盡異一臂

國爲人一手
神仙傳曰金筒玉札內經皆云太上老子足蹈二五手把
十文
鄭玄別傳曰玄唯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
已名曰小同
李郃別傳曰公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幽明録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不澄令童子
齊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
掌內粲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見一軍人長大白皙
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横節便絕占者以
爲此文若過位在無極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
又取紙裹公迹愈明

搜神記曰周暢少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
其手暢即應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時在田母
齧手而暢即歸
班固幽通賦注曰齊桓公倚柱歎曰天下奇巧易得但未
得食人肉耳易牙歸斷其兒手以啖於君也

掌

釋名曰掌言可以排掌也
春秋元命苞曰掌圓法天以運動
孝經鉤命決曰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論語摘輔象曰詹臺滅明歧掌是謂正直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見抵掌而說兌送秦以明
月之珠和氏之璧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爲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唾
掌而決今覩 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魏志曰上攻呂布於濮陽焚其東門布騎犯青州兵奔陣
亂趨門門已燒上乘馬突火出墮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
扶上馬乃出
魏略曰京兆魏出有文才值世飢餓出求食欲啖人賊以
繩貫其母手掌驅去走追擊賊得其母還
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孫卿勸學曰有子惡臥而焠倉憒切其掌可謂能自忍矣焠灼
世要論曰有君好明而刺其掌
南方異物志曰烏滸人以人掌蹠爲珍重以食長老

指

春秋元命苞曰指五者法五行
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公子宋與子家將入見公

宋子公也家子歸生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
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黿召子公而不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又曰晉楚戰于邲楚孫叔敖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
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音醉李靈姑浮以戈擊
闔閭靈姑浮越大夫闔閭吳王也傷將指取其一屨將指中大指亦曰大拇指還卒
于陘去檇李七里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
踞罵之是時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爲死王齧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失國賴
陛下德流子孫公等奈何言若是
漢書曰高祖與匈奴連戰會於樓煩十月寒冰墮指十二

三

後漢書曰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章為本縣功曹令黃奉為人所誣章證其無罪下筆立辭乃以斧斫左手五指閉口死於獄中

晉書曰武帝與胡貴嬪爭樗蒲傷其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嬪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

唐書曰太宗嘗閑宴顧謂李勣曰朕將屬以幼孫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

莊子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又曰指窮為薪而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

墨子曰桀有勇力之人大戲紂有勇力之人費仲惡來崇侯虎並指畫殺人

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矣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抱朴子指測海指極則謂水盡猶目察百步而云見極也

吳越春秋曰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國而誅之子胥諫乃止

呂氏春秋曰倕巧人也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

搜神記曰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曾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孝子傳曰樂正者曾子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噬右指旋頃走歸見正不語入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以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噬指呼汝耳參乃悲然

列仙傳曰漢武帝巡太山稷丘君冠章甫擁琴來拜曰陛下勿上上必傷足及上數里右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

列女傳曰廣漢龐伯妻阮有美色早寡父母欲嫁之援刀割指以自誓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為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共母到市遇醉客罵母長殺之為吏所得繫獄祐問知無子令妻入獄有身臨刑齧指斷吞之謂妻曰若生男名曰吳生云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子報吳君

世說曰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也答曰非為痛也但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班固幽通賦注曰管仲射小白中其鉤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

爪

釋名曰爪紹也筋極為爪以紹續指端

詩鴻鴈祈父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爪沉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干神命者乃旦也亦藏策於府成王病瘳乃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見周公之禱書乃泣而歸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為郡倉曹掾太守為州所奏就見收持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撓

辭

魏略曰臨樂國王生浮屠身色黃髮青如絲爪赤如銅

續晉陽秋曰義熙九年羣盜發卞壼墓剖棺虜略壼屍僵鬢髮蒼白面如生人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背焉

三國典略曰齊主誅諸元姻黨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於漳水剖魚者得人爪甲鄴都爲之不食魚也

南史曰羊侃有妓著七寸鹿角爪彈箏一時無對

韓子曰韓昭侯除爪而陽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淮南子曰古將之出鑿凶門設明衣剪指爪（許慎注曰明衣送遺之衣也剪手足指爪者是死之也）

帝王世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

夏侯湛新論曰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列異傳曰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

劉欣期交州記曰刺史陶璜晝臥覺見一女子執其臂始欲捉之以爪擲（乎郭切）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胷　臆　乳　腹　背

脊　脅　肋　臍

胷

說文曰膺胷也臆胷骨也

廣雅曰臆膺胷也

釋名曰胷猶啌啌氣所衝（啌許江切）

左傳僖下曰魏犨顛頡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胷應矩是謂儀古

春秋演孔圖曰孔胷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春秋後語曰荊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射漢王中胷高祖詐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兩胷民謀其主

帝王世紀曰禹母吞神珠胷坼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洿膺（許慎注曰洿膺陷胷也）

南州異物志曰儋民亦謂文身國刻其胷前作華文以爲飾

山海經曰結胷國爲人結胷（郭璞注曰臆前胅出如人結喉也）貫胷國爲人胷有竅

世說曰王孝伯問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忱曰

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同相如唯有酒與大抵小辭）
錄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
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
語曰有頭爲佳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無亦佳言畢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倫毋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
臨殯便見鬼擾臂打捶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
胸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人便舁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
傳不宜當棺由戎所見

膈

說文曰胸心上膈也
釋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與穀氣相亂
世說曰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膈縣從事言至臍
督郵言至膈上住

乳

廣雅曰湩謂之乳
說文曰湩乳汁也（湩音衆又竹仲切）
通俗文曰乳病曰死（丁啟切）
河圖曰蒼帝并乳（宋均曰法房星也）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爲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宋均曰乳酒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爲乳母也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李善本濟陽李元家奴元遭病死唯
有孤孫續有貲千萬奴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夜抱續
逃瑕丘界親自哺養乳爲生湩遂至成長
吳書曰潁川禹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擐見迫乃引
刀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門
後魏書曰朱術之爲劉義隆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安頡
圍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
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爲頡所擒
又曰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則乳至席
齊書曰太祖母陳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夢人以
兩甌麻粥與之覺乳遂大出
淮南子曰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山海經曰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罪葬之常羊山乃以
乳爲目臍爲口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
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
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
祀者齋戒不嚴時則女人見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也乳長數尺
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著金擒蹤屐戰退輒張帷幙
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吳郡陸胤平之
王子年拾遺錄曰無老國其人皆千歲百歲一老齒落髮
禿又年少嫗者乳養還復若幼稚
神仙服食經曰仙藥有陽丹陰丹陰丹婦人乳汁也婦人
十五已上下爲月客有身月客絕上爲乳汁
養性經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說曰王武子烝肫肥美異常味武帝怪問何由乃尒云以
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飲食未畢便去
異苑曰賈充妻郭氏爲人凶妬生兒黎民年始二歲充外
入就乳母抱中嗚撮郭遙見謂充愛乳嫗即殺之兒恒啼

泣不飲他乳經日遂死耶於是終身無子

唐新語曰韓思彥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有富商兄弟三人分貲不平爭訴累年不決思彥推案數日令廚者奉乳自飲以其餘賜爭者竊相語遂號哭攀援不解俱言曰侍御豈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號不自勝請同居如初

相書許負曰乳間闊尺富貴足壽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腹

說文曰腹厚也

釋名曰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臍以下曰水腹水汋所聚也又曰少腹少小也比臍以上為小也

易說卦曰坤為腹離其於人也為大腹

尚書盤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左傳宣十二年傳曰楚子圍蕭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出之

國語曰叔魚牛腹其母數曰必以賄死

史記曰薄姬曰昨夜夢蒼龍據妾腹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

東觀漢記曰光武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上勑賊各歸勒兵上輕騎入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問東平王蒼在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後詔與諸國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謝承後漢書曰齊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下幹良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刳腹引出肝腸示禮赤心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眠卧弟子朝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之曰吾以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魏志曰管輅弟展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輅長歎曰天與我明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明年四十八卒

吳錄曰丁固夢腹上生松趙達謂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然七夢則

齊書曰高帝為領軍蒼梧王深相猜忌屢欲害帝常帥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動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可復射不如骲射之乃取骲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傍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

莊子曰夫赫胥氏之時民含餔而熙鼓腹而遊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爲腹山爲面如此則下不知其量民
而懷之
帝王世紀曰紂刳孕婦之腹中以觀其胎
吳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尸三百右手决其目左手踐其
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二腹其國分
王子年拾遺錄曰孫策母夢腸出委地有神女夜來爲其
收内腹裹之少生才雄之子方與吳國神女負策母繞吳
昌門三匝曰當錫尔此土鼎足於天下
談藪曰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
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
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扪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世說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荅曰我曬

腹中書耳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賓客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爲酣
暢其夜醉眠張常飲此酒眠輒使人左右轉倒其夜客卧
忘勑左右而左右依常爲張公轉側至明起友人猶不起
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沲
又曰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
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音楚敬反）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
劉曰未見他異唯作吳語耳
又曰郗太尉在京日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郗信曰君往東廂下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
皆可嘉聞來覔女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坦腹
而食如不聞郗云正好此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之
俗說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荅此中洪洞容卿

等數百人

背

說文曰背脊也
釋名曰背陪也在後稱也
廣雅曰背謂之骶（骶背北也）
左傳莊公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
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
而出鬬死于門中
史記曰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鬬不搤其亢（亢喉嚨也）拊
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搤天
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說之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
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吳會輕悍無壯王鎮
之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曰尔
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帝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若
耶天下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軒中得幸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
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
後漢書曰越騎校尉伍孚忿董卓兇毒乃朝服懷刀見
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
卓自奮得免呼左右執殺孚

魏略曰孟達降文帝乘小輦執手拊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養劉夫人子脩脩亡於穰下常言將我兒殺之遂哭泣無節太祖怒之遣歸家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踞機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應太祖却行戶外遂不應太祖曰眞決矣遂與之絶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常輕蒙蒙問肅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一家而關羽實熊虎因爲晝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於此（子明蒙字也）

車頻秦書曰苻堅生肩背赤色隱起狀若篆文付因爲苻氏

又曰堅背文曰草付之祥因爲苻氏

唐書曰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之所

又曰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身元切吐蕃背盟漢衡爲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

尸子曰醫竘者秦之良醫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謂竘曰背非吾背也子制焉醫竘善治疾張子委制焉夫爲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竘音劬）

孔叢子曰仲尼龜背

帝王世紀曰簡翟浴玄丘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傳稱周公背僂是謂強後成就周道輔相幼主

又孫卿子曰周公傴背不伸也

博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負日之暄今獻必蒙重賞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芹子獻之鄉豪嘗苦於口笑而弃之

論衡曰書言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瘡不得婦人瘡不衰此虛也桓公設庭燎夜坐以致賢士豈反以白日負婦人於背乎

幽明録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子敬亡撫心悲惋都不一聲背即潰裂

脊

說文曰脊背呂也

釋名曰脊積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宋均曰結猶出也）

孝經鈎命決曰仲尼龜脊

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於圃田車徒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衣朱衣朱冠弓矢射王車上中心折脊王殪車中伏韔而死（韔音悵）

脅

說文曰骿并脅也膀兩脅旁也從肉脅聲

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

釋名曰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

又曰顴項骿幹上法月希集成紀以理陰陽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公羊傳曰齊公子彭生送魯莊公拉幹而殺之也

史記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賜金及牛酒賈以爲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大怒使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弃於厠

吳志曰曹仁攻圍甘寧周瑜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剋期大戰瑜跨馬略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瘡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輿按行激揚吏士仁遂退

晉書曰周顗在中朝時能飲一石及過江雖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亦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音潰）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出焉

王充論衡曰張儀骿脅卒相秦魏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脅

肋

釋名曰肋勒也檢肋五藏也

廣雅曰幹謂之肋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耆酔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毆之伶顔而笑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

臍

說文曰臍肚臍也

釋名曰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春秋元命苞曰臍者下流並會合爲齊腹（宋均曰齊中也四方並湊者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過鄧鄧祁侯享之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齊喩不可及）

後漢書曰董卓既誅乃尸於市天時始熱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漢晉陽秋曰齊王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

南燕録曰慕容德其母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

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

笑林曰趙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八九枚内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汁出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内李子也

腰

說文曰腰身中也

釋名曰腰約也在體之中約結大而小也

春秋元命苞曰腰而上者爲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爲陰豐厚地之重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

後漢書曰東平憲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

腰腹矣

又曰梁冀妻能作折腰步

晉書曰陶潛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人

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羨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刀環築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張靜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地上簪

二石偽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鄭略之妹生二男更娶崔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復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卒病死鄭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牀於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坐無預卿崔便去 未至虎於後射之中腰而殞

墨子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

韓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

尹子曰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西京雜記曰趙后體腰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及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人事部十三

髀股 髖 膝 脛

胼胝 足 踝

髀股

說文曰髀股外也又曰股髀也

釋名曰髀卑也在下稱也股固也爲強固也

易說卦曰巽爲股

春秋元命苞曰髀之爲言跛也陰二故人兩髀

尚書[illegible]鈐讖帝曰目作股肱耳目

左傳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又襄四年曰齊侯襲莒門于且于疽訏傷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亂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又哀下曰衛石圃攻公公踰北方而墜折股

戰國策曰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漢書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掃齊舍人門因得自進及灌嬰責其勸齊王反狀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股戰不能言嬰曰人謂勃勇肅妄人耳何能爲乎

東觀漢記曰耿弇擊張步於東城飛矢中弇股以手中刀截之軍中無知者

魏志曰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使張郃追之郃曰軍法圍

城必關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之蜀軍乘高布
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股
江表傳曰孫策攻黄祖為流矢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
還
九州春秋曰劉備奔荆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
嘗於坐中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備曰昔
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
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
晉中興書曰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乆騎兩髀生瘡不
能復去曲阿人殷確以舡載之為胡甫尉所得
三國典略曰侯周盧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舉討平之神
舉以英伯壯節欲令寬赦軍人已劓其髀肉如鵝卵矣英
伯顏色不變遂遣誅之

唐書曰李勣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勣表稱其武
藝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
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
典略曰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去官歸安
定有人前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官歸書刺從規規臥
不迎使呼入既坐問啖鴈美乎又以其刺刮髀闊符至大
禮之
段龜龍凉州記曰隱王張美人年色壯豔出家為道呂隆
逼之張自投門樓雙股頸折口誦經色自若俄而死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畫丁侯射之
丁侯病遣使請自尚父乃以千千日別去箭丁侯病乃愈
四夷聞皆懼越裳氏獻白烏也
山海經曰長股國為人常被髮一曰長脚

范注方曰青龍中司徒吏顔奮女苦風一髀偏枯震懼民
為穿地作坑取雞矢荆葉燃之令煙内髀坑中視虫出長
尺頭尾赤病愈

臀

廣雅曰臀謂之脽亦謂髀（脽音誰髀音睪）
釋名曰臀遌也高厚有殿遌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
又姤卦曰臀無膚其行次且
國語曰晉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
故名之黑臀

膝

釋名曰膝伸也可屈伸也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圓而
名之

禮記檀弓下曰穆公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
之有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史記曰衛鞅復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之
相今日死矣文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齧帝膝帝大怒即使
殺之
又曰諸葛亮復出岐山詔張郃督諸將至木門與亮軍交
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蘇則與董昭俱為侍中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
蘇則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輿車上殿
魏略曰初袁熙納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袁紹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紹舍后怖以頭伏姑膝上文帝謂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遂爲迎之
又曰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國典略曰王僧辯平侯景或謂僧辯曰朝士來者孰當先至僧辯曰其周弘正乎俄而弘正與弟弘讓自拔迎軍僧辯甚喜謂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對曰可謂加諸膝也老夫何足當之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
列女傳曰桀日夜與末嬉及宮人飲酒常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
黃帝素問曰膝者筋之府

脛

說文曰脛胻也（胻胡朗切）
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
尚書泰誓曰商王受斮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
論語憲問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後漢書曰馬援擊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東觀漢記曰淳于恭養兄崇孤而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以捶自擊其脛欲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魏略曰北丁零有馬脛國聲似鴈鶩從膝脛以下生馬蹄走疾於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無胈脛無毛
山海經曰交脛國爲人交脛（郭璞注曰脚脛曲戾相交所謂交趾也）有赤脛民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腓腸

說文曰腨腓腸也（腨市兖切腓符非切腸直良切）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則吉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隴西太守擊羌中矢貫腓腸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

山海經曰無䏿之國爲人無䏿（郭璞曰䏿腓腸也音啓又公弟切）
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向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可伸

足

尒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易說卦曰震爲足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玉藻曰足容重（舉欲遲也）
又祭義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

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而行危殆

左傳莊公曰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刖強鉏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又莊公八年曰齊亂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

又成下曰齊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遜

又昭二年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肩晴周跆馬合

又哀下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

曰必斷而足韓刖

穀梁傳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齊偽詐多變願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漢書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張湯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又曰昭帝立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喻之言可歸漢

後漢書曰李固足下有龜文

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餘年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荊州杜弢諸將王真遇語真橫脚馬上侃說曰杜弢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金父死不奔喪君本佳人何隨之天下無白頭賊也真聞下其脚辭又順侃知其意使降人喻真真乞得先信乃截髮為信蜀賊粮盡真既降而走

晉書曰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去素有脚病向來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三十國春秋曰王濟嘗與武帝棊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皓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剝之武子大慙遽縮脚

晉陽秋曰周顗既遇害王彬告之甚哀勃怒曰周伯仁九人遇豈何為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勃盛怒爲彬懼彬曰脚痛不能跪拜勃復曰脚痛孰與頸痛咸為失色

續晉陽秋曰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三國典略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狀如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如其不勝瘤則低下及奔敗瘤陷肉中

唐書曰工部尚書賈直言父道冲以伎術待詔翰林因言

事獲罪於代宗皇帝詔遂之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
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送什
而死明日酖洩于足而後復蘇代宗聞之滅父罪直言亦自
此病躄
家語曰南宮縚鰌見孔子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
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獻之玉
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抱其璞哭于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
曰和氏璧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獨
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

又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
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悦公曰子欲
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
以養之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鬬五日白虎闕前溝
中血沒足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
接日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
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絶於口
帝王世紀曰大禹右足文履已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鵠之血以飲
天子且具牛馬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爲湩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
足
山海經曰柔利國爲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曰留利之國人
足反折跛踵國其爲兩足皆大（郭璞注曰其人行足蹠不著地也）
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
太山夜寐晝居不安不遠道顧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
來吾心甚喜既以見君子喜而又懼吾甚年少見子而攝
盡忘吾度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
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跔（跔音劬）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
席延琴師曠歌無射
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欒書冢棺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
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夕王夢一丈
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仍以杖擊王左脚

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王子年拾遺録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
天萬里之外
蕭廣濟孝子傳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鉅鹿趙國
人也少去鄉里孤無父母相隨於衛國因結兄弟長元重
次仲重次叔仲次季仲次稚重期夕相事財三千萬於空
城中見一老姥兄弟下車再拜曰願爲母母許焉積二十
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歎願使我母語即使
得語謂五子曰吾太原董陽猛女嫁同縣張文賢死亡我
男兒名烏遺七歲値亂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識語
未竟而卒五子送喪會朝歌長發出亡其記囊疑五子所
竊收得三重詣河内告枉具言始末太守號哭曰生不識
父與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爲五子所養馳使放三重

會稽典録曰黄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婦歸於家遇賊遂流轉入蜀爲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妻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黄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爲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妻

楚辭卜居曰漁父鼓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踝

釋名曰踝跖踝踊也亦因其形踝踝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史記曰蘇秦握錐自屬流血至踝

英雄記曰向詡坐板牀有兩踝處入板中二寸許

陸機別傳曰孟玖欺成都王潁曰陸機司馬孫承備知機情可考驗也潁於是收孝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人事部十四

毛　髮　鬢　髻

毛

釋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覆冒也

左傳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

又襄五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

漢書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師古曰遍身及足下皆有毛）

列子曰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爲之乎楊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濟出以語孟孫孟孫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故爲分之一物奈何輕之

山海經曰毛民爲人身生毛（郭璞注曰臨海東南海中有毛人晉永嘉四年得之也）

列仙傳曰偓佺（[illegible]）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

又曰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世世見之形體生毛所止巖中恒有鼓琴聲自稱秦皇時宮人也

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長三尺

神異經曰八荒中有毛人長七八尺身形頭上皆毛毛如猕猴長尺餘見人則口開吐舌名鱗公一名鱗猥（音[illegible]）

尋陽記曰桓穆遣人尋廬山下獵見毛人長大體悉毛語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時見此

臨海異物志曰毛人洲在張與毛長短如熊周緋得毛人送詣秣陵

髮

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易說卦曰巽其於人也為寡髮
毛詩鄘栢舟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
又魚藻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又采綠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左傳僖中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又昭元年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嫳子雅之黨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之）公曰諾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寢處我言欲害）
又昭七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髮美光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有仍古諸侯美髮為黰）
又哀上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也）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言其權時制宜以避災害非以為禮也）
又哀下曰初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
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畫蛟龍也）
論語憲問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聞雎辯賜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持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相魏齊大怒使笞擊范雎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續賈之罪未足也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穿冠
又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使及還鬚髮盡白
又王莽傳曰更始元年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氏失天下是子也為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鄧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何弄人髮乎
又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充字伯明為兗州母亡後歸視牀處得亡母亂髮光持悲號氣絕復續

又曰獻帝幸弘農郭汜虜略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
之
又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以尚書令華歆郗慮副勒兵入
宮收后后閉户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
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
時
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
等軍沒禁遂降吴文帝踐祚權遣還引見禁鬚髮皓白形
容憔悴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吴先令謁高陵帝預於陵屋
圖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疾薨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
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
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沉毅

好斷
吴志曰留賛為將臨敵必被髮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
之戰無不捷
王隱晉書曰陶侃為吏鄱陽孝廉與親人過侃宿母截髮
以供賓諸客歎曰非賢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上問故對曰松柏
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風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
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年令蘇韶字孝先咸寧初亡諸子迎喪到襄城
第九子節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曰卿犯鹵簿應髡刑
節俛受刑覺循見頭髮視截如指大後又夢見韶截之節

去美髮五截而盡
沈約宋書曰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
平西記室參軍常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
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
星行復出
北齊書王琳字子珩山陰人也琳體貌閑雅髮垂委地
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
曰自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又曰龜茲國男女皆剪髮垂與項齊唯王不剪髮新羅國
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為飾髮甚長美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髮早白
韓子曰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 事具炙門

又曰昔齊桓宮中有三市婦閭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淮南子曰萬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呂氏春秋曰殷湯尅夏而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其
髮白以為犧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經曰脩股民白民其人被髮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過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
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
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
髮置地
許遠別傳曰薊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
對坐共語宿昔間髮皆黑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郄生道遇

鈔郄生還去道遇賊賴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郄生名巡字
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其業
黃庭經曰髮神名蒼華
列仙傳曰容成公黃帝善補導事髮白更黑齒落更生稷丘
君髮白更黑齒落先生被髮鼓琴赤斧餌丹砂毛髮皆赤阮
丘被髮覆耳成頸道士兒丘與老子黃庭經讀三遍通之
俱入浮陽山白髮更黑鬚長三尺餘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
皓白身人形而虎尾與一玉女更投壺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飲不食被髮東走已往覆來其婦恒
追擊録之不肯聽止婦頭亦被髮名曰狂一名顛一名覆此
人夫妻與天地俱生狂走東西以投晝夜
異苑曰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喉中有

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餌而引之得一物長二尺餘其形
似蛇而悉是脂縣於屋間旬日融盡唯髮在焉
列女傳曰吴伯陽妻顔昭君早寡剪髮以明志
又曰樂羊學書其妻身義截髮以供其費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宰進早寡無嗣奉
養繼姑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毋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
斷髮自明鄉人稱之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
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
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浴處有
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公乘會妻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後
欲聞者女乃斷髮割耳以明不嫁

軍頻奏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
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婦女割頭
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賓伏
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茗蔕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湧起勃鬱方數
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
至髮不復出唯見水黑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
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没
譚藪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
頭
王子年拾遺録曰帝嚳高辛氏娶於鄒氏女女生而髮與
足齊堕地能言乃納於帝

又曰張儀蘇秦二人共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
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内及股裏夜還更以
竹寫之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
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鑷將拔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
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如覽明
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覩橘柚一暐一曄貴
其素華匪尚綠葉顧戢子手攝子之鑷咨尔白髮觀世之
塗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
髫獻謨甘羅乘軒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
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惡甘
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
不以厚髮而獲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

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尓白鬚事
各有以尓之所言非不有理髮尊耆垔至今薄舊齒皤皤榮
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宜見歎孔子白
鬚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王顏今從飛蓬鬚髮至既尚不克
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鬚

說文曰鬚頰鬚也
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鬚鬚賓也賓崖也為面額之崖岸也
晉書曰魏造陵雲殿榜未題匠誤釘之使韋仲將縣橙書
之比訖鬚鬢盡白還戒子孫宜絕此法（釘音）
神仙傳曰蓟子訓鄉曲諸老鬚髮白者使宿昔之間皆黑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
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

蟬鬢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
吳質表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鬢生鬢

髻

說文曰髻結髮也
漢書曰尉他魋髻（服虔注曰今兵士椎頭髻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墮馬髻墮馬
髻者側在一邊自梁冀家所為京師皆效天戒若曰冀婦
女將收捕吏卒頓曳令髻傾邪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
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馬廖上表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一尺

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頭子髻太子見頭之象（子實音紀曰解賈后遂首）
（蝌以蠟縛其尾天下化之名蝌子蝌也蝌户討切）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結髻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
纈子髻始自中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懸懷之事
唐書曰田悅既敗謂其下曰吾不能自剄公當斬吾首以
取功勳衆皆憐之曰死生以之悅曰吾雖死寧忘厚意於
城下乎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於是將士各斷其髮結為
兄弟誓同生死
唐書曰中天竺國人皆為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拳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便歌謝公召至晏孫作兩丸髮
梁冀別傳曰冀未誅時婦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傳曰麻姑至蔡經家是好女子年十八許作髻餘髮
散垂之至要

枚乘梁苑園賦曰若乃採桑之婦連袖方路摩陁長髻
便娟數顧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十五

髭 鬚髯 睫 髑髏

髭

釋名曰口上曰髭髭姿也為姿容之美色

說文曰頾口上鬚也

左傳昭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衣逃復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

鬚髯

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腎精散為鬚髯

左傳宣二年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

左傳昭二年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

左傳昭四年曰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猶借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者多髭鬚與吳異以為楚人也）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言光有謀也）

史記曰秦太后技嫪毐鬚眉為官者

又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

又曰朱博為琅邪太守齊部掾吏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曰故事二千石新到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鬚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行罷諸掾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又王莽傳曰莽聞漢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進天下所徵淑女備嬪御

東觀漢記曰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為議郎

後漢書曰岑彭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又曰溫序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處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檛殺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劍死

續漢書曰司馬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閭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選搯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

瞻望而太祖亦嚴憚焉後有白琰然謗者罰爲徒隸使視之辭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怨遂賜死

又曰任城王章爲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祖喜捋章鬚曰黃鬚兒定大奇

魏略曰劉雄鳴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剛勇而黃鬚北伐烏丸王聞之曰我黃鬚定可使劉備使劉封挑戰王罵曰賣履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乎我黃鬚來擊之

吳録曰朱桓遂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曰臣今日眞謂捋虎鬚也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蜀志曰張裕爲劉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爲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須故裕以此及之也先主常銜其不遜後誅之

又曰馬超來降關羽護前書問諸葛亮亮答書曰孟起當與益德爭先未若髯羽之絕倫羽多鬚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焉

鄧粲晉紀曰湞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史吳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內羊閑中始興太守尹虞聞大怒手劒功曹（吳字王御長沙人也）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又曰張華多鬚常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溫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似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晉中興書曰冉閔殺石鑒及羯胡數萬人于時人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

崔鴻前趙録曰劉聰以譏歷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又前秦録曰苻堅每日自王丞相薨後鬚鬢中白（王丞相猛也）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長鬚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須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不敢復長人號爲齊髯公

又曰侯景使宋子仙等執梁湘東王世子方諸及中撫軍長史鮑泉司馬虞預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告方諸以五色雜絲編鮑泉白鬚對之雙六弗之信也告者既衆方命閉門縣門未下子仙已入方諸等膜拜而鮑泉遁于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鬚間絲疑愕憚之及其被執莫不驚笑

又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也以清下每接梁客

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鬚人謂天閹崔諶嘗戲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為孔以馬尾插之世傳諸崔多惡疾以呼沲為墓田故庶荅之曰先以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邪邵笑謂諶曰卿不語李庶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贇有失德柱國王軌因內宴上壽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鬚

孫卿子曰傅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謂無病而自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曰子高曰臣見臨晉尚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君指而言曰假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子思荅曰非所願也但欲君修禮義富百姓使伋得寄坐於君之境內則其庸多矣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彊者自言四千歲敢為虛言云見堯為人長大美鬚髮

風俗通曰不舉生鬚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鬚鬚今生而有　妨害父母也謹按周書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亦克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說曰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有嘲語未嘗屈蹶毓語會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盛飾共載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去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又曰郗超為桓溫記室參軍有奇才多髯荊州為之稱髯參軍

語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俗說曰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尒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字季節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鬚方正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要婦家不見禮要婦出謂客鬚髯鬱然其家謂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髯即去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玖封蟹蛾載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蟹蛾及毛蟲稚玖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睫

說文曰睫映目旁毛也

釋名曰睫捷也捷於匡而相接也

漢書曰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解衣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字元達年十三母病三月昱慘感消瘦眼不交睫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察盜於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周諺有言見淵中魚不祥郄雍必死俄而羣盜殺之
裴玄新語曰尹氏之鏡數睫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錢竹篳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頭也
廣雅曰髑髏謂之顛顱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啖人五官將戲因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令排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戲笑
莊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搴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也
又曰莊子之于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擊之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凍餒之患而爲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人也諸子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泛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爲人之勞乎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得髑髏破之以飲酒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湘圻縣有呂蒙冢中有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裴淵之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逃者數千而已循除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爲共冢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高榮爲高平戍邏王時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絶爛十餘丈樹巔火熒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怕懼並嚴出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有髑髏百頭布散山中
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據朽壤上負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冰之凝何如春水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遙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全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十六

肉 皮膚 骨 筋 脉

髓 腦 血 膏

肉

說文曰脢音梅背肉也胂音身夾脊肉也䐈奇肉也䐈音應

釋名曰肉柔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號之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曰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戰若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史記曰晉公子重耳在齊五年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偃咎犯名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人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卒而相遇飲酒曰須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于死

交州名士傳曰張重字仲篤舉計漢明帝易重問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將稱骨度肉也

唐書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毋患骨蒸醫云須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許加五味以進毋食之便愈

黃帝素問曰脾主肉久坐傷肉脾熱者色黃而肉蠕

楚辭大招曰豐肉微骨躰更猗

皮膚

釋名曰皮被也被覆躰也膚布也布在表也

禮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蘇秦髮膚長無被土

孝經曰身軆髮膚受之父毋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膚若冰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

肌

抱朴子曰素顏紅膚或其目清商流徵乱其聽

列異傳曰蔡經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經詣井上飲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蛇蛻遂不還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新論語曰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

王子年拾遺録曰燕昭王三年廣延之國去燕七萬里或云在扶桑之東獻善儛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携漢並玉

晳疑膚作輕氣馥綽約姚妙絕古無倫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骨

說文曰骨躰之質也肉之核也

釋名曰骨堅而滑也似木枝格

孝經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飢骨血成池

史記曰楚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

食
又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帝王世紀曰嚳時有仙女名昌容隔肉見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葬埋由是即絶
晉書曰桓溫生未期溫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使啼嶠曰眞英物也因名溫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
公孫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賈子曰文王晝臥夢人登城呼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令以人君葬之吏曰以五大夫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故背槁骨況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揚由者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使問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殺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
新序曰文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
列仙傳曰甯封黃帝時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之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謂之封子
列異傳曰蔣子文漢末為秣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為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為彄環照見指上骨擬華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忽復化為老叟俄而即死臭爛盈屋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為人矣
搜神記曰有談生無婦有女來為其婦三年生一兒曰愼勿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盜照之腰已上皆肉腰以下但枯骨婦求去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蔡公所收養蒙長纔五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抱上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許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之
世說曰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躰陳露弱骨豐肌

筋

說文曰筋躰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
釋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
禮記曲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左傳哀公上曰衛太子禱曰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公孫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韓子曰淖齒之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論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物理論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拔筋

脉

釋名曰脉幕也絡一躰也

史記曰扁鵲以長桑君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病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又曰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

又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曰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者所謂尸蹷者也是以陽脉下遂（隧音）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色廢脉乱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

又曰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又曰齊太倉公淳于意少而喜醫更師同郡元里陽公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診奇（羈音）咳（賅音）術揆度陰陽診病知人死生

漢書曰王莽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庭音）導其脉知其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後漢書曰郭玉為人善別脉知人生死章帝令童男着女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診脉玉曰此女雖言病據脉陽盛陰微臣謂非女子帝善之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不豫止於雲陽宮內史柳昇私問姚僧垣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鶡冠子曰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並醫其孰最善扁鵲曰長兄視神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閭鵲針人血脉救人生死名聞天下

燕丹子曰田光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論衡曰王莽時省五經平章句弟子郭路夜定舊記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絶氣滅

崔元始正論曰風俗者國之脉診也年穀如其肌膚肌膚雖和而脉診不和亦未為休也

髓

說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後五日復見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能及在血脉鍼石所能及在腸胃酒醪之所能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也今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躰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又曰勾踐頓首再拜吾子貢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紀曰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酈善長水經注曰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

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

腦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夢與楚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預注古盬唼果切）

春秋元命苞曰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五結切）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史記曰昔趙襄子以其姊為代王妻後與王遇於句注之塞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三國典略曰齊南陽王綽與齊主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嫡故貶之為弟俗云其日生者腦不壞爛死後踰一年方許收斂毛髮不落如生人焉

神異經曰西荒中有人長短如人着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獏豹見人獨自輒就人欲食腦先捕虱人伺其卧舌出槃地丈餘便燒石投其舌於是絕氣而死若不如此㾜而輒食人腦

列異傳曰陳倉有得異物其形不類猪不似羊莫能名以獻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為媪述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燒其頭（媪音襖）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悟於別圃學格能後遂空手搏之陷腦而死

血

釋名曰血濊也流濊濊也（濊呼會切）

禮記檀弓曰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

左傳莊公八年曰齊侯田于貝丘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成公上曰齊晉將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曰余病矣郤至曰自師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殷也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也）

春秋考異郵曰龍門之下血如江（宋均曰龍門戰在魯桓十二年）

易屯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尚書武成曰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注曰血漂舂杵）

論語季氏曰君子有三誡血氣未定誡之在色血氣方剛誡之在鬬血氣既衰誡之在得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傍怠慢嘉為檄召通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

漢書曰息夫躬坐祝詛下獄仰天大呼血從鼻出食頃而死

東觀漢記曰逢萌隱琅琊不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剺面流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嬀皓字元起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閒輒出石叩頭其上流血覆面父繫得免

虞預晉書曰元康元年河間成都二王舉兵向京都朝廷北討敵嵇紹為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

不潰散唯紹以身捍寇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着柱終柱末二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稱其冤

晉書張軌傳曰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屍號哭歐血而死

又曰桓溫父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預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牘攻石閔不剋爲閔所殺積屍相枕血流成渠凡諸胡羯無貴賤男女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

又北燕録曰馮跋諸郡像忽有血流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乗因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南史曰蕭歡明毋病風積年沉卧歡明晝夜祈禱時寒下淚爲冰叩頭血出亦爲冰不溜

陳書曰吴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主於涼風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曳以遶堂所行之處血皆遍地

又曰齊主將殺開府高徳正召而謂之曰聞尔病我爲尔針以刀子剌之血流霑地

又曰周師圍江陵謝答仁請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内大都督既而召王褒謀之褒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

唐書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大悦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乗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眥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徳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

又曰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李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盌音椀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

又曰李思摩頡利族人也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

又曰李子愼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覆面牀下泣涕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馬嵬召左相韋見素見素出爲亂兵

所擿頭血流地上遽令壽王傳詔止之

又曰天寶十五年安禄山下將蔡希德攻陷常山郡執太守顔杲卿長史袁履謙殺掠人吏萬餘人城中流血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被事多所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股慄

又曰劉審禮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

又曰牛徽爲吏部員外郎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籃音藍輿投冤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横谷中盜擊徽破首血流被體而捉輿不輟

莊子曰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燕丹子曰竊覩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

賈子曰炎帝黄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山海經曰禹堙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以其地為臺相繇一名相仰

春秋後語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淬染也言以匕首傷人血出纔濡絲縷立死讀如淬也

說苑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而繼之以血

幽明錄曰王伯陽士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堈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弟爭墓後於坐得上見數外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汝南先賢傳曰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黄萌爭水規割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忽殺規小吏王朔復刺殺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為朔作祠壇每水旱輒往祈禱

博物志曰戰鬬死亡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着地及草木如霜露略不可見人行或有觸着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又細咤聲如炒豆住久乃滅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燐音吝又音吝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太子連鬬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沒足

世說曰阮步兵居喪不率禮而志孝稱當葬母先食肫飲酒然後臨訣而哭直云人言窮我將窮矣因吐血一升氣絕不知人弥時乃蘇

膏

春秋元命苞曰膏者神之液

文子曰人受變化一月而膏二月而脉

異苑曰滿奮豊肥膚肉潰裂每暑夏輒膏汗流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人事部十七

心 肝 肺 脾 腎

膽 胃 腸 膀胱 死

心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禮記禮運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又祭義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緇衣曰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伐隨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音門木之下

又昭公五年曰周景王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毛詩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尚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之

又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

又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又酒誥曰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

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戰國策曰蘇秦為趙合從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無所終薄

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鄭崇傳曰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東觀漢記曰許輔平原人為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為賊所攻欲以刃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戰刺輔貫心

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
蜀志曰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衆
南行諸葛亮與友人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
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
寸之地也今失老毋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
曹公
晉書曰張華被誅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
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
又曰阮咸與籍爲竹林之遊太原郭奕高爽爲衆所推見
咸而心醉不覺歎焉
又曰顧和王導爲楊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
周顗遇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顗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
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

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齊書曰陸慧曉匪躬清恪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慧曉心
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卿有志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
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小痛以此爲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
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爲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
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史憲誠離間三軍度衆終
不爲用乃密表陳情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
抽刀剌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
又曰昭宗龍紀元年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

剖心以祭周寶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
其道九竅修理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署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見公曰
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好獸公
曰夫以獄訟不正則太士子牛存焉社稷宗廟不享則太
祝子游存矣倉廩不實申田存矣國家之有餘不足騁乎
則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支故心得佚晏子曰
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乎公罷田而
返

又曰崔杼殺莊公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晏子不
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麋生於山野命
懸於庖廚嬰命有所懸矣放節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
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同見扁鵲鵲曰公扈志強而氣弱
足於謀而寡斷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
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藥旣寤如初於是公扈反嬰齊之室
而有其妻子妻子不識嬰齊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
子亦不識也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明而立文執筆從而向明理望之既而曰噫見子之心矣方寸
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者說聖人心有七孔令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
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
止淫
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乎父母也無此心者
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莊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又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曰心為神靈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郭象注曰鑒物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即止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已董安于心緩佩弦以
自急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孫卿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
為法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
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是也
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病卧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
容
篤論曰杜恕與宋權書曰吾年五十不見廢棄者遭明達
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刳心著地正數斤肉耳何足
有所明耶
傅子曰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又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異苑曰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下
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
即反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易皆已東矣
列女傳曰王子比干諫紂以為妖言妲己謂曰吾聞聖人
之心有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括地圖曰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
玉關四萬六千里
風俗通曰俗說無恙無病也凡人相問無病也案易傳上
古露宿恙恙虫噬食人心凡相勞問曰無恙乎非謂病也
世說曰魏武云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刀密來我側我必心動使執汝但勿言當厚相報懷刀
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
又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木便自有濠梁想覺魚鳥自來見親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肝

說文曰肝火藏也
釋名曰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
木為幹也
樂動聲儀曰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
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枝葉
史記曰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
中野不可勝數

又曰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音骨）兮傷肝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子鴦虎先入殺誕噉其肝

續晉陽秋曰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録曰馬權兄爲涼將恭毋訶所殺權後殺訶食其肝

括地圖曰細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穴處衣皮

莊子曰盜跖居太山膾人肝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使翟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見肝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音博）因自殺先出其肝内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衛（[illegible]）

（[illegible]也）

賈子曰武王伐紂紂鬬而死棄之玉門外民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以韓守之民褰而入以石扺之者猶未止

唐書曰天寶三年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棖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懼尤甚發使安之

談藪曰徐摛好爲躰語嘗夢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畫寫斜看紫肺正視紅肝

肺

說文曰肺水藏也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鬱也

毛詩蕩桑柔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鏐諸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脾

說文曰脾金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辯道論曰甘始論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爲言併也所以併積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繫於舌

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

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illegible]）

文子曰腎主鼻

白虎通曰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黑陰故腎雙居

膽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史記曰吳既赦越王勾踐返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飲膽曰汝忘會稽之恥乎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

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太祖從之紹果不往太祖
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又曰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為不
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糧食豐
適所以為奉吾也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
然膽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朱然節鎮江陵
又曰朱然長不過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絜其所文彩唯
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存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
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耶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
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
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
是輅與人人答對言皆有餘
趙雲別傳曰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雲留守營曹公爭漢
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過期不還雲
將數十人出圍視忠值曹公揚兵大出為前鋒所擊且却
公軍散走已復合雲陷敵還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公疑
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
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視昨戰處曰子
龍一身都為膽
宋書曰太學生會稽魏准以才學為王融所賞既欲奉子
良而准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
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目中矣及融誅召准入舍人省詰問遂
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謂准膽破

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者後
得歸來懿宗以為同反盡生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
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心之官斷決出焉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仁者若不忍故
以膽斷是以仁者有勇故膽斷也肝膽異處何以其相為
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振張者
是其效也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
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藏歷然
人有疾病在內即掩心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有邪心則
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胃

說文曰胃穀府也
釋名曰胃圍也受食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胃者脾之府主稟氣胃者穀之委故脾稟
氣也
魏略曰陳思王精意著作食飲損減得反胃病也
物理論曰腹胃五藏之府陶冶之大化也

腸

說文曰腸大小腸也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史記曰聶政刺殺韓累因自披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又曰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㢢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憨惡情態如狗也）臣禁不能止
魏略曰丁沖爲司隸校尉後數歲過諸將飲美不能止醉爛腸而死
吳書曰孫堅母懷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告鄰母母曰安知非吉徵
梁書曰王偉嘗爲侯景作檄檄湘東王及景敗擒偉王怒釘其舌抽其腸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
白虎通曰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王子年拾遺録曰扶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出而浣濯之更遞易其五藏浣畢嚥擬而飛焉
楚辭九章曰惟郢路之遼遠腸一夕而九廻

膀胱

廣雅曰膀胱謂之脬（[illegible]）
釋名曰胞鞄（步交切）也鞄虛空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體短而橫廣也（膀旁胱光同音）
春秋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亦常張有勢故膀胱決難也

尻

說文曰脽尻也（脽音誰）
釋名曰尻廖也所在廖牢深也
漢書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謂衣當尻上而居帶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文帝甚悅尊幸之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攻洛大駕幸其城上觀看孟玖軍人擧尻向天子對（士皆切）後　降長沙王以對軍人辱帝東市斬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亦不怪也常窺輔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遽呼入與共飲酒其爲放達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無尻國主以仇亡
淮南子曰壯方人下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人事部十八

長中國人　長絶域人

長中國人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又曰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

又曰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黄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絶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東觀漢記曰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熹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

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身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大將軍袁紹摠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又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八尺聲如鍾

袁宏漢紀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異勇力絶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顔子也

晉書載記曰劉曜字嶽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

寸騣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羅因以重之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鞍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啖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鸞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麃縕字處嘿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爲拂蓋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瓌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爲所作偉荅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爲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又曰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三國典略曰殷儁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爲前膝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皆切直
孟子曰曹交問曰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
帝王世紀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又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涼州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

影附焉
祖沖之述異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
世說曰滿寵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長絕域人

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

以東十萬里得佻吐凋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秦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又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寘狄服見於臨洮天戒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將受其禍云

左傳文下曰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

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佚宕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

家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來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子曰汪罔之君守封嵎之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魏略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車隣國男女皆長一丈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六寸白髮著黃單衣戴黃巾呼人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群聖居之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馮怒侵減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長數十丈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鮓不足充餔（音逋）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其頭（其頭長須益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咋齧切）此人以鬼爲飯以霧露爲漿名天郭一名食耶（吞食邪鬼）一名黃父（黃父鬼俗人按此名兩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五（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爲路也）一名仁（提曰仁也）一名信（與天地俱生而不改故曰信）一名神

又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輔(百輔圍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勢殺陰陽氣息也)如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駱駝

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三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

人事部十九

短中國人　短絕域人

肥　瘦

短中國人

左傳襄上曰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居喪見知

史記曰秦倡朱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汝雖長尚雨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替代

漢書曰嚴延年爲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繪也

又曰樓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朱儒得省見久之朔紿(音迨)騶朱儒(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謂之御騶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門

又曰郭解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吏挾乃能行

又曰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毅長六尺餘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内輕焉及對賜黄金乘傳去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彦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滂男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滂對有詞理拜潁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袁宏漢紀曰陰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爲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録曰張奮字仲輔爲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子淳元冠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而荅淳元自謂形容宜絶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録曰宗䶵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略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全齊無人耶使子爲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使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爲不肖故使王耳

孫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短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着白圭之袍帶劒持車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篡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 [illegible]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 [illegible] 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則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䂃䂅 [illegible] 短也江湘之會謂之䂃 [illegible]

又曰齊桂林之中謂短䂅東揚之間謂之府 [illegible] 言衝說 因名方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

劉彦明燉煌實録曰氾㳺字世夏博學善屬文爲人短小
弱冠屢陳損益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戚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
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譙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短絶域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
家語曰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國語同）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
康居長老傳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
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
里

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
東北極有人名諍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着冠帶一曰僬僥國（郭璞曰其人長三尺）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
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
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
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
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
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
終不見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
乘輅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爲虫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又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
跪拜壽三百歳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
鵠遇呑之上壽三百歳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華曰）
（又張華賛相公云西海又外鵠圖男女皆七寸也）
廣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
人又有小人如蠖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外國圖曰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
目具足但對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
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年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人壽萬歳廣
延之國人長二尺
郭璞山海經圖賛曰僬僥極麽𪏆可竫人唯小四體具足

晉曰孝

肥

說文曰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
禮記禮運曰變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
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左傳哀下曰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孟武伯惡重曰何肥
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公羊傳宣公曰楚莊王圍宋子反乘堙而窺宋城見華元
曰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國者
鉗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
子見人之阨則矜之小人見人之阨則幸之吾見君子是
以情也
家語曰弱土之人肥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
耕縱平遊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
其嫂疾平不親家產曰亦食糠覈耳（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也）有叔
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其婦
又曰張蒼當斬解衣伏質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
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同郡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臼擇
對不嫁願得如鴻者後因娶焉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思都為赤眉賊所得
欲噉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要帶十圍力能扛
鼎
又曰東平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尸董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
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後漢典略曰馬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
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馬懿奏免曹爽桓範踰城出奔爽晝三策爽不
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卿五六頭肉今桓範
隨卿滅門也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年十九卒
晉中興書曰兗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
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陳留史疇以大肥為
大伯散騎侍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盧陵太守羊曼
以佷戾為瓅伯蓋擬古之四凶
晉書曰孝武即位桓溫入朝拜高平陵問左右殷清形狀
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
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欲殺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刺腹深
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宋書曰前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
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始興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
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猪
王
又曰沈昭略性狂儁不事公卿嘗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
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
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又曰范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

梁書曰安陵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傳性孝謹體貌環
偉要帶十圍
隋書曰王世績字闡熙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
傑人之表
尸子曰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
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
之言勝故肥
韓子曰子夏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
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
二者戰於胸臆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淮南子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
然慈母喻於利情相往來也
吳質別傳曰詔特進以下會質閒曹真肥朱鑠臞質召帳

優使說肥臛貢曰卿欲部曲將遇我耶遂爭而罷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問恪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
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
異苑曰晉司隷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肉清羨每
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然照炎灼發于屋
表奮大惡之焚屋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
燭光
會稽典錄曰董孝治句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
以獻母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
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鳥獸助
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家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
方言曰益梁之間凡諱其肥盛謂之䑋（[illegible]）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名姓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

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旋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中
一鄉爲儉
張顯析言曰古諺云堯舜至聖身如臘脯桀紂無道肥膚三
尺
語林曰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爲稱之
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稱有
幾斤業答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
得千斤
世語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詣
兗州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肥
不得出逃于廁與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
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瘦
釋名曰省瘦也臛省約少之言也（[illegible]）
周禮地官司徒曰墳衍之人皙而瘠（[illegible]）
左傳襄三年曰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豫曰
國多寵王弱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illegible]）
而牀焉重繭衣裘（[illegible]）鮮食寢楚子使醫視之
復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漢書曰張湯子安世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霍氏反當相
坐安世瘦臞形於顏色宣帝赦敬以慰其意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當
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曰龐萌字明兄爲赤眉所得欲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

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
餘年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
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上城
陷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
得故耳（[illegible]）
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鈎何氏得筭故三輔舊語曰何氏
筭張氏鈎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
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鈎筭知吉凶以肥瘦
知貴賤○文子曰神農形顇堯瘦將欲利萬人也
韓子曰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何瘠也曰宮事急憂
之故臞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故無術御之雖瘁臞未有益也

世說曰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illegible]）遐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述異記曰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繆士爲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繆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荅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衆苦役窮劇理盡

魏明帝手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食荅詔表曰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日泣涕橫流雖武文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九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尚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容儀）

毛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思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彼美人謂碩人也）

又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信也）

又淇奧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又猗嗟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盧重鋂其人美且偲（偲才也）

又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左傳曰宋公子鮑美而艷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武子字）

爾雅曰美士爲彥

論語曰堂堂乎張也（言子張容儀盛）難與並爲仁矣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

漢書曰張子房狀貌如美婦人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
宴昵殿中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
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又曰張蒼好書律曆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亡歸沛公略地
過武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蒼美麗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
美乃言沛公赦之後爲御史大夫及爲相事陵如父陵死
蒼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後歸
又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長大美色而肥或謂平於漢
王曰平雖貧美丈夫如冠玉耳 [illegible]
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爲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家
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射
御年十八乃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甚溫軟以王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車千秋姓田爲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
頗知太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帝悅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公當遂留輔我後年老乘小
車上殿故號車氏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爲太子舍人哀帝時爲郎傳
漏在殿爲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爲黃門郎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
之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
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
又曰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閑雅之貌也
又曰薛宣好威儀進止雍容細甚可觀
又曰霍光白晳踈目美鬚髯也
後漢書曰徐防字謁卿沛國人也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
宗異之特拔尚書郎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威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
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時賜與馬衍雖
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
又曰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
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
匿不亦難乎乃止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
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
慮朝之淵藪
又曰馬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白眉目如畫閑進
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
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也上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督郵詔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
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帝善之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爲
太常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江表傳曰恪辯論應機莫與爲對
孫權見而奇之謂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真不虛也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

徵拜五官中郎將權遷延鄴徵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虚接士輕財好施
又曰孫韶字公禮爲邊將不進見十餘年權還建鄴乃得朝覲問諸要害遠近人馬衆寡將卒名字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
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　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親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又曰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爲宗室顔淵
又曰張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　拜郎中
晉書曰裴楷字叔則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才名冠世出爲河陽令有異政累遷給事中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羣嫗相遇者悉連手縈遶以果擲之盈車而歸
又曰王恭字伯季累遷爲青兖二州刺史美姿儀人或多目之云濯濯若春日柳恭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神仙中人
又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也總齔年乘白羊車入市見者咸曰誰家璧人遂號爲璧人王武子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若珠玉在側朗然映人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武子每聞玠言歎息絶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武子絶倒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爲太子洗馬以國亂至江夏玠至其妻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將軍王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後求往建鄴敦遣之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不見者輙嘆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美貌幼清辯仕至太尉每執玉柄麈尾與手無別人爲之義口中雌黃爲世間之一龍義理有所不安者即隨改之妻郭氏賈后之親籍宮中勢聚斂無猒夷甫患之口不言錢妻試之令婢以錢遶牀夷甫曰好舉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又曰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之爭遺其帽
又曰謝尚論中朝人物劉琰云杜乂膚清衛叔寶神清爲有識所重如此
又曰韓壽武帝時爲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室女見壽美心悅之充有異香女竊與壽帶之充怪以問婢婢以告充乃以女妻之
又曰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坐罷目送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大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竒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真英物也年長豪爽有氣槩姿貌甚偉

又曰王衍神情明秀王澄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

晉中興書曰王矩字令式美容貌每出行觀者盈路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輙歎曰藍田出美玉豈虛也哉

又曰葢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竒之曰此荆楚仙人也

又曰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朗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

齊春秋曰世祖嘗於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各出所能王儉曰臣少爲書生讀誦封禪書跪前誦之容止可觀音吐蘊

藉上大悦曰樂哉

梁書曰陶洪景字通明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又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辛琳弟理美姿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燉煌遂以憂死

又曰前趙録曰遊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竒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

又曰後趙録曰張謐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傅喜曰吾聞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又曰劉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　轉相扇惑聚千人於南山僭稱號鎮西石廣擊斬之于鄴頸無血十餘日面猶如生

北齊書曰崔㥄字彦通聰明有文情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也爲中書郎情高邁每之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

又曰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並有志行爲世所稱璿字祖玉聰敏機悟美姿儀爲其舅北海王昕所愛顧座曰可謂珠玉在傍覺我貌穢

又曰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又曰北平陽貞字仁堅世祖第五子沉審寛恕太祖稱之曰此兒得我風毛

又曰陸郎字雲駒洛陽人也昆弟六人並羅藍田公主元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十二國史曰鄒忌爲齊相身長八尺餘體肥鬒朝服衣冠窺鏡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孰視之自以爲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羣臣

吏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北史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
有將略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
陳書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本家微賤年十六猶揔角才
敏過人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又曰謝哲字頴豫陳郡陽夏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
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佚蘭陵人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
蘊藉動合規矩
又曰王暘字子暎司空冲之第十三子沉静有器局美風
儀舉止蘊藉
又曰宜郡王叔明字照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柔

又卷三百七十九　八　彦

弱狀似婦人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
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
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又曰元善洛陽人也以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
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絶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
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
人也
異苑曰隔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
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壻如葛勃無所恨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
人事部二十一
美丈夫下　美婦人上
美丈夫下
唐書曰張知謇蒲州河東人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立知晦
弟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疎朗曉立
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崔湜美姿儀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
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
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
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
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
又曰盧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

御三百八一　一　吳祖

户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
郎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户口數承慶叙夏商後迄
于周隋皆有依據上嗟賞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
選事
莊子曰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悦者此吾父母
遺德丘雖不吾譽吾不自知耶
傅玄子曰蒯弼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
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欵常同行人謂之連璧
又曰謝哲字頴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
然爲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於是
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

與齊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晉謝安別傳曰王珣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道
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尔
喪失歎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
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
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靜
美姿容
又曰荀羨字令則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數喚
之年十五擬國婚之選不欲連姻帝室乃遁長沙監司追尋
不得已遂尚潯陽公主風氣英秀明鬚眉術卿聨聨容止
可則
皇甫謐逸士傳曰或問許子將荀靖與荀爽孰賢子將曰
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

何晏別傳曰何晏南陽人大將軍進之孫遇害魏武納晏
母晏於魏宮至七八歲惠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爲
子每扶將遊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之坐則專席
止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禮異姓不相貫
管輅別傳曰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樂酒量溫克
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即卿有水鑒之才所見者妙仰觀如
神偶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暢子也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
外臺而見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國典略曰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河間邢晏每與
之言歎其高遠稱之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
在此甥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清
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

又曰梁楊白花字長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勇
力容貌瓌偉
又曰山公目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又曰嵇叔夜之爲人其醉也隗俄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人久聞其姿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
發遂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又曰人歎王恭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王右軍見杜洪理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也
又曰裴叔則有儁彩容儀脫冠麄服亂頭皆好有人見之
曰裴叔則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時人目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
又曰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義奇之曰

自昔諸子弟造之曰此人水鑒也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
天
又曰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令淑王仲祖何
如曰溫潤恬和
又曰范豫章謂王荊州(范寧 王忱)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
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氏譜曰坦之娶順陽 范汪女名蓋生忱)
又曰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之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廈有棟梁之用也
楊松玠談藪曰張緒字思曼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忘
疲永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
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王謂王
曰體貌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玉謂王曰身體容冶受

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美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
腦勒晉帝鑄金鞭步搖如飛鷰釵鍔似舒蓮去來新市北
遨遊大道邊也

美婦人上

周易曰冶容誨淫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貽美色也）
又曰彼美孟姜詢美且都有女同行顔如舜英（舜英木槿也）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又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又曰孌彼諸姬（孌好貌）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
惡而天鍾美於是將必是以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光
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古諸侯豈美曰
鬒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尤異也）
又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色美曰豔）
又曰衛侯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

又曰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
公羊傳曰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
又曰郤妻頗夫人者嫗盈女國色也
爾雅曰美女爲媛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今以美物歸汝
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賈逵注曰粲美也）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
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又曰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爲陰姬乃謂趙王曰臣
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至境入都邑殊無美者臣未嘗見
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准頞權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
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

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中
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
之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寡人未見
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乃資以珠玉使行后鄭袖聞之大恐令
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千金斤請供芻秣張子請王
觴之王召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天地
遍矣未嘗見人如此之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
曰吾固知天下無兩人矣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
悅乃放西伯
又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
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

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邢夫人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曰眞是矣於是乃低頭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愍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東觀漢記曰趙憙與友人韓仲伯欲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憙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欲爲求哀言其病送脫

又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可七八千帝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侍衣軒者亦如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搏文帝語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爲迎也

吳志曰周瑜從孫策攻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又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盡哀乃去

晉陽春秋曰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宴寢歷數年後婦偶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鄧粲晉紀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虞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爲賊作婦遂自殺焉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如玉善舞孫秀使人求

焉崇方登京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盡出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緼蘭麝而披羅縠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使大鴻臚李恒聘太保劉商女謂恒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恒曰太保稟自有周與聖原實別聰大悅賜金六十斤

又曰崔後趙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數數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

又曰前秦初苻堅滅燕慕容沖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三十國春秋曰後梁呂超殺其君纂纂后楊氏國色超將妻

焉謂其父恒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大人本賣女與氐羌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恒不能禁乃自殺

唐書曰喬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南史恩倖傳曰阮佃夫見盧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此人恢曰不可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二

美婦人下

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尹大子曰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者衛有鰥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

闕子曰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世不恃其賢猶須才德況中庸而距諫娛毋自窺於井以爲婚於西施桀紂自窺於世以爲賢於堯舜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倛則見者皆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許慎注曰陽文楚好女也）

又曰紊之幼女衛之稚質綦組奇綵抑果實撓赤文（綦組[illegible]也如今之綬也[illegible]見赤其工也）又湯禹之智不能逮也（言不能及二[illegible]女之行也）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綵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汝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方一首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獻二女于天子女聽女列赤烏氏美人之地也

劉向列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舄下輦上殿

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續列女傳曰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伍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雲之餘上有雲氣宋玉曰昔先王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皎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傾對曰我帝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喪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靈芸年十七容皃絕世時明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王唾壺承淚壺

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
又曰蜀先主甘后沛人生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後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體貌特異年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綃帳中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常稱玉人之所貴比德君子况為人形而不可詠乎后與玉人潔白齊色觀者殆相亂惑嬖者非唯嫉於后亦妬在玉人后欲毀之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勿復進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為神智婦人
又曰吳王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主見喜以虎魄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皃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乃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綠琉璃屏風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寶
又曰周成王時有因祗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善於工巧體皃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襟帶恐飄颻不能自止善織以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吳會分地記曰土城者句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吳於羅山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貯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得毋數之三年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王美人張氏色豔出家為道乃自投門樓變服頻折口誦經顏色自若俄而死
鄴中記曰廣陵公孫遵婢才色甚美殁冢中七尺石虎以為

夫人
三國典略曰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為養女有姿色騰納之請以邑號
又曰齊武成曾有疾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至靈所致即進湯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平
帝王世紀曰紂以鬼侯為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而譖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
何集續帝王世紀曰張天錫疾篤閻薛二姬並有國色天錫謂曰吾死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為他妻皆曰尊若不諱請効死尊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有瘳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

君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妻室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嬉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怛聽許

又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女被髮垢面立紹妻後文帝問之荅曰是熙妻顧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絶倫遂納之

世說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輙披圖召焉其中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毁爲其醜終身不召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

又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

覽三百八十一　四　三月

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主慙而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處帝疾患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帝曰汝諸人誰欲得之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地揚州袁術登城見而遂納焉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示憂色必長見敬重馮氏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婦因絞懸之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葬之○方言曰娥𡡉五割好也秦曰娥言娥娥也宋謂之𡡉言嬴嬴也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今關西人亦呼好爲媌或謂之姣言姣潔也音狡趙魏燕代之間曰姝音株亦四方通語或曰妦言妦容也音蜂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妍秦舊都今扶風雍丘也晉舊都今太原晉陽縣也其字爲汙干切通呼好

又曰釥錯小切嫽洛天切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嫽今通呼小好者名爲嫽好凡通語也朦巴江切庬鳴江切豐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庬豐其通語也娃烏佳切婧言婧也徒了切窕艷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婧言婧婧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艷陳楚周南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故吳有館娃之宮秦有棌娥之臺七宋青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爲窕美色爲艷美心爲窈弈僷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弈或謂之僷奕奕僷僷皆輕麗之貌也

書紀年曰桀伐岷山獻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女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

覽三百八十一　五　孫吉一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又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山海經曰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陳巧笑瓊樹始製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號曰蟬鬢

桓譚新論曰或曰陳平爲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乎曰陳平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閼氏言之單于而得免也

六韜曰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究懷條塗之

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
何承天纂文云孚瑜美色也
服虔通俗文云容麗曰𡣍莫切形美曰婧湯丈切容媚曰婠
烏括切南楚以好為娃烏佳切肥骨柔弱曰婐烏果切㛂奴果切頰
妍美曰嫵亡府切媚容茂曰嬫羊切
越絕書曰越王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
崔駰七依曰閻娵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迴
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於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
而落集王喬忽而墜雲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婧古神女名也絕殊離
俗妖冶閑都靚粧刻飾
又美人賦曰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
色茂景曜光起離宮閑館寂寞重扃門閤晝掩曖若仙居

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
豔光辭不具載
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
若披雲掃漢見織女
陳思王洛神賦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
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
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
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
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
靨輔承權辭不具載
曹植扇賦曰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
好發西子之玉顏
阮籍清思賦曰靨白玉以為面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

曜精佩瑤光以發輝
袁宏夜酣賦曰闢金扇坐瑤筵衛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
纖弱豔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
事王夢神女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
何王曰見一婦人狀甚異撫心定氣復有所夢其始來也
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乎若明月舒其光穠
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
王曰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王曰夫何神人妖麗兮含陰
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
極毛嬙
又登徒子賦曰夫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
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

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
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又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
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
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
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曤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晣兮
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
羽旌秋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王粲神女賦曰髮似玄鑒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
朱顏熙曜曄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
奇牙
傅毅舞賦曰鄭女出進二八飾侍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
而橫波

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鞍附盈房娥眉青睟顔若濡霜
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披耀日之珍奇珥明月之珠璫圭衣
紛緋振佩鳴璜
應瑒神女賦曰騰玄眸而俄青陽離朱脣而耀雙輔紅顔
曄而和妍䀝調聲以笑語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容若𩃬雲眼若電滅於
是粉黛施兮玉質粲朱脣挺兮細腰亂
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顔皓齒綿視騰采靡膚膩
理天台二娥宮庭雙媛青袿晨裝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烟
或濯流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鄙不具載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
宋臘
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

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又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
鬢邊墮微汗粉中光
梁徐悱妻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暉夜月方神女朝
霞喻洛妃
晉阮籍詩曰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髮發朱顔睇眄
有光華
又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素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王珮婉孌有芬
芳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口

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
掃跡 五言
傅玄歌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雙翠羽明眸發
清光丹脣翳皓齒秀頰若珪璋巧笑露權靨衆媚不可詳
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頭戴金步揺耳繫明月璫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豈不言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陸機艷歌行曰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古樂府陌上
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
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頭
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
鮑昭堂上行曰暉暉朱顔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女目
我對湘娥等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曹植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
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
琅玕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三

醜丈夫　醜婦人

醜丈夫

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

說文曰音蚩酉反可惡也

又曰丈十尺也從手而持十也

又曰夫從一大象人形也一象簪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

尚書曰洪範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

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曰狂且狂醜之人）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又曰叔向適鄭鬷蔑惡（鬷音子公反）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之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不颺顏貌不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

又曰宋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曰睅其目皤其腹（睅出目皤大腹）

廣雅曰仳倠嫫姆儓儡顩頦須鴟雖頰鶻顛醜也（[illegible]）

家語曰高柴字子羔長不滿六尺狀皃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氏之門仕為郕宰。又曰耗土之人醜

史記曰秦相蔡澤魋顏蹙頞（頞鼻莖也）

又曰澹臺滅明字子羽狀皃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而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皃取人失之子羽

漢書曰田蚡孝景帝皇后同母弟也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為人貌寢而貴

又曰詔求能為韓詩者蔡義召見悅之擢為光祿大夫代楊敞為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傴僂常吏扶乃行

又曰張良貌若婦人

范曄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姿貌短陋而博學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徵承宮為博士遷左中郎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勑宮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魏志曰管輅容貌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年十七往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孫秀尚河東公主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

又曰左思貌醜而口訥

又曰張孟陽每出人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王隱晉書曰劉伶字伯倫長六尺貌甚醜悴常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自隨以為死便埋也

孫嚴宋書曰桓護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

又曰少帝幼而狷急輕脫喻逆細形黃貌色長頭鳥喙鄭聲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預
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又曰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佷專
執群小畏而憎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郭氾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
爲縣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
貴子可相納之當興君門士納之生氾長不滿七尺醜極
當時朴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
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
又曰前秦錄曰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
頭大而足短故軍稱爲大頭龍驤
又曰徐成純直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於路司隷徐統見而異焉而問

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荅曰吏縛有罪者不縛
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狀皃甚
醜而君以爲相貴異何也曰非尔等所知也
南史曰劉韞人材凡鄙爲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
者圖其形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
蔡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韞曰
是我其庸底類如此耶
北史曰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
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唐書曰李輔國本名靜忠短小貌陋頗知書計高力士見之
收在左右與諸奴爲伍年四十餘矣爲小官掌廄中文帳
後還至封成國公也
又曰蘇世長容貌醜陋頗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詼調隋

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御面何類郫驢世長
再拜叫呼以手拔地躄項敗面爲郫驢之狀群臣掩口
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又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帝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
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
洪州都督
周史曰慕容彥超吐渾部人也父亮以彥超貴累贈至三
師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産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面胡故
謂之閻崑崙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己也
又曰魯哀公問仲尼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丈夫之與處
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

妻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
果以惡駭天下
又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兩髀爲脅也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
廣三寸名動天下
孔叢子曰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焉
王曰管穆容貌陋民不敬他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
其能也君不聞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狀醜惡齊王上下
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之遠矣王乃以管穆爲臨
淄宰也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猶獨賢之
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曰敦洽讎麋椎顙色如漆也

又曰列精子高德行於齊湣王所敬著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豔出而窺井歎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實不良而言良亦其我之侍者也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欽頤折頞皃甚醜毋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與我宗者必此兒遂育之

梁冀別傳曰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皃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司馬徽別傳曰劉綜欲候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馬君所在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卽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而謝之

續搜神記曰桓大司馬從南州來拜簡文皇帝陵問左右商消形皃有人荅消爲肥短黑色形甚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無幾而薨

謝綽宋拾遺記曰何尚之顏延年少年好爲嘲調二人並短小常謂顏公爲猴顏亦以何爲猴常共遊戲西池顏問路人云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獼也

束晳發蒙記曰醜男鬷蔑醜女鍾離春

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令婦人比蹤英傑

崔駰博徒論曰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目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壟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芸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穿行步狼跋脚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以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桓譚新論曰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

風俗通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者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會稽錄曰任弈字安和句章人也爲人皃寢無威儀

劉謐之龐郎賦曰其頭也則中骼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枕四起

繁欽三胡賦曰莎車之胡黃目深精員耳狹頤康居之胡焦頭折頞高輔陷無眼無黒眸頰無餘肉罽賓之胡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隈口赤皆同頞卬鼻

朱彥時黒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騾牛騾立如烏牛跱忽如鸜鵒鬬樂似鸜鵒舞

醜婦人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吐吐辭以疾其友勸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吐應曰其女醜

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
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嫌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下問
女果醜目如擲杏齒如編蟹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力能
舉石臼擇而不嫁至年三十鴻聞而聘之
王隱晉書曰武帝爲太子納妃詳又不决上欲娶衛瓘女
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
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
黑也
唐書曰張萬福與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
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肯送謂
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意獨不
送

又曰中宗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賁蠻婢
也既老且醜齒髮禿落制於後宮列花燭嫁爲御史大夫
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聓曰阿㸙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
位必曰國㸙欣然有自負之色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
賢之行何往而不愛哉
郭子曰許允婦是阮德如妹甚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
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
婦即出提裾停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苔新婦
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
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劉向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
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
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遠王
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此　人必有異
者遂見與之語而嘉之
又曰齊宿瘤者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右也（閔王宣王子也）項有
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遊至東　百姓盡觀宿瘤女採
桑如故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長少弃事
來觀汝不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
言此女也惜其宿瘤女曰中心何謂宿瘤何傷王大悅曰
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
是奔女也王大慙曰寡人失之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
及歸遣使奉禮加金百鎰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爲衣

裳女曰變容更服恐見不識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
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及至諸夫人見者皆笑
王曰未飾耳飾與不飾相去十百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
萬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對曰昔者堯舜桀紂俱
爲天子堯舜要於節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後宮衣不重
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桀紂不自飾仁義爲
高臺榭深池澤後宮蹈綺縠弄珠玉身死國亡爲天下笑
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
閔王大感立以爲后期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侵
三晉懼秦楚立帝號及女死燕遂屠齊
又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爲人極醜無
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頂上少髮折腰出胷皮
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乞一見謁者曰晏齊之不售女也聞大王之聖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王曰此天下強顔女子也乃召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娶妃疋皆以備有列位者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有何異乎鍾離春曰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然何善曰嘗隱善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不見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又不能解明日復召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如此者四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國西有撗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内聚姧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年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隆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層黄金白玉琅玕翡翠萬人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行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横大唉外不脩諸侯之禮内不康國家之理此四殆也王闇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於是立壞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闢四門招進直言卜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齊國大安皆醜女之力也

習鑿齒襄陽記曰黄承彦沔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君擇婦否有醜女黄頭黒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焉即載送之時人爲咲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

醜女

東晳發蒙記曰醜男[illegible][illegible]醜女鍾離春通俗文曰不媚曰嬒[illegible]可惡曰嬒（烏會反）大醜曰烋（呼交反）醜稱曰娸（烏在反）

何承天纂文曰娸母醜人也

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曰侍而

又曰珪璋雜於甑窒兮隴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爲常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劉思真醜婦賦曰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頞䶑樓鼻兩眼䁖䀩（一交切）如臼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illegible]）齞（牛美反）脣歴齒旁行偊僂又疥且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人事部二十四

壽老

說文曰老考也

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耇皮如雞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兒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惛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周禮夏官司馬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禮記曲禮上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耄惛忘也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也)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又檀弓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

又曰王制曰養耆老以致孝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膳羞之)七十不俟朝(二夫士之言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膠

又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矣

又曰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齡年也)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又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為其近於親也

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又曰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左傳隱公曰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又僖公上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又僖公下曰秦晉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又襄公六曰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
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十九十者弗能
久矣
又昭元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洛汭劉子曰
美哉禹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
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又曰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
奚能爲（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
又昭公四曰楚靈王至乾溪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
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

子知擠于溝壑矣
尚書盤庚曰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又洪範曰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
又無逸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又呂刑曰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論語里仁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又微子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爾雅曰耆老也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
丈
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見孟常君孟常君曰先生老矣春
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超距追車
赴馬逐麋鹿搏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探計謀設精神決嫌
疑出正辭尚諸侯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常君勃然汗
出至踵曰文過耳
又曰齊桓公見敵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公
曰美哉壽也
論語讖曰仲尼曰吾聞堯舜等遊首山觀河者乃有五老遊
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持龜告帝謀
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
曰河圖將浮龍銜玉包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
上入昴（宋均注曰昴[illegible]陽[illegible]木）

周書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
所保與我所守汝勤之我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信忠
而志愛不爲驕役不爲泰靡括柱而茅茨爲民愛費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
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
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見秦
王秦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將兵行行
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而怒二老曰臣非敢沮
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及故哭耳
又曰蔡澤從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

澤笑而謝去謂其御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懷黃
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
足矣
又曰王翦傳曰始皇問李信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
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
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壯勇其言是也王翦
因謝病歸老於頻陽
又曰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
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
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
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
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

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又曰伏生者（名勝）濟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朝錯往受之
又曰武帝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
傳從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
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又曰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
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
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漢書曰文帝元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
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八十以上賜米人
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賜物及當廩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之
又曰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之孝子郎）事文帝
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對
又曰張蒼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猶是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宣帝下詔曰安世守職秉謙以安宗廟著節
老臣令朝朔望號稱奉酒
又曰石建爲中郎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
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洒復
與侍者諸子孫咸孝然建特爲甚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
不聰非能復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汚朝之臣也乞骸及

身生歸鄉里死無恨矣
續漢書曰仲秋之月縣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王杖
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咽之鳥欲老人不咽所以愛
民也是月也祠老人星於國南遠郊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年武陵五溪蠻夷深
入軍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閔仲叔客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猪肝
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
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叔怪問其子道
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

蒼忽厪什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魏志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
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劉寔字子眞少貧苦賣牛衣好學歷吏部尚書封循陽子懷帝復授太尉辭以老九十一薨
又曰祖逖進鎭雍丘略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尅己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齊書曰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驅馳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畢衆敬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臨還獻其珠璫四具銀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百匹文明太后與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二百匹勞遣之
又曰羅結代人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牧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詔聽歸老賜太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
又曰刁雍以耆年特見優禮錫以几杖杖履上殿因致珍

羞焉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又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玄冠素服又詔充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東召李靖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又曰嚴綬材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鎭皆號雄藩亦辟士親睹爲將相者九九人其貴壽如此
周史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瑱之子也初愿之曾祖依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効倣傳呼之聲倣謁客

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弈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及愿長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
鬻子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爲師
莊子曰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抱朴子內篇曰余亡祖鴻臚少卿時嘗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老或出百年或八九十從去生子孫輒多

夭折人有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由此覺是宅所為疑其井
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
此丹砂汁因泉水漸滲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持
丹砂而服之乎
六韜曰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没王季百年而没文王壽
九十七而没
國語曰齊宣王出遊路見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謁齊王
王賜之田衆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諸老復
拜閭丘先生又不拜宣王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
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夭命有長短非寡人
所制無所壽先生倉粟雖盈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
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曰所望願王選良吏臣少
得壽焉使人以時役無煩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

長者長者敬老者此臣所以得其貴也王賜臣田田不租
倉廩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為
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安用為相
又曰子奇年八十齊君任為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
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之
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
智少者之决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又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儆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夕以儆我聞一二之言志誦紉
之以訓道
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鬢皓白衣服不完
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
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
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
其言拜為會稽都尉
新序曰孔子見宋榮啓期年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
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
以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
樂也人生命有傷夭吾年九十餘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
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靈居二子出遊老人戴
畚從而乞食焉不與摶而奪之畚
又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暮
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
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
善哉善哉

申鑒曰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新論曰余前為王翁典樂大夫見樂家書記文帝時得魏
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
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
講習以為常事臣不能道引無所服餌也譚以為少盲恒
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乃詣門門者見其垂白
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
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焚百和之香進碧玉之
几執弟子禮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及郎中雷被譖安
安與八公昇天所踐石皆陷今人馬之跡在焉
王子年拾遺錄曰昔老聃當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
世人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虎豹或乘鴻鵠衣毛

羽之服眉覆於目耳垂至肩兩眸子皆黑方面玉潔手握青筠之杖出入于日室之中與老子談天文之數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頭生角角半寸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先落松栢之質逢霜而弥盛

應璩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辭室內嫗貌醜中叟前置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置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五

幼智上

說文曰幼小也

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子孺弱也十五曰童故禮有陽童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草木亦曰童言未巾冠似之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且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又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又成公下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使荀罃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恭而從之神之所福也言欲以恭而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戰國策曰文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侯叱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年十二君其試焉奚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

又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其母曰汝朝出而晚還則吾

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廬而望汝汝事王王出走不知其處汝尚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史記曰項羽擊陳留外黄不下數日巳降項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當坑者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吴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之乃言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又曰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年十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辱方進自傷乃詣京師受

經學

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續漢書曰黄琬字子琰江夏人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後深奇愛之時司空盛元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元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又曰應奉字世叔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又曰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爲縣吏得罪令收將殺之恢時年十一常于府寺門晝夜號泣令聞之即解出父

又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沈敏兄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又曰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大義而巳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又曰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又曰張堪字君遊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

京師號曰聖童

又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上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即策杖北渡追及上於鄴

又曰承宫琅琊姑蘇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宫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因弃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來索見宫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

又曰魯恭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年十二弟平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曰吴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

海濱其俗舊多珎恠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
苡興謗其陽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
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和熹鄧后年五歲太夫人爲斷髮夫人年耆目冥幷
中后額雖痛忍而不言左右怪問之后言曰難傷老人意
故忍之

又曰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日下
無雙江夏黃香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四喪父業富於財僮使人僕
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之不失其理好樂學問敬愛學士學
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六爲黃門郎

漢雜事曰陳寔字仲弓漢末太史家瞻星有德星見當有

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其日有陳
太丘父子四人俱共會社小兒季方御大兒元方從抱孫
子長文此是也

魏氏春秋曰袁氏之敗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太祖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尔融
被收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棊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
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恵
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曰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自爲童戲弄常設部伍祖
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又曰楊俊同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
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後羨其才質即贖爲著家娉娶立
屋然後與別

又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年七歲戲講堂上潁川司
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溫縣人年九歲人有稱其父字
者朗曰慢人者不敬其親客謝之十二試爲童子郎

又曰王粲爲中郎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著貴重朝廷常
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及至年旣幼弱
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
盛名羣爲兒時寔常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内溫人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曰伯

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
之

又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年十餘歲見太祖太祖謂左
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
討使領虎豹騎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歲求師就學人有
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才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
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珀不投腐芥磁石不投曲針過而
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異之

又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
因呼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先生銜命將以裨補
先王之教齊風俗也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

其熾乎歆歎曰自桓靈來未有幼童若此者
又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與績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耳
晉書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
又曰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

又曰中宗太子紹幼而聰哲年數歲嘗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然可知耳中宗異之明日會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又曰王舒字允之總角時嘗從從伯敦敦與錢鳳謀逆而允之時飲酒帳中臥悉聞其言慮敦疑之便於臥處吐涕狼藉敦果疑遣看之見吐唾以爲醉
又曰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八歲風神夙悟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識顏回賓客莫不歎異年十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哭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

又曰韓康伯早孤家貧年數歲母爲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斗母謂曰且著襦爲汝作褌伯曰已足不復煩母問其故荅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既着襦皆當煖也母異之
王隱晉書曰王儉字元衡內史下邳陳邵擅名徐州邵聞儉年十四善屬文請作祝文邵謂郡客曰此生爲文有可觀採命爲督郵主簿邵迂給事儉母爲定表
晉中興書曰謝安字安石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神識深敏氣宇條暢丞相王導知之由是著名
又曰范宣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好學手不釋卷博覽衆書善三禮
又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

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手自刻字文旣綺藻器亦妙絕時人莫不驚歎知其深敏
宋書曰劉秀之字道寶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無不顛怖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
又曰王僧達幼聰敏弘爲州縣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入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
又曰徐湛之幼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蔡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

宗爲之名與宗爲之字
齊書曰王慈字伯寶琅耶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聽所取慈惟取素琴石硯義恭善之
又曰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又曰顧協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内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又曰顧歡年六七歲父使驅田中雀遂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
梁史曰沈璞字道真童孺神意閑審武帝召見奇璞應對

曰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
陳書曰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辛攀字懷遠年七歲隨父奭在京師北地程曉奭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孫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
又後趙錄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年十三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掠之令主秣馬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啼呼終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
又夏錄曰吐谷渾拾寅若虔國之弟也年數歲猶大啼哭母氏念憂其不惠父樹洛干曰此兒吾家騏驥有駉駒伯樂尚不能自之而況庸人哉終成吾門戶者必在此子年六七歲而器識不恒或謂之神童
後魏書曰裴駿字神駒河東聞喜人幼而聰惠親表異之稱爲神駒因以爲字駿從弟子安祖少而聰惠年八九歲就師講誦詩至鹿鳴篇語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又曰任城王澄之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尔
三國典略曰趙隱字彥深年五歲母傅便孀居傳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隱泣而言曰若天矜兒大當仰報年十歲司徒崔光奇之謂賓客曰古人云觀眸子足以知之此兒必當遠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六

幼智下

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隋内史令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之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耶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又曰褚亮字希明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商榷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詞人在坐莫不推善

又曰陳叔達陳宣帝子年十餘歲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又曰劉仁軌尉氏人也幼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文史

又曰權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日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

又曰蔣乂字德源史官吳兢外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倦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於親黨間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絶倫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日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爲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一兒曰我以爲日出時遠而日中近一兒曰初出大如車蓋及中才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尸子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余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侍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曾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哉

孔叢子曰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居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又曰子和爲臨晉令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

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坂令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反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隣宗族爲父獨留此不已剿乎吾其定矣遂還其居於是甘貧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可不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爲設菓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菓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三而窮

李固別傳曰固被誅弟子汝南郭亮始成童遊學洛下乃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喪不去太后聞而誅之

孔融別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又曰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慕之欲往觀其爲人遂造公門謂門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孫也門者白之公曰高明父祖常與孤遊乎融而應曰先君孔子與明公先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坐衆數十人莫不歎息咸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人小了了大或未能佳少府融聲荅曰君子之幼時豈當惠乎李公撫朴大笑顧少府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范曄後漢書云謂李膺也

何晏別傳曰晏時小養魏宮七八歲便慧心大悟衆無愚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歲之間誦孝經論語

管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隣兒共戲土壤中輒書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説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　時年十五來在官舍始讀論語及易便開源布華辭義斐然于時黌上諸生四百餘人皆伏其才琅耶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黌之儁欲見之父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輅既

年少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與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獨使飲之子春曰吾自欲與輅旗鼓相當於是唱大語之端遂經乎陰陽子春及衆士卒共攻劫請難風起而輅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得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遊獵之賦何其磥硌雄壯英神秀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於是　徐州號之神童

傅宣別傳曰宣字世和北地泥陽人年十三而著河橋賦有文義

傅嘏別傳曰嘏字昭先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羣言無不綜覽

何禎別傳曰禎廬江潛人父阤字文奇有儁才早卒禎在

孕而孤生遇荒亂歸依舅氏齠齓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
邑稱焉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群籍名馳淮泗
杜祭酒別傳曰君在孩抱之中異於凡童舉宗奇之年六
七歲在縣北郭與小兒輩為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
之歎曰此有奇相吾恨不見
徐邈別傳曰君諱邈字仙民東莞人岐嶷朗慧聰悟七歲
涉學詩賦成章
趙至別傳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流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
十三與母共道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家世世亂流
離遂為士伍耳後能至此不至荅曰可耳便求就師讀書
早起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荅曰自傷不能
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稱其當為奇器
傳暢自敘曰暢字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曹叔虎以
德量喜與余戲常解衣褶被　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
當憐惜之而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其重
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年七歲欲見父像求畫其
父形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禱祠母即瘳愈每得珍
甘置父像前
劉向別傳曰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明慧雄筭玄經
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玄羊觸藩弥日不
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
列子傳曰孔融被誅初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得寄他
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
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
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
不變

文士傳曰張惇字子紀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
將軍朱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為吾賦一物然後坐儼
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
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
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據大欣悅
又曰桓驎字元鳳沛國龍亢人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驎
精敏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客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
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即應聲荅
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
才偉年仰慙二子俯媿過言
又曰劉楨字公幹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
論及篇賦數萬言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荅當其辯氣鋒
烈莫有折者
又曰阮瑀少有儁才應機捷麗就蔡邕學歎曰童子奇才
朗朗無雙
又曰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幼聰達年十餘歲便能誦
詩書讀莊老善通其意
又曰杜育童孺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
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
三輔決錄曰張既字德容為兒童郡功曹游殷察異之殷
先歸勑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張德容童昏小兒何
異於客哉殷曰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
以子楚託之
海內先賢傳曰童子汝南謝廣河南趙建年十二通經詔
以為二童應化而皆拜郎中
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十四始

欲出學問潁川杜周甫精贍多長杜亮造門而師學爲朝
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清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
甫奇而傳之
又曰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嘗至慎陽
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
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曰子國有顏子寧
識之乎閎曰君見叔度耶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長安人始嬰孩時已有奇
異至年十三曹公聞之欲拜識既見即以女妻之不疑不
受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
作操異而奇之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南海人少有令姿貧寒不慼
耽意術籍志在規俗年十五遍毛詩三禮春秋

會稽先賢傳曰淳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貫洞内事
萬言兼春秋鄉黨稱曰聖童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知禮
義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
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伯饒
會稽典錄曰王充字仲任爲兒童遊戲不好狎侮父誦奇
之七歲教書數
又曰餘姚伍㧞字士微父爲倉監失去官㧞譴領罪至於
死㧞爲執筆檢校相當由是見異號爲神童
江氏家傳曰江𧶼字世林年十一始知樗蒲數以爲遊祖
母貴爲說往事有以博弈破業廢身者於是即弃五木終
身不以爲戲
荀氏家傳曰㬭字公晳年十二能通春秋屬文從外祖鍾
繇甚奇之常稱此兒當繼司空
又曰荀淑子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
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
慶吊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華陽國志曰童子李餘涪人兄夷殺人亡命母懼當死餘
年十三詣吏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因自刎死吏以白
令令哀傷言郡郡上書出慎太守與令以家財葬餘圖畫
府庭
涼州記曰武王呂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
輝舉舍異之因名曰光年十歲與諸兒爭於里巷聞軍戲
群童咸推爲主劃土處中部分行伍鄉黨皆歎之
世說曰崔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
門曰維無于木君非文侯何爲 入我里閭令見之問
駰曰必兒所書召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

又曰徐孺子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極當明矣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又曰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父眠小者床頭
盜酒飲之大兒謂曰酒以行禮何以不拜荅曰偷酒那得
復行禮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
必爲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父淵
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一箭而倒名聞
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
景陵一座辨士不能荅世之高尚者從之遊弟榮字幼權

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文帝聞而請爲賓客百餘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姓世所謂爵里刺也示之一過而使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粲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戰遂殁

又曰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二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塲見齊莊時年七八歲謂曰君亦復來耶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何晏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帝奇愛以晏母在宮内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曰何氏之廬

又曰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父繇曰可令卿二子來於是命見毓面有汗文帝問曰卿面何以獨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

又曰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有李樹子壓枝折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去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子多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捴角詣鍾士季客問鍾向二童是誰鍾曰裴揩清通王戎簡要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尔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行殆不復前矣

又曰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胷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曰年少甚堆堌劉便隨車問爲惡爲善尔劉曰令君翁亦堆堌母亦堆堌(上時回反下徒回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六

人事部二十七

健　羸

健

釋名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左傳莊公曰宋萬弑閔公于蒙澤曹師伐之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也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宮長萬於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又曰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戯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又宣公下曰晉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

又成公上曰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又成公下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襄公二曰晉荀偃士丐請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狄虒弥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弥魯人也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又哀公下曰楚白公作亂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劫其多力豫章大木)

史記曰秦王有力好戯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

說舉龍文赤鼎絕臏死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曰烏獲任鄙之力成荆孟賁慶忌夏育之勇
又曰張良常學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張良乃更姓名亡匿於下邳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沛公與張良在坐樊噲聞事急乃抜楯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見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抜劒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也
又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常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又曰淮南王長力能扛鼎廣陵王胥空手搏熊羆
又曰上官桀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御上奇其才力遷未央廐令
又曰彭城王翌身長八尺七寸驍幹過人能手舉殿梁超過平陽
楚漢春秋曰項梁常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
東觀漢記曰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
又曰陰興字君陵為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屛翳左右泥塗隘狹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脉
又曰祭彤字次孫力貫弓三百斤入為太僕從至魯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時有物如疋練直昇天長八尺六寸力能扛鼎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皃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宗族堅壁以禦寇賊賊攻壁褚令男女聚石如盞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碎以牛與賊易食牛奔還褚一手逆曳牛尾行百步賊遂不敢取牛褚後事太祖以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皃魁梧膂力過人
又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英雄記曰袁紹父成字文開名壯健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交結恩好言無不從故京師諺曰事不諧諧文開

江表傳曰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常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太祖輕重許褚瞋目瞻眄超（[illegible]）曰聞君有健將虎侯耕在太祖指褚超乃止太祖尋知之歎息良久曰幾為狡虜所欺
王隱晉書曰吳彦字士則吳郡人有文武材幹長八尺餘膂力如虎
晉中興書曰庾闡父東以勇力聞世祖時西域遣一使胡趫趫（音喬）勇果自謂無敵晉人不敢與校世祖募求勇敢之士唯東應選遂撲殺胡勇聞殊俗晉令曰選三部司馬皆限力舉千二百斤以上前驅司馬取便大戟由基司馬取能挽一石七斗以上弓
沈約宋書曰丁旿驍勇有氣力時人為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蕭子顯齊書曰張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刺史部伍泊
沔口敬兒艑艦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舡覆左右丁壯
者各走餘二小吏没艙下呼叫張敬兒兩掖挾之隨舡覆
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
又曰東昏侯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
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
崔鴻十六國春秋秦録曰姚興將軍王奚仲驍悍有膂力
去其弓矟持短兵出堡與赫連勃勃力戰衆多傷勃勃乃
羈縻圍之斷其水路堡民執奚仲出降勃勃謂奚仲曰卿忠臣
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
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又前趙録曰郭默字玄雄河内懷人世以屠沽爲業默壯
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壍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

河内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
又曰陳安字虎侯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秉軒
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作讀魏書見
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保驍
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又前秦録曰張蚝(音措)本姓弓上黨泫氏人也(泫音玄)膂力過
人能卻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嬖於平妾知而責之蚝慙
割陰以自誓遂爲閹人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爲名將所
在有殊功稱鄧羌張蚝萬人敵也
又後趙録曰張弥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臣成武
德城石勒攻之城潰弥隨例當坑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
以殺也曰有何捷事而求活也弥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皆
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弥勒笑曰降兒能尔正自
奇健乃赦之
趙書曰汲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扛百鈞呼聞數里
時人服之
又曰劉靈陽平人年二十餘常期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
馳馬
後魏書曰孝文帝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髆骨
又曰元淑字買仁有膂力彎弓三百斤善騎射
又曰陳留王虔姿氣雄傑膂力絶人每以常矛短乃大作
之猶患其輕後綴銅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如常人以其殊
異於世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以示於衆又嘗
以一手頓矟於地騎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
射之一箭殺其二人摇矟之徒亡魄奔散徐乃命人取矟
而反每從征伐乃率偏將先登陷陣勇冠當時

又曰衛王儀長七尺五寸容皃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
舞劒騎射膂力過人弓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見稱異時
人云衛王弓桓王矟也
又曰韓茂字元興嘗從太宗征丁零時大風旌旗皆偃仆
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訝其膂力
又曰伊馛代人也善射多力曳牛卻行
三國典略曰周賀若敦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圍人不
齊獸多越逸太祖大怒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
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弃馬步逐山半制之而下太祖大
悦
周書曰韓雄河東垣人也少敢勇壯岸膂力絶人工騎射
有將帥才略
又曰竇熾字光成性寬明有偉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

善騎射膂力過人
隋書曰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氣雄壯言聞
數百步○墨子曰紂有勇力之人生捕兕虎指畫殺人
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
足走千里手制兕虎○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
列子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王備禮聘之公儀伯至
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曰汝之力何以對曰臣之力能折
春螽之股勝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分犀兕之
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公儀伯曰臣之師有商丘子者
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弗知未嘗用其力故也
又曰魏黑卵殺丘邴章邴章之子來丹謀復仇丹氣甚猛
形甚露計粒而食從風而趨雖手劒以屠黑卵黑卵悍志
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
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撓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孟子曰有馮婦善搏虎
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唯象未與
吾試願爲牛與象鬬以自試
又曰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
孔叢子曰孔鮒謂陳王曰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
過人骨騰肉飛
淮南子曰孔子勇服孟賁足躡郊兔不以力聞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五百石
重沙二十四人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懷木食之多力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生捕以
獻天子乃命爲柙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招舉也淮南子同也
又曰趙氏中山之多力者曰吾兵衣鐵甲操鐵杖以戰所
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春秋外傳曰少室爲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不勝
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女五人蜀王遣五丁
迎女還梓潼見大蛇入山穴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
蛇山乃崩
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
氣聲響動於天
王充論衡曰語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
也
風俗通曰潁川張欽字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爲前鋒陷陣

漬園傍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
方言曰㻘膂力也東齊曰䟃宋魯曰膂膂力也[illegible]
通俗文曰強健曰䟃䟃
曹肇別傳曰肇之求菓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
恒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
石虎別傳曰虎字季龍勒從弟年十七八身長七尺五寸
好弓馬射獵趫捷有勇力同時等類多畏憚之
異苑曰荊州上明浦嘗有蛟殺人死者不脫歲昇平中鄧
遐爲太守素勇健入水覓蛟曳出斬之至今不復有患
博物志曰石蕃衛尉也有勇力背負千二百斤沙
西京雜記曰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任豫益州記曰元帝爲丞相有力士鍾廙本吳人百斛米
分爲三擔擔從渚入市五六里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強使氣爲鄉里所患時義興水中有鮫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義興人爲三横而處尤極或說處使殺蛟虎遂入擊蛟或沒或出行數十里經三日夜鄉里皆謂死更相慶處竟殺蛟而出始知爲人情所患處遂自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楚辭曰魂兮來歸無上天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言有一丈夫身有九首強梁多力從朝至暮能拔木九千也）

張衡西京賦曰烏獲扛鼎都盧尋橦

羸

說文曰羸瘦也

釋名曰羸累也恒累於人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太后遭新野君喪悲傷思慕督立不能自勝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送一車書與謐謐羸病手不釋書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又曰尚書令傅勗久羸瘦上令太官給乳酪

吳越春秋曰子胥與要離見於吳王要離對曰臣吳國之東阡陌人細微無力迎風則偃背風則仆大王有命臣不敢盡死

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吳王之友曰要離謂王曰臣請殺之吳王曰汝拔劍不能舉臂上車不能登足汝能殺之要離曰請必能吳王曰諾

世說曰何晏自平叔體弱不勝重服

又曰李欽是茂曾第六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住臨海常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辟爲公府掾欽得板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又曰丞相見衛洗馬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七

人事部二十八

黑子　汗　唾
洟洟　欠　嚏

黑子

漢書曰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又賈誼傳曰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
范曄後漢書曰黃昌字聖真遷蜀郡太守昌初為州書佐其婦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民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云本會稽黃昌妻也嘗為賊所掠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邪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至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泣還為夫妻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頗紹字伯蕃年十八為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荊視荊蹠下而笑荊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有黑子紹足亦有之欣而故笑

汗

說文曰汗身液也
釋名曰汗涅也出其衣涅涅然
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
史記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舉袂成帷揮汗成雨
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雜繒百疋以表廉吏
獻帝傳曰舊儀三公領兵見令虎賁執刃扶之曹操頓左右汗流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江表傳曰孫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汗出
魏志曰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
王隱晉書曰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侍中石苞朝出表問國家何如苞曰武帝更生也表聞汗出沾背
晉書曰大司馬桓溫來朝頓丘新亭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石將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見溫坦之前大懼著槙倒執手板汗流沾衣安石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不能不尒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

續晉陽秋曰桓玄嘗詣會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對玄張眼謂四坐云桓溫作賊玄見此辭勢難測伏席流汗長史謝重斂板正色曰故大司馬公廢昏立明功全社稷風塵之論宜絶聖聽
唐書曰張又新等搆李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內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臣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
淮南子曰今夫徭者揭钁鍤負籠土能役也久土龍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䶑汗嚴如故曰䶑
風俗通曰傳曰履畝墾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時不與
世說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召見問

毓曰卿何汗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又曰桓公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欲除之簡文手荅書云所不忍言況過於言桓又重表簡文復手荅云若使晉祚靈長明公便應奉行此詔若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汗流於此而止
語林曰何晏美姿容明帝見之謂其傅粉賜之湯餅晏食之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色轉皎然
揚雄長楊賦曰高祖鞮鍪生蟣蝨甲冑被沾汗
左思齊都賦序曰連衽有雲覆之陰揮汗有雨洒之濡
又吳都賦曰流汗霡霂則中逵泥濘
司馬遷書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唾

說文曰唾口液也
左傳文下曰晉文公獲秦三師文嬴請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蹔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史記曰孟嘗既廢而復用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文一日廢皆背文而莫顧文者如復見面文必唾面
戰國策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求於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沈約宋書曰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清麗每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趙書曰石虎娉崔氏爲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女病謂崔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子以少唾其容作實非藥也後石乃射之一箭通中而死
秦記曰苻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机蓐壺席朗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坐者爲不及之遠矣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練布之衣素履墨劍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坐不決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每朝立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刎
又曰伍員出奔過鄭問許公許公東向唾員知所歸矣乃奔吳
莊子曰蚿謂蛇曰子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
風俗通曰彭祖壽年八百歲猶恨唾遠
周生列子曰人君其尊重矣音聲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泉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吾謂其唾掌可決
樊英別傳曰樊英既見陳畢西南向唾天子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失火後蜀郡太守上火災言時雲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爲害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眉山語主人　云當相爲作漆以器十枚盛水覆口從唾之一日日乃發皆成漆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綱唾盤中水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水成獺食魚與試術事事不如

述異記曰有人乘舡從下流還縣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舡主與之舡適至岸下仍唾盤上徑上岸直入去舡主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鬼荅云唯不喜人唾伯便擔鬼着頭上急持行之徑至市中下着地化爲一羊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五千

幽明録曰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嘗與武帝圍碁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欲逼之玉女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趙壹娕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洟涕 涕事已多見本泣部

說文曰洟鼻液也

周易離卦曰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毛詩邶栢舟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谷風大東曰眷言顧之潸焉出涕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尒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又曰孔子至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秸杁練冠待于廟垂涕洟

又內則曰父母唾洟不見 輒刷之

左傳襄四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公羊傳哀公曰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何休注曰袂衣褾

史記曰蘇秦說鬼谷先生淚下沾襟

東觀漢記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客刺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乃効兒女之涕泣乎

又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蕭子顯齊書曰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死時

年二十二上降子響死後遊華林見猨對樹跳子鳴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

崔鴻後燕録曰秦官人光祚先入晉晉以祚爲河北郡至是來歸慕容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効忠節每思疇昔之禎未嘗不中宵忘寢祚亦歔欷

又曰慕容熙苻后卒制百寮於宮內設位哭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振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淚下沾襟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冰濁而泣清也

邴原傳曰原五幼孤過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感夫學者皆有父母也一則顧其不孤二則羨其學故惻然涕零師哀原曰欲書取書不須費也

管寧别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顔秀目每瘞未嘗不伏地流涕

三齊略曰鄭司農常居其城南山中教受黃巾亂乃遣生徒崔琰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詩堅紉異常時人名爲康成書帶

世説曰晉元帝過江飲酒王茂弘與帝有舊流涕諫之帝許之從是遂斷

語林曰王太保作荆州有二兒亡一兒還葬舊塋一兒留葬太保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素問曰肝液爲淚

欠

釋名曰欠嶔也開張其口脣嶔嶔然

説文曰欠張口出氣也

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之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又内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欠伸跛倚睇視

宋元嘉起居注曰尚書僕射孟顗於後堂勑見亢聲大欠有違儀禮被劾詔無所問

嚏 音帝

釋名曰嚏聲作嚏而出也

毛詩衛風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

又内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咳也 噦於越切 噫於界切 咳開代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八

人事部二十九

聲　色　影　跡

聲

周書曰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吾聞汝知人年壽幸以告我師曠曰汝色赤白聲火聲不壽太子曰余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三年而死

毛詩關雎序曰情發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左傳宣上曰初楚司馬子良生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又襄三曰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多死聲楚必無功後楚師敗

又昭上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

春秋演孔圖曰伊尹大而短赤色而髯好俛而下聲

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對曰非但爲生離別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送之哀聲有似於此孔子使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矣

史記曰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商臣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王弗聽

又秦始皇世家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隆凖長目鳥嗚膺呼豺聲少恩而虎狼心

戰國策曰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爲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齊王曰與我地五百里則歸子太子曰臣今有傅請問傅傅曰獻之齊歸太子太子歸即位齊使來求地上柱國子良曰王身出聲許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結約諸侯矣

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

東觀漢記曰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

華嶠後漢書曰何熙字孟孫少有大志身長八尺五寸體皃魁梧善儀容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

江表傳曰關羽欲襲魯肅甘寧與羽俱會益陽瀨淺將渡寧有所約令羽遙聞之曰此甘寧聲也遂不敢渡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音聲清高辭氣雅正

漢晉春秋曰王敦爲揚州刺史潘滔曰處沖蜂目已露但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是見賊也

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人有奇聲封侯相也

梁太清實錄曰中宗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既長而壯　聰明博涉殆謂生知聲若撞鍾辯如河瀉

越絕書曰越栖會稽行成於吳引兵而去勾踐將降吳吳王許之子胥大怒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可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王不聽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

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若
出金石
賈誼書曰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執襄子一夕而五
易處
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以八者繫八風也
新序曰原憲見子貢曳杖行歌聲若金石
郭林宗别傳曰林宗儀貌魁梧身長八尺音聲如鐘當時
以爲准的
裴楷别傳曰賈充等治法律楷亦叅典其事事畢詔楷讀
奏平章當否楷善能諷誦音聲詳暢執刑書穆若清詠焉
異苑曰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
清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衿祗敬便有終
焉之志即倣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項氏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以聽音聲
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
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
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聞當有至
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
別數百萬脩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天子而濟遂
至司空
世説曰蔡司徒説在洛陽見陸機兄弟住叅佐廨中三間
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又曰杜預爲荆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輒閉齋獨
眠不聽人前後常醉閉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側足悚
慄有一小吏便開户看之正見床上有大虵垂頭床邊吐

都不見人
語林曰胡廣本姓黄五月生父母置甕中投之于江流下
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廣後不治本親
服世以爲譏
又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
向靈坐曰卿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驢鳴因作驢鳴似真聲
賓客莫不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
莫不皆怒
又曰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儁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
必爲亂後果爲亂階

色

説文曰皙人色白也皤老人色也
韓詩外傳曰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

貢問其故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聞夫子切
磋之教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是
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出見羽蓋龍旂視如糞土是以
有芻豢之色
尚書大傳曰撞鍾磬賓在外者皆金聲在内者皆玉色
禮記表記曰是故君子縗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
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又曰玉藻曰立容德色容莊
又曰盛氣顛實陽休玉色之言身中氣盛調暢若陽氣休物玉色不變也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
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也
左傳傳上曰齊桓公與蔡姬乘舟於囿蕩舟公懼變色

又定上曰衛太子蒯聵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觀其欲殺太子色已）
又哀上曰肉食者無墨（墨，色下氣）
公羊傳桓公曰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殺於是先攻孔父殺之皆死孔父正色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論語公冶長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又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何如子曰忠矣
又鄉黨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

御覽三百八十 五 宋版

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愉愉，顏色和）
又曰色思溫貌思恭
又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又陽貨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又顏淵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又憲問曰賢者辟世（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顏色斯艴）其次辟言（有惡言乃去）
漢書曰李廣出右北平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甚也）
又曰李陵降邊塞以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
又曰汲黯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袁盎之為人上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魏志曰夏侯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續晉陽秋曰劉毅至卑時人謂之鐵色
又曰初太宗諸子殲夭乃令龜謙卜云後房有一女當誕二男（帝乃召相者示諸寵妾皆曰非其人又示諸婦幷賤妾中有一人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也）

御覽三百八十 六 宋版

前秦錄曰苻堅率國伐晉登城而望晉軍見部伍齊整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
後趙錄曰延熙元年石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謀事而當群臣莫之逮者（逮，及）朝而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君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諸侯擇師王者擇友霸者自足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是以憂色
山海經曰不死民為人黑色壽考不死
郭子別傳曰林宗秀立高跱澹然淵渟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慙色唯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色時白時黃時赤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女適裴氏用豎女爲貸錢一萬久而不還女歸戎色不悅遽還錢乃懌

瀨鄉記曰老子爲人黃色美眉

孫卿子曰臯陶之色如削瓜

燕丹子曰荊軻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鍾鼓並發群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

郭子曰盧志於衆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荅曰如卿於盧毓士龍失色旣出户謂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知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識者疑兩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

世說曰石崇要王敦入學戲見顔閔像石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子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影

尚書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東觀漢記曰西羌祖爰劒爲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爲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爲神推以爲豪

魏略曰何晏性自喜行步顧影

山海經曰壽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響郭璞注曰言其形氣有異於人

又曰長流山神白帝少昊居之主司反影日西入則反影東照主司察之也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人愚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仰見其髮以爲立魅倍道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卒

莊子曰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足舉逾數而跡愈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

又曰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罔兩影外之微陰也

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影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無子取田家爲婦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其女誣其淫佚有兒爭財數年不能決丞相邴吉曰吾聞老公子不耐寒又無影時歲八月取同歲小兒解衣裸之此兒獨言寒又日中獨無影大小歎息因與其財

抱朴子曰韓終丹久服立日中無影

列仙傳曰河間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玄俗玄俗無影王呼着日中實無影

地鏡圖曰人行日月中無影者神仙人也與虛合體故居日月中無影履霜無跡火中無影也

跡

史記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朞月而生后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武跡也

王子年拾遺曰石崇篩沉水之香如塵末布置席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即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使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又曰燕王時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

述征記曰齊有龍盤山上有大脚姜嫄所履跡

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縣上石有夸父跡

又曰湘東陰山縣北數十里有武陽龍竉二山上悉生松栢羌木龍竉山有盤石石上有仙人跡及龍跡傳云昔仙

人遊此二山常秘觴此石又於其所得仙人遺詠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人事部三十

嗜好　容止

嗜好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又祭義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左傳閔公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有狄人之難國人皆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

又僖中曰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左傳襄公曰鄭伯有好田而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室）

又昭公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又哀上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

公羊傳僖公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出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祭我必以芰子木曰夫子不以私欲奸國之典（言不犯常法）遂不用

論語公冶長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又雍也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又衛靈公曰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劒孔子曰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兕以此言之何用學焉子曰括而羽之所達深矣
史記曰魏文侯問曰吳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拔秦五城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之時貪於財貨好美姬入關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漢書曰濟東王彭離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以是爲好也）
又曰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能去
續漢書曰劉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東觀漢記曰耿弇字伯昭扶風人少好習學文業常見令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又曰姜詩字士游廣漢雒人以傭作養母赤眉賊經其里落去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取水溺死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
又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撫破書案
謝承後漢書曰馬武字子張南陽人爲人好酒豁達敢直言時在御前面折同列以爲笑樂
典略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醉寢伏輒以劉（鍼街切）刺驗其醒醉
晉書曰王濟好弓馬嘗乘一馬着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晉中興書曰郭璞性輕易不持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其友人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爾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乃憂爲害乎
後魏書曰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愛食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宋書曰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枕床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人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潔每容接之炳好潔反是沖每以此譏焉

又曰謝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
又曰劉邕所嗜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向　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痂常給邕膳
齊書曰何修之字士威廬江人也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于時又有遂安令劉爲　性弥淨潔縣中洒掃郭邑無橫草水澗壓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又曰王思遠瑯琊臨沂人也好簡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像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掃其

坐甔

又曰明帝好食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王景文曰此味御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味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胷腹不息氣將絶疾大困一食漬汁猶至三斛終以此卒

管子曰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

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服大夫牂羊之裘韋以帶劒大帛之冠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大棗也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曰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公今見公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葉公好龍室中彫文盡以為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

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䰟魄五神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夫似士而非士也闕本

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紫闔境不鬻異綵

又曰齊宣王好射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之皆曰此不下九石而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

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三日境內莫有衣紫

又曰楚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楚師敗恭王傷目其戰之時司馬子反渇而求飲穀陽豎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此酒也豎曰非也飲之子反謂之嗜酒弗能絶口

又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

又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纓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也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賈誼曰文王使呂望傅太子發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韓詩外傳同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闊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沒頸

文士傳曰嵇康性絶巧好鍜家有盛柳樹乃激水圜之夏天甚凉恒居其下自鍜有人就者康不受其直

孝子傳曰隗通字君相犍為僰道人母好飲江脊水常乘舡捷致漂沒辛苦忽然有橫石特起直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陳遺為郡主簿母好食鐺底焦飯常持一囊盛之縣案下

郭子曰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尚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胡盧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

世說曰謝遏年少立也好着紫羅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賭得而焚之

又曰林公好鶴往剡東時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林公意甚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頭視之如似懊惱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

目近翫養令翮成遂飛去
又曰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
語林曰王武子死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君作驢鳴聲似真賓客皆笑孫聞之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賓客皆怒焉
又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樂其母
又曰祖約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緉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也
又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尔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曹植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鰒魚臣前以表徐州臧霸遺鰒魚二百枚足自供事

容止

毛詩曰目工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鷺白鳥集於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有斯容言威儀之善鷺然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也）坐如尸（尸居神位也）燕居告温温（告謂教使也詩云温温恭人也）凡祭容貌顔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羸憊也）色容顛顛（憂思也）視容瞿瞿梅梅（不審也）言容繭繭（聲氣微也）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色容厲肅（儀形也）視容清明（察於事也）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爲貶自貶損也）
又表記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左傳定下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論語子張曰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
漢書曰薛宣好威儀容止甚可觀
又曰息夫躬河内陽人也少受春秋通覽詩書容貌壯麗爲衆所異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宮自請以所常被服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冠步搖冠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武帝即位徵天下賢良待以不次之位自衒鬻者以千數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又曰王商爲丞相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至臨邛富人卓王孫請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詩曰不見子都）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從户窺心説而好之遂夜奔相如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至東

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皃尊嚴衣冠甚偉
勝之躧履起迎
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爲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
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師事房元常爲都講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
署爲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都督郵世祖聞而奇之二十
年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陵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都督
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言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
株柏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西
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
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皃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
之淵藪齠齓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

示遠人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英雄記曰袁紹生而孤幼爲郎容皃端正威儀進止動見
倣効弱冠除復陽長有清能名
吳書曰張紘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
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
吳錄曰滕胤年十二孤單煢獨爲人白皙威儀可觀每正
朔朝會脩覲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魏志曰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
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
蜀志曰魏文帝察黄權有局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詔權未
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碎魄而
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
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不答曰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
蜀志曰彭羕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皃甚偉姿性驕傲多
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子勑
吳志曰張昭容皃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
妄也舉邦憚之
王隱晉書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身長八
尺四寸容皃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韶雅
沈約宋書曰元凶弑逆義宣發哀即日便舉兵張暢爲元
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黄韋袴
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
又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偏覽
經籍尤長隸書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偪然肅然固以猛喪紀
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
顧譚別傳曰譚字子嘿吳人常慕賈誼之爲人身長七尺
八寸少言笑容皃矜整有珪璋威重未常失色於物非其
人或終日不言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含之子也少慕家業惇於孝行
儀狀嚴整風皃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
桓邵別傳曰邵字敬倫丞相之第五子清貫簡素風姿甚
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墮之皃温見而稱之
曰可謂鳳鶵 同郭子
三輔決錄曰竇叔高名玄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
絕衆天子異之詔以公主妻之出同輦調笑焉叔高時已
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未發而詔召叔高就第

成婚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弟松爲人短小不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幹劉璋乃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揚脩深器之脩以所撰兵書示松飲讌之間一省即便闇誦脩以此異之

會稽典録曰賀劭善容止王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静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跣坐常著韈希見其足

荀氏家傳曰荀羨風器英秀識度標出明鑒眉目美音氣俯仰顧盼容止可則

世説曰太尉投角時常造公司徒王衍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嗟嘆者良久既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恐誤天下生民者未必非此人

又曰崔琰字季珪聲姿高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武帝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遠國使季珪代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答曰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追殺其使

又曰裴令公有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

又曰時人見嵇中散歎曰蕭肅 如長松下風高而且

深山公曰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頽

又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又時人謂左軍飄若遊雲矯若驚龍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

人事部三十

言語

説文曰直言曰言語議曰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己所欲説述也

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又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迩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又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尚書益稷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美之言故也使宗夢昌言也）

又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又泰誓曰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毛詩雨無正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箋云哿可也巧言謂以事類切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詐遜使身居安休如之世亂世之言所而爲上也）

又小弁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去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將有屬耳于垣也）

又巧言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又魚藻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又蕩之什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又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又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君子言顧行行顧言也
又表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狀以結言
並伏事小言可以並快事並謂君受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
小祿
又緇衣曰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故大人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弗言
也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
言也
左傳傳中曰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用
文之求顯也

又襄四年曰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飾成也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左傳昭公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立
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
又定上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會賈逵解曰黃父在昭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亂無始為無怙富無
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哀上曰吳舍衛侯衛侯歸効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又曰言語宰我子貢
又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可與之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
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又曰子曰予欲無言言無益於教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孝經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
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若豫一言而有
益於仁莫如恕

又曰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
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又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
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
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
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使二子者從我焉夫
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
相望埃塵連接挺刃交兵賜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
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
哉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以禮樂使城
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

離曠之思千載無闘戰之患使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
其辯孔子曰美哉德之大也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
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也

言語

又曰沛公至灞上召秦父老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弃
市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私

又曰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極切至庭見如
不能言上以是親而禮之
又曰袁盎求見丞相申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
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
吾不受私語盎即起
東觀漢記曰馬援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大
志曰士生一世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
曲稱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
霧毒氣熏蒸仰視烏鳶跕丁愜切跕墮水中卧念少遊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朴鈍未有識者潁川司
馬徽清雅有人倫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統桑下
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
顯名
晉書曰武帝問孫皓曰聞南人好汝詩頗爲不皓因舉觴
奉帝而言曰昔爲汝國隣今爲汝國臣勸汝一杯酒願汝
壽萬春帝悔之
沈約宋書曰謝莊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
寶劒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
荅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也當時以
爲知言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
以言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善言無瑕讁
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又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黽日夜而
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
益唯其言之時也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傷人以言重於刀戟
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又曰金人銘曰周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
多敗多事多害皇覽云出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
與之言哉
說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
行者梁君止鴈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

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曰吾昔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
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鴈故
而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首與上車歸入郭門呼
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
在言前
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
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
又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新序曰晉文逐麋而失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
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閑而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
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其國公恐

歸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
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
也公曰善遂載老古與俱歸
揚子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内閉之
寂然不覩墻垣之裏良玉不彫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
祭祀之言也并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
也
郭子曰孫安國（盛字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名浩也）往返精苦客
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
隨落蒲飡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飡殷方語孫卿曰公勿作
強口馬我當併卿控孫亦曰卿勿作穴鼻牛我當穿卿頰

尹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五帝本紀曰黃帝弱而能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
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號曰三語掾王
君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足天下民望亦可
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
管輅別傳曰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
弟輅曰自與此五君共言論使人精神清發至昏不暇寐
自此已下殆白日欲寢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遂忿恚諸葛
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
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備聞

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
括地圖曰太極山椒華之草一日服之通萬里語
世說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慎每與之言言及玄
遠未嘗臧否人物
又曰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於張輔吳座中相遇別駕呼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
豫州亂矣何咄咄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有亂恪復云昔
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或問王濟云昨遊有何語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
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道子房季札之間陶然
玄著
又曰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
隆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曰娵隅是何物荅曰蠻

名魚爲姬隅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
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又曰裴僕射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殷中軍浩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屈而遊詞不已劉
亦不復荅殷去乃言曰田舍兒學人作爾馨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令共語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
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尓弓挾尓矢
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張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荊各言鄉里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峨
其水㳌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才常買得一長鳴雞愛養之甚至
恒籠盛著窻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語極有言思終日
不輟處宗因此言遂大進
又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共說退後敘說向言皆得
次第後忽一悞自知當必死其年而薨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曰火燒平原
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樹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
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
顧曰井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蘇彥語箴曰利輕春露害重冬霜蘧篨充室戚施滿堂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
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

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坐緘其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

人事部三十二

笑

說文曰啞笑也咥大笑听笑貌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又旅卦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毛詩鄁栢舟終風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
是悼
又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然笑）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晏晏和也）
又楚辭曰燕笑語兮

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為樂速也）夫
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
左傳宣下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郤子將登婦人笑於房
又昭四日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
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
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
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也）
又昭六日晉士弥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
內曰餘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又昭七日昔賈大夫貌醜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
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穀梁傳曰成公日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
公子首傴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
御跛者傴者御傴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
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吴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於
軍中曰有若齊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
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為君者乎軍
人粲然皆笑
論語憲問恥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
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又陽貨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
雞焉用牛刀（莞爾小）
史記曰吴王問孫子兵法孫子曰願得大王寵姬二人以
為軍陣長吴王曰諾使二夫人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宮
女三百被甲而立告以兵法令隨鼓進退令曰聞一鼓皆
莊二鼓操兵三鼓皆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
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怒目如明星聲如駭
虎髮上衝冠頸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引夫人斬之
又曰有躄者盤散行汲趙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
之明日躄者到門曰臣不幸癃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
臣願得笑臣者頭應曰諾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怪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君
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平原乃斬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

因謝爲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歳大笑爲樂
又曰孟嘗君之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皆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漢書曰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師古曰言談笑而又多聞也）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爲之語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鄧晨還京師數讌見説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
又曰初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閑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又曰桓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菓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止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有奪宗之議太祖又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蜀志曰馬忠爲人寛濟有度量但詼啁（啁張流）大笑忿怒不形於顔色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歳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至有勝負勒貴召陽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鬬耶（音蘇豈）數被卿尊拳卿亦數遭孤毒手因大笑賞賜甚厚即日拜陽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者翥見問惶遽誤對志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以呵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其後章武太守樊坦入辭居貧不服甚陋曰樊章武貧耶朝服何以壞㒵坦性疎譎對曰頃遇羯胡賊財蕩盡是以窮弊勒大笑曰羯猲賊鬧大惡取君物盡坦汗流而不敢謝勒賜坦衣恕而不問
蕭子顯齊書曰徵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什物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内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桃豹字安安范陽人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遇魏太祖不封萬户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頗笑之豹駡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後從中原豹爲十八騎之雄事勒甚恭
又南燕録曰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菜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泰爲征西討擒之將刑爲市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

西為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行刑者以刀鐶築之始曰朕當崩終不改號德聞而笑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由狂語何可不殺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回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跳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唐書曰馬周疏曰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不可不誡

又曰李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

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戰國策曰楚王遊于雲夢有狂兕觸車依輪彎弓而射應發而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同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試黃泉先辱螻蟻王大悅

晏子曰景公置酒太山之上酒酣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臣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怒曰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而更辭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莊子曰齊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誒（虛其）詒（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野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者殆乎霸公輾然笑曰此寡人所見也不終日而病去

又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

又曰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孟子曰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此言其言勞苦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圃者勤也）

呂氏春秋曰戎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為戎所滅

又曰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心也

淮南子曰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樂戴哀者見歌而泣戴樂者見哭而笑

說苑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憐之祠田也以奩飲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耶得穀百車（洿耶下田也）雞堁者宜禾（雞堁黑土）

曰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又曰趙簡子擧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邪不聞笑也

桓子新論曰關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笑知肉美味則對屠門而大嚼

郭子曰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前過渾謂婦曰生兒如是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翅如此參軍是渾中弟名淪字太冲爲晉文王大將軍從征壽春遇疾亡時人惜焉

世說曰二陸入洛而士龍不詣張公公問士衡雲何以不來機曰有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質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龍嘗着縗幘上舡因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已幾落水中

又曰王大將軍尚主如厠見漆箱中盛乾棗以塞鼻王言厠上菓食遂爲之盡旣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王因倒豆着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又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示之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亟出之王旣讀殷笑不自勝王看竟旣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熟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語林曰吊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荊驢鳴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父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叙太祖時事擧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曹瞞別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投諸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欒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琴絃而笑曰齊君與其嬖人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年某月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東方朔別傳曰朔於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輒大笑

又曰南山有木名曰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捶兔舍人數窮何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

荀勗別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癡（强半注曰今人）一名𣟴嗤笑

搜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上蔣陵有大風盪綝車顧見光在松樹上附手笑之俄而綝誅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巴西人體皃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猶不能忍況左右乎

黃義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爲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爲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爲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南

正論曰撞擗之爲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譟笑損肺腸精神不足

楚詞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宋玉登徒子賦曰腰如約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二

人事部三十三

吟　嘯　嚬

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說文曰吟歎也

毛詩關雎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咏書記遂潛思著書十餘篇

魏志曰管輅隨軍而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應至矣卒如其言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早孤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每自比於管樂

唐書曰蔡允恭荊州江陵人有風彩解綴文雅善吟詠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莊子曰比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聞之謡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長聽之不知望之不見曠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

又曰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爲鄉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官塗不進作遊山九吟辭曰蓋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接弱草矣

湘中記曰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城郡灝(切)灝水別有一溪其傍有白
馬塞孟達登之歎曰金城千里遂爲上灝吟彼方人猶傳
此聲韻悽激其哀思之音乎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娉茂陵人爲妾文君作白頭吟
鹽鐵論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公辟爲掾充每聚會其女於青璅
中看見壽心甚悅之乃問其婢識此人不婢說是其先主
女內懷存想發於吟咏婢後往壽家具說如此并言女色
麗壽聞之心動乃因婢通音意婢以白女女大喜乃期往宿
壽趫捷絶人乃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賈公覺女悅暢
有異於常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
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幽州馬客吟
及行路難之屬
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鳴鳥而悲泣下横
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使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
悲爲樂也
王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

嘯

說文曰嘯吟也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也
毛詩江有汜曰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也)
又白華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郡中謠曰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
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
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
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
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笑清韻響亮蘇
門生逌尒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
晉陽春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長嘯逾時不言康辭還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
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沖嘗與石秀共獵獵
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矚眄嘯詠而已
晉書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
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將恐爲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去
又曰謝奕桓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溫坐岸
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觀之乃遂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去主人乃
閉門徽之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隣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
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也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長史刁膺勸勒降晉
勒愀然而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攘臂曰賓計是也膺宜斬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之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訖承
之以嘯於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誅敵

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務
又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南向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英雄記曰向栩爲性卓詭不凡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嘗竈北坐板牀喜長嘯人客從就輒伏不視人有於栩前獨拜栩不荅
山海經曰玉山者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頭亂髮勝玉勝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蚩
孫登列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共縣人清靜無爲其情意悄如也好讀易彈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當魏末共處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

而往焉適見公和苫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嘐嘈長嘯與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逌尒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風氣清太玄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百步籍嘗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於巖巔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頃彼乃斷然嘆曰可更作籍又嘯意盡退還半嶺聞巖巔嘈然有聲若數部鼓吹巖谷響乃向人之嘯也世說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是日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始二年南方有曰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高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去有兩舌重沓以爪徐徐刮之則嘯聲踰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之謂也
列女傳曰魯漆室之女者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隣人婦從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一曼聲長嘯輒塵落帘瓦飛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劉寶字道真人好武將軍漁釣而傭於草澤善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歌嘯乃殺豚進道真食豚盡了不謝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飲自若
又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窘迫無計劉依夕乘月登

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悲長歎
又曰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泛海戲風起浪湧諸人色動並唱使還太傅神情方雅王逸少吟嘯不言
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謂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都無其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甚怨之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舡人乞渡舡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若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杖拄鼻長嘯狀如惡獸呼不與言

神境記曰營道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者有採藥此山間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潯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徹至峯頂見一人踞磐石上嘯首曰嘯者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萬靈授職故古之學道者並矣

又曰太上道君授於西王母西王母授於南極眞人南極眞人授於廣成子廣成子授於嘯父嘯父授於務光務光授於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而曆續有晉太行山仙君孫公得之乃得道而無所授焉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堙滅不復聞矣

又曰嘯有一十五章一曰權輿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乃古之善嘯者聽韓娥之聲而寫之三曰深溪虎古之善嘯者聽溪中虎聲而寫之四曰高柳蟬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五曰空林夜鬼古之善嘯者夜過空林聞而寫之六曰巫峽猿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七曰下鴻鵠出於師曠演清角之音善嘯者寫之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皆嘯者聞而寫之十曰動地出於孫公其音亦師曠清徵也十一曰蘇門孫公隱蘇門山之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之所爲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曰畢音五音之極而大道畢矣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

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答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頻

韓子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或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君嚬有爲嚬笑有爲笑袴之與嚬笑相去遠矣吾必待有功故藏之未有與也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嚬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嚬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之夫彼知美嚬而不知嚬之所以美

嵇康高士傳曰於陵仲子齊人常歸省母人饋其兄鵝仲子嚬蹙曰惡用是鶂鶂者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二

人事部三十四

坐　臥　睡

坐

釋名曰坐挫也骨節挫屈也（牀人所坐臥曰牀王者之坐曰王者牀）

毛詩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曲禮上曰夫爲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立毋跛坐無箕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又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左傳襄五曰伍舉奔晉聲子遇之於鄭班荊相與食（班布荊坐）

又襄二十六年曰衛子鮮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向衛國而坐

又定上曰申包胥如秦乞師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爾雅曰妥安坐也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進者會禮之財也主賦斂之）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皃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又曰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曰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又曰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

又曰高祖使陸賈賜趙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倨見賈（魋結謂夷人髮也箕倨謂伸其兩腳而坐也）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又曰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陳遵同姓者每至門人（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東觀漢記曰上幸譙使王霸攻周建賊而射城中中霸前（甲鋌）酒罇霸安坐不動

又曰隗囂圍來歙上自將救之圍解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薛悕字子禮爲北海長家貧坐無完席妻曰自居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悕以）妻席與自坐敢者

又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折芰而坐以荷薦肉瓠瓢盛酒琴書自娛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邀之還壽春至江亭坐簣床而歎曰袁術乃至於是乎歐血而死

又曰孔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

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賓恒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虞
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
坐
又曰鄭公業謙董卓曰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室（言不妄視也）
吴書曰孫權遣于禁還魏自送禁虞翻謂禁曰卿勿謂吴
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
爲翻設虚坐
蜀志曰費禕爲諸葛亮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
憎每並坐論争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横集禕常入坐其間
諫喻分别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也
又曰王平字子均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
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書記傳聽之備
知其義從朝至夕端坐儼然也

吴志曰步騭字子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
征羌郡之豪族騭等脩刺奉瓜征羌見之隱几坐帳中設
席於地坐騭旌旌恥之騭神色自若
鄧粲晉記曰裴遐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床下遐拂
衣還坐言無異色
漢晉春秋曰王褒父儀爲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示不臣
也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静年十五便服食絶穀家累千金
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絶不婚娶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
屋裁足容身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何晏别傳曰晏小時武帝雅奇之欲以爲子每挾將遊觀
命與諸子長幼相次晏微覺於是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
問其故答曰禮異族不相貫坐位

孟嘉别傳曰庾亮領江州嘉爲從事褚裒爲豫章出朝亮
正旦大會時彦悉集嘉坐次第甚遠裒問亮曰聞有孟嘉
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觀歎人指嘉謂亮曰將
無是乎亮欣然笑嘉爲裒所得乃益重嘉焉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常坐一木榻五十餘年榻上當膝
皆穿
六韜曰文王出田見吕尚坐茅而漁乃再拜與歸
又曰紂之時婦女坐之綺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悦曰
子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獄户不席
三者皆憂也臣不敢以憂侍坐
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
風俗通曰延熹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
帝左右縱其姦慝時人謂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
言其信用甚於圓轉
又曰汝南陳伯敬行必舉步坐必儼然
郭子曰何次道遊往王丞相許丞相以麈尾麾床呼何
共坐云來來此是君位
世說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之
蒹葭倚玉樹
語林曰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筭一轉便決及玄業成
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
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矣遂罷追

俗說曰王僧敬神明俊徹爲一時之標桓玄時集聚賓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復覺有餘人坐無王便覺殷仲文謝益壽爲佳王僧敬兄弟列坐齋中見之若神小人從户前過皆肅然毛竪嵇康絶交書曰危坐一時痺不得揺

卧

說文曰眠翕目也寢病卧也卧休也

釋名曰卧化也其精神變化不與覺時同也寐謐也謐靜無聲也寢侵也損事功也瞑泯也無知泯泯也

禮記玉藻曰君子寢恒東首（鄭玄注曰首生氣也）

又樂記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論語公冶長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於予與何誅（誅責）

又鄉黨曰寢不尸（帅尸展舒手足）

史記曰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

又曰上自將擊黥布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強起至曲郵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軍上曰子房雖疾強卧而傅太子

漢書曰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呂后承間爲上泣曰上雖疾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

又曰上欲廢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張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又曰汲黯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又曰初武帝遺詔帝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月薨

又曰吳楚反乏糧飢欲退數挑戰周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終卧不起須臾亦定

又曰董賢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衣袖上欲起恐動賢乃斷袖而起

又曰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滿不能食但飲酒啗鰒（步角切）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寢不復就床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怪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倉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寵著床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

東觀漢記曰吳漢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臣卧不動

又曰上在邯鄲宮晝卧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

又曰楊政常過楊虛侯馬武稱疾卧欲令政拜床下政入户徑上床坐武很語言不擇政因曰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秦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即宓第宴談宓卧如故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從父不疑爲烏程令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者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遊淺他縣

同門精學暮夜宿二人寒不得寢卧更相謂曰後若富貴憶此之難宜勿相忘

羅含別傳曰羅含字君章少嘗晝卧夢一鳥文色異常徑飛入口

杜祭酒別傳曰君新作被腰眠覺晏起乃數腰便眠使人不起異事因令看陌上有寒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會稽典錄曰陳脩字奉遷少爲郡幹受韓詩穀梁春秋家貧爲吏常出擔上下恒食乾糒觸每至正臘偃卧不起同僚請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吳越春秋曰楚平王遣使者封函印綬追召子胥子胥以夜半時卧覺忽而仰天悲歎言曰父兄俱死當誰歸乎泣下交流恐爲楚所得乃貫弓執矢步出東郭

韓子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巵無當有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爲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巵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卧唯恐夢言泄於妻妾

桓譚新論曰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作賦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入覺大少氣一年卒

郭子曰王長史病篤(王仲祖也)寢卧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小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床上劍至果高

又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何以荅曰我曬書也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偷入齋取物樸裝一室之內略無不盡子敬卧而不動偷遂復登床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青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

睡

左傳宣上曰趙宣子諫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也)晨往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漢書禮樂志曰魏文侯最爲好音而謂子夏曰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之音子不知倦焉

又曰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人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晏子曰景公田於梧丘夜猶早公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晏子對曰昔君靈公田五丈夫罟獸故斷其頭而葬之命之曰五丈夫之丘命人掘而葬之

世說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每眠人莫敢近者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事具帳部)

益部耆舊傳曰何祗爲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三

人事部三十五

行　步　趨

走　跳　蹲

行

易困卦曰臀無膚其行趑趄

毛詩谷風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

又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載驅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又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又蟋蟀杕杜曰獨行蝺蝺

禮記仲尼燕居曰行則有隨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

又王藻曰君與尸行接武（蹈半迹也）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凡行容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

左傳襄五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論語述而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曰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譬如人行前途尚遠日勢已暮故顛倒疾行何得責吾順行禮教）

漢書曰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迺以刀決帳盎解節旄履步行七十里（着屨步行而進也）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虞翻相得山中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人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明府試鞭馬翻能疏步屬之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問朔曰公孫丞相倪大夫等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曰臣觀其齒牙樹頰胲腤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肱連脽腤尻遷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

神仙傳曰黃盧子者姓葛名越年二百八十歲行及走馬王眞者上黨人也年十七八乃學道服食胎息之術行及走馬力兼數人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又能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孔安者魯人也行氣服鉛丹有陳和者樂安人也重之求事安遂受其方合藥服之二百餘年頭色轉黑氣力百倍行及走馬也

列仙傳曰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史建獨好導引服食之術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

葛仙公別傳曰孫堅欲害仙公馳馬往逐見仙公徐行逐之不及

步

釋名曰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司捕務安詳也

爾雅曰堂下謂之步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又祭義曰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

漢書曰息夫躬曰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音鋒）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窺音跬）（跬半步也一曰舉足也）

又曰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爲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

步行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
又曰蓋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家貧俸祿數千半以給吏人
爲耳目爲司隷常步行
續漢書曰李固少有雋才雅志好學爲三公子常躬步行
驅驢負書從師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除鄴陵長家貧無
單車乏馬步行之官
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其能失其故步匍匐
而歸（以此勗彼而失之）
白虎通曰人踐三尺法天地人也再舉足爲步備陰陽也
郭子曰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兩角髻葛裙柱杖臨路邊
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丞相小名）阿龍故自超不覺步至臺
門方言曰半步爲跬
世說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桂杖頭至酒店上便獨酣
酣暢

趨

說文曰趨低頭疾行也赴直行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斯也
毛詩魚藻曰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禮記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不與之言則
趨而退
又曰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論語鄉黨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爾雅曰門外謂之趨
漢書曰上欲自擊陳豨周昌泣曰始皇攻破天下未曾自
行今上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
又曰萬石君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走

釋名曰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
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三緩則持一周禮曰榮主以徵守其節未聞也如今漢使者持之節）
左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
又昭七年曰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
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
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
能見夫人有如河軼（人誓也）荀躒掩耳而走
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又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
立臣請立之（陳乞欲立公子陽生故言不可）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
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瑞節信也）（王與陽生者遣之）
爾雅曰中庭謂之走
史記曰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
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東觀漢記曰上降潁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繫馬着鼓
者馬驚硠磕（硠音郎磕音蓋）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
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
南宿與太祖善丼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
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答云我是寇
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舡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挽車走入白帝

晉書曰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又曰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絶人

後魏書曰伊馛（蒲味反）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卻行

趙書曰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厮役於縣走及馳馬

前秦録曰符堅大敗爲流矢所中逌走甚飢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

隋書曰麦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産業

吳越春秋曰慶忌僚子也勇爲人所聞走及奔馬

吳氏春秋曰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又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千里邑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戰國策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曾參母投杼踰牆而走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軆不安卧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輕車排户曰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何禱壑而終也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走而昧者不知

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淮南子曰漁者走淵木者走山

又曰覺者見虎不走非勇也

又曰飛不以尾挫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

抱朴子曰朽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湏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歳能夜讀書走及馬（又作訂詒切）

世説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見一置懷中既詣定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户遥擲面便走

俗説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丈許諸葛一跳坐布上遂得之

魯女生别傳曰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絶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麞鹿

跳

釋名曰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

左傳僖下曰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劉翌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出

神仙傳曰壷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從遠方來賣藥得錢與

飢凍者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後跳入壺市掾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人身爲掃除幷進餅餌公令房共跳入壺中但見樓觀重門侍者數十人

蹲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州辟別駕不就追求之乃於成都賣藥市見長文蹲地齧胡餅州知不屈乃送還家

山海經曰大荒之外有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踆古蹲字）

郭璞遊仙詩曰安見山林士擁膝對巖蹲

王褒僮約曰奴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罵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人事部三十六

沐 浴 盥 游

沐

說文曰沐濯髮也

毛詩淇澳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蓄蘭爲沐浴

禮記曲記上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又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左傳僖中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竊藏以逃（豎公時）盡用以求納之（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又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之

又哀下曰齊子我夕（夕視事）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遂執以入（執陳逆入王都）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潘米汁可以沐）

論語憲問耻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家語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且祭日沐

浴爲齋潔也

史記曰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上書自陳左右見問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傳舍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后持之而泣也

又曰鄧通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沐浴不欲出於是文帝賜通巨萬

又曰吳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稸言在心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之久矣

又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沐浴未嘗出

又曰董賢每賜沐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又曰張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鄧粲晉紀曰舂陵長易雄起兵討王敦欲沽之使還邑舍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夢乘車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不去左右晏子入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能生死者聞嬰子疾請治之公喜起曰病猶可爲乎哉晏子曰客之通也使君潔沐浴飲食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也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吾爲君紿而已矣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若槁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顏淵曰丘之道其猶醯雞（鷄酒上飛蚋曰醯）

韓子曰古諺曰爲政若沐也雖有弃髮之勞而有長髮之利也

又曰僖侯將沐湯中有礫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

呂氏春秋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

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六韜曰文王聞殺崇侯虎歸至酆令具湯沐

論衡曰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宗人之愛憎頭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愛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髮白耶

世本曰秦穆公作沐

異苑曰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去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岸於巖下竊擁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櫛沐巖崩壓停者悉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爲識婦首見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慙愧自作乃自沐焉散髮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去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又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浴

說文曰浴洒身也

禮記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浴外內不共湢(音逼)浴(湢浴室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澡身而浴德(澡潔自清於身浴於德也)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
又文下曰齊懿公之爲太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
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
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抶職(抶擊也)職怒歜
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
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
國語曰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之而來以與使者比至
三釁三浴之(釁香也)
論語先進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續漢書曰耿恭在疏勒得出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
決形容枯槁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沐浴易衣冠
又曰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
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見猶在其首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淵正方四隅皆通(言淵四角皆通)北屬
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illegible])
舜之所浴也(言舜嘗在此澡浴)
莊子曰仲尼問於太史弢曰衛靈公爲靈何也太史弢曰
是固靈也靈公妻有三人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又曰鵠不日浴而白
韓子曰燕人李季好遠游其妻私通他人季忽歸私通者
在內其妻令夜髮直出門季曰何人耶妻曰無人季曰吾
見鬼耶妻曰宜五牲屎浴季曰諾乃浴以狗屎
說苑曰秦繆公見百里奚牛肥公曰牛何以肥對曰臣飲
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嶮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公知其
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坐與語公大悅
外國圖曰方江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黃水婦人
入浴出則乳矣去九疑二萬四千里
丘淵之征齊道里記曰朱靈城東有營邱舊宅宅前有水
是寧常所澡浴處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
反宇櫨桴隱起彤采刻鏤雕文粲麗四月八日九龍銜水
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
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
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腳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
又顯陽殿後有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
臨池上有石床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訖婦因送新衣(桓沖也)車騎
大怒催使將去婦使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
大笑而着之
幽明錄曰桓溫內懷無君之心時比丘尼從遠來夏五月
尼在別室浴溫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藏
次斷兩足及斬頭手有頃浴竟溫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
毀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當如是溫惆悵不悅

盥

說文曰盥洒面也澡洒手也先洒足也
尚書顧命曰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酢)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

左傳僖中曰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後漢書曰劉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洗手曰盥）京師以為諺

唐書曰虞世南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節）

莊子曰陽子居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也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問夫子夫子行不問今閒矣請問其過

曾子曰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

風俗通曰案里語厚哉鮑管 探腸捼腹不清然尚不盥何共財而生喜怒也

游

毛詩鄁柏舟谷風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名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莊子曰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吾善游者數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又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有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水也

呂氏春秋曰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鮎鱣之屬）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增潭如猿仰株入如沉黿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人事部三十七

溺　相似　偶像

溺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曰盥盤之銘與其溺於水寧溺於人不可救

禮記檀弓上曰死而不吊者三（謂輕身忘孝）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舡）

又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晉趙孟使楚隆問吳王王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東觀漢記曰鄧訓字平叔永平中治滹沲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

後漢書曰廉范西迎父喪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魏志曰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宅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並當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又曰帝幸許昌杜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

吳錄曰孫策討黃祖表曰臣討黃祖斬首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二萬餘口船六十餘艘財物山積

唐書曰封德彝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為行軍記室泊船海曲素夜召之德彝墜於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問其故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孟子曰淳于髡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呂氏春秋曰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以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

又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又曰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荊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淮南子曰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一尋常之纆

又曰父溺則攬父髮而盤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居船檝之間而溺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檝之間則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駒

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

異苑曰蜀郡張貞行舡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氷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氷側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冰開尸首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又曰潁川荀茂遠景平中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爲遠笳去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荅曰官生于林於是而寤未解所況因復寐又夢部伍至楊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遂入中自試根小即見殯瘞葬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兄船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殞殯儀一如其夢

幽明錄曰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迎婦在渚次兒欲渡婦舡夜掛舡頭遂墮水即沒徐羡之作楊州登勅兩岸厚賞漁人及昆崙共尋覔至三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髣髴如夢聞聲告之曰吾今在卿舡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工沒覔果見坐在舡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三輔決錄曰文帝竇后名猗清河觀津人也父遭秦之亂隱身漁釣墮淵而卒景帝即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塡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乘舡墮水物故尸喪不歸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爲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後稍懈因乘小舡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江上郡縣表上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親魚鼈爲仇肆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子真學筭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王親見之。樂府解曰公無渡河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舡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乃遂溺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

相似

春秋厤命序洛書曰人皇出於提地之日九男九兄弟相似別長九國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或謂子貢曰

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

孔叢子曰萇弘語周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也脩肱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也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如夫子時。又曰楚相孫叔敖臨死囑其子貧困往見優孟乃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與左右不能別欲以爲相優孟曰孫叔敖盡忠爲楚令尹死其子負薪楚相不足爲也王乃封敖子

漢書曰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其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

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建召鄉里識知者張
宗祿等　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又曰馮立字聖卿遷西河上郡守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
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與
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
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
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永樂董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
董侯八歲能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句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
數寇鈔曾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句麗呼相似為
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
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孔明有盛德于
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為瞻不死故將謂王富
曰君狀貌甚似諸葛君因此思赴復以覇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知之謂為
似己入則共寢
檀道鸞晉陽秋曰初議以吳隱之為黄門郎而隱之兒似
太宗上不忍見故攻焉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
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兒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琅琊人年十六為芍藥賦沈約曰王
郎非唯額似袁公見人輒矜王郎見人必慢矣唯此條不能
酷似耳袁粲即筠外祖也

唐書曰王孝傑雍州新豐人高宗末西討吐蕃戰於大非
川為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
禮
孟子曰昔者孔子歿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
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劉昭幼童傳曰漢孝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年五六歲
壯大武帝大類我甚奇之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喪於內半
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
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孔融別傳曰融為太中大夫虎賁士貌似蔡邕每酒酣輒
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續搜神記曰吳興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
意理常秉無鬼論門生後渡江忽有一單衣白帢客來因
共言語遂及鬼神客辭屈乃語曰僕便是鬼何以云無受
使來取君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似君者不云施續丁都
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便與俱歸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
鐵鑿可長尺餘正自打之放鑿便去顧語門生慎勿道俄
而都督云頭痛還所住至食時便亡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
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夫歌予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風俗通曰陳國張伯喈弟仲喈婦妝於竈下至井上謂喈
曰我今日粧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婦大慚愧其夕時伯
喈到更衣婦復逐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喈為卿荅曰

我故伯喈也蓋親密無過夫婦然尚如此況於初未相見
而責先識之乎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生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
恒似耳恒似則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又曰魏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容皃如故吳平發
者見淮南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綱曰先祖也去綱近五
百年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懷孕此二子才皃甚相類時人
云邕是衡之後身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
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
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
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即出外脩整衣冠又入呼問

我何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
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強冠解帶不覺
惛然而眠不怡者數日

偶像

說文曰偶人也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
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
于天下（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像以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肖似所夢之形也）

史記曰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
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
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即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
所止息也今秦虎狼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無乃為
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國語曰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
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
為范蠡地

春秋後語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
王無道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諫曰今旦經淄上有土偶
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土也八月
雨降淄水至則子殘矣曰吾殘則復西岸子東國桃梗也刻
削為人淄水至而去漂然將何所之矣孟嘗乃止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郅之狀交弓射之莫能
中

魏志曰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鬬死太祖購求信喪不
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魏略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出為壽春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任欲
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
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壇旦夕射之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儁往喻關羽令降羽乃作像人於城
上而潛遁

又曰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
刻作美人形恒置坐側

隋書曰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
帝退朝之後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恩若朋友帝猶

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於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運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為歡笑

唐書曰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　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像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侯君集滅高昌國拜麴智盛為左武衛將軍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

又曰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真容擬佛像之制

又曰天寶五年於太清宮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

孝子傳曰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車頻秦書曰姚萇為符堅神像戰來有利軍中士衆出入並驚恐皆云畏符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抱朴子曰張華作博物志曰黃帝仙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為黃帝像帥諸侯奉之亦見汲冢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人事部三十八

叙夢　吉夢上

叙夢

毛詩雞鳴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君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也）

又節正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而已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

尚書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禮春官下曰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夢者人之精神所寄可占者也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觭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觭讀如諸戎掎之掎）

又春官占夢曰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群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

左傳昭元曰鄭子產如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也）

又昭二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太宰薳啟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

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
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論語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爲功曹與
汝南張劭字元伯爲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
徵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
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
黃泉蘇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歎泣之
魏志曰周宣字孔和爲太史嘗有問宣者曰吾夜夢見芻
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
後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戒慎
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對曰

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已而語宣曰前後三時皆
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
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
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訖則芻狗
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
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後魏書曰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
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尒朱兆捕徽乃斬首送之
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
兆於是懸祖仁首於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
人以爲立報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索紞字叔徹善數術占夢孝
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

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上與氷
下人語爲陰陽介事君當爲人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
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
而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
門處紞曰馬爲離離爲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
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
大禍宅果與賈摹等謀反伏誅焉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
舍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
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起郡功曹張邈嘗奉使
詣州夜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
不行張祗當舉孝廉夢豎空中夫紞曰此未字也祗果停
凡所占夢莫不中驗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

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
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也哉夫千
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
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
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又曰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
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
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
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
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
交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

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為夢形接為事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又曰西極之南隅有國名古莽陰陽之氣所不交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夜則昏憊而熟寐而昔昔夢為國君遊讌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夫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慮鍾家業心形俱疲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其友曰若夜夢為僕夫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又曰黃帝十有五年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在弇州西台州北不知距齊國幾千萬里也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彼中無師長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帝寤怡然而召輔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疲而睡若此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朕得之矣

莊子曰夢者陰陽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又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事變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

又曰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傅子曰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耶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大覺乃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

博物志曰太公為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其故荅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為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遂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

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採伐過之不得取之取必迷悶晉孝武太元初封驅之家奴竊三餅歸發者有蛇螫之而死其夜驅之夢神語之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覺奴已死錄由在復還之矣

論衡曰趙簡子夢見天帝也以夢占之知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外山陵輙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夢見帝非天帝也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樂曰因也衛思因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病即小差樂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

夢書曰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

口不言也䰟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
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　言世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
夢官世相傳也
又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太
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
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夢爲大禽所中
秦二世夢虎齧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黃帝鍼經曰岐伯曰正邪外襲內而未有定舍也反淫於
藏榮衛俱行而與䰟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
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
於外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涉大火而
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

懼心氣盛則夢喜笑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身不舉腎氣
盛則夢腰兩解不屬其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於
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
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
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
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
陰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足則夢行走而不能
及居深窖內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跪
王子年拾遺錄曰㷀高西有夢草並似蒼柯採之爲占則
知吉凶懷之以占夢立知禍福

吉夢上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像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

毛詩鴻鴈斯干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
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又鴻鴈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
左傳僖下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也）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盬唼也腦所以柔物）
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
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昭元曰昔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也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也）夢帝爲己曰餘命而子曰虞（帝天也）將與之唐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
又哀下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
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盧門宋東城南門北首死象也）之外己爲烏而集於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
曰余夢美必立乃立得
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其母爲扶
始外丘睹白帝上有雲虎感己生皐陶（此盡夢所見吉之符也雲虎有雲狀）
堯聘索狀如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周書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姒夢見商之庭產
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乎闕間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
以告文王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
帝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

昔平山陂日衍問史蘇蘇占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又曰王太后母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女嫁
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奪金氏內之太子宮太子
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任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
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景
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漢書曰高祖薄姬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趙
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
漢王四年坐河南城皋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
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
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胷吉
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人事部三十九

吉夢下

東觀漢記曰諸將皆勸光武即位乃召馮異上曰我昨夜
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
發於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
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
夢有小虫飛無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出
又曰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磄碭有若
鍾乳若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反天舐之
皆聖王之夢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
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祿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
也於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為掾
謝承後漢書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
隸在此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學春秋十九當冠出諸生
曰此宰相之器也
魏書曰程昱少時常夢上太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訪
荀彧及兗州平乃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
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
張勃吳錄曰武烈皇帝母有身夢腸出繞吳昌門孫堅妻
吳氏夢月在其懷而生長沙桓王又夢月在懷而生太皇
帝
又曰丁固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為尚書

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為公
乎遂如夢焉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問
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
君位卒當至公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封瑯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
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又曰吳主孫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得幸有身夢有似龍
頭授已者已以蔽膝授之遂生孫亮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
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
諸軍事
又曰陶侃為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為司
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征泰與二年侃加
平南將軍
又曰鄧殺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溢
斷鞶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
故虎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迁汝陰
續晉陽春秋曰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
懷其後果以相者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
鄱陽公主焉
王韶之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齊夢丸土吞之而於夢中
占者答曰此服土吞也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我
當復本土旬日中間玄敗遂得歸
陸機晉書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縣四刀於其上甚
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四為益一也

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為益州刺史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懷遂取吞
之含覺胸中如吞物意謂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
鳥有文章汝當善文章矣果如其言衆人謂之荆楚之松
竹荆州刺史桓温以為江左之清秀也
晉書載記曰劉聰之在孕也母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
元海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
南燕録曰慕容德皝少子也皝母對諸夫人言婦人夢日
入懷當生天子後孫夫人任身夢日入其臍中後晝寢生
德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勛語左右
曰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
著作郎孫殺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悦
又曰劉穆之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
二白龍俠舡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悦及武帝克京
城從何無忌末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召
焉
又曰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
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當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
故荅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
在今王
後魏書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為
日所逐避於牀下化為龍遶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
帝也
後周書曰柳霞幼而爽邁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
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作一夢夢汝登一樓

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
向卿復晝寢又夢將昔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
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又曰高琳字秀琳其先高麗人母嘗祓禊泗濱邑遇見一
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仙者謂曰夫
人向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耳君受之必生令子母驚寤
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智
略從文帝累有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三國典略曰高勸嘗夢傍衆星而行與乳而內喜遂傾產以
結客

又曰宇文永貴呂黎大棘人也母初孕貴夢有老人抱一
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
字之

又曰齊陽休之幼年將仕夢鄴城東南有大冢上有銅柱
蹐爲蓮花休之從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右轉夢中呪曰
三匝而止柱如其言榮貴之後所居之宅竟在其地

又曰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曰昨夢大王
乘龍上天願深自愛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

又曰梁孝元字世誠梁武第七子也小字七符初梁武夢
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户幔
有風迴裾梁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孝元
載誕之夕舉室光明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胞之異

梁書曰江淹少夢見人授之五色筆因而有文章後十餘
年忽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借君筆可相還淹夢
中探懷中筆自此後不復有文章時稱淹才盡

又曰鄭灼少事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皇侃
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

又曰何點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
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陳書曰高祖微時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
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藏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
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曰此
天上石麒麟也

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世代
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
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

又曰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
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

北面受業焉

又曰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族爲字文成聰警絕倫書
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
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
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曰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朝肅宗觀其兇逆有勃逆
之狀言之於太上皇太上皇易之不納上恐危社稷遂精
誠祈夢其夜夢故內侍胡普寂等三人持紫囊以黃帊自
天而下至上前有素版丹書文章甚多既寤所記者唯四
句曰厥不玄乎其惟其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十四年十
一月甲子祿山果於范陽稱兵向闕

又曰劉沔初爲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
後遇賊兵戟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日黑

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
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
朝公說之曰我其死乎對曰使人以迎占夢至晏子說公
夢告之占夢者請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曰所病者陰也
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愈也以是對占夢者入
以晏子言對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曰此
非臣之言晏子教臣
李蜀書曰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虹自
門外天一虹中斷及生后常言三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
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林邑記曰林邑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
金初范楊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落席

上金色光起昭晰艷爚及其生也名曰楊邁後裴王位能
得人情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自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
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文王之户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
王夢日月之光着身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在母胎八
月而叱聲震外年十三夜夢名字炳然縣在月後遂棄進
也
異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
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遂返
精洞典籍
又曰太原郭登之字仲靖義熙初請葛長民欲取為諮議
登之不樂後為南康太守盧循之反長民以其無先過也
將加大辟夢一神人以爲用如意與鏁是寤寐中殊自指約
既覺在其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郭遂得無他屢經顯官
後從入關爵以自隨插着衣帶中忽失所在
幽明録曰謝安石當桓温之世恒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轝
行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及温亡後
果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
年見雞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少日而卒
又曰吳興錢乘孫權時甞晝臥久不覺兩吻沫出者數升其
母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鴝鵒恨未盡而呼之乘
本尩羸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人事部四十

應夢

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齡也）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數禎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武三者明傳業故數說受命而成之）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左傳僖公下曰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

又成公上曰鞌之戰晉韓厥夢子輿（厥父）謂己曰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愈也）

又昭二曰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又昭四曰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荀偃子也）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以夢故也）

又昭七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轉婉轉也）旦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是今而日蝕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又曰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又曰韋玄成爲丞相言孝文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爲上召問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占曰必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建安中爲武威太守前郡守邯鄲商爲猛所殺據郡反爲韓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樓自燒而終

魏志曰武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有青氣自地屬天宣曰天下當有貴女子死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旦文帝復問周宣曰吾昨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曰此陛下家事而太后不聽故吏明耳時治弟植罪逼於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大象問人曰何祥對曰君爲大郡然而不善或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當爲大郡然象以齒見焚必爲人害後爲吳國內史沈充所害

又曰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

之斬乇於湖陰帝欲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斬
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何以不
縛之
又曰簡文見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
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生東方始明因
以名焉簡文后後悟爲之流涕
後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
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
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
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
祭焉
又曰莊帝在藩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
南上日月俱破復歸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解日出雞

帝復闢閶門入登太極殿呼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既
覺占之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亂京師日
君象月后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如其
夢
又曰盧元明爲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
攜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
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爲亂
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又曰酈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
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
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荅曰
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爲青州刺史
又曰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
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
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
冠甚偉着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
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齊書曰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太中大夫薛琡
嘗夢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
爲幽州乎數月出爲幽州刺史
又曰宋頎爲涼州刺史頎前妻鄧氏亡後十年夢見白頎
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別頎見崇言之
崇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及
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後仕進所莅者
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梁後略曰初賀革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
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
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因領之遂
往荊州
三國典略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還長安太祖授儀
同三司甚禮待之炯恐太祖愛其文才恒閉門却掃無所
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弃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
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
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
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關山此恐不復由我寤而異之當時
以爲怳忽十餘日便有命放還遂與王克等並得東歸
又曰陰子春嘗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毁壞臨
海神廟當坐棟上有一大蛇役夫下擲入於海水爾夜子

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既無所託欲
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醑
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州相報
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梁武以爲南
青州刺史
陳書曰武帝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傳史普直省夢
人自天而下着朱衣武冠導從數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傳
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白黄門
侍郎孔宗範數曰吾事去矣其爲子孫憂乎自武帝已後
并廢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禎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舉兵將伐宋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意
怒甚盛公問占夢曰師過太山不用事太山神怒也公問
晏子晏子曰非太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湯修以

長驌兌上而豐下倨身髙聲聊黒短蓬頭而驕豐上兌下
僂身下聲公曰然
又曰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擁
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
曰昔先君靈公田五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
丈夫之丘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
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之淵
爲清江使河北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
之占夢者曰此神龜也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筴
又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曲轅之道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曰
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
比予於文木耶柤梨橘柚果蓏之屬耶實熟則剝剝也剝

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泄亦折也此以其能若生者也予求無所
可用久矣乃今得之
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其
師時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教
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
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因授秋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巳曰我東北陬之槁
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使視之信有焉文
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大夫禮王曰吾夢
中巳許之矣奈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亦言成帝時上甘泉召使作賦子雲
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覺大少氣
病一歳卒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大既覺語
人云此日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晏駕哀策謚議王所
作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舡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
沼神池云堯時治水嘗停舡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此綸
絶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
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鉤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黄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
絳衣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嗤
者皆死
虞翻別傳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
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
士曰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於陳爲老子立祠

三輔決録曰子以去冬脩夜思而未之得世忽然而假夢此黃䰄之叟姓爲玄明字曰子眞與爲言必有中夢中辯詩與輔之事子按其人子眞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録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崪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㬥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儔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爲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寔爲靈之媚而服爲則與夢期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

閭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列異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得病夢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語曰汝着此衫汙即火燒便潔也覺果有衫在側後汙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擥叻咸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息臥夢天公過而哀之勅有以給與司命案録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是所爲輙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嘗往擥嘖家傭賃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生車屋下産得兒主人往視聞言當名汝兒作何嫗曰今在車下夢天告之名爲車子擥嘖乃悟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儉者東莞人葬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没故民承儉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勅外内装束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雷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吻吻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但霧冥不見人往令既至收得冢内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逆走棺未壞令即使人脩復之即其夜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缺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覔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爲尋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厨勑旦旦以二頭作臛便着鑊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着烏布褲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旦厨人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

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荊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説巳是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着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岸坐處令人牽取題如夢所即移着崗上酹以酒飯其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又曰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侍甚謹三更中夢二人乗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語鬼去有張隗不姓徐此人亦可殆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受之遂不復見

異苑曰高平檀茂崇以義熙中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

夢見崇手捉團扇去崇年命未盡廣被災厲方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毋涕驚覺果於屏風門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又曰海陵如臯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年墜於縣鱲和蓋從潮漂沉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婢年可七十許璠頭着袿（姑禹）鬢髮皓白不殊生人釵鑷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脯施于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婢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廢骸形飄露今以直一千乞為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斂移于高臯焉

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民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煩為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髑髏草生眼中便爲拔草即於某處得一雙金指環

靈鬼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于此于今存在

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起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哀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覺寤欽想顯然來遊乃駕輜軿車從八婢自言我天帝玉女遣爲夫婦贈詩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通其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人事部四十一

凶夢

禮記檀弓曰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呼曰殺余孫不義（厲鬼趙氏之先祖也）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皆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又成公下曰晉楚將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言一發中之）

又成下曰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也）或與巳瓊瑰（瓊玉瑰珠也）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爲珠玉滿懷）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而無傷也言之至暮而卒（衆多也）

又襄王曰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者)獻子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也在大原 皋巫名也)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公與獻子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又昭二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小臣也 夢未必吉)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封君也)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曹晉人不救而曹亡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初生瓜也)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胥彌赦衛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貪卜人不以實對懼難而逃)

國語曰晉獻公伐虢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使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形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虢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外內無親其誰救之吾不忍俟將其族適于晉六年虢乃亡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爲王

又曰初趙盾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宮及趙武還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初艾當伐蜀夢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

謂耶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不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

又曰關羽初出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果尋被殺

晉書曰郭瑀燉煌人也符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預遣使招瑀瑀與同郡索嘏應之穆後信讒欲誅嘏瑀諫不從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爲長沙王乂征河間王果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輦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冤

又曰張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遷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又曰僞趙石虎晝寢鉢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魚羊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又曰温嶠爲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又曰揚雄爲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陷爲敦所擒初雄被執之曰其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斤也車傍於斤吾其戮乎尋爲王敦害之

續晉陽秋曰符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於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墳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於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兵遂不擒之

前涼錄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而卒

前趙錄曰劉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履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之極東爲震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不出疆兵必大起遠志三年曜爲石勒所擒

前燕錄曰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覺而痛惡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使掘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俄寢疾而死

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盡言諫爭遣慶之從子攸之賚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度無盈餘矣

後魏書曰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告所

覲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又曰崔浩搆害李順甚明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
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
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
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
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
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後而族
三國典略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
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牀夜夢孔子從其廣
爲疏例槩而揰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尋而病愈
齊書曰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
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又曰武帝時雍州刺史張敬兒未貴夢所居村社樹欻高

數十丈爲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俄反伏誅
梁書曰武帝初沈約爲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後夢和帝以刀
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
軍忽夢己化爲羊爲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
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
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
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
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矣
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
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
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

也吾生於角昴畢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
遷舍人木還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又曰常溫爲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於首謂愛壻張復魯
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
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
公訣矣明日卒
又曰崔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
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
照鏡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
退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其吉徵其
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唐新語曰毋煚俱永切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煚夢著
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

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從而
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然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
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
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桓譚新論曰博士弟子韓生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
晨起厠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爲祝詛捕治數日死
玄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甚
衆以物呈廟大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梁析析曰君欲曹
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子曰爽無救振之請尚失天機則
鑪何待於彊
益部耆舊記曰何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
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字四十下有八君壽恐不過此後果

如真言
管輅別傳曰輅見何尚書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
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蠅集
之位峻者危輕豪者亡後遂被誅
搜神記曰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
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在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卧夢
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疋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
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還與家別不
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
日死
續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
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蒲錢爲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郭
凶事既覺便往郭許共圍碁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不因

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太的
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營理之如所夢
異苑曰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
征軍遠行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
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爲桂陽太守夢人縛將去形神
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陽當取之殷驚寤惆悵永
初三年除衡陽郡知冥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亡
述異記曰陶繼之爲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
爲劫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枉殺若有鬼
必自訴理少時陶夢見此伎來云訴天得雪今來相取遂
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既殺符堅與符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

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見陰
腫痛明日遂死
又曰張駿有疾夢出遊觀不識其處甘泉涌出有一玄龜
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
記之封在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
幽明録曰魏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
疋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
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措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
焉
又曰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
惡之潛爲祈禱者備材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大懼
一皆藏閉錢而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儁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

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卧流涕覆面
嫂怪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
守喪一客賚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宋董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
其兩拳以問董董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卿當
大凶非苴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
又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齧
張張牀上避匝乃墮地後符堅遣狗長姓破張着綠地
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

人事部四十二

敘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illegible]）

又襄公二十二年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御叔魯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

又昭公二曰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又曰書曰聖作則（書逸篇則法也）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道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
又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叡作聖 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 君行聖則時風順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
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
又曰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又子貢曰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 社里之居也[illegible]

[illegible]令行儀令之則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
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配乎天地參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 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歲故以五五百載也聖紀書也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及數握命人起河出圖聖受思
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
思之以受曆數也
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
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
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
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之學以教誨之爲
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
之謂也
韓詩外傳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
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
餘里然得志而行乎中國如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
又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
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
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
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
三年於玆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

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竅信
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寡人之患將如奈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鷇[illegible]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
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
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
而應變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

爲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荅曰丘非聖者三王聖
者歟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
荅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荅曰三
皇善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
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
有大聖之德
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
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己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
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隨巢子
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疏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
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
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中子曰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
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一體冉有伯牛閔子顏淵
具體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産則兄事而世謂子産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産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産死鄭大夫捨玦珮婦女捨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知雄也雌柔弱也）

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得所宜

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又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又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以千世主者非貪禄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俱）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僬天下之憂而平海内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黄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九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吕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緩謂無爲急謂成功）似遲而速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　觀者不識其鄰

又曰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所爲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爲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士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illegible]）一名哲（[illegible]）一名先（[illegible]）一名通（[illegible]）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令人神智（[illegible]）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揚方五經鉤沉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而理盡自然者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歟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從强其所劣損其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所以言也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其以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illegible]君子豹別其文蔚也[illegible]辯人貍別其文萃也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得知天變動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荀悅申鑒曰聖不至聖何以盡性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袁准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蔣子萬機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主亦須佐輔

王衍論曰聖人盡衆物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絶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奕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圖墓書曰青烏乃黙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顔淵執轡到匡郭外顔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矣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由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三

敘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叢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麻麦子嗟所治毛云子嗟放逐朝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者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去箋云願去者乘其白駒來者食我場中之苗縶之維也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又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者而內自省也思齊也省察也家已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笥也貧者人之所憂而顏回志道有所樂故深賢之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

又子張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神人之精者爲賢治身以練神爲寶治國以積賢爲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若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恃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宣子荀寅瑤子之子者伯也智果曰不如宵也智果者智氏之族也宵宣子庶子也宣子曰宵也很很戾不從人也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鬢鬚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附也掌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冀晉邑野郊也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耨耘也田中曰饁饟也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

復命進之曰臣得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賢不忘敬也公使爲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焉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詘(詘人雖辯敏亦宜有折屈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討之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莊王賢之乃復陳國也)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抑有衞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衞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容賢(言其所以退故以容賢者也)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衞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之與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言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公儀子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任爲君操竿不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又曰子思自齊反衞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衞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弊則君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徒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

顧也

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已心行道以爲已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旣而相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何歎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盡此其三也

中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之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孤臣敢以爲賢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侁氏有侁氏喜使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亡虢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爲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號曰五羖大夫

又曰史台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内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閭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覵之音覵視也期以一月六
月而反復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
鰌音讎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
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簡子案兵而不動
周書陰符曰九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
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
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象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遭害達

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
以聖賢爲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
不賢則速亡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絕江海者託於
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
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叔封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駭
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禽
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
何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

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實高而仰反以告商子
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
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
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
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
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
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
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
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中間紹介也
六韜曰文王舉賢若何太公曰案察實選才任能名實俱

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
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杜氏幽求曰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
抱朴子曰桓文羨高鼓群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檝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
斯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
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
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
桓譚新論曰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
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文
風俗通曰賢堅也堅中廉外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

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越絶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異苑曰汝南陳仲躬與諸息姪就潁川荀季和父子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内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問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器業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于漢之代矣
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悋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鍾子芻蕘論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稜草産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陰德

道德

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育生也峻高大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大道不器 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

周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顏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亦欲使季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化

大戴禮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下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非其常道可道。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黻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 匡正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

冠蹤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治辭以為定上下之儀也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積道者天與之地助之鬼輔之

鬻子曰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

公孫尼子曰道為智者設賢為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

揚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道有四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胄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

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瑩之以發其光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也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不折

杜氏幽求子曰蓋道清淡以無為為家恬虛寂靜弘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王不信度亡可待也

傅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符子曰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至德中和之敏德仁義順時孝德尊祖愛親）

禮記學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表記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撫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詩蕩烝民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尚書舜典曰玄德外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行道德外聞天朝遂見徵用）

又大禹謨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也皋陶布行其）

（德下治於民民歸服之）
又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又伊訓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
又洪範五福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
又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心逸而名日美）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爲政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又先進曰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問恥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古之善馬也稱其在五御之威儀）
又季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大傳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以謙儉推讓爲節人有刈恭禾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恭家并在門外上有盆鄉里牧牛兒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德文母爲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也遭大疫二兄亡次兄毗又疫其癘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避家袞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袞性不畏病納粥粥扶持不捨晝夜省柩哀臨十有餘旬病暨歇家乃反而袞亦無恙害宗黨歎曰

異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晉中興書曰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慍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奮爲南郡內史州西曹荀丕欲交秀之拒而不納報丕書曰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之人因其德故能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脩地廣者其德厚
又曰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合陽吐陰而與萬物同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韓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鶡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人者謂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如
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楊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傳子曰上德之人其濟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
非德之力
太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廢則禍
易參同契曰道成德就潛伏俟時
海内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義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
曰[illegible]戮從令將攺子既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

四百三　七

又曰戴良字叔鸞高才碌落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
之鄉里搢紳下至蒸庶莫有忿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事江夏黄
公瓊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供齎磨鏡具自隨每至所在
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爲豫章
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事以成其節
又曰仇覽字季智學通五經選爲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
毋居詣覽告元不孝覽誚遣之屬毋歸勿言方爲教之後
覽齎禮詣元爲陳孝子供養之意元遂感激卒爲孝子時
令河内王渙政尚清嚴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覽
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鸇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鸇不如
鳳皇故不爲也渙感覽言用損威刑
會稽典録曰鄭弘字巨　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詣掾勾章任

尚居素溫富乘新車駕肥馬弘恒在後尚輒罵弘無慍容
弘尚在京師遊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弘無不對而尚
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荅弘謝曰過奉
顯使無光國之美焉益行遲面恐失期賀以相催促自是
其宜愚聞兩虎俱鬭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
敢荅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汝南先賢傳曰黄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
俗闚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觀其流者不能測其深時人論
曰顔淵復生乎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
守去官歸鄉里居荊州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
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躬潁川人自爲兒童不爲戲弄等類

卷九　四百三　八

所歸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諍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
返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鄙時歲
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
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
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矣盜大驚自投於
地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
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内英俊咸嘉焉
又曰鍾繇以爲顔子既沒能備九德百行不二其過者唯
荀彧乎或問繇曰君推荀君比之顔子自以不及其可得
聞乎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
常先諮之荀彧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
不盡去固遠耶

潘勗別傳曰勗寬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財為巳有

任瑕別傳曰瑕字照先樂安人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發魚貴數倍瑕取直如常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瑕應其舉為臨淄侯庶子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病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抗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為丞相寛大好禮初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遷至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綬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非其死病也後果愈乃封博陽侯終饗其祿

後漢書曰何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注云比干字少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雨濆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公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必有興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

餘人

又曰虞詡字升卿祖經為縣獄吏決獄平當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在郎署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稻田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

沈約宋書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郡州府

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
俟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戴初中徐有功爲大理丞時酷吏來俊臣等搆陷
無辜公卿震恐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
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問子韋子韋對曰禍在
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
誰與爲君曰移於歳公曰歳飢民必死子韋北面再拜曰
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三徙舍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王不欲以飲食傷人乃
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
夜惠王之後圊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爲兒也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

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
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
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矣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
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崤澠之間止士不肯昭泣
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
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歳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黄雀爲鴟
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
食以黄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寶
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
與寶曰令君子孫絜白位登三公事當如此數矣
會稽典録曰鄭弘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
之嫂詣弘訴之弘賣中單即今之汗衫也爲叔還錢兄聞之慙愧

遣其婢索錢還弘弘不受
又曰夏香字曼卿求與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中兒
童各競飲牛爭水共鬭香預爲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
事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酬二親退賚酒肴勞問里中父
老以此爲常
益都耆舊記曰王忳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
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而得病命在須臾腰下
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絶忳
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
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其日風飄
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擒盗矣問忳得馬忳説其狀并繡被主人悵
然良久乃曰被隨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

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爲説之道書生形皃及埋金之處
主人驚曰是我子姓金名彦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
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
彦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彦父爲州從事因告
新都令假忳休息與俱迎彦喪餘金具存由是顯名擬藏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隣家牛數
食其田禾既不可止遂爲斷蒭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
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察求之乃覺是威自後更
相約率收拾牛犢不敢復暴傷於威田
豫章耆舊志曰施陽字季儒遷舒令及之官道經
江夏遇寇賊輿起刼奪陽物賊去後車上席下尚有五千
錢追以與賊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至行時歳荒飢有餘米

糶之夫人恒探斛米者傾量輙過本時人號曰探斛夫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田毓相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五

師

韓詩外傳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

又曰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黄帝學乎太顛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郭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周禮地官下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則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王圓

大戴禮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禮記檀弓上曰事師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

又學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爲祭主）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

不親

又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左傳襄六曰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政得失）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然明鄭大夫）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論語為政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又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孔叢子曰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春秋後語曰甘羅請張唐相燕呂不韋叱曰我自請不行汝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十二歲矣曰君其試臣何遽叱乎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

又曰曹參為齊相乃避正堂舍蓋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又曰文王為西伯鬻熊者為文王師有功於文王及武王滅紂末之封也成王舉勤事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為楚子

漢書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乃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也

又曰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

又曰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又曰張良稱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自得（各自得其所[illegible]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軹縣名張恢先生[illegible]）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又曰孔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傅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褒成君霸之號也）

又曰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

後漢書曰廉范初師事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死因貰之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還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東觀漢記曰顯宗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璧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又曰顯宗以張酺受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拜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

又曰楊政從代郡范升學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涕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為放出升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為大司徒坐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平原孔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為儒宗八世博士乞殺臣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諸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以篤行稱為士大夫所慕李膺常歎曰鍾君至德可師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又曰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床下其見尊異如此

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又曰王承為東海王越記室越與世子毗書曰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師表爾其師之

徐爰宋書曰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乃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歟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之

裴景仁前秦記曰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崔鴻後秦錄曰初姚泓之為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

又前燕錄曰劉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又後趙錄曰張躍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勤偉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吏勑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案世說或曰王趙鄧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王安期鄧伯道趙之也）

唐書曰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又曰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布卜曰田于渭之陽將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文王乃齊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再拜乃與之歸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孫卿子曰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又曰國將興必尊師重傅尊師重傅則法度存師術有四傳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不陵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

又曰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莊子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又曰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之師

又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

列子曰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及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

呂氏春秋魏文侯師子夏

又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昭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伯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晉之大駔為文侯師

海內先賢傳曰仇覽字季智郭太賓荊從之曰暮求留宿明旦太下床朝之曰君非太友乃太師也

荀氏家傳曰奭字慈明幼而岐嶷大學儒林咸歎服之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

江微陳留志曰樓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齎玉帛聘望為師不受

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

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宗陳仲躬涿郡則盧子幹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況餞可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揚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又曰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李仲元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覩其行者穆如也○桓譚新論曰諺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又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昇爲王霸師

論衡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已下敷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敎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聖人聖人之所尚者德義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智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始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季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符子曰玄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爲師矣

韋昭辯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愼愼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覽四百四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六

賓客

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于時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尚書洪範曰三八政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以八統詔王八曰禮賓小宰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職事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

又曰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又春官大宗伯職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也）

禮記曲禮上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肅進也進導也）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左傳曰襄四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

又昭元曰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及享具五獻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

又昭六曰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嬰使主家待

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
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
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
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
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刎士以此
多歸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
親己。又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
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又曰魏公子毋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公子
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
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
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考烈王元年以黄歇
爲相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
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權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劒
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
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
相國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
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
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
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其聞集論曰呂氏
春秋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

僕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
賦也）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
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又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
客旅遊不遂可來過我舍於是相如後往臨邛中富人卓
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
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悉矣汗明
憱然曰臣請爲說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
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
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門吏爲先生
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
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
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
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
曰敬受命以爲上客
又曰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
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其後李蔡與石慶爲丞相
府客館丘墟而已
又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
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自

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
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大將軍青也
又曰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精辯論聽之者皆竦然與谷永
俱為五侯上客
又曰成都侯王商子邑為大司馬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
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
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唯護獨東向
正坐
又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諸郊請
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交皆天下
名士
又曰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中廢賓客益少當時死

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
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
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
又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輙關門取客車轄投井
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又曰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
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謝承後漢書曰傳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
賓客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蕃遷豫章在郡下接賓客獨坐一室
唯徐孺子來為置對榻去則懸之及徵為尚書令送之者

亦不出郭門
東觀漢記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殽膳殫極滋味不問
餘產
張璠漢記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
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吾無憂矣
英雄記曰袁紹居雒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
不得相見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意待之坐
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言備性好毦
時適有旄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
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荅由
此知亮乃以上客禮之

魏志曰蔡邕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
在門外倒屣迎之
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
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共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
吳志曰孫權以魯肅諸葛瑾等為賓客
又曰諸葛恪每會賓合罇促席問衆客所能或有博弈
或有樗蒱投壺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恪周流觀之終
日不倦
王隱晉書曰嵇喜為大僕屢長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賓友
之禮以狀表上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
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文士過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曰謝瞻兄晦時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

蕭子顯齊書曰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欣板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

後魏書曰崔道固爲劉義隆諸子參軍事使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人家無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

三國典略曰周儀同王襃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至

長安太祖喜曰晉氏平吴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乃謂襃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皆厚禮待引爲賓客

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淮南子曰客有見人於宓子者客出宓子曰子之客獨有過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談論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論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從視之異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子曜切)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前車覆後車誡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可不行乎君曰善白而飲之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亡社稷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臣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求臣則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臣至矣西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爲上客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勑既過家具設賓饌及既至妻笑曰君甚教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子楚託之

列女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色願得上廚

又曰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琢有高名常請客每盛爲供具從牕中窺客罷讓之曰吾視汝所交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賓客皆耆德秀士母觀之喜曰吾無憂矣

華陽國志曰任熈字伯遠開門待賓客朝無少長必有供

勝

陸績別傳曰孫策在吴張紘爲上客共論四海未安當用武俗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之術而唯尚用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

世說曰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大夫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論謝公明還問劉昨客何以劉荅曰士兄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馬病篤（桓温字元子也）謝公省病（謝安字安石也）從東門入桓遥矚而歎曰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

蘇州志曰通賢橋東有吴丞相顧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賓投刺謁府者不過一時英俊

俗說曰謝僕射陶太常並詣吴領軍坐久吴留客作食日已申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可語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

人事部四十七

叙交友　交友一

叙交友

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爲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又曰朋從爾思

又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私志也

又曰出門同人

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又曰嗟爾朋友

又曰朋來無咎

毛詩曰伐木讌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弃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佐也助）

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又曰豈無他人唯子之好

又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走行也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誹謗之

又曰隨武子利其君子忘其身忘其身不遺其友

又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為友

又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

又曰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又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又曰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也恤憂貧也

論語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巧譽也善柔諂也便佞辯以為佞也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衛靈公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曰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忠言以告之不從則止之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又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

又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又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

又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

又曰匿怨而友其人

禮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大戴禮曰上親賢則下擇友

又曰與君子遊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芳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化矣

是故君子慎其去就

家語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賜也日損好悅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又曰孔子曰自季氏賜我千鍾而友益親

又曰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焉

又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為廷尉賓客又來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孟子曰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於匹夫也
譙子齊交曰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賓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
鄒子曰昔邢高呂安欽於市御天泣二子非有喪之哀傷相知之晩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欲以立名者也

呂氏春秋曰荊有善相人者言無遺策聞於楚國莊王見而問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布衣其友皆孝悌純謹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謂吉人也居官事君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此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爭此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懈乃大霸
晉陽春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而吐誠今人以爲難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即脫頭上手巾解要間五尺刀以與之爲交拜親跪妻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爲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仲長子昌言曰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有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要覽曰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劉歆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
又曰士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周昭新撰曰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踈者能聽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間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
阮子政論曰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諍訟之源
鍾會芻蕘論曰凡人之結交誠宜盛不忘衰達不弃窮不疑或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

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盖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離騷曰交不忠信兮怨長

晉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心也

古歌辭曰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

又曰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

交友一

左傳曰吳公子劄聘于齊説晏平仲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又曰鄭子皮卒子產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己之善故曰吾已）

又曰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

家語曰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

又曰蘇秦之先達張儀收之數日乃見坐於堂下食以僕妾之餐告舍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進故辱之儀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帛車馬陰結助之卒相秦也

又曰藺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漢書曰漢王與韓信爲金石之交

又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士往奪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又曰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又曰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之楚兩龔

又曰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爲友及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拂冠以待之陽遂薦稱焉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曰張耳大梁人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之交

又曰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又曰陳遵少孤與張竦俱爲京兆吏竦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而相友善之

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人事部四十八

交友二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勅外云自京非當世才數英賢通家子孫輙不得進融故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膺乃召見問父祖嘗與僕有恩舊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

又曰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又曰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候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又曰鍾皓字季明穎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

又曰張叔外字彥眞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荆而語曰今閹豎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外竟以黨錮下獄死

又曰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也

又曰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山及鴻東遊思恢作詩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又曰陳蕃李膺之敗何顒與蕃膺善遂爲官者所陷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交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穎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爲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貧有親老乃變名姓傭於新野縣縣吏遣嵩爲式導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式勅縣代嵩嵩以傭未竟不肯去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弃官哭而收葬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爲交友伯靈早亡卿育養其子

又曰馬寔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友接貧賤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嵩名往見之屆暢門投刺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函於路往而不友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宴定好而別寔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

明之世免塼瓦之姿託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
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又曰雷義字仲公豫章人舉茂才讓友人陳重字景公刺
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
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
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至巨卿果到升堂拜母
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商子徵晨夜省
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
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赴之便服
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届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
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

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
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
式留止塚次修墳樹而退
又曰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
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
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
其言式行適還有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為死友乃
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
上哭別而去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牧豬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
沙穆遊太學貧乏變服為傭與祐賃舂遂為交於杵臼之間
華嶠後漢書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為刎頸之交
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
陳寔為師友
東觀漢記曰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
拜牀下入户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言語不懌政因把武
臂責之曰卿蒙恩耕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
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為朋友也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
至暝夜即徹旦
又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
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暉舉手不敢荅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
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
有以賑給之

又曰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
終惲往候之子張病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
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
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
又曰趙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
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
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怒不聽以泥塗仲婦面載以
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熹輒言病以此得免
又曰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
叔共含菽飲水
又曰應順字仲華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
無子為敬去妻更娶
魏志曰荀攸或從弟也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

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

又曰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五百戶

又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其孤息若己子

又曰陳矯字季弼爲郡功曹過太山太山守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代矯

魏略曰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享之極歡藏岐複壁中

又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三人爲龍謂原爲龍腹寧爲龍尾歆爲龍頭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向秀籍兄子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曰七賢

吳志曰孫策創業命張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外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吳範字文則與親故接有終始素與魏騰同邑相善爲交騰嘗有罪吳王權責怒甚敢有諫者處死範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而無益何死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出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免騰

又曰周瑜長壯有姿貌孫堅議興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宅以舍策外堂拜母有無共通

又曰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周瑜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喬札之分

又曰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因爲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恕

吳錄曰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躬延見召對詞雅海潤帝改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

蜀志曰馬謖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謀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萬之眾爲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又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迎與分居事恭母如母恭息長大爲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又曰楊戲字文然爲人篤於舊故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後儼痼疾癈頓韜無行見損戲經紀振䘏恩好如初

晉書曰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

與王沉齊名友善
又曰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願勿以常人遇之
又曰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曰周馥字祖宣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友學
又曰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又曰鄭袞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袞父泰友善撫養袞如己子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貴如此
又曰胡毋輔之字彦國以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庾顗王澄等共爲美談尼以門役送護軍府輔之等乃齎羊酒詣門吏以聞護軍曰諸名士以羊酒來當有以既入先過尼尼已給府養馬輔之等坐廐下與尼炙羊飲酒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乃與尼長假
又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又曰魯公賈謐叅管朝政京洛人士無不傾心渤海石崇之徒年皆長謐並以文才降節事謐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

又曰羊曼字祖延頽縱宏任飲酒誕節與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中興名臣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秀伯而曼爲黠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儁
又曰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又曰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隱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遐翔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逸足
又曰王濛少而不羈不爲鄉閭所齒晚節克修遂有風流美譽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濛比袁耀卿惔比荀奉倩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温友善在揔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又曰肅祖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布衣之好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推喬劉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飲抗藥各推心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人事部四十九

交友三

宋書曰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爲徐州治中從事吏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爲莫逆交

又曰何點字子晳盧江灊人也宋徵爲庶子不就與陳郡謝瀹吴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之交

王智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齊春秋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嘯傲不以地勢推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是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

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蓋布衣之交遊悛起拜謝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

又曰劉善明素與崔思祖友善聞死慟哭仍得病卒

又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與當時名士陸惠曉謝瀹張融何點沈淵相與爲君子之交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郡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

又曰張緬弟纘選尚書吏部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舌之任子野性曠遠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相推重因爲忘年交

又曰蕭介性高簡少交遊唯與族兄琛從兄眎（音[illegible]）素子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又曰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交

何玄之梁典曰劉訏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奧典

魏書曰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爲布衣之交

後魏書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

北齊書曰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將東還瞻與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恒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又曰袁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又曰裴讞（魚列切）之字士平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交

後周書曰柳弘字光道河東解縣人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詞彩豔發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

又曰張軌濟陰臨邑人也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又曰黎景希字季明河間鄚（音莫）人也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音託）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交

又曰韋敻（切休反）字弘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弘正乃造
敻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敻至賓館敻未赴弘正
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南史曰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甞與友人棊友人西
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
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北史曰盧懷仁有行撿善與人交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
之情好相得甞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
立鍾會遇而絕言語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三十國春秋曰燉煌太守李暠（胡老切）表於段業暠稱盡忠
不貳橫為李嗣所讒請業殺嗣暠自歸司敗業乃殺嗣遣
使謝暠初嗣與暠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暠曰我身
繼子身勿為疑也及是暠反為嗣所構暠乃恨之
又曰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
之一面如舊相識
又曰王鎮惡隨宋高祖入關中初鎮惡流寓崤澠崤澠人
李方厚待之鎮惡曰待吾行英雄王取萬户侯乃厚相報
方笑曰本縣足矣鎮惡力不絕人不閑弓馬略通諸子兵
書縱橫有智計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鎮惡昇堂拜母
叙方澠池令
陳書曰江揔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
之遴並高才碩學揔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又曰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略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
舊
隋書曰李密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尤好兵書常皆在口
唐書曰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

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專心腹
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
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
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
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王琚懷州河内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
鍊之學神龍初嘗謁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謀刺武三思
事琚義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為忘年之友
又曰蕭昕河南人也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
遷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
則為王者師不用之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後為
將相
又曰權臯德輿之父大曆中卒于家元和中諡曰貞孝初
臯卒韓滉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
下善惡一人而已
又曰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為盜與鄉人輔公祏為刎頸
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
又曰楊憑字虛受為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愛
皆有名重交遊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
稱穆許李之交
又曰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
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
忠相友善
又曰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
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費至盡而不以為疑建德亦弗

之間也

又曰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為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交會

又曰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獻河南令景裏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又曰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扮音）友善大業中進士舉終為考功郎中

又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臥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後仕隋為監察御史

又曰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集數十萬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

又曰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開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為友玄感遂傾心禮遇定為刎頸之交

又曰劉夐之徐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交

又曰柳宗元（移柳州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為郡蠻）方絕域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禹錫易連山

又曰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體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又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又曰桑扈孟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

孟子曰舜上見帝帝館于貳宫迭為賓主是天子友匹夫也

史記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為君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傅子曰杜畿至許見侍中耿紀共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夜聞畿言異之至旦遣謂紀曰有國士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字國彦髦字士彦清平有識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

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大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又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括五者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事襄王王待王亦無異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容終不之與交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秦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列士傳曰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併糧與角哀哀至楚楚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道學傳曰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鉤豈為白璧所回遂不就會稽孔道微亦守志產與友善

又曰薛彪之聞陶隱居委紱架石室與蔣負芻隣居棲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

又曰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稟上法陶貞白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真書

又曰許邁字遠遊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德陽聞正令名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中遂得病正爲傾家救恤疾篤命絶停屍於堂殯斂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於南陽

殷氏世傳曰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荀氏家傳曰荀羨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共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誘納賓友賢哲與羨等數人爲布衣之好

又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卒至葬夕赴者十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嵇康高士傳曰逢萌條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鍾皓字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寔爲西門亭長皓深禮之與同分義皓辟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張隱文士傳曰禰衡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必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携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脩常業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也

英雄記曰袁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徳瑜等皆奔走之友不應辟命

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爲友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花奉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得聊贈一枝春

虞預會稽典録曰盛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今有弟

又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嘗從建鄴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荅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俟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爲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又曰賀劭字興伯山陰人也爲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虞翻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統爲彈冠之友

吳録曰步隲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三輔決録曰游殷爲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爲緦麻三月

趙岐三輔決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雅廉逃名之士

華陽國志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留志曰韋度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爲友皆脩道絜

已非義不賤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
相思輙千里命駕
又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問
濤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二人而已
崔豹古今注曰鄭弘行宜京洛未至夜宿一墟如邑而縣二城河濟
媿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
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評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
名沉釀川
劉向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於太山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絃終身不鼓以為時無足為鼓琴

者
說苑曰魏文侯數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
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世說曰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二人異於
常欲窺之他日二人來妻窺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
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及耳公曰伊輩亦當以我為勝
又曰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曾共鋤園得金寧以鋤揮之
與瓦礫無異歆捉而擲之
又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
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輕大軍而敢獨止
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
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疾促軍
而還一郡並全

又曰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
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摽鋒穎雖處鄙
事神氣獨異於衆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
作劫淵便流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作筆薦焉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飲氣
凌一座辯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從之游
又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
昔匠石廢斤於野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
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
遂亦殞
又曰王粲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

有
楊松玠談藪曰太原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
君高沛將軍雲為莫逆之交
琴操曰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
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
於豪厲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
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
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
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
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
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
賢用旨酒嘉肴設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
樽罷樂外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

志
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劉備以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
之交有橫波截流栟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
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乎季孟之間
蔡邕貞定真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辯真僞明于知人度終
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夏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
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周祇執友箴曰人亦可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
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
人事部五十一
交友五　請交不許　世交
父子交　絶交

交友五

傅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紈素恩比同生○東
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
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
吕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
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哉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
耶
曹植離友詩曰王旅旋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膺篤行
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
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本同
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清風動簾夜
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時逢世道泰鶩足步高衢江間寒
事早夜露傷秋草又屬姑蘇臺日送邯鄲道李郭或同舟潘
夏時方駕獻娛終美景敷文永清夜援翰豈異人戚戚皆明
姬
蕭鈞曉景遊泛懷友詩曰龍門低御溝鳳轄轉芳州雲峯
初辯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
轉波逐彩鴛浮風花輕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
想竹林遊

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古善哉行曰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飡

請交不許

後漢書曰侯霸欲友王丹霸子昱見丹下車拜丹荅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又曰張霸遷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荅衆笑其不識世務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温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安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蜀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爵素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己甚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梁書曰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性純素簡罕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齊春秋曰王僧祐字裔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嘗與一人遊焉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人也博學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遊數稱其德李强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矣雄曰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之
世說曰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籥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又曰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其存

世交

後漢書曰孔僖字仲和魯人也祖父建少遊長安與崔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焉
晉書曰咸寧初有司奏何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有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蓋薄一皆置之

父子交

左傳襄五年曰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之子也伍舉出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

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班布也布荆坐地朋友世親也
魏書曰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魯國
孔融與群父紀友又與群交
王隱晉書曰王戎隨父渾在郎舍時阮籍亦爲郎每詣渾
輒云與卿語不如阿戎談戎時年十五籍乃交焉
北齊書曰陸昂字雲駒洛陽人也父子璋魏中書監昂爲
河間邢劭所賞邢又與子璋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
蚌復出明珠
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
已下莫不造門
唐書曰郄士美字和夫少好學善記曉父友顏真卿蕭穎
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
當交二郄之間矣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時年十
五爲父齎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從勤
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義盡日
道學論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世表志在往而不
返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王亦辭榮
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不彌日忘返
束晳弔蕭孟恩文曰東海蕭惠字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
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旦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
亡門無立嗣晳時有伯父從兄之憂未獲自往致文一篇
以弔其魂

絕交

毛詩谷風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史記曰相國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
又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紲之中晏子出遭塗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門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
也夫子既已感而贖我者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
紲之中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貢故
長安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
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
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舉拔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

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
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也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以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劭邑人李
達杜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有隙
東觀漢記曰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陪臣及友爲
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又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司徒司直以病歸一
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
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魏志鍾繇傳曰王粲爲人浅而不讓物情初與王粲荀攸
友善粲奪其黄門郎於是恨粲與粲亦不終
又曰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

吾友也
徐廣晋記曰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諷友善鄭
袤謂覽曰諷姦雄也以禍終子宜絶之後諷果敗
齊書曰初劉巡與祖班以文義相得結陳雷之契交爲弟俊
聘班之女將免魏彦深等也以告巡乃付密啓令其奏聞
彦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巡告其所爲及班被
出巡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
唐書曰韋澳貫之之子也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兄温與御史
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
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荅温曰高君端士汝
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袁叔眞隱士傳曰鶡冠者或曰楚人也隱居山林衣弊履
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

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煖絶焉
新序曰吴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
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於道而後知其夫吾輟行而辭
曰吾義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
爲危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子
而生子若反拘而死闔廬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
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利以是出誠以譚夫吾
故免也遂觸廧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佞也不
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虚矣
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
後漢朱公叔絶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惇于業不
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劉孝標廣絶交論曰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是
曰談交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斷金由於湫
隘刎頸起於苦蓋是曰窮交駈鶩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
塵遇如土梗近世有樂安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
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於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
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及瞑目東越歸骸洛
浦繐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藐
是諸孤朝不謀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
介之士疾其若斯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群
袁嶠與褚左軍解交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

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與將軍游處以長雖世譽先
後而臭味同歸乎昔之交禮與數而降其路之欣隨仕事
而替雖欲虚詠濠肆脱落儀制其能得乎○嵇康與山濤絶
交書曰足下見直木必不爲輪曲者不以爲桷蓋不欲枉
其天材令得其所不可自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
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十一

人事部五十二

孝感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大孽消滅雲景出遊

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此庶人謂有德不仕者曾子之孝千里感母嚴使其誠致珍也）

東觀漢記曰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遠慕至踰年迺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正月上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積於樹百官取以薦會畢上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

經其里束兵安步去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旦出鯉魚一雙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

魏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輒絕草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猶令除掃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冠不解母令守柰實每風雨至抱樹而立母又思黃雀炙忽有十數黃雀飛入幕以共母食又母冬月欲食生魚祥脫衣剖冰求之雙鯉躍出鄉里以為孝感所致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流涕家貧無人鳴鼓每至號哭之時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孝感所致

晉中興書曰何琦字萬倫遭母喪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僮役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乃免

又曰烏程吳達性經飢饉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幼之親十有三人達病篤鄰里咸葦裹衣而埋之親屬皆盡存者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書則傭賃夜還燒塼伐木夜在山中屢遇虎虎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朞年中成七墓十二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永興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三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

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收淚視地見有堇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堇生乃盡其夜夢人謂殷曰西籬下有粟殷掘之得粟十五鍾焉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

又曰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供事彌謹卜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不言卜盛冬勅延去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得生魚一隻長五尺卜食之積日不盡爾乃心寤撫延如親子

秦記曰符健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秦川獲尚書趙琨然而棄其尸琨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

有群烏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尋烏向山而得父尸
南史曰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因之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又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亦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乃得免
齊書曰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七月昕奔還號叫母即蘇時謂孝感所致

齊春秋曰宗元卿字希村早孤為祖母所養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又曰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又曰劉靈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一人以藥與之曰可服之即差驚寤於枕間得所夢之藥似竹根服之立差餘根於齋前種葉似蒐莫有識者
又曰蕭叡明字景懠在計切母病風積年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氷筋額上叩血出亦氷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叡明受之忽不見人以函奉母隹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即平愈
又曰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於夜庭中祈禱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遥覩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欵求意此公與之四段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為酒母疾頓愈
梁書曰陸襄字師伯常卒心痛醫方須三斗粟漿時屬凝冬日又暮矣求乞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斛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致焉
又曰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廷尉母劉氏在宅暴亡盾左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年八歲問其母恨不識父悲泣累日忽云有見形狀即其父也及母亡廬于墓有烏玄黃色集于廬樹恬哭即鳴止則無聲
陳書曰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

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
三國典略曰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須人吮膿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為孝感所致
後魏書曰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母亡扶而後起鬚髮墮落未及遷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生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經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
又曰吳遠達河東聞喜人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

運年於閒巷舊鄉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周遊巡
歷叫訴神祈忽於途逢足下地脩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
後周書云張元字孝始芮城人年十六祖喪明三年元恒常
憂泣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言曰元
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日燃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
元求代闇如此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
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差如期果明
唐書曰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父爲猛獸所
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
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
林郎賜物五十段
又曰博州梁文貞號州聞鄉人少從征役比迴父母皆卒

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爲門隧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
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
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
由是行旅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兎馴擾
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先奏文
貞孝行特絶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神龍初喪母葬於都南闕口之北廬於墓側躬
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
樹盛冬花開犬鹿相狎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
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
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渚乃見筒横來
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執而進之闔

者歎駭
又曰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
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
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
又曰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檝置之深浚鄭辛
忽有横石特起直趍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辛繕字幼文母喪精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鸞
頸魚尾虵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又曰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
其墳數歸取糧群鳥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小說曰宋宜都王鑠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
以早亡便思慕蔬食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夢見一
婦人謂之曰我是汝之母鑠悲泣旦說之容貌衣服事事

如平生也
世說曰鄭子産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
居問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祖台志怪曰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躬行勑
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爲美不知是何物兒
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甚甘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
問婢婢服曰實是蠐螬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躬孝子傳曰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遭母喪以熟
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
事乃爾荼苦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甌甌中三丸
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
外丘氏世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又曰陳遺吳郡人少爲郡吏母好鐺底燋飯遺在役常帶

一囊每煮食輒録其樵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
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
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有聞見
又曰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
種苽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
初遂得充葬
又曰夏侯訢字長況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
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
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藥在屋
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差
又曰宋承字世林父貧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
夕間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又曰韋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與其父共有所之夜宿逆
旅時多虎將曉虎遶屋號吼俊乃出户當之虎弭耳屈膝
伏而不動俊跪曰汝飢可食我不宜驚吾親老虎遂巡而
退屋人皆安全
又曰伍襲字世長武陵人父没羌中乃學羌語言衣服與賓
客入構羌諸令相攻襲乗其亂羌負喪而歸葬畢因居墓
所每哭輒有鹿踞墳而鳴漢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襲
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逃其中吏不知處
又曰繆斐東海蘭陵人父忽患醫藥不給斐夜叩頭不寢
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鎖而至求斐曰尊
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聊為天曹攝録斐驚
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
此耳
又曰紀邁盧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

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
泣涕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備力所得輒分二母
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
喪三年趙欲為娶竊糴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
一狗直至街邁衣若止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
酹於草中邁乃以樗蒱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
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姓衛聊忽累承死天神
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如
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
女有氣息至曉蘇醒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
邁絶後蘇者日數四邁年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
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又曰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被病著牀
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食橘當差俄而不見之庭中橘
樹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尋愈咸以至孝所感
會稽典録曰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
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於墓
前歷三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彦威烏程人十歲遭飢荒忽夜中有人告震
曰西籬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養旦夕即掘之果獲焉
風俗通曰楊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縣賊中採椹藏
於地夜取之進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
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劉向孝子圖曰郭巨河内溫人甚富父没分財二千萬為
兩分與兩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
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産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

欲掘地理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兒

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愍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何敢屈夫人之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冢側致兆虎一雙游密廬旁小池後遭母喪密至所居宿故時雙虎復來時人服其至孝

朝野僉載曰崔渾爲侍御史清白温恭能盡色養父母小不康輒祈禱請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跪請病受已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脊骨立無何不勝哀而卒朝野傷心

御史臺記曰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悌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爲一瓶而葩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監察出授并州兵曹轉憑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斯須五色雜絲周於縣郭道俗御望久之以狀聞勑編諸國史尋遷司勳員外其并州廳前有叢草小鳥來巢如鵪鶉矣孕卵纔數日鶵毀而見已諭於母矣枝且不勝墜于地月餘五色成文如鵝鴨栖閑暇無復驚懼洎能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稱爲兵曹鳥初居喪營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千萬數增哀嘗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幾數乳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

史系曰趙儁字子奇平陽岳陽人也父聃爲縣西曹書佐嗜酒夜歸里野横卧途中儁年十八見父歸遲即尋迎之父醉負而不勝脫已衣覆之是時冬中冱寒方甚儁單衣而已岳陽山多鷙獸夜有豹視之爲之歧道而去將旦與父同歸縣吏異之時人以儁孝感所致父卒不呼相者自營丘封有白鵲常遊於其家棗樹儁每朝夕臨鵲爲之悲鳴斂容而去會潞帥劉稹反家近潞封軍士齊討民散走時

儁母年八十餘唯一子乃平其父墓別以物識之輦其母入文城西山妻蹇步擔之至山數宿妻方至此難者多糇糧踴貴儁拾橡實飴之以木窗供膳者終歲逮稹滅復輦其母東歸岳陽丘隴悉爲軍盜所發唯儁家墓得完復起塚焉母卒哀毀過制縣令京兆韋伯倫知之給米粟蠲其家傜將葬母貧甚其子質劑已定其夜夢人謂曰爾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儁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遂符夢徵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人事部五十三

孝上

爾雅曰善父母為孝

毛詩鄘柏舟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衛風）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而迫數侵削役于大國父子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無草木曰岵）瞻望父兮

又谷風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長大貌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戴禮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失禮也）

又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終禮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目常思父母之顏色也）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又曰閔子騫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illegible]）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左傳曰鄭莊公即位姜氏愛其叔段請京使居之叔段襲鄭莊公伐京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遂而相見（[illegible]）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蓋諸侯之孝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蓋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蓋士之

孝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又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則致其憂顛顇消形求醫藥
全宋均注曰翼羽翼親者也
孝經說曰孝畜也養也
論語學而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
又為政曰子路問孝子曰色難（言和顏色悅為難也）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遊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
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
萬鍾累茵而坐（[illegible]）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
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

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曰曾參者武城人字子輿志於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
經齊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祿則憂人事吾
不忍遠親而為人役也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
妻為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
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遣之終身不娶
其子請焉告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
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
乎
漢書曰梁孝王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詔
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
涕泣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
郁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飧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
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曰異
又曰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
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麪餅每自買進之
又曰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有所啖必先讓父
母鄉里號曰張曾子九歲通春秋復欲進業父母語汝小
何能多曰（霸後為之字伯饒後作會稽太守兒童歌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躬率
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
盜因設為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
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 奔走
又曰黃香字文彊父兄舉孝廉貧無奴僕香躬勤苦盡心

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溫席
又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嘗於母
前叱狗永即去之
又曰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
左右至為吮癰
又曰張表字公儀奉之子也遭父喪疾病曠年目無所見
耳無所聞服闋醫藥救療歷歲乃瘳每彈琴惻愴不能
成聲見酒肉未嘗不泣宗人親厚節會飲食宴為其不復
設樂
又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漢范與客步負喪
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
求得之僅免於死
又曰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

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
去之遂叱出其婦
吳志曰顧悌以孝悌廉直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
服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書應諾畢復再拜父終水漿
不入於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
公義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設象神坐於下
對之哭泣服未闋卒
藏榮緒晉書曰長孫略字文度以富春車道少勤經涿父
難於風波每行乘藍車略常步從遠者百里每渡浦則親
入水扶持藍車
又曰裕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居不足謹身節儉朝夕
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已之至誠也
又曰晉齊獻王司馬攸字文猷晉文少子太后崩執喪過

一八　覽四百十二　五　杜俊

哀動必盡禮左右或以稻米千飯丸理中丸以進王對之
涕泣不食經三年杖然後能起人有犯諱者常悲不自勝
又曰王延九歲喪父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之夏則扇枕
席冬則以身溫之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祖父敏漢末河內太守
爲賊所迫逐不知所終其子追索歷年無所見比居與父
同年者亡制服行喪燕國徐邈與之州里勸令娉婦乃生
胤遂絶房內常　禮重之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母更
適袁招胤不識父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如遭
喪之禮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發名
又曰郤詵對策上第拜朝議郎母喪去職母昔病亡不欲
車載家貧無以市買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朝夕拜告養
雞種蒜竭其力術過三年得馬八疋輿棺至家負土成墳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禮時
與太常（韓康伯母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食流涕悲不自勝語康伯）曰吾若居銓衡之職
當用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宣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問痛邪荅曰非爲
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
自少攻戰大被傷痍至是多膿潰班爲吮膿殊無難色班
即雄兄之子也
宋書曰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澨被
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
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家墓葬送母兄儉而
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
悉凝沒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

一八　覽四百十二　六　杜

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能逢縗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
獸皆悉馴附每逢麑觸網必解放之
又孝義傳曰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
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
遣妻布衣蔬食如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
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
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
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
屈來歸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叱馭
王陽廻車欲令忠孝並弘日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
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絶而後蘇載喪還
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凍時人以爲之孝感
又曰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

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七十不婚
冠或問之者輙號慟彌日不忍荅也
又曰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産子
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又曰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温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
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
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闔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
蘇
又曰謝臘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
疾臘晨昏温凊嘗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顔未嘗暫改
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而微賤過甚一
家尊卑感臘至性皆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十年餘
又曰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里號為何

展禽並為高士沈顗所稱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
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伯璵與弟幼璵
俱厲節操養兄孤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
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
又曰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大明二年父
實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居常皇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
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痛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
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
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
布賜其穀百斛
又曰彭城劉悛司空勔緒之長子年十三身長七尺三寸以
孝悌稱勔見害於朱雀街悛兄弟平生不行此路喪骨立
杖而後起悛為黃門郎稍遷右衛勑明帝山陵不獲已從
朱雀街過感慟而卒
齊書曰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父入魏文殊思慕泣
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
守謝瀹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揖拱其中歲時
伏臘月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
之表其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為孝行里琇音秀又音酉
蕭子顯齊書曰劉瓛瓛胡官切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
膏藥漬指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
子稱瓛小名也
又曰宗顒字文德南陽人也世居南陽父在家病亡顒忽
思戀涕泣因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顒便徒跣號咷出陶
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常遇病與母隔

壁忍病不言齧被至碎恐母哀己吏部庾杲之嘗往候之
設食枯魚菜菹庾去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羮
數種杲之曰御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又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除尚書左侍郎
遷尚書左丞遂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
不動鄰人競求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
闋除江夏王錄事
梁書曰沈崇傃字思整吳國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
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
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之從惲
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
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
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思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

家數里哀至輙之瘞所不避雨雪號墳哀慟飛鳥翔集夜常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進麥屑不啜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推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俵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禄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又曰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世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

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户櫛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推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官而毁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古人故推汝爲此職非爲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匠乃拜竟以毁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人事部五十四

孝中

陳書曰徐孝克陵第三弟事所生母盡孝每侍宴無所食啗至席散當其前膳羞又損減高祖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嘗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内紳帶斌當莫能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奉母斌以啓高祖高祖歎嗟久之乃勑所司自今享孝克前饌賜以餉其母後屬兵荒母病思粳米粥不能得而孝克終身不食粳米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太宰王詳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親未甞不嗚咽摧慟每忌日輙三日不食

燕書曰周存字道名上谷俱陽人王彭祖敗母遇寇離失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謂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

徧存亡無問後傳在昌黎而存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客之爲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辭甚悲酸舉坐莫不忼慨高祖亦爲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朞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聶政荆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顧甘死秦韓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求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顧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

後魏書曰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烝嘗拜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

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歲月推移坐還無異乃絕鹽粟斷
諸有味二十年間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
乃還鄉葬焉
又曰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
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乞慮身代
父老命使嬰稚衆孤得蒙存立書奏太慮於父孝於弟
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
遠流
又曰辛少雍字季仲隴西狄道人也少聰穎有孝行尤爲
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
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又曰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太和中爲給事黄門侍
郎後從駕南征毋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

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皃毀瘠當世稱之
又曰寇治字祖禮上谷人也世宗時爲荊州刺史治兄弟
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
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然吉
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行返亦如之
又曰孝文帝以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
哭不輟聲
又曰元順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憂哭泣歐血身
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除吏部
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仵對
曰此榻曾經先王所坐順即哽塞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
令換之
又曰楊引三歲喪父爲母所養母年九十三終引年七十

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經
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
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
後周書曰樂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
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
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
都官郎中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
又曰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
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及母喪水漿不入口
三日悲號擗踴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於墓側晝
夜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塋
城極大榛蕪至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遠
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勸勵風

俗乃言焉太祖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
冢宰晉公護聞可孝特引見與言論時有會於護護亦至
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
而重可至性及卒之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
常給其衣食
北齊書曰李元忠母老多病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
善方伎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矣
又曰李密平棘人元忠族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病積年
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究經方洞曉針藥母病乃除
唐書曰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
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
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又曰歐陽通爲中書舍人銅露中起服每入朝必徒跣至

城門然後著靴直宿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必哀號無時國朝奪情唯通得禮

又曰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爲亂兵所害少玄遺腹生年十餘歲問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屍以葬時白骨蔽野無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滲焉少玄乃刺其體以試之凡經旬日竟獲父體以葬盡體病創歷年方瘉音庾貞觀中本州聞薦拜徐王府參軍

又曰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也代爲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即終日不食未徹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慼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千餘人並以讓兄弟則天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

又曰元讓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經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親藥膳蒸蒸致養不出閭里者數十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讓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左內率府長史後以歲滿還鄉里鄉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皆就讓決焉聖曆中中宗居春宮詔拜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尋卒

又曰張志寬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門外散騎侍郎

又曰裴敬彝絳州聞喜人也曾祖子通隋開皇中太中大夫母終廬於墓側哭泣無節目遂喪明俄有白烏巢於墳

樹子通兄弟八人皆友悌著名詔旌表其門鄉人至今稱爲義門裴氏敬彝少聰敏七歲解屬文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年十四侍御史唐臨爲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時爲內黄令爲部人所訟敬彝詣臨論其冤臨大奇之因命作詞賦智周事竟釋特表薦敬彝補陳王府典籤智周在官忽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得無戚乎遂請急倍道言歸果聞父喪哀毀逾禮事母復以孝聞乾封初累轉監察御史時母病有醫人許仁則足疾不能乘馬敬彝每自肩負母卒高祖特詔賻以縑帛仍官造靈轝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自中書舍人歷吏部侍郎左庶子則天臨朝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尋卒

又曰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常疾病日知輒急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齎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潜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黄門侍郎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看其親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烈君嚴主

又曰孔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說苑曰曾子芸而誤斷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有頃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大人用力杖參得

無疾乎退屛鼓琴而歌欲令晳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也曾子自以無罪使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瞽瞍有子名舜舜事瞽瞍求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今子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之大乎

說苑曰韓伯逾有過其母笞之泣曰他日未嘗泣今日何泣也對曰逾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愼與色不悅與[illegible]古之人有言曰人與不女欺言人與事賣相通不欺也今盡養親之道而無三者之闕何爲無孝之名乎孔子謂子路曰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也

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修身而身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也

呂氏春秋曰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荅曰吾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吾忘孝道是以憂也

又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

盧盤佑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父亡六日年四歲問父所在母辛送光至父冢光再拜伏哭欲留冢下母抱歸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歲欲見父像倩畫師畫其父像朝夕拜謁如父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着班蘭之衣爲親取飮上堂脚胅恐傷父母之因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曾字孝孫桂陽人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蕭廣濟孝子傳曰中居勤字君游河内汲人少失父與母孫貧傭作供養夏天多蚊子臥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倉舒陳留尉氏人也年七歲遭荒父母飢若倉舒求自賣與穎川王氏得大麥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

黨太守後尋覓父母經太原南郭忽見母遂還舊居母卒悲號而死

又曰王靈廬陵石陽人父喪未葬假瘞宅後野火燎燒靈力不能救投火而死

又曰嫣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昆南郡太守被劾入重罪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飮食懷石書胄中但詣公卿及行路時輙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也伯父大司徒湛孝謹敦睦世號伏不闕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遷太僕上臨辟雍於萬人中拜司空衆以恭孝行故光之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家貧母以冬月亡無絮自此不依綿帛與同縣孔凱善時寒月就孔宿飮酒醉眠孔以卧

具覆之百年覺引去謂孔子曰繇定意㥁因流涕悲慟

又曰郭世道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事後母勤身供養婦生男夫婦共議養此兒所廢者大乃瘞之母亡服竟追思未嘗釋衣

又曰桑虞字子綱魏郡黎陽人晉黃郎沖之子喪父虞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慘藜藿

又曰何子平廬江灊人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輙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不辦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粲有贈鮭䱊者不可寄家則不肯受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飢荒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叫居屋不蔽雨日兄子伯與爲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孟宗別傳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訓之以禮宗初爲雷池監奏魚於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宗典知糧穀乃表陳曰臣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世說曰晉王祥事繼母朱氏甚謹家有柰樹結子殊好常使守之時大風雨至祥猶抱樹而住母常夜持刀往祥所晤斫之值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母怪意不已因跪前請死朱氏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搜神記曰吴猛蜀人小兒時在父母傍時臥夏月多蚊而終不搖扇懼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四

人事部五十五

孝下

孝下　禄養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字孟嘗西平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出宅苞日夜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於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喪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居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數破其產輙復賑給

又曰李篤字君淵汝南上蔡人家貧役賃供養嘗爲母買肉一斤粱米一升妻子茹菜有室無蓄

又曰周盤字堅伯安成人江夏都尉遺腹子也居貧約而養母儉薄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而歎

又曰李鴻字太孫上蔡人閨門孝友弟仲爲從父非報讎繫獄鴻使割鼓詣縣通說乞代弟即自殺仲得減死子先亦以孝稱父喪嘗於林間得父亂賊拔而狂走號叫擗踴先後坐事當刑詔以鴻先義孝一切赦死

又曰郄暉字子微上蔡人生而有謹原之性其有短貧母育之不勞少歲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輙進與其母未嘗先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惟林宗見而奇異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爲已設旣而以供

其母自以菜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師覺授孝子傳曰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冢側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欶之

海內先賢傳曰陳寔之子故大鴻臚紀字元方紀至德絕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厲風俗焉

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投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

孝子傳曰蔡邕性純孝母常帶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

又曰鮑得小子曰昂至孝過人初得疾經涉數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帶

又蕭廣濟孝子傳曰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亦習之際將母到吳郡海鹽賃為半路亭毋取卒月直以供養督郵馮敕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王烈之安成記曰縣有孝子符表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母姜氏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至性感咽而至於殞俄頃母父亦沒一日二喪在殯葬於西岡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

唐新語曰劉審禮儀鳳中為工部尚書時吐蕃入寇命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諸子詣闕自拘請入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往蕃中省侍比至而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志性還其父屍易從跣足萬里護櫬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兵部尚書謚曰僖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為祖母所養祖母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及事繼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兄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為彭州長史為周興所陷將刑百姓荷其仁恩競解衣投于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千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餘歲配流嶺表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為首領所保持僅而獲免

又曰長孫從直趙公無忌之玄孫年二十餘父元適為延州膚施令從直隨之官膚施近邊多蕃部落往往刼掠城邑前後不能制元適初至界遇蕃騎數十刼掠縣下元適所從人吏二百人追之及於近郊賊皆歇鞍解甲元適攻之而所將人吏無甲　反為所敗從者皆走還元適猶與戰遂為所執縛之於樹將加害戮從直聞之遂跣至父所不懼鋒刃以身蔽父群賊集矢射之身如蝟毛又中數十刃體無完處從直死之而州兵大至父乃免○國史補曰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

羔常抱終身之戚會兒爲澤潞判官常鞫獄於私第有
老婦辨對見羔時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語問
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
老巳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
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
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八十餘指其
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朝野僉載曰蘇頲
爲中書舍人父右僕射瓌卒頲哀毁過禮有勑起復頲表
固辭不起上使黄門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終坐無言乃
奏曰臣見其癡瘠殆不勝哀臣不忍言恐其殞絶上惻
然不之逼也故時人語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語録曰韋溫文宗朝欲以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
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許又安用

韋溫聲色俱厲戶部侍郎崔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
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
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敢者此則
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又曰路隋年在齠齔喪其父至十許歲其母問曰識爾父
否隋嗚咽無言不識也母曰只爾一面隋後殞絶以至成
人終身不攬鏡加以至行純古士大夫推之朱崖恭其德
以愛女適隋之子李太尉家有路郎隋之子也官至當州
守生資惟有琴十張
史係曰盧昭美字子明范陽人五歲念孝經論語與童豎
爲師事之禮至於父母字坐則起而言母劉因姪兒之家
飲酒歸夜連吐昭美憂形于色取其吐嘗之或詰其故昭美
對曰母自外食歸不知其毒邪行超撫而歎曰盧氏之家

有曾子矣時同里大稱河東裴安將異之以昭美於恭順
過之母卒父蚤亡家貧無以葬殯訖乃傭爲無極酒家保
得月資學女弟令備奠祭酒家怪其衣服襤縷得直不以
時價貼（當曲反）責之昭美且以情對言發涕泗從横酒嫗爲之
咄嗟輟食謂其四子曰我爲乃家婦生不貧矣又幸不以
若父鎡錤（上音茲下音其鋤也）方成衣食而日日意錢顧乃家財充
若貴乎我卒若必不如此月傭摧辱爲母也四子俯伏母
盡以緣身衣被釵釧與昭美令葬其母赦其傭免之昭美
歸悉以營奉母祔焉又計其祥禫所費市之餘金復償還
酒嫗其妻欲止之奚不留爲給家財盡復爲傭兒乎昭美
怒欲出其妻其兄深勸止之然雖同室終不面焉妻亦悔
過發憤而卒
又曰孟元方字弘規東平鉅野人八歲聰悟過人父友南

陽鄧恪來省會其父出游鄰縣母命元方接對恪見群犬
玄噪戲元方曰郎子姓孟近犬必猛爲余叱之元方曰尊客
之前不叱狗恪曰小兒解書語元方曰鄧老樹村中來貞
田舍則不知書恪大慙後至父來謂之曰爲孺子所辱賴
無人見元方應曰子見父知豈無人乎年十八明經擢第
父母相次而卒元方五十日未嘗有笑容唯以讀書爲業
頌詩至蓼莪篇必哀咽號咷情慕不已則必徑往冢所抱
樹而哭或日暮則止插栢庭亦無恐懼之色會邑未有盜
發其塚而元方在河內夜夢告之往到鉅野修奉畢捕其
盜手殺以祭而鄉里以爲元方殺人鉅野令收捕之搒（彭音）
（又孟□）掠無一辭盜塚家愈稱寃移獄及郡將按致其罪會
賊家鬻物於市爲他塚家所識又擒其弟爲太守然後知
元方無罪赦之而責其令或問元方曰何不自明元方曰

手殺之何故自明後終于家
又曰毛標字表玄宣城漂水人少八歳頗悟異於衆子日誦五百言母鍾氏連年病疾標日夜祇奉諸兄悉寢唯標在母床側隨呻吟之聲至于枕前衣不解帶蓬頭垢面𢧐風盈身曾不搔視親戚大嗟異迎名醫嚴顥與母診脉才言不濟標號哭頓地顥佯言可救郎中善祇奉願退而告曰嗟乎此子孝德若是而親疾不可救天道冥處嗟歎良久翌日母終標伏母手號哭不食三日家人倉卒之際遺燭致焚舉家出避火唯標抱其柩涕泣火爲之飛去鄰舍柩得免莫不異之將葬標羸瘠杖不能起扶持方行猶踏雪跣步四十里太守命縣宰就視致粟帛給遺及標病革誡其子貞曰吾以家門修飾遂及於此吾生無益於人死固不害於人唯宜薄葬止於周身貞奉其教行之鄉里稱焉

又曰夏侯珮字儀王譙郡人三歳而孤養於世母崔氏九歳孝謹過人同祖兄弟皆虧失於崔崔撫珮歎息而泣曰若三歳喪母而我養汝若孝於我過於我生諸曹百歳後若善爲我殯焉珮涕泣不勝方知幼失父母因日夜涕泣問母封樹崔引至其城珮慟哭而絶崔遽救之抱而歸珮慟猶謂在塚畔年十九歳崔亡若喪其母崔氏之數子皆不終喪制飲酒食肉而珮最孤幼群兄感惡之或夜相聚携持珮醻以酒啗以肉珮入而復吐數四群兄笑以爲樂珮涕泣不自勝皆曰僧兒強而復吐猶爲悲珮曰誠感鞠育之恩得遂蕪幾終天之報所以不覺沾襟因大哭群兄忍人也皆爲之流涕每禘嘗之禮於世母神座别致敬焉年二十五卒于家里人謂其封爲夏侯孝子之墓

又曰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歳通孝經論語隋義解釋鄉黨中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産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即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人每出張命操隨驢以搉之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不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門詬詈詞及母氏而操爲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弟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終其二子已亡而操訓養踰於常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羅列散於廬左右欲宜而去者三年時人以操在野獸爲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塚盡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謂爲臨

渙縣尉既佐以寬仁吏民至今稱焉操以官舍都屋尊老所處不敢寧居唯西廡而已都屋設几筵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大嗽唾之音同寮服之操每旦具冠帶搢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哀追感之心如新丁故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又曰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若孝通神明故我得建乃覺師貞夢中大哭多覺哀號遂甚乃作偶人象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親新然後食并人語曰孝於何通幽明僕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師貞朝夕膳食非手則福

不能食居處號爲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也師貞偶疾卧其父榻暮食不安師貞歘然起號曰是夜食之不精着果餅生生所致因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差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爲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識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疾愈後丁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户間除凡逆之日與師貞嗍頓迎狀若號呼躑躅久乃去。續定命録曰賈直言父道德宗朝徧浪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劉直閭爲鄆帥屢以郡職劉悟於東平之强直言之謀也朝廷以功就微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大和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

自云始飲鴆志在必死然覺毒從五内至支節其痛延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斯其脛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傍攻出六腑皮紫瘀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喫無减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降除壽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禄養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禄不過鍾釜猶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養親也親役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轂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

後漢書曰廬江毛義有孝行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也

謝承後漢書曰周盤自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黄恭廣記曰南吴甫舉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十有餘乃上書自乞减品爲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母詔聽除補南陽新蔡長遂以甫爲准率减交趾茂才皆爲四品也

晉書羅企生字宗伯多才藝初拜左著作郎以家貧親老補臨汝令

世説曰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爲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聞窮猿投林豈暇擇木遂作剡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四

人事部五十六

孝女

史記曰淳于緹縈者齊人也父淳于意爲太倉令生女五人緹縈最小父犯罪當刑乃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泣隨父至長安詣北闕上書曰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爲官奴以贖父之刑使得自新漢文帝憐悲其意原其父罪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自誣服罪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

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冢天立大雨○後漢書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眊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晉書曰衛瓘及禍太保主簿劉瑤等冒難收瓘而葬之楚王偉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君名謚未列無異凡人每怪王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是意瑤等執黄幡撾登聞鼓上言

又曰會稽吳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又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寒飢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屋墓側

又曰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唐書曰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遂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于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又曰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

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録之

又曰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還葬訖又廬於墓側陪其祖母及父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還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擇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碩

又曰孝女賈氏濮州鄄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

童恩共報復乃候玄基煞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
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賈詣闕自陳乞爲請代強仁死
高宗哀之特制賈氏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又曰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
哭泣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
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
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
松柏數百株李昶列上其狀制特表其閭賜以粟帛
顏氏家訓曰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
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
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
女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宣州圖經曰宛陵管氏女名瑤年十七與母同寢母爲虎

所負去瑤哀叫隨之因覆虎耳隨方捨其母瑤即負母歸
家氣絕武帝表其門以旌孝行
王韶之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
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
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囑託其父母青許之俄
而命終青供爲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
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縣收拷掠遂以誣款
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
姑血入泉不殺者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宋躬孝子傳曰賈恩會稽諸曁人也母亡在殯爲火火所
燒恩及妻伯號哭赴火火不及去鄰近救助棺器得免恩
伯二人皷膺憔烈須臾俱死元嘉四年旌門曰孝蠲役三
世

師覺授孝子傳曰北宮氏女嬰兒子者齊人也無兄弟而
父母老遂撤其環瑱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人聞之莫
不相率以孝請女爲趙王后齊使使問使者曰北宮氏女
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助王率
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異苑曰順陽
南鄉縣楊豊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豊爲虎所噬香年甫十
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豊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爲
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貲穀旌其門閭焉
列女傳曰陳寡孝婦者陳之寡婦人也年十六而嫁未有
子其夫當從戎屬孝婦曰我有老母吾不還汝肯善視吾
母乎婦曰諾夫果死婦養姑不衰父母將嫁之孝婦曰受
人之託豈可棄哉因欲自殺父母懼不敢嫁之養姑二十
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

列女後傳曰珠崖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女也
女名初生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
當送喪還法內珠於關者死繼母棄之其子男九歲
取之置其母鏡奩中皆不知也及關候搜索得珠奩中吏
曰誰當坐者初謂是其繼母取之乃白曰君不幸夫解係
臂棄之初心惜之取置夫鏡奩中夫人不知也母亦爲然
憐之乃曰此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之心不忍棄而
置鏡奩中妾當坐因此哭哀動傍人關吏執筆書不能就
一字關候垂涕終日不能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可坐
之不忍加文後訪許乃九歲男兒內焉
又曰酒泉龎孝婦者趙君安之女也名娥親君安爲同縣
李壽所殺而娥親兄弟三人一時病亡壽乃喜而自賀以
爲莫己報也娥親聞之陰思欲以報壽備兵以伺壽十數

年於縣門前斫殺壽訖詣縣自首守長義之解印綬去欲
縱娥親娥親曰讎怨實身妾之分治獄制罪君之常理何敢
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太常張奐聞嘉之禮以束帛
又曰潁川公孫何者公孫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
得免何與母俱亡母先得見仇人甚恱爭欲取心何便馳
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安足殘戮以塞
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
會稽典録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弦歌為巫五月
五日於縣泝江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歲乃
縁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改葬
娥於道傍為立碑焉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雄者犍為人父江和為縣功曹縣長
遣江和拜檄謁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屍喪不歸雄

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二人並數歲乃各為作囊盛
珠環以係兒臂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
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
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
浮於江上郡縣長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龍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
鄒西注濟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室内事具水部
晏子春秋曰景公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之者死
有不聞令遇而犯之者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其子女往
晏子之家説曰賤妾埒頭有道於相國妾聞明君不為禽獸
傷人令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妾恐書明君之義晏子明日早朝而復於君公令吏罷守槐
之役出犯槐之囚
紀聞曰吳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廟居曾阜
之嶽林木秀茂周迴十里土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曰薦
蘋藻娥父吳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鑪
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
斬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
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鑪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
於鑪口娥所躡三屨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
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
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
而祈禱〻欽州圖經曰章頊歙縣合陽鄉人也妻程氏與
二女入山採葉程為暴虎銜齧去二女寃叫挽其衣裾與虎
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
户税改鄉為孝女
宜室志曰鄭邯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喫杏實可愈

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憫而
賜子其備耕侍疾吾欲徧於邑里訪之庶比於解叔謙丁
公藤之感也乃至鄰郡訪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棘纖
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挈瀹而歸奉其姑曰他郡有
人憫其事遺此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
風甚動其舊處殷然斷若在簷宇里人驚相遁去者不可
勝計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棘纖中杏實奉姑給為郡
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具訴其
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辨既而
楊氏覺其臂若挂千金重莫能舉久方開霽乃覗之有二
金龍長數尺蟠遶其左右臂龍項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
其家日豐至為富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六

人事部五十七

友悌

周禮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禮記曲禮曰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禮運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又檀弓上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春秋左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

毛詩葛屨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

又鹿鳴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也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韡音韋承華者曰萼不當作拊拊萼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也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邶柏舟二子乘舟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而生壽及朔朔與其母訴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焉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也

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曰兄弟怡怡如也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捕琳請自縛先季死賊矜而放遣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飲之積久禮心惟之疑後掩伺見之不肯食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祿奉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兄子常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欲殺之會荊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令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已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又曰李鴻字奉遜禮性仁孝友于兄弟弟育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爲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養剏取門戶斷絕因分代育遂刻

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斷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
代育通記便飲酖而之縣令省記但然驚感矣
司馬彪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
疾覽爲刑章下州郡召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過
褒出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
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洩
竟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
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
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
書令褒坐焉融由是著名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
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性常共卧起
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
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冑高密淳于人弟亡臨殯口中有
蟲潰膿血苗含去之
晉中興書曰顏含字弘都琅邪人含次嫂樊氏老而失明
含奉養必衆帶躬親嘗省嫂病困須得蚺蛇膽爲藥而求
不能得平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蛇膽
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石勒參軍勒過泗水攸與鄉人河東
陳擬平陽馬悟共謀叛勒破車以牛馬負妻子入草中又
遇賊掠牛馬去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今當步走
擔吾兩兒恐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遺民婦乃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上郡王儁字玄英有幹藝之
稱儁年七八歲隨兄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留
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
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
家君見背孫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
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儁密受元直而去密後亡儁
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朞年而心喪六載
又前燕錄曰有司奏中山蒲陰民劉洛縣差充征弟興私
代背軍逃歸州以李名捕斬興詣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
代洛死洛又曰固陳巳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
有疑韓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
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南燕錄曰有司奏沙門僧知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
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枝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

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後秦錄曰姚萇與李雄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授襄曰
汝可以免萇曰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後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
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
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者莫不哀之
後周書曰裴寬字長寬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並
知名親沒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常謂其從弟文直
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
之游處
梁書曰張弘策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
世比之姜肱兄弟
唐書曰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

其善政數賞慰嘉員固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想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又曰東都未平梁宋間群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李瀾守蘄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渤詣盜請代兄死瀾又請殺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爲盜所害

又曰杜佑子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

又曰白居易弟行簡字知退文筆有兄風詞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蕭廣齊孝子傳曰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譖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後又譖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欲聚況我兄弟而欲殊哉遂還相爲雍和矣

宋躬孝子傳曰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募軍仵薩求代棘及後軍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遣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聞詔牓門宋世祖感其悌友乃普增諸弟封秩。列女傳曰會稽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世名軍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經縣門縣官嘉有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道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不決言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若皆赦之是縱有罪若皆殺之是誅無辜其母必知子之情善惡聽其所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殺少子相曰小子人所愛今所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其子

又曰郃陽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季兒乃告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嫁矣吾去而死善視汝弟遂自經死

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清高亮直讓財千萬與三弟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同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應時飲血餘皆流去

汝南先賢傳曰繆彤字豫公郃陽人兄弟四人各求分異至有爭訟之言彤黙閉戶自撾大自罵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將齊正風俗如何近一家之中不能使之和協耶鞭兩髀皆瘡於是諸姉及弟叩頭自責不復分矣

張瑩漢南記曰陰慶爲鮦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

明尚書修儒術推居弟園田奴婢錢悉分與貧丹慶但佩
印綬而已當代稱之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脩易論語大義略舉貫世孫
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瘤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
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江徽陳留志曰李銓平丘人也少敢蹇有至行銓兄前母
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己衣
服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
偏及長銓内臣順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爲群族所稱
杜預汝南記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而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
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充請呼諸隣里室家相對前
跪觴告其母便願其妻叱而遣之婦行哭出門去
顏延之庭誥曰將青弟悌務念爲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七

人事部五十八

忠勇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
徒人費（費寺人）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illegible]）伏公而出
鬬死于門中
又文公上曰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
戈以斬囚禽之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
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
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
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
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旣陳
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又宣公下曰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
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
其言（反背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
求楚子舍人以歸
又成公上曰鞍之戰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

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又昭公五年曰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宗魯曰公孟子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終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宗魯之肩皆殺之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勒曾不禮公觀其駢脅也）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叔詹鄭大夫詹伯也）詹請往鄭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君何愛鄭人以詹與

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欲盡辭而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救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不殺厚爲之禮而歸之

史記曰漢之三年項王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王可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在乘輿車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城皋項王燒殺紀信

漢書曰莽何羅（本姓馬明帝馬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曰莽也）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懼及金日磾視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晉灼曰甘泉一名林光臣瓚曰林光本秦離宮在甘泉）日磾小疾臥廬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臥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心動立入臥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逆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李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

敢內顧宗親

又曰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邳彤父弟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

又曰張步攻耿弇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

范曄後漢書曰溫序字次房太原人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等所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

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有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英雄記曰王允誅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謀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國家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

漢雜事曰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齊孝王狐疑膠西濟北二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於天下還報曰堅守比至二國圍齊數重無從入二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二國誅之

魏志曰許褚從征袁紹於官渡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又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賊謂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終無他辭又遣使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跡得像歸面縛繞城令敎像大呼言大將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呼城中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口不使得語遂大呼令城中聞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

又曰王修字叔治北海人魏國既建為大農郎中令從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攻掖門修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諸葛誕為鎮東將軍殺揚州刺史樂綝據壽春反遣司馬昭征之斬誕誕麾下三百人不降昭令曰不降皆斬衆咸曰願從諸葛公死不恨矣每斬一人諸人顏色不變時人謂之後代田横

蜀志曰鄧艾伐蜀遺書誘諸葛瞻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散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又曰先主奔荊州曹公追之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距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我張益得也可來共決無敢近者

又曰嚴顏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劉備入蜀圍成都璋出降備諸郡皆伏唯顏守而不屈使將張飛攻巴郡生擒顏呵曰汝見將軍至何得不降今逆戰乎顏曰卿等無狀奪我州我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斫何怒耶飛壯其忠節釋之

王隱晉書曰嵇紹以天子蒙塵奔詣行在所值王攻不振敗績於湯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衞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

晉中興書曰譙王承為湘州刺史王敦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討之請承為軍司馬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飢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得忠與義亦復何求便唱義衆府長史長沙人虞悝慷慨有志節共明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川於是一州之內並皆同赴

又曰蘇峻反桓彝為宣城內史往赴朝廷長史裨惠等咸

以宜且按甲以謀須衆力齊集舜屬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之難而欲逡巡將何以式衆力雖寡義無寧處長驅徑進尋王師敗績舜慷慨流涕皆勸偽同以紓交至之禍如其不然重兵必至舜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死節焉能忍辱貪之通問如其不濟此郎命也遣俞縱進軍左右以力不敵勸縱退軍縱曰吾承桓侯厚遇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峻遣韓晃因進軍討舜力屈被害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為舂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肆暴收雄姑熟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安以生為今日即戮得為忠鬼乃其願也○沈約宋書曰劉胡叛淮南定陵人賈龍宗本縣已為胡所得率三十人救沈攸之沈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拔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臏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為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

後魏書曰河間公元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示曰微齊以身蔽捍幾至危殆乃賜爵浮陽侯

又曰叔孫俊字醜肆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為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擊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匕首遂執悅殺之

范亨燕書曰孟高字弘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暐郎位左遷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唯高及殿中將女郎等十餘騎從行達福祿逢賊高獨力戰賊射殺之

唐書曰劉感岐州鳳泉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反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腳至膝馳騎射殺之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圍中每戰皆登城大呼以助軍勢皆血流面牙齒皆咬碎城將陷巡西向拜曰臣不能全孤城令為賊凌逼誓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聖明及城陷尹子奇入城見巡問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牙齒因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將存之巡大罵之賊黨皆曰此人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五代史曰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與數百騎欲奔鄴時晉高祖改鎮常山亦自郡詣闕夜與帝遇於獲嘉東遂俱入衛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於亭廡帝密遣衛士石敢袖鎚立其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呂氏春秋曰荊莊襄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

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患以忠於君王之身而特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之不爲沮行無高乎此者

又曰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襮計）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也襮表）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吊門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劍呼天闘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又曰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事兵申鳴聞之必來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

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襄陽耆舊傳曰魏伐蜀羅獻爲巴東太守得劉禪委質定問乃帥所部臨于都亭三日吴聞蜀已敗遂起兵西上外託援救內欲襲獻城以固其國遣盛曼等水陸到說獻以合同之計獻乃會衆議曰今本朝傾覆吴爲同盟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守孤城百姓未定宜一決戰以定衆心遂銜枚夜擊破曼旌軍保城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

襄陽記曰劉備以習珍爲零陵北部都尉孫權遣潘濬討珍珍帥數百人登山自將潘濬乃單將左右自到山下交語珍謂曰我必爲漢鬼不爲吴臣矣濬攻珍圍守月餘糧箭並竭珍謂群下曰珍受漢中主厚恩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爲者耶乃伏劍自裁

又曰晉伐吴張悌渡江戰吴軍大敗諸葛靚過迎悌悌不肯去垂泣曰仲思今是我死日且我作兒童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故今身殉社稷復何所遁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

公聞而美之是歲袁紹遣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周處別傳曰氐賊齊萬年爲亂乃以處爲建威將軍進軍大戰奮劍慷慨仰天歎曰古者將受脈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八

人事部五十九

忠貞

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淮南子曰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説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又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

又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左傳隱公曰衛州吁弒桓公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于衛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僖公上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僖公中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從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貳二心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又宣公上曰楚子滅若敖氏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
爲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其人克黃從臣）箴尹
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又襄公二年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卒君爲恭也）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又曰晉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苕丘文子謂欒武子曰季
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
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死之下忠也
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
夫差可謂下忠也
又曰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死之食則失哺上
車失軾僕曰雖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遂驅車比至公門外聞鍾鼓戰鬬之聲遂駭而死
國語曰虢之亂宣王在邵公宮國人圍之邵公乃以其子
代宣王王長而立之
戰國策曰吳入郢楚官勃蘇羸（音盈）糧潛行十日而薄秦
朝鶴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於口秦
王聞而走之冠纓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
楚退吳師復楚
漢書曰初吳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甲令（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非制令也）
又曰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
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
乃詐忠

又曰王莽既篡使者即拜龔勝爲講學祭酒勝曰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仰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一身事二姓下
見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忠貞臣也是日遷常爲漢中將
軍
又曰吳漢性忠厚自從征伐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
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完漢常獨繕檠其弓閱
其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戰攻
具上常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敵國
又曰上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
者數十人稍稍引去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去而子獨留
始驗疾風知勁草
又曰鮑昱字文淵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
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着姓
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
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又曰鮑永字君長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
從事諫止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
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
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特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
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
者上悅之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王室

比隆文王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慟長歎

范曄後漢書曰來歙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絕馳召蓋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納歙人謂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魏志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英雄記曰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臧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洪由是怨袁紹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因際會觖望非冀惜洪力弱不能爲天下推刃報仇何謂服乎紹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曰汝臧洪儔乎復汝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肜斷後拒戰兵人殺盡吳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爲關將都督景曜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弈世忠義

晉中興書曰王敦欲誣帝以不孝於衆坐明帝罪云溫太真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懼威必與己同嶠正色對曰鉤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雖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然憚其居正不敢害之

又曰王敦作逆石頭城既陷王師敗績周顗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撓敗以此負公敦憚其正辭不知所答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人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士庶聚觀皆爲流涕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時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人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太祖聽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麻秋以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

又曰前燉煌太守牽遐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髡至秋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爲宴所執遐勸張茂討宴茂曰髡在彼如何遐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關內侯

又前趙錄曰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及爲楊州刺史被蠻賊圍一百一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

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衆相枕而死者五千人○又南涼録曰振武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盤招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爲也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動懷盤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爲國儲不能盡忠反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三國典略曰齊平東雍州刺史傅伏堅守不降帝遣韋孝寬將伏子仁寬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令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即斬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

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乃降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代被任草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帝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授上儀同也

唐書曰隋屈突通與竇琮戰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桑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此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又曰馮立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死逃其難立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立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荅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

如爾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獲免

新序曰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完其家召他入曰不盟是弑父母也盟之是無君臣之禮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殺以禮其君

又曰智伯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魯而道聞智伯死曰吾聞忠臣無餘祿吾聞智伯之死動吾心餘祿加於我至今尚存將往吾佐之遂反而死之

續說死曰趙苞漢靈帝時爲武威守夷戎畏其界殺母及妻子自郡來過鮮卑萬騎入塞爲其所掠苞出擊賊陳步騎二萬鮮卑恐懼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作禍今爲王臣不得顧私母曰人各有命何得毀忠節耶立忠榮親孝莫大焉行矣勉之苞瞋目

援桴虜衆碎斬其師伏屍十里母妻子皆爲賊所害苞收母殯歛奏請歸葬天子策弔封爲列侯葬訖謂鄉人曰食祿避難不忠殺母全義不孝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又曰宦者田鵬事齊王至內侍中齊王走青州圖入陳出覘爲周人所獲毆問齊王所在紿去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逾厲四支俱絶而死

許肅別傳曰肅爲愍帝侍中左衛將軍麴武將與肅齊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沒逼愍帝送于平陽肅後晉難侍左右劉載乃以帝爲歸漢王頃之陰行鴆毒帝內食心悶欲見許侍中肅驟詣賊相見帝已不復能語肅曰不審陛下尚識臣不帝猶能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牀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晝夜號泣哀感異類載外欲明己不害乃僞責諸臣欲盡誅之群臣逆竄唯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

得殯殮然後就戮載特聽許事訖詣載曰國亂不能匡君士弗能死舉目莫非愧恥將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陵未畢故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賊　議之曰此晉之忠臣宜加甄賞載遂從議故得全免

庾珉別傳曰珉字子居位列侍中劉曜作亂京都傾覆珉時直在省謂僚佐曰吾必死此屋內既天子蒙塵珉與許遐等侍從曜設會使帝行酒珉至帝前乃慨然流涕曜曰此動人心即時遇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九

人事部六十

仁德　仁惻

仁德

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禮記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

又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又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緇衣曰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illegible]）

又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又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又儒行曰溫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遜接者仁之能禮節者仁之貌言談者仁之文歌樂者仁之和分散者仁之施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又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義也

毛詩生民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尚書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

又泰誓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里仁曰里仁爲美（居仁者之里是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顏淵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顏淵曰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子路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皆仁也）
又憲問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當天下故仁爲大故爲仁小者也）
又衛靈公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甚於水火蹈之甚也）
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又陽貨曰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敬人無侮慢之言）
又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三人者異同人曰微子知紂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見囚或見殺之）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大戴禮曰君子執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兄弟也
尚書考靈耀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然高嵬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樂於山者也
又曰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文矣（言文王仁故謂之文也）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稱仁
又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謙
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又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又曰高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漢書曰何武爲人仁厚
後漢書曰王莽末虞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范曄後漢書曰劉寛字文饒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人愆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宣秉所得俸祿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甖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丁濫切）
齊書曰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用爲藥有人餉愿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牀下復送四十里經還復故處愿令人更送逕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爲仁義

之心所致
又曰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虱多以綿裹致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崔鴻後燕録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毋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毋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蘧廬猶傳舍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古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莊子曰義人利物之謂仁

曾子曰伯夷叔齊仁者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孟子曰齊宣王問交隣國有道乎對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
又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
又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
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也

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又曰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
尸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呂氏春秋曰工尹他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不直（[illegible]）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工尹他問其故子罕曰南家二人也爲鞔（鞔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將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鞔者不可吾將不食也是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工尹他歸荆適攻宋工尹他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其主賢其相仁故釋宋攻鄭

新序曰魏文侯曰仁人者國之寶也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
抱朴子曰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符子曰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姚信士緯曰孟軻甄世士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延篤仁孝論曰夫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猶心體充實爲先○曹植仁孝論曰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騶虞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逸士傳曰高鳳隣里有爭財鬬者兵刃相加鳳脫衣巾爲叩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
會稽典録曰陳囂字子公山陰人也同縣車嫗年八十餘

無子慕其仁義欲求寄命責以卑娼有財產未敢便詐乃詣
於長者長者愛曰其宜置嘉遂迎娼朝夕定省如其所親出
家財以供饒膳娼以壽終置嘉殯斂事皆勉其奴令守娼
墓財物付與娼內外踪跡不入殯者以置棺中制服二月
由是著名流稱上國矣

仁惻

周公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語汝童子不服童焉不
馳是謂大仁
梁嘉耀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其性自然也
禮記表記曰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左傳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
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家語曰孔子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此高柴之行
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
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燒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
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便持節發河內倉
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東觀漢記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
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
者褒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將作
大匠時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又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
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

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
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又曰趙熹為赤眉所迫士走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
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
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
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矣
又曰崔篆為建新大尹班春所至之縣狴獄填滿篆垂涕
曰嗟乎刑罪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
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
子將有悔乎篆曰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
去矣
謝承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潁川人韶為嬴長嬴鄰境歲

饑多被冦廢耕桑其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衆韶愍其
饑困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
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可含笑入地也
范曄後漢書曰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
舉鈎黨郡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
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弼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
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
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
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
怒即收郡僚械送獄遂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
免濟活者千餘人
英雄記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
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

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覩
没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南陽人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
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
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値其命終乃身爲治棺
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
會稽典録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
在哀矜每至冬月罪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
筆夫妻相向埀泣所當平決若無繼嗣吉令其妻妾得入
經營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
列女傳曰雋不疑母仁而善教不疑爲尹行縣録囚徒還
其母輒問所平反（平其事反死罪生也）母
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

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
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有四端猶有四體也
莊子曰古公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地古公亶父曰與人兄居
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
吾臣與爲狄臣奚以異且吾聞之君子不以所用害所養
因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也
尸子曰駙馬共爲荆使於巴見擔酖者問之是何以曰所
以酖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
之於江

韓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
人之有禍
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荘者爲荊將性仁愛雖存行陣未
甞殺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

人事部六十一

義上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謚又曰義者己之威儀也

易下繫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禮記經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尚書曰以義制事

左傳隱公曰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史記曰趙朔將下軍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景公三年屠岸

賈欲誅趙氏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既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孰予我千金吾告其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曰殺之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功德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見趙孤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諸將遂反與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

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

又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父兄乃降即以魯公禮葬項王

又曰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又曰欒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及漢誅彭越

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時爲越使齊
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布若與彭
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
提趣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
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
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
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
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得從而
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
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漢書曰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託身護與呂公及妻
呂嫗同食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妻子曰呂公以
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又曰衛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
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
又曰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爲事弟奇幼請於式欲分財
異居式便脫身出唯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餘年十
倍於初却買田宅居焉弟奇私破其産式輒復分與之
續漢書曰李固被誅梁冀乃露固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
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鉞右秉鈇鑕
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其前遂守夜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含陰陽氣以生戴乾履坤義之
所重豈知生命何爲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乃聽得襚
斂歸葬之
又曰梁冀諷有司劾杜喬遂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
屍於城北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哭星

行到洛詐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蟲都官從事執
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使於是帶鈇鑕上書詣闕乞杜李
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
又曰袁忠子秘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
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
得詔復秘等門閭號曰七賢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
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
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其得免
又曰史弼遷河東太守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
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弼大怒乃付安邑獄拷殺之覽遂
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前孝廉魏劭毀變形
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

賣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
干原行貨免君無乃甚乎陶丘洪曰文王羑里閎散懷金
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議者乃息
又曰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
鄉里時燮年十三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
姉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
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中變名姓爲酒家傭而
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
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
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後王成卒燮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又曰李膺門生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寔爲膺門徒未有
錄牒故不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

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後漢段熲討羌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留熲軍義從者
日役久戀鄉悉反叛於閎罪歸熲熲坐徵輸左校羌涼覆
没營塲吏人守門訟熲詔問狀熲謝罪不敢枉京師稱之
爲長者焉
又曰雷義字仲翁爲尚書郎同時郎坐事當居刑義默
自表取罪論免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皆
除其罪
東觀漢記曰杜林弟成物故隗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
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與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
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
乃亡去
又曰鮑永字君長爲司隷校尉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

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過其墓
舞以獲罪司隷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西至右扶風推牛
上苟諫冢上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堪
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至也仁不遺舊忠不忘
君行之高者也上悅
又曰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
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
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
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賙人窮今奔國喪當是耳
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
義
又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
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貲財千萬諸奴
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
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
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
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
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又曰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
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方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
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
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
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又曰魏譚字少閒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吏
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勑獨放令主
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宜

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爲諸君主炊養食馨香肉肥香餘
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即相
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
軍李寶降之不肯去聞死之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
得降之更始徵喜使詣舞陰李氏遂降
又曰桓典字公雅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國相王吉以罪
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
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又曰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
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
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
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熹之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歸爲命願得歸食
母畢還就困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
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
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
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
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放
之謂曰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複往報賊願就烹
衆異之遂不害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著
聞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賊遂
兩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裓問肱託以他辭終

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
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又曰劉翊字子相陳國人也張季禮赴師喪大冰寒車
毀牛病不能進罷曳道路翊行於汝南界中逢之素與疏
闊下馬與語便推所乘牢車強牛與之供其資糧不告姓
名
又曰梁國車章爲辭功曹令黃峯爲人所誣章證其無罪
當下箠立辭乃以斧斫右手五指開口死獄中
又曰會稽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爲州所奏見收持吏以
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撓辭
又曰張儉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殘暴百姓儉舉劾
覽遏絕章奏並不得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
黨儉得亡命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

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
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
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又曰彭脩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脩與太
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以身障
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
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
也
魏志曰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
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
州甚急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
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遣追遂得之執溫還詣超解其縛
謂曰今成敗可見君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

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
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曰足下
不爲命計耶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公乃欲令長者出
不義之名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又曰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使得
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
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哭劉虞墓
而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
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
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
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東海而死豈忍從將軍者瓚
壯其對不誅
又曰初濟陰王思與梁習俱爲西曹令史思直日白事失

太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恩近出習代往
對已被收執恩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息之
不言楚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義士二人乎
又曰牽招字子經袁紹辟招爲督軍從事紹卒又事子尚
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
祖義之
又曰龐淯字子異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
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喪死不赦淯聞
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詣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
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下脂習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會融被誅當時許中
無融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
而死復當與語者哀歎無已太祖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

直見原
蜀志曰曹公東征擒關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渥曹
公壯羽爲人而察其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
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
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
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
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効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
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
追之曹公曰彼爲其主勿追也
吴志曰陸瑁同郡徐原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瑁書託
孤瑁爲起墳收導其子養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遭石勒亂負母妻行入草遇賊失牛馬
攸語其妻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擔兩兒便當盡死
不如自棄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乃從之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閻纘詣東市號哭
乎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于宝晉紀曰宣王討王陵發令狐愚冢暴屍兖州武吏東
平馬隆託廬三年種植松栢一州之士愧之
漢晉春秋曰文王誅鍾會爲功曹向雄收葬王召而責之
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
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法教無闕法
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
以立於時殿下讎怒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
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穎舉長沙王乂於建春門陸機敗
道走穎誅機及弟雲夷三族機吴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

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門之敗機衆多
喪牽秀譖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搆之於內使牽秀
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考
捶數百兩髁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
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
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
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寃承諭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
自吾分卿何爲尔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生乎固明承
寃玖又疾之亦并見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

人事部六十二

義中

久遠院

晉書曰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初鑒值永嘉喪乱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終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又曰顔含有孝行兄畿服藥多死於醫家含迎歸開棺復生毋妻家人日益勤倦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曽無勞忌

又曰顔含嫂病困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

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忽化為青鳥飛去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為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以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機女為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宋書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毋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無迴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又曰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中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甞避地墮水沉没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輙相約勅不得侵犯其義信所感如此

又曰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身代薩應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顔色甚悅甘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屬夫曰君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帝詔特原罪

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軌如事父家内大小諮而後行公

私賞賜一皆納軌有所諮須就與者請之曽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庸別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暾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又後趙録曰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曽策名晉室食其禄矣且受人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為且豈惡臣之猶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

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
又蜀志曰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羅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嗔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逡巡而退
又前凉録曰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于京師數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吳均齊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緋於弟賜死獨江泌守尸晝夜號泣悲動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前故舊無敢瞻看唯泌及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後魏書曰陽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性俶儻不拘小節博覽篇籍有文才清河王懌辟太尉從事中郎懌爲元乂所害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處禍隱避不出固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
唐書曰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會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録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高祖無表甚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悦曰徐勣感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又曰李綱孫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即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涕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訴無所出義方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文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又曰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
墨子曰墨子之齊過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爲義獨子爲義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又曰世俗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悦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強食磨角勝者爲利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舍魚取熊掌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孫卿子曰仁義礼善之於人也譬之貨財粟米之於家也

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六韜曰義之所在天下歸之
尸子曰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
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曰生乎義
乎曰義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又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
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又曰莒有石焦原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有以勇
見莒公者却行劑踵焉莒國莫之敢近已獨劑踵焉所以
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
少且劑踵焉所以一世也
韓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至

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
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
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
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而皆
服之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
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
懼失利
監鐵論曰阻險不如阻義也
說苑新序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
王子閭不肯劫之刃王子閭曰見國滅而忘王不仁劫白
刃而失義不勇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縊而
殺之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曰棄其親而死
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
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
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
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刎到而死
風俗通曰巴郡太守太山任埜字伯闓為司徒掾同產弟
子殺人繫獄埜自劾去星行電征便道詣府露首自相辭
謝太守李固請與相見埜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
遺孤為託埜失義方之教自陷罪惡息男國既豫知情幸
有微亂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於是原活出之
又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
中行二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
主徑往墓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然不肯出釜主歎欲

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說苑曰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
曰我行義吾弗信也
又曰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
人王歜賢令軍曰環蓋邑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
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歜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生而
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脰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
聞之曰王歜布衣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
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
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
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
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說苑曰佛肸以中牟縣叛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
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
將入鼎曰田基之義軒冕在前非義不乘斧鉞於後義死
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
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受中
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
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曰白公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捨之不

與我將殺之屈廬曰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禮故人知天命
下知人臣之道其有可刼乎子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
汝南先賢傳曰王恢字仲通太守郭紆同爲主簿詔書發
筋角紆親里竟寺收之恢諫紆曰明府爲藩屏大臣事當
從公聽恣私曲何以爲治紆不從有告言之者詔書案問
事當傳考紆見恢曰太守負君今當何以圖之恢曰明府
不須爲憂明府年六十恢年七十先明府生十有餘年不
於今日効命將從何有遺詣考所自引受罪言太守不知
之因欝氣不食而死郡以無事
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陽終寵爲貧
頗色常用怪焉牙造厥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悽瘁之思
者何也寵曰父爲周張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也牙乃

傭僕自賤吏役而至于死陵與張校国交通竭節於張伺
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辭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
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楚國先賢傳曰應余字子正爲郡公曹是時吳蜀不賓山
民背叛余與太守東里衮逃寇得出賊便射衮余以身當
箭被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
殞殁無恨因仰天號泣淚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衮
不害
會稽典錄曰張京從戎西州軍罷還歸各給車牛京同里
寡母與三子從軍子各物故見京還不能自致悲傷歔欷
京以載之牛羸道死京入棘引輓妻子單步
又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爲郡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
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寃詔書下州撿栲英出定文書

悉著英名楚毒慘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衆事英以
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
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
豫章志曰龍爽字顯先爲下江督郵太守會稽謝斐稚[illegible]
於時大皇帝幸尋陽頭乃具作章陳斐事候大駕於道叩
頭流血時大風寒雪之後血流成冰上乃爲之住駕省章
斐事見理○繫欽丘儁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者從都
尉討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墮馬儁於是下
馬授甲以身禦寇遂致死戰場都尉乘儁馬得免
桂陽先賢畫讚曰朱陽羅陵果而好義郡没府君爲州章
陵被掠栲然加五毒援刀截舌以着盤中獻之廷尉羣公
義之事得清理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郡守黃府君卒業與書佐會

雙卒禮送喪雙道溺于水業因掘泥揚波求出其尸又業兄度海復見傾命將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得血住餘皆流去

續齊諧記曰田真兄弟三人家巨富而殊不睦忽共議分財金銀珍物各以斛量田業生貲平均如一唯堂前一株紫荊樹花葉美茂共議欲破為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尔夕樹即枯死狀火燃葉萎枝摧根莖燋悴真至携門而往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當分析所以燋悴是人不如樹木也因悲不自勝便不復解樹樹應聲遂更青翠華色繁美兄弟相感更合財產遂成純孝之門真以漢成帝時為太中大夫

西京雜記曹敞在吳章門下時章謂敞好斥人過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及章後為王莽所殺門生無敢收葬者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章弟子收而葬之方知諒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人生立敞碑於吳墓在龍首山南嶺上

汝南先賢傳曰闞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為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着堂上遂遭世倉卒道路斷絕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窮老何明當有用故君之財耶道通當送飢寒何損常舉門遭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唯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平輿闞敞錢三十萬氣遂絕後孫年年長大步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共臨發弃錢乃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誤誤耳郎無疑也

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有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童巽字文舉學有才太守京兆誅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身蔽柩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流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

人事部六十三

義下　義婦

義下

戰國策曰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爲文收債於薛者馮驩曰能於是載券契而行辭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吾家所寡有者乃爲之至薛召諸民當償債者悉來合券遍合乃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怪其疾正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何市而反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珎寶積內府狗馬實外廐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能拊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孟嘗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顧謂驩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又曰秦縮高鄢陵人也其子仕秦秦以爲管守魏信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君曰遣縮高來吾將仕之使爲持國尉鄢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者自往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曰君之命高也將使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殺子背亦非君喜敢再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謂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吾將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鄢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受太府之憲曰子殺父臣殺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預焉今縮高不受大利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雖死終不敢行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以全已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自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大驚縞素出舍使使者謝鄢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敢再拜釋罪

英雄記曰袁紹以臧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始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城中粮盡廚米三斗使爲薄糜遍頒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乃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今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遣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與空復尒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又曰袁譚既死弟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違命者斬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以之屢辟不至
又曰公孫瓚字伯珪爲上計吏郡太守劉基爲事被徵伯
珪御車到洛陽身執徒養其生將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
邙上祭先人觴醊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多
障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觀者莫不
歔欷在道得赦俱還
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
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而憲責之言人
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
樂楊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著憲名憲不肯
在名中言我當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
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
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逵等具以情對太祖

歎其至義乃表例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
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
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
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之
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器
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
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其義以上卿禮葬之竟角哀夢見
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若荊將軍家相比欲役
使吾吾不能聽世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
勝負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
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爲世規
唐新語曰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
盧崇道犯罪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詔

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辭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
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爭死旭
問其故趙璧曰兄且是嫡又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
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列上其狀玄宗嘉而宥
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郎南金祖士
季爲隋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充
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豈
無忠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啓
事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講貞觀初爲太學博
士而卒矣
又曰畢構性至孝丁繼母憂有兩妹皆在繈褓構乳養嫁
遣之及其亡也二妹初聞哀慟氣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
無三年之禮吾倚鞠養豈同常人遂行三年服朝野聞之

莫不稱歎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
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踰年未嘗言
笑深爲朝野所重構嘗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
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慰之曰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
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
之中在卿爲最終戶部尚書
又曰李憕爲貝州刺史甘露偏於庭樹邑人曰美政所致
請以聞憕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
其子曰吾厚汝輩以衣食不恡厚之以仁義勿辭喪也天
下莫不咨尚之
又曰姚崇少不爲學年踰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
閱之甚喜遂耽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楊吏人並建碑
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生任并任昇少孤長於

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與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連名異無以別也時人美之

又曰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毀瘠踰禮殆至滅性弟景偉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乳爲之湩及葬時屬祁寒跣履霜霧脚指墮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構陷遇害時人傷焉

義姊

南史孝義傳曰與東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願公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之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

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

荒年客死丁啥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任儁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家序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租役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冠軍喬晞攻介休執之其令賈渾抗節不降晞怒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之宗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于爾母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

唐書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于我其子師仁方三歲世充以其幼不殺乳母王英蘭請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英蘭扶乞所得與師仁唯自啖土飲水而竟爲採拾竊師仁至京師高祖嘉之封永壽鄉君

又曰陽三安妻王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王晝則力田夜便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恤存之

又曰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盧彥衡之女也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逃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凶擾橫人盡奔逃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而可棄委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去古 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吾今乃見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又曰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

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又多媒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遂誓言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亡葬送以禮鄉 莫不稱其義行竟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于家

又曰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上邽人也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氏年十八歸於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嘗訖未曾先嘗經數載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夫神而有靈寧可使孤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弟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欲醮異門禮儀恒範妃思之攙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犬馬猶漸瑩寧可復

飾粧袨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劓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奪歎息而止尋卒

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

列女傳曰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傅妾也秦滅衛君角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祭祀而妾事我我不聊顧出居外傅妾泣曰夫人豈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蚤終是一不祥夫人無子而妾有子是二不祥今夫人將出居外妾居內是三不祥欲自殺其子止之不聽夫人懼遂終年供養不衰

又曰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與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稱於宮中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臥處伯御之義保遂抱稱以逃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爲孝公魯人高義保之義故謂之義保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將友人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弃之

又曰杞梁名殖齊人也爲大夫莊公襲莒約車五乘載士殖不與歸而不食母曰汝生有義死有名五乘盡汝下也殖遂至莒獲甲首公止之曰共同齊國殖曰不與五乘必吾勇也臨敵止吾以利汙吾行也遂進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莒人築尸城爲京觀妻往迎喪向之哭土爲之崩得喪於是公使弔葬之妻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今吾外無夫以立節内無子以見志吾何歸乎乃赴水而死

又曰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其室失火兄子與其子三人在内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赴火其夫止之婦人曰梁國豈可户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又曰會稽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也名軍少寡無子守義不遂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少門宗唯兄爲主而復罹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將詣縣陳之兄曰其計若何軍曰臨時從宜不可先言也乃請督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刎縣門官嘉其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吏視之被一瘡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朞年不決吏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其母必知其子之善惡聽所欲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曰殺少子相曰少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雖痛乎獨謂義何泣下沾襟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二子號曰義母

又曰天水姜敘母者同郡楊阜之姑也阜爲州史馬超殺

刺史太守叙屯曆城阜往見之戲叙悲甚叙曰何爲乃尒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於天下乎君擁兵專制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殺也叙母慨然勑叙從阜討遂起兵於歷城超聞之襲歷城得叙母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超即殺之

杜預女記曰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爲之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劒而死以固勉陵

定命録曰賈直言妻莫知姓氏貞元中其舅道得罪賜酖直言欲代父死奪酖飲之不死流于嶺徼直言妻一志事姑髮髻絶膏沐自三二年蟣蝨蝕其肉厭後如枯蓬之植爆上無復蟣蝨迨十五載直言遇赦歸妻始一沐其髮自斷絶墮于泔盆終爲禿婦直言後歷諫議大夫出刺兩郡

傳記李如璋爲夏陽令素輕其妻鄭氏如璋因醉誤殺人母其子入縣將復讎如璋與鄭以床拒門讎者推窗而入鄭急以身蔽如璋舉手乗刃右臂既落復舉其左臂讎復斷之猶乞以身代夫死時方懷妊讎者以刃鑠其腹胎出而殞乃害如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者數十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人事部六十四

謙　讓上

謙

易謙卦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無不利撝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吉易下繫曰謙德之柄也

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左傳莊公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以死告

又成上曰晉與齊戰而勝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尒也（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大功國人喜以逆也先入必屬耳目是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已稱）

漢書曰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爲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塚爲恩德侯置守塚戶二百家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塚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安世乃止

又曰于定國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定國皆與均禮

又曰元帝即位徵孔霸爲師賜爵關內侯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霸讓位自陳上深知其志誠乃弗用

東觀漢記曰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已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又曰牟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通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輙引車避道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又曰鄧騭兄常居禁中騭謙退不欲久在内連求還第太后乃許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誡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及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又曰梁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見禮過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弥恭漢興已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晉書曰羊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

宋書曰劉懷慎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宿衛輦轂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又曰蒯恩字道恩以戰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

又曰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士居朝廷之半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迎送物並不受

又曰彭城王義康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省内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又曰建平王宏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

唐書曰李藩以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會稽典錄曰陳瑞字文象世爲縣卒瑞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荅拜輙拊頰以謝之

新序曰晉人伐楚楚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在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是臣之罪請擊之莊王俛泣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還師而歸

袁彥伯明謙曰賢人君子推誠以存禮非降己以應世率心以成謙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饗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老子曰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此之謂乎

讓上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

哉(垂臣名也)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
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名)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
羆(朱虎熊羆二臣名也)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禮僉曰伯夷(伯夷臣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之官)伯拜
稽首讓于夔龍

毛詩角弓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
斯亡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尊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又坊記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
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
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又儒行曰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

又鄉飲酒曰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月者三日則成魄
三月則成時是禮有三讓

左傳隱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殤公也)若以大夫
之靈得保首領以殁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先
君以寡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又僖上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
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
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
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又曰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
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忠信
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上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之名)以
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成下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

又襄上曰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無忌穆子名起無忌之弟宣子也)

又襄二曰晉侯使士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
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
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
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
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汏弗敢違也

又襄二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襄五年曰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輅次輅皆王所賜車侯伯之上卿三命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已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又曰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三子皆晉大夫也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清原之蒐在魯僖三十年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又曰君子急病讓夷

又曰齊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不若夷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臣不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若也

又曰晉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新軍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放以其所爭爲閑田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大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又生聖子曰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寡人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

又曰董偃在館陶主家見戲博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則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袁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東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

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嘆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

又曰武帝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爲嗣玄成心知其兄非賢雅意欲讓即佯狂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人事部六十五

讓下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光武封朱祐爲鬲侯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國哉

又曰鄧陽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户讓不獲遂

逃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

又曰上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避封有司

奏請紹國上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弥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恭橡盜者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陳囂與鄉人紀伯為鄰伯夜竊囂藩地自益囂見之

伺伯去密移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慙懼還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太守高其義名其閭為義里

范曄後漢書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陽荊南皆没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魏志曰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丸軍次無終夏水路不通疇將其衆為鄉導出盧龍塞虜乃驚太祖與戰遂大斬獲軍還論功封疇為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疇終不受

又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事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基校壽春轉基為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王隱晉書曰司徒魏舒遜位司空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于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中旬復還唯舒知命内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

令終未有如舒者焉

又曰杜夷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為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夷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夷夷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遲歷載正以足下羸病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以為國子祭酒夷前後十餘表求解不聽明帝踐祚夷又頻表

又曰上以羊祜為開府儀同讓表曰今光祿李憙秉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外内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又封南城郡侯祜曰昔張良請受留侯漢高不奪其志請受鉅平侯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詔祜曰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没讓存遺言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札所

以全節重違其志今聽復本封
于寶晉紀曰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不寔曰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謙見用之恩莫肯讓於勝己

晉中興書曰郗愔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議欲用愔愔以資輕而少年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爲臨海太守在郡優游養志不以事物縈心

崔鴻前趙録曰張寔爲鉅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爲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後魏書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書侍郎出爲濟州刺史元愉之反也植率州軍出討破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朝廷論勳每謙讓不受云其家荷重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又曰崔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後周書曰蘇祐字承先陳留圉人也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競太祖歎之常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言其見知如此

沈約齊紀曰劉係伯襄陽人也事毋甚謹西土風俗田與鄰畔者輙於畔上種桑以誌之係伯上種桑枝條陰蔽他地每開數尺以避爲鄰者隨復侵之係伯輙伐樹更種侵畔者慙不敢犯也

齊書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嘉元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荅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覬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荅不許

唐書曰温彦博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彦博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彦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蓋亦以此多之

又曰長孫無忌册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

又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略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無宜辭讓爲禮也

又曰盧懷慎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辭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于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

列子曰昔堯舜爲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

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于其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
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
書社五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聖人千
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之嬰得之
又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怵召而
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嬰之治阿三邪毀於外
三讒毀於內今則三邪譽於外三讒譽於內昔者嬰之當
誅者當賞而今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
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於善卷善卷曰余逍遥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
又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爲人居畎畝之中而遊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
辱行汙漫我吾羞見之自投於清泠之淵
又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務
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
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后
之伐桀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乎我必以我爲
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吾不忍數聞也
乃自投於椆水而死椆水在潁川又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
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殺人非仁子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
其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見
也乃負石自沉於廬水廬水在遼東也
呂氏春秋曰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辭期
思之鄙人有孫叔敖彼聖人也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
敖以爲令尹而國治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長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
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
爲君之勞矣
又曰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勿勿然以天下
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又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大王欲以一國之

尊而以嗣我我其若之吾聞至人也不居一世而萬世以
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爲能貴乎一國而賤乎
萬代哉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
讓故爲君子國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
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取其荒者不營利母常隨之
如此當乞食無處遜嘆應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河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
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復
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知其終不
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
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魏武令曰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魏文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博物志曰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以自明賢豈假讓而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為天下所讓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為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

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咸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為暢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養仲雍之子以為已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礼臧之倫者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五

人事部六十六

清廉上

釋名曰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廉斂也自檢斂也
左傳襄元曰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為葬具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襄二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又襄五曰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子雅邑辭多受少
漢書曰瑯琊兩漢以清行徵為京兆尹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老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又曰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師古曰子自行戍不敢戍）也公廉如此
又曰趙禹以佐吏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為丞相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禹持文法深刻）
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脩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弟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生遭飢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秦彭字伯楚祖父安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

東觀漢記曰司空宋弘常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人守姑臧長供養至謹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

又曰楊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范曄後漢書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也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片豬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對曰但食豬肝屠或不肯子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梁鴻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又曰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魯恭弟丕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熹歲時遺子送米肉辭讓不受

謝承後漢書曰黄向字文章爲性廉潔常步行於路中得金畿一囊可直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

又曰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藁僮僕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去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暗坐不然官燭

又曰左雄字伯豪爲冀州刺史不舉烟火常食乾飯

又曰羊續字興祖泰山人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裯穿敗糊紙以補裯爲南陽太守初之郡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爲諸生隱處篤行常

身躬耕非其衣不服非其食不食糠粃不厭所居閭里服其德化

又曰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碩無所受但食棗飲水而已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黄人爲縣吏年十八弃衣物逃去家以爲死遂西入關學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常使兒捃麥得五斛鄰人遺之一斛囑兒曰莫令尊君知兒歸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不受丹弟子憕見丹蕃不完載柴并蕃之時丹適行還怒敕子拔柴載還之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自以性急每爲吏常佩韋

范曄後漢書曰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父歆卒於汲令使人贈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

又曰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為諸生貧而志清不受
鄉里施惠
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人少好黄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
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脱身為傭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
盡可復得為吏坐贓身捐弃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典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磨
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吏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
汝非程謀甫何為不食人食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吏
名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為三府長吏時
吴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所材兵人
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
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又曰舊故西征有官廚財藉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趙儼
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
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耳何用
是為遂不取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
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
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為通向在凉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
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効而
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世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是世
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又曰景初二年以滿寵年老徵還為太尉寵不治産業家

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國有行父祭遵之風賜
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又曰胡質為荆州刺史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王隱晉書曰魏舒為尚書三娶妻皆亡自表求還本郡葬
上曰魏舒清貧不營財産頃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
地一頃錢五十萬
鄧粲晉記曰王劭籍周顗家笥簏中有故絮故播酒五甕
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賜
見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
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臣不如遠矣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字子驥志在逸遁居于岐陽凡人致

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譽處未曾至公門有致餉一無所受
又曰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純素始安太守干寶與湯
通家遣船餉之勑吏濯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
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惠而反煩之益
愧嘆焉
徐廣晉記曰中宗令曰太常賀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孤
曾造其廬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賜牀褥錢二十萬
崔鴻前凉録曰氾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
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
北齊書曰辛術字懷哲隴西人為淮南經畧所部郡守犯
大辟朝廷以其奴婢及資財盡賜術術三辭不見許術乃
書送詣所司不復聞奏邢邵聞之讃術書曰昔鍾離意云

孔子忍渴盜泉珠璣委地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沈約宋書曰柳元景南岸有數十畝菜園人賣菜得錢三
萬送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噉之乃復賣
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
又曰郭原平性至孝太守蔡興宗以私米遺之固辭不受
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
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
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原平以種瓜爲業
大旱瓜瀆不復通船世祖令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
今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步
行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又曰孔覬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雖敗終不改易時吳郡
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

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還輜
重十餘舡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令上置岸側命左右
取火焚之盡乃去道存代覬爲江夏内史時都邑米貴道
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載米還彼吏
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六

人事部六十七

清廉下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琅琊臨沂人也爲晉平太
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溢吾生資已足豈
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齊春秋曰何敬叔爲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忽牓
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民輸
租
梁書曰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
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一雙
猶以爲費
又曰沈覬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覬不治家産值齊末兵

荒家人并日而食或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
陳書曰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察自居顯要甚勵清節
所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之曰吾所衣着
止於麻布蒲練若不煩此人遂請猶異受納察勵色驅出
自此伏事者莫敢饋遺
隋書曰狄士文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
皆極重士文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
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物勞遣之
唐書曰屈突通從太宗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
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
下定不虛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寃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
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闕

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又曰袁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也武德中累轉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為其僚屬謂岑文本曰吳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群僚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託疾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
又曰蘇瓌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
又曰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

舊銅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吾効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
又曰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廉宅舍屋無所增改常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伏
又曰裴玢為鄜州刺史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著節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執政嘉居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百姓安業
又曰杜暹在家孝友撫異母弟昇甚厚常以公清勤儉為已任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初為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餘番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家語曰曾子弊衣而耕於魯君聞之而賜邑焉曾子固辭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說苑）
又曰子路問於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改節則何以稱仁廉哉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而取多也義則無名介則不全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賙之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或揆其酒脯以歸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道子貢問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

何以不至於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華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正者是毀廉也行華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則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飡以餔之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盜人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吾義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
孟子萬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螬食之實有過半）避兄離母居於

陵
又曰伯夷叔齊聖人之清者也聞伯夷叔齊之風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
晏子春秋曰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章歸魚車塞途撫
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
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
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又曰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者曰婢子東郭之野人願得
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
之為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士無邪行女無淫
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僕女行無清也遂不見
韓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一壺食而從迷而失道與文
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伐原以為原令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非無寶也所寶者異孫叔敖將死屬
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毋受利地荊楚之間有寢丘其
利以而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淮南子曰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又曰君子不入市為其侳廉
說苑曰孔子見景公景公致廪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
我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又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白
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予人也如弃之
子思辭曰伋聞忘予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
身為溝壑
楊子法言曰楚兩龔之潔其清矣兩龔龔勝龔舍

三輔決錄曰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曰與三錢以
償之
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
又曰飽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
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也遂強嘔立枯而死
又曰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不取諸人曾
過姊家飲留十五錢置席下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嘗行路得遺金
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
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捐金於里
遠尋師學
又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長沙耆舊傳曰徐偉奴吾叛知識欲為偉售之偉曰不得

奴性當復逃亡豈可虛受其價廉平義正若此
廣州先賢傳曰疎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為戶曹佐
源性廉恭家貧餉晏不至同事人餉先到呼之共食源未
嘗聽
又曰丁密字靖公蒼梧人少以清介為節非家織布物不
衣非已種耕菜菓不食羣羅之餽不受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靜養志唯典籍是樂有
先人草廬處于東坑其下有陂田魚蛤生焉非身所耕漁
則不食
又曰胡定　潁川人也至行絕人在喪雉兎遊其庭雪
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排雪問定定以絕穀妻子皆卧在床
令遣掾以乾粮就遺之定乃受半
録異傳曰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至袁安

門無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安爲賢舉爲孝廉
郭緣生武昌先賢傳曰郭翻字長翔爲人非已耕不食非
妻自織不衣
漢皇德傳曰蓋晉敦煌人天性皎潔自小不肯過人飯貧
爲官書得錢足供而已不取其餘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家貧賣魚
官發魚價貴數倍嘏取直如常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閣輦一乘白馬
一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卿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籠
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户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斛倉
不受一粒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尚書交阯太守張恢居官貪亂贓賄
千金珠璣玩寶乃有石數收贓簿入司農詔悉以珠賜諸
尚書尚書皆拜受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委珠
何也對曰愚聞孔子忍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還車不入
勝母之閭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贓珠賜忠臣以故臣不拜
受耳
羊祜別傳曰昔有攘羊遺叔向母母埋之後事發掘之肉
盡唯舌存遂以羊舌爲氏族祜其後也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
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
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
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爲語曰安漢吏取
糧令爲之償

范亨燕書曰皇甫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從輔國恪討
檢冉閔即南園拔鄴石氏舊都城内珎玩寶貨充溢眞無
所取唯存恤人物收斂圖籍眞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
十口馬七疋牛四十頭以助軍資
物理論曰有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
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榮其降己乃盛爲饌羨出懷中
乾糒求一杯冷水而食之
語林曰何公爲揚州親親有葬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
揚州常有構胡見切米以賑孤寡乃有千餘萬斛庾存爲治
中而見道帳下空索床柴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汝道義不
與其孤寡爭粒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百疋絹不受稍減遂
至一疋既終不肯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手裂二丈與范

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郭子曰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桓後遇見徐
寧而知之東海人字安期致與庾而稱云是海内清士
顔延之庭誥曰清者人之正路
劉弘教曰錄事巫衛忠清厲節衣食不充賜單複衣各一
具恆令廚食給其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人事部六十八

正直上

易坤卦曰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物也）

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廣生焉

尚書皐陶謨曰直而溫

又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又曰三德一曰正直

毛詩緇衣羔裘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又谷風小明曰靖共尒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左傳襄元曰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

又昭四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

論語為政曰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置也言舉枉之上任也）

又曰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攘竊羊也）（有直人名躬竊羊則證）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又衛靈公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衛大夫名）（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

又微子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士師獄官名）（黜退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漢書曰周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退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群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雖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矣

又曰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文帝嘗讌飲通家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陛下幸愛群臣則貴富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又曰單于嘗為書謾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討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季布曰樊噲可斬夫以高帝四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又曰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章窘馳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事於是收豐節司隸校尉去節自豐始也

又曰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至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

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
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
下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
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然後已及後當
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言之臣
東觀漢記曰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
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憑曰
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
受之訴遂致禁錮世於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
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
生苟活誠慙聖朝上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爲臨淮太守表善黜惡抑強
絕邪吏民懷而愛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
民懷其惠
又曰祭遵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欲衆整齊今遵奉法
不避是教命行也上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
備祭遵吾舍中兒犯命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曰鄭衆字仲師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
請衆欲爲通籍遺縑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諷以長者難逆不可不
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方正稱於鄉里爲

郡議曹掾正旦掾人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敗
亂遭離盜賊人民飢餓不聞雞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
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誠
上雅壽掾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無受其觴
盜賊未弭人民困乏不能家給人足於今議曹掾尚無袴
寧爲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鰒魚百
枚寘罷教署功曹良耻以言受官不拜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常慕
史鰌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
策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無
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
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謝承後漢書曰李燮爲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燮厲色
言曰斬司徒天下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
燮燮曰涼州天下衝要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
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
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
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略每公卿有缺爲衆
議所歸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
李頌頑嚚溷濁鄉曲所棄常侍唐衡求屬仕宦資勑曹君
署文學史滂不聽極久衡復有書請資資怒召功曹書佐
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謂曰若答敎當言頌則
滂之婣子豈不樂其升進頌緣汙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
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又曰楊奇字公偉弘農人爲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雅
事不對靈帝嘗問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躬秉藝文聖才
雅藻有優先帝禮善慎刑或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准桓
帝猶謂堯比舜此德者也上不悅其言謂曰奇所謂楊震子
孫有強項遺風想死後又當致大鳥也
泰山松後漢書曰李膺等下獄獄吏曰諸入獄當祭皐繇
以祈福范滂曰皐繇古之賢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天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詔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越
次而前甫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謀圖皆何等耶
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
齊其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爲黨乃仰
天歎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乃陷大戮死之日
願賜一播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

霍諝以黨事無驗表陳救之
范滂後漢書曰高獲字敬公南陽人與光武有素舊師事
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
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
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
不應
又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爲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
官無失於和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曰卿言是也
又曰樊儵字長魚宏之子也廣陵王荊有罪詔與任隗雜
治其獄事竟奏請誅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尔也儵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
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屬
託毋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
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又曰張綱字文紀皓之子也漢安元年選八使徇風俗皆
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
而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
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
蕘之姿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
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書奏而京
師震悚
又曰爰延字秀平陳留外黃人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
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
主也延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爲

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
矣
又曰趙熹字伯陽南陽人爲太尉受遺詔典錄喪禮自王
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熹乃正
色橫劒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又曰桓典字公雅榮之玄孫也拜御史執正無所迴避常
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
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
融爲冀章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
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冀起入祐亦徑去
又曰李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以充高節卑敬
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坐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

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唯諸君博求其器
充乃爲陳海内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譏欲絕其語以
肉唊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
又曰崔琦數引古今成敗戒梁冀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
白鵠賦以爲諷梁冀見之呼琦問百官内外各有司存天
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尹
而德政未聞元元荼炭不能納貞良以救禍敗乃復欲鉗
塞士口杜蔽主聽將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有吏誣君者會於縣令
坐敬拔佩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甞枕則膝卧則推下之
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張承字公先範弟也避地楊州袁術問承曰周室凌

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則高祖接而用之今孤以土
地之廣士民之衆欲邀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
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從天下之欲雖由疋夫之資而興霸
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弃誰能興
之術不悅
又曰陳泰爲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致貨因而奴婢泰
皆掛名於壁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蔣濟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
卿腹心重將當使恩施足死恵愛可懷可作威作福殺人
活人尚以詔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聞見天下風教何如
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
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古今
所愼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乃解追取前詔

又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甞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
曰於陛下甚樂而群下甚苦帝黙然後爲之稀出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爲荊州刺史書戒司馬景王曰
許允傅嘏袁保崔賛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
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吳志曰張昭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
逆旨中否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
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
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
而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易思
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人事部六十九

正直下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隷校尉言議切直無所回撓故不至公輔王基薦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又曰初武帝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釋才遣荀勗及和嶠重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嶠曰臣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知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

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薨太祖會朝臣而謀其日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垂涕而入太祖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太祖曰不可爲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進不知其次太祖乃不復問

郭粲晉紀曰初王敦將下朝士共議周顗以爲剛愎不仁親害乎子必能稱兵以向朝廷敦既尅石頭顗與戴淵共詣敦謂顗曰伯仁卿負我顗荅曰公戎車内侮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績以此負公又問淵吾此舉動天下爲何如荅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以爲忠敦笑曰若思卿能言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恭則雅性方範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導甚昵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楊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荅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又曰初庾冰兄弟每說顯宗國有強敵宜須長君顯宗晏駕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冰等不從遂立康帝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

又曰王彬字世儒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衘命慰勞會周顗被殺彬往哭顗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涕淚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哉彬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軌逝焉難逮其有何罪而致禍戮勃然數敦曰兄抗旌内侮戮殺忠義謀圖不軌禍及門户敦大怒厲声曰尔之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腳痛孰若頸痛然猶以至親忍不加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以尺牘辯利兼服食絶谷常衣黃衣狀若學道司馬道子常延致甚悦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悉令與賓客談衆人皆爲降節王恭辭曰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一坐竦然道子爲愧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姧外部都督亂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又前凉録曰氾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禄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禕休祖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擊肘出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從事閻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迁居延令

又前秦録曰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性剛愎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如仇讎每朝見之略不與言

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何雞狗而令
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歎恨故誣狩生誅之及刑榮謂隋
曰君今復敢不數董龍作雞狗乎瞋目而叱之龍榮之
小字也
後魏書曰尉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領軍
元乂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聿獨長揖不拜出爲涼州刺史
涼州緋色天下之最乂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之聿拒而
不許
又曰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
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
有用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
度民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覲而善之入欲陳奏
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

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
曰朝廷不治寔尔之罪世祖失容曰於碁不聽奏事實在
朕樹有何罪置之弼乃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
其所奏以與百姓
又曰游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
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又曰于烈世宗初咸陽王禧當權遣家奴傳信於烈曰須
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與
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悵然而返以報禧禧遣
謂烈曰我號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曰其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
得羽林不可得禧惡其剛直遂議出之乃授恒州刺史
又曰于忠嘗侍宴世宗賜之劍杖令出入周旋恒以自衛

遷侍中辭無文世宗曰今文人少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
勞於下我無憂於上
又曰録尚書高陽王雍欲以令史朱暉爲廷尉評頻煩託
吏部尚書元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
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順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四海
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徐謂雍
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
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
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
周書曰王羆字熊霸陵人也質直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
憚焉
三國典略曰初周萬年縣令柴運抑挫豪右時稱強直帝
甚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咸令奏聞至是召運赴行在

所既至問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帝曰
卿言太子何如人也運曰中人時齊王憲等並在帝側帝
顧之謂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唯運獨云中人方驗
之忠直因問中人之狀運曰班固比齊桓爲中人管仲相
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
矣超拜運爲京兆郡丞
吳均齊春秋曰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也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待之意甚厚高祖謂曰卿自謂諂佞
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
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
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勍敵
高祖大笑嘗又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
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

邪未敢奉詔

又曰桓彦範為大理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常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又曰高宗使官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官者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蘇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求珍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巳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詔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又曰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憲宗以李絳為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叶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武元衡從父弟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趍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輙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觀於淄上歎曰使國可長保而傳之子孫豈不樂哉晏子曰今君臨民若寇饑見善如避熱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曰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隨君民多諱行今君有失行而刖跪直禁是君之福也於是令刖跪倍資

又曰景公見梁丘據公曰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醎今據也君甘則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

尸子曰范獻子遊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捨檝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脩晉國之政内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脩晉國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乱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託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鄣水源而欲其流也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此魏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脩政不仁而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又曰秦始皇既有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昔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皇帝仰天歎曰吾德出乎五帝將官天下誰何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皇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桀紂之道也速説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陛

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簴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耳何暇比德於五帝欲官天下哉秦皇帝闇然無以應面有慙色

新序曰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况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樂哉今日晏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慙焉

又曰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子之黙黙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黙黙而臣不得預一焉平公曰何

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黙黙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黙黙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邪臣貴而君不悟此三黙黙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在傍而君不悟此四黙黙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黙黙也國有五黙黙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黙黙何害乎國家哉

又曰周舍立趙簡子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教寡人對曰願爲君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簡子悅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到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臣聞其君賢者其臣言直向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郭子曰王含爲廬江郡(含字處弘敦兄也)貪濁狼藉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請掾有以匡之掾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日昃恪勤衮職脩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次及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謇謇

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衆人黙然慙愧

華陽國志曰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李密至縣中山王過欲徵芻茭薪蒸密引高祖過沛賓客老幼礼桑梓之恭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本國望風式歌且儛誅求之疲所未聞命後諸王經過不煩溫縣

又曰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拜諫議大夫西域獻幻伎天子與公卿觀之禪獨伏不視

李固外傳曰梁冀欲立清河王蒜常侍曹騰聞議定見冀曰清河爲人嚴明若遂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冀更會議立蠡吾侯子唯固與杜喬深據本議桓帝立固與杜喬以

本立蘇下獄太后詔出固冀乃復令黃門常侍作飛章虛
奏收固等繫獄皆死京師諺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鈎反
封侯
孔融別傳曰袁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
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
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
氏歸罪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
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縉紳所以瞻
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
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莫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便當
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樊英別傳曰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英詔切郡縣駕載上
道英不得已到京師稱疾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
君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得其命
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朝猶不肯
可得貴乎雖在布衣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
尊又何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不受
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
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置羊酒
語林曰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唱兵
始自古所難諫諍甚苦處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南
夏稱自同莽耶因遏義舉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令進
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
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
王符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
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公平

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

又孔子閒居曰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左傳文上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孥孥賈季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宣敬也月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人臾駢從臣也欲盡殺賈氏以報之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孥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又襄上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又昭七年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魏舒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之庶子也梗陽在太原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取親疏一也

論語雍也曰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之曰汝得人焉耳乎女為此宰寧有賢人與之耳語助也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史記曰邑人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小大劇易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

又曰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稽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利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齠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盜賊起宗族在兵中穀食饑貴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令主廩莫不稱平

又曰陰興字君陵盡忠竭思其無益於國雖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張宗鮮于裦不相喜而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薦之張汜杜禽之徒與興厚善以其華而少實私貨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尹閻興召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長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謝承後漢書曰張陵清河人初為梁冀弟胤舉孝廉正

月初歲百官朝賀冀恃豪勢不卹王憲帶劒入省陵走臺
中感儀呵冀使出劾羽林虎賁奪其劒撒爲陵曰昔舉君
適所以自伐也荅曰明府不以陵之不德誤見擢序不敢
阿公以報私恩撒有媿色
華嶠後漢書蔡孟喜汝南頓人以禮化鄉里鄉里有諍
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官渡之役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逢
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
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
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
廢配
又曰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
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爲設酒餚陳平

生甚欣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
典略曰荀彧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群從一介才德
實薄或謂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爲議郎耶或笑曰官
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汝言衆人其謂我何其持心平實皆類
此也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爲南陽太守明帝即位
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敎
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耶主者曰若郡
爲外劇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爲民也郡外
劇則於役調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
遂言爲外郡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心

公如此
又曰魏國初建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
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崔琰露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
以長加五官郎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
之兄女壻太祖貴其公亮
蜀志廖立傳曰諸葛亮爲人公直表廢立徙汶山立聞亮
卒泣曰吾其左衽矣
又李傅曰亮表廢平徙梓潼平聞亮卒乃發病死（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賞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怨天下豈有不服者）故蜀志評曰諸葛
亮之爲國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
怠慢者雖親必罰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

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
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
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曰天下未定鬬
將如寧者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
徐廣晉紀曰劉弘字和季在襄陽帝在西京命弘選良才
乃稱守宰徵士武陵五朝字世朗高尚荊王牙門將曾國
皮初有勳江漢弘上言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內史詔
以襄陽顯郡初資名未允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
襄陽弘曰夫惣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
國推實吾惣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乃表陟婚
親舊制不得相臨
𣝣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弈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
欲令琛止弈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

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諂弈數就卽舍因問東國起居珠曰令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令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

周書曰王羆字熊京兆霸陵人也性嚴急處物必當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給付將士時人尚其均平

宋書曰張邵有佐命功元嘉五年爲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𠫵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唐書曰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既任揔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而緣飾以文雅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

又曰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莫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

又曰奚陟字殷卿知吏部選事銓綜平允有能名遷吏部侍郎所在之官時以爲稱職

又曰韋承慶自天授已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

尸子曰自井中窺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望之則見其始出也夫私心井中也公正丘上也

愼子曰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

又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故著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國語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宣子趙孟獻子韓厥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役矣其主朝登之而夕戮其車戮車僕也宣子召禮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易行

又曰楚有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何乎莊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如是何不返也莊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

韓子曰古之全大體者則天地觀江海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主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己而不在乎人故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又曰解狐與荆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荆伯柳爲守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解狐舉其讎荆伯柳文侯乃用

又曰爲人臣者北面委質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之

又曰解狐薦其讐以爲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周諺曰毋有當均何出此曰九子不知也）墨者鉅子腹䵍居秦（鉅姓子䵍子通墨辭號大事尊者之學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之義也王雖爲之賜䵍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又曰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乃舉其讎解狐又問國無尉其誰可乃舉其子午孔子聞之曰祁黃羊可謂至公也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爲

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下正）

又曰荊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覇天皇天繫觀惟使是解）之故天下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繼私）世貫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又曰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翣扇也）非愛翣也清有餘也（有寒）聖人不爲私非愛費也節乎己也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又曰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竊選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寧莊王從之賜虞丘子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而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又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奸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族也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令立廷理者將以伺犯王令察觸國法者也於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吾生無義吾不若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

又曰晉文侯問於咎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咎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之矣

周生列子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者權衡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於物無所偏阿君之散恩無所外內

任子曰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使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抱朴子曰君人者必脩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兒雖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廳事與州將旌曰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勤崇世教經乎百王曆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之所以奉上民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之可不勉哉

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旨之作蓋閭閻之白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係其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者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

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偽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悋弃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荒垂坦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人事部七十一

信　謹慎

信

釋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魚（豚魚卜民也）

又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士正其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言而信次見其行而信既聞其言既見其行衆皆不信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猪何爲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又曰忠信以爲甲冑

左傳僖中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呂氏春秋云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衞人聞之以文公之信至矣乃歸之故曰攻原得衞新序亦云溫人聞之而降故曰伐原得溫）

又僖下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君子謂是盟也信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將會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自傷與齊侯戰不能復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壓境（[illegible]數[illegible]邑以論信）君不圖與（君爲齊桓公也不當肯使會地太甚）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已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又僖公曰晉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訊問也）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論語學而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言之信可反覆）

又顏淵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恃者信也）

爾雅曰西至日入所爲太蒙太蒙之人信

史記蘇秦説燕王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又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王曰誠哉是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其信故遂罷兵去

又曰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

漢書曰季布楚人以任俠爲名[illegible]然諾聞楚人爲之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到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
馬迎拜問使君何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乃止
乎野亭須期而入
又曰任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繫囚徒各使
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
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悅之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少遊太學爲
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
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後期
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
結言尓何信之審也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
當爲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又曰高湖及銅馬餘衆降光武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

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
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得不投死乎哉
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爲孫策所執策素聞
其名即解縛請見諸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
心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
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
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豫設酒食立竿
視影日中而慈果至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推信礼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
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
唐書曰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寜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
不去衆咸歎服

鬻子曰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
上民遷如化
列子曰子華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禾生子伯范
氏之上客也出行垌外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
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
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潜於牖聽之因之子華子
華之門徒皆世族也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狎侮
欺紿無所不爲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
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
之形若飛鳥揚於地巳骨無傷因復指河曲之隈曰彼中
有寳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泳行水曰底者既出果獲
珠焉衆始同疑　俄而范氏之藏失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焉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
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徒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
而紿子吾不知子之有神而辱子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
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
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子勢能使存者亡亡者
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遠而來及來以子黨
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
利害之所著也心一而巳物無迕者如斯巳矣今昉知子
黨之紿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無昔日之不焦溺也
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
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不知乎夫至信也動天地感鬼神橫
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火水而巳哉

孫卿子曰君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長在上有信小民不待探籌投鈎

莊子曰夫交邇則相靡以信交遠則忠之以言

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券契不爲人信人自用之）

韓子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天疾風左右止文侯文侯曰不可以疾風故失信遂犯風而往（[illegible]）

又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僞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子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眞往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又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妻織組異善吳起曰非詔也使衣之而歸妻往請之起曰家無虛言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乃置表於南門

之外令於邑中曰有能債此表者仕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還來謁之吳起見而仕大夫又復立表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又曰晉文公伐原示信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返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信爲至矣乃歸晉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始文公非不欲原也不信得之不若勿得必誠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矣

又曰人主必信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況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君人則膏雨甘露降寒暑四時當矣

又曰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莊公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劌皆懷劒至於壇上曰魯國去境數百今去境五十亦無生矣均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案劒當兩陛下問曰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

之雖亡地亦得信也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而之合一匡而之聽乃從此生矣

賈誼書曰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諭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信

又曰胡人彈骨（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越人齧臂中國歃血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說苑曰魏太子謂經侯曰主信臣忠此魏國之寶也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九子之寡母也臘日祀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謂省視也）諸子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視私家願與少子俱

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召而問之曰母從北來至閭外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是以召母也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處臘日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酺醵醉飽（醵醵合聚飲也）人情所有也妾反失早故止閭外盡期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朝諸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

會稽典錄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恕為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雷電冰雪無不必至嘗從建業還家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座盡驚

諸葛亮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帝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劍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彊多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以計日皆勑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帝一戰大剋此之由也

王符論曰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謹慎

易頤卦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堯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毛詩蕩抑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記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慎其獨也

又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學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學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論語學而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又為政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二文）

又述而曰子之所慎齋戰疾

又公冶長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孔子入右稷廟左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

漢書曰成帝為太子寬博謹慎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

又曰石建為太僕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與者五足上事誤作四）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弟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又曰金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應其篤慎如此

又曰霍光入禁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又曰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愼周密自著

又曰孔光性周密謹愼時有所言輒削藁休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廷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尚書寵性周密重愼時所表薦輒自手書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若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絶知友之路

又曰樊楚字文高爲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劒不解於身每奏事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曰陰識爲執金吾居位數十年與賓客語不及國家其重愼如此

又曰蔡倫字敬仲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愼每至休下輒閉門絶賓客暴體田野

又曰樊宏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爲人謙愼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勑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又曰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愼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阯還書誡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密吾愛之重之願爾曹効之

又曰馬光字叔山爲衛尉卿上以光周密謹愼特親異之

又曰皇甫嵩爲人愛愼勤書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愼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王隱晉書曰李康嘗爲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愼當勤當清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上問臣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吾對曰愼乃爲先夫脩者不必愼愼必自清上曰卿言得之矣

晉書曰羊祜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愼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擧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制曰選曹銓管人才宜得恪謹寡欲抑華崇本尚書朱整周愼敬讓以自居是其人也

後魏書曰庾岳代人也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公廉平當

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愼如此

北齊書曰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蓨人也性寛和有度量義旗始建首參經略奇謀妙策密以啓聞上書削藁罕聞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

隋書曰高熲字昭玄渤海蓨人也少明敏尤善詞令所出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皆世無知者

又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從入官已後典機務甚密愼常云古不言溫樹何足稱也

唐書曰溫彦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絶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彦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生靈

又曰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

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
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
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詔書其
慎密如此
又曰楊再思在位累載屈節希旨無所規弼然慎畏未嘗
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
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又曰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
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
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太公金匱曰黃帝曰予之居上搖搖恐夕不至朝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
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
有隨之
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若以腐索御馬恐失民意若
履薄冰蛟在其下
又曰若行獨梁不為无人不兢其容
殷康明慎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
也
魏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樂安博昌人也文帝時為黃門
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
淑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人事部七十二

勤　儉約　儉嗇

勤

尚書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
又大禹謨曰克勤于邦
又金縢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又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又周官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左傳宣下曰鄭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
民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又宣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禮記祭法曰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部署不用輦晝甲夜乃解偃讀衆書
乙夜盡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又曰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親事為
高寵常非之獨勤以物務
又曰班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
又曰王丹字仲回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與
而勞之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為荊益令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書而
寐太祖嘗夜微出覘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衣覆之而去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鄧艾曰艾值歲凶又為區種身被烏
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吳志曰諸葛恪征淮南以滕胤為都督掌統留事胤白日

接賓客夜省文書或至曉不寐
王隱晉書曰陶侃少長勤務自強不息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
晉書曰任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
唐書曰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實而伏其博
杜預自叙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夏仲御别傳曰夏統字仲御永興人與母兄弟居恒星行夜歸採梠求食母老病不悰家事仲御鼓四起洒掃庭內鑽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
孟子曰鷄鳴而起孜孜為善舜之徒也
淮南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也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又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積累不輟可成丘阜
鹽鐵論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儉約

尚書大禹謨曰禹克儉于家
周書曰文王疾召太子發曰吾括柱茅茨蓋為民愛費也
禮記檀弓下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又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閔公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又襄公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又襄五年曰叔向曰子展儉而壹
又哀上曰子西曰二三子無患矣吾昔聞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公羊傳宣公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入靈公望見再拜以盾出公使勇士往殺之勇士入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吾亦不可復見君遂刎頸而死
論語里仁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泰伯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漢書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開東閤以延賢人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又曰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以節約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性節儉雖為二千石常衣布躬坐養馬妻炊爨飲食受俸祿常取赤米
又曰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又曰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謝承後漢書曰東郡趙咨爲東海人遺其雙枯魚者啜之
二歳不盡以儉化俗
又曰朱寵子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
賜錦被梁肉皆不敢受
張璠漢記曰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范曄後漢書曰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俸食乾飯茹菜
又曰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
秉性節約常布服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
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
又曰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魏略曰常林字伯槐歷宰守刺史所在儉身節用其家常
飢乏糟糠縕弊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馮几賜毛
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
蔬食
吳志曰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爲尚書僕射不服精細
食不重膳孫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食親嘗之對之歎息
晉書曰帝以山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
蓐禮秩崇重時莫爲比濤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
而無嬪媵
王隱晉書曰李胤歷職內外而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
賜錢十萬
晉中興書曰王廙爲母立屋過制中宗流涕諫之帝所幸
鄭夫人袍無文綉其恭儉率下如此
又曰陸納字祖言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綱紀白日宜裝

幾舫約曰吾家不在此已勅私奴乘駕裝并食糧米無所
須也臨發載被襆而已其餘皆封還官
崔鴻十六國春秋趙録曰孟卓字君偉廣平人少脩清苦
之志有一單衾十年不辯
又前燕録曰太尉楊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騖母李
氏博學有母儀慕容晃常升堂拜敬性尤清儉好施無倦
位爲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餘財
後漢書曰孝文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
宋書曰文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篷故請
改易之輦席舊以烏皮緣欲代以紫皮上以篷未至於壞
紫色貴並弗聽也篷音
又曰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
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

稱巳爲過矣
又曰顏延之性既褊傲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迴隱故
論者多不知之居身清儉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
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勑中書舍
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爪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復太
始增其光麗留此著主衣政是興長疾原可即時打破後
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
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以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
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又曰太官進食有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
餘充晚食
又曰太始巳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華僞不

得作成綉褻衣道路不得着錦履不得作高脚檉栢牙牀
箱籠錦緣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
爲花獸
又曰王逡之字宣約瑯邪臨沂人也少好學儉素衣服不
浣几案塵墨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寶臨沂人不好聲色衣裘服用取給
而已
梁書曰到溉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脩性又
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衣傍無姬侍
後周書曰辛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
華侈志量溫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
唐書曰虞世南隋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
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

又曰李藩爲相憲宗謂曰前代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
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
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惟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
本百姓旣足君孰與不足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唯當
上下相勗以保此道
又曰于休烈在朝九三十餘年歷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
恭儉深仁未甞以喜慍形於顏色而親覽下士推轂後進
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矣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劍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風俗通曰大禹閑百品之蓄而菲厄廚殷湯寐寢黃屋[illegible]
而乘露輿

魏武別傳曰武皇帝子中山恭王衮尚儉約教勑妃妾紡
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
桓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時俸盡食醬辤上聞之數戲
曰卿家作醬頗得成不詔曰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梁大
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
給媒弩
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有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
廉儉也
會稽典錄曰陳脩字奉先遷爲豫章守性清絜恭儉十日
一炊不燃官薪
殷康明模曰古人云驕奢人之殃恭儉福之場
古今善言曰靈帝時欲用羊續爲三司而中官求其賂續
出黃絺補袍以示使者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麮麥飯化益之玄醢折
張騫大苑之蒜歃晉國郇瑕氏之鹽
魏武令曰吾衣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
衛覬奏曰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重肉衣不錦繡茵席不
緣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

儉嗇

毛詩曰汾沮洳刺儉也
又葛屨曰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
又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史記曰魯人俗儉嗇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倹有捨仰有取

三輔決録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倹悋嘗宿客舍翟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魏略曰曹洪家富而性吝文帝前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疋洪不稱意及犯法自分必死

晉書曰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而又倹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後魏書曰崔光韶家足於財而性倹悋衣弊馬瘦食味麁薄始光韶在都同里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令加捡捕一方之人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

郭子曰王丞相性倹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捨去勑云慎不可使大郎知大郎名悅字長豫

晉書曰和嶠家產殷富擬於王者然性至悋以是獲譏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後魏書曰和跋清河人也為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悋嗇理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二

人事部七十三

慈愛　恭敬　智　聰敏　強記

慈愛

說文曰慈愛也

釋名曰慈字也

韓詩外傳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之愛子不書髭子不笞

禮記學記曰夫慈者所以使衆也

左傳昭五年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濕絕少分甘（宋均曰火燥自坐濕則分）

家語曰孔子曰明君心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

漢書曰翟方進少為郡小吏號遲鈍因病歸欲遊學後母愍其志而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之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子脩為曹操所殺後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列女傳曰魏孟陽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罪當死慈母憂感悲哀帶因減赤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何為憂懼勤勞如此母曰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之繼母如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何謂慈乎魏王聞之高其義赦其子而復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侍慈母

老子曰吾有三寶一曰慈

韓子曰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生貴功者於事仁

淮南子曰堯立孝慈使民如子弟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聞子問不可謂慈臣願奉使侯何所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倉唐緤北犬奉晨鳧見文侯文侯賜太子衣一襲令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具駕君侯召我也唐來不受太子曰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文侯大喜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擊爲孝子

番岳西征賦曰夭赤子於西安坟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日之期雖逆厲於延吳寶潛慟於余慈

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愍若幼童陸則對座食則比豆

恭敬

說文曰恭肅也

釋名曰恭供也自持也亦言供給事人敬警也

易小過卦曰山下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於恭（取過於禮而不爲害）

易繫辭曰君子致恭以存其位

易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尚書五子歌曰居民上者奈何弗敬

毛詩小弁曰唯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五偶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曰昔武王踐祚入於戶未嘗越履復往來過之不履影

禮記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又檀弓上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又少儀曰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又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又哀公問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令而恭敬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又經解曰恭儉莊敬禮教也

左傳宣上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觸槐而死

又襄四曰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頃達日騶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魯大夫閔馬父也）曰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恭敬父命何常之有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又昭二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也）三命茲益恭（三命上卿）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恭於傴傴恭於僂）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也）亦莫余敢侮

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又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又曰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弃
又曰子禽語子貢曰子之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家語曰孔子曰恭則近禮堯舜篤恭以王天下
又曰顔淵將西遊宋問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而已矣恭則近於禮忠敬則人愛
史記曰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又難治然則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亡徙温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爲小吏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奮積功勞孝文時太中大夫恭勤過宫闕門必下車趍見路馬必式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過於賓客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待妻子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常疾篤妻出看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
王隱晉書曰庾袞執事有恪與弟子治藩踰而受僕其人曰今在隱身先生胡不跽袞乃揖而延之正席而坐告之曰何以幽顯易其操者乎
摯英別傳曰英嘗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曰妻齊也
說苑曰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甚益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斧鑕加於泥者何釋恭爲
又曰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格之裘温且輕簡主曰吾非不知吾

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也

智

易繫辭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禮記中庸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論語公冶長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衞大夫甯俞
又雍也曰智者樂水
又曰智者動
爾雅曰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史記秦使王稽於魏知范睢賢載入秦至湖穰侯至勞稽曰君得無與諸遊子俱來稽曰不敢即別去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人乃止

又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又曰晁錯以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鬬力
漢書曰陳嬰者東陽令史也少年殺其令相聚邑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曰吾爲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屬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亡爲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
范曄後漢書曰魯恭祖父匡王莽時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干寶晉紀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深智之嘗

夜飲允之醉醉先眠時𤣥將謀作逆因允之醉別牀卧夜
中與錢鳳計議允之已醒悉聞其語恐或疑便於眠處大
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其眠吐中以為大醉不
復疑之

華陽國志曰任文孫字文公閬中人初武檐山石折文公
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諺曰任文公
智無雙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
則心平

莊子曰巧者勞智者憂

尹子曰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
均勢敵故也

商君書曰智者見於未萌

申子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吕氏春秋曰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重

淮南子曰智之以智權者人英也

又曰裨諶出而智公成子產之事

新序曰魏文侯曰智士者國之器也國有智士則無諸侯
之憂

桓譚新論曰楊子雲何人耶荅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
興以來未有此也

論衡曰其智如傾其德如山智能之人須三寸之舌一尺
之筆以乃能自通

又曰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

袁子正書曰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太而不儉重而
畏禍智人也

孫卿智賦曰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是謂君
子之智

聰敏

論語公冶長曰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
吾與汝弗如也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應奉讀書五行並下

九州春秋曰夏侯淵為劉備所殺於陽平曹公自長安出
斜谷至陽平備拒險守峽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
所謂楊脩便曰夫雞肋弃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
王欲還也引還

吳志曰顧譚每省簿書未甞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

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珍十二為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
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
既切遂誤持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仍置禮於
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
壅滯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益部耆舊傳曰何祇補成都令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
計不差外合其精如此

費禕別傳曰于時戰國多事衆務煩猥禕識𢘤過人每續
書記粗舉目暫視已究其數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
弈每盡人之歡事不廢也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則禕之
所行旬日之中事多紆滯允為歎曰才力相懸若此之遠

說苑曰昔鄒忌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

皆輕鄒忌為設妙辭淳于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等辭詘而去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為立至也是以聰明敏捷欲人之入也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魏武謂脩卿解不荅曰解魏武帝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帝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不如卿三十里

世說曰人餉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題上為合字以示衆莫之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一口何疑

強記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謂之君子

漢書曰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張安世憶記之後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長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

東觀漢記曰虞延字君大為郡督郵光武東巡路由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詔呼延引見問園陵之事延占對可觀其陵樹株櫱皆識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

謝承後漢書曰應奉嘗從彭城相袁賀時出行聞治車師門內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別後數十年於道路見車師識而呼之

又曰吳郡陸續初仕郡戶曹史飢荒太守君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與問所幾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誤謬

又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

泰山松後漢書曰荀淑與陳寔神交及其弃朗陵而歸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行寔亦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季方尚少跪曰高聞大人荀君言甚善竊聽之甑壞飯成糜寔曰汝聽談解乎諶曰唯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辭二公大悅

典略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初從堂磎季度受春秋左傳借本便諷

魏志曰初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誦否曰能即暗誦之不差一字觀人棊局壞粲為復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嘿識如此

吳志曰朱桓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妻子盡識之

晉中興書曰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上種楊柳人有竊之殖于其家侃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所殖乎時以為神

益部耆舊傳曰張松識達精果劉璋遣詣曹公楊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讌之間一省即便闇誦

禰衡別傳曰衡字正平黃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見蔡伯喈所為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各歸章陵自恨不令使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所言唯第四行中石盡磨滅兩字不分明因援筆書之初無遺失唯兩字不着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邕之女年六歲邕鼓琴弦絕琰曰

第一絃邕故斷其一絃問之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琰曰第四絃

世說曰夏侯筞魏文示其爵里刺一見之悉憶

俗說曰桓宣城丧後家至貧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桓温以弟貫得質于羊主家富謂桓言僕乃不須買得郎爲質但郎家貧幸可爲郎養買得郎耳車騎冲也後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射車騎猶識之呼來問公識我否答云不識桓公曰我是昔日買得郎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三

人事部七十四

勇一

釋名曰勇踴也見敵踴躍欲擊之也

說文曰勇氣也從力用聲

尚書曰武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孔安國曰桓桓武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又曰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也）

毛詩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又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鄭玄曰用智者之謀勇者之敢仁者之施是以成功矣）

又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者義非歌孰能保此

左傳曰公及齊師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乎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預曰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勇得其所[illegible]以無勇而黜之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也

又曰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杜預曰桀擔也[illegible]走自異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杜預曰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也

又曰欒盈師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又曰楚平王執伍奢無忌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

又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

又曰楚白公勝將作難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又曰楚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子知其死所而長者使子勿言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又曰晉楚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言二人皆有[illegible]人之德

又曰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預曰十八年晉伐齊[illegible]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枚馬檛也[illegible]其可以與此乎

周官曰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河圖曰勇敢重瞳宋均注曰瞳[illegible]也

又曰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壯[illegible]

家語曰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之子路後服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好勇而

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又曰孔子將之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良有勇力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出之
又曰孔子北遊登乎農山子路子貢顔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也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
史記曰毛遂隨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遂案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

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爾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案劒而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叱者何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先生之言是也遂定從而還
又曰范雎說秦昭王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孟賁許慎曰荆成古勇士賁衛人也孟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又曰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又曰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令曰臣舍人藺相如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乃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得璧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中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戲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十五城與趙相如見其詐乃謂曰趙王送璧時齋五日大王亦宜齋五日乃敢上璧秦王許相如就舍使其從者衣褐裹璧亡歸

趙秦王齋引相如相如曰自秦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有堅盟約者臣恐見欺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王若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得罪於大王臣知欺大王當誅請就湯鑊秦遂厚遇之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不與秦璧後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

為趙王壽趙亦盛設兵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右

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沒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又曰楚於期奔燕丹計無所出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為人智深而勇抗可與太子因謁光光言荊卿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趍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田光跪而笑曰諾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

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之留意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

又曰秦將李信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汙水卒得破丹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四

人事部七十五

勇二

漢書曰韓信數以策干項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典客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悅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信謂漢王曰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匹夫之勇也

又曰齊哀王弟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醼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若生而王子安知田乎章曰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嘿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已許其軍法毋以罪也因罷酒

又曰江都易王非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才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功賜天子旌旗

又曰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耶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戠[illegible]確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万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將四万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

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
乃安為圜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王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
曰黃閒弩）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以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
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
奴乃解去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為東平相時王素驕不奉法尊
諫王曰天下皆言王勇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
色欲格殺之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
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
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
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
吏民皆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

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秩尊中
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又曰朱雲字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身長
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

又曰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人後徙金城令居以六郡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
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為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
潰圍陷陳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
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
郎

又曰項羽下邳人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少學書劍不
成季父梁怒羽羽曰書足以記姓名劍一人敵不足學也梁
奇之教以兵法籍大喜遇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梁與
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會七月陳勝起兵九
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則制人
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梁曰桓楚亡人獨
籍知其處請召籍受命籍因擊殺數十人府中讋伏梁遂
舉郡中得八千人渡江而去至下邳軍已六七萬邯鄲人
范曾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
憐之至今若立楚後亡楚必世梁然之梁於是立懷王孫心
為楚王是為義帝從民望也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師次
定陶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驕卒墮者敗今卒墮矣秦兵
日益為君危之梁不聽秦將章邯兵至擊楚大破梁戰死
義帝以宋義有先見徵為上將軍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籍謂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

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夫搏牛
之虻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乘其弊不
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
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
可令者斬之乃置酒高會留四十六日不進是時天寒士
卒飢凍籍曰且國家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屬將軍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
籍乃斬宋義於帳中左右懾伏莫敢枝梧悉發兵渡河沉
舟敗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必死乃大破秦兵虜王離諸
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師次鉅鹿會戰夜坑秦卒二
十萬入關屠咸陽殺子嬰自立為西楚霸王與漢王相持
五年後漢兵大會垓下食盡與漢王戰不利圍之夜聞漢
軍作楚歌聲驚曰漢已得楚乎遂與從騎者八百人夜潰

圍南馳漢令騎將灌嬰追至東城籍唯單騎自知窘窮乃
大呼躍自刎而死遂爲五將各分一體漢王以魯公葬於
穀城諸項賜姓劉
又曰樊噲沛人也身長八尺家貧以屠爲業後爲高祖參
乘高祖項羽會鴻門因飲范曾起出爲項莊曰汝可以劒
舞便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曰軍中無以爲樂臣請以
劒舞因拔劒起舞時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漢王時帳
下唯有張良噲居營門外聞事急乃持楯撞入立於帳下
項羽目之問誰張良曰漢王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既飲酒啗彘肩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
不辭何憚卮酒且漢王入關定咸陽暴師于灞上以待大
王今大王至而聽小人言與漢王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嘿然噲因目揮漢王佯如厠遂與噲輕騎歸

營漢王即皇帝位封噲爲武陽侯後從上擊陳豨有功遷
左丞相又從上破黥布後上病惡見人群臣莫敢入噲排
闥直入大臣等隨之噲曰陛下起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
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不見臣等計會國事獨與一宦
者處幽室中絕不見臣等陛下豈不思趙高之事乎上笑
而起
又曰天漢二年貳師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召李陵欲使爲二師將輜重陵召見武帝叩頭自
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劒客也願得一隊
到蘭于山以分單于兵無令專鄉貳師上曰將惡相屬邪
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願以少擊衆兵五千
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又曰李敢男禹亦有勇寵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

後愬之於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
之禹落中以劍斬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無殺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中
尉郅都不敢加少年時時惜其名行是時心以勇聞布以諾
聞關中
范曄後漢書曰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
陲
又曰蓋延字巨卿漁陽安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又曰帝使王霸與馬武攻周建蘇茂救建與武戰霸曰閉
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
營賊後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戲茂雨射營中
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又曰中郎將張耽世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
縄索相懸上通天山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
畜生財物
東觀漢記曰劉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
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
爲者耶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
始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又曰祭遵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
蠻賊合戰中弩矢入口洞出衆哀掩口血流哀中衆見遵
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又曰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
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
子手中耶

又曰耿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
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為死
又曰永平中竇固擊匈奴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
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
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
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
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
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
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其使明日乃還
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
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震怖竇固具上超功
并求更選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

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
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虞多益為重煩
又曰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嘗過楊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
去對机邊牀臥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
武恨語言不懌政把武手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
思求賢助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搖者刀入脅左右大驚
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
為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又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拔鄴郭擊青犢大戰至日中賊
陣堅不卻傳召復曰吏士飢且朝飯復曰先破之後食耳
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上以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
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合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
無知者
又曰祭肜為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
常為士卒先鋒數破之
又曰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為隗囂將苟宇所拘劫序素
有氣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
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
鬚於口顧左右曰無令鬚汚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人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莽敗天
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賊操兵弩
欲掠奪婦女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
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毋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
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

謝承後漢書曰彭脩字子陽會稽人年十五時父為郡吏
得休與脩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曰父
辱子死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勇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
去
魏志曰龐德將所領與曹仁共拔宛遂南屯樊討關羽樊
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
死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
將軍
又曰曹仁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周
瑜瑜將數萬人來攻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
少遂為所圍仁望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氣奮怒甚將
壯士數十騎直前衝入賊圍等金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
復直還突出金兵賊乃退

又曰臧霸字宣高太山人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所欲殺太守怒收戒詣府徒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人於南山中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少孤召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嘗獵爲虎所逐顧射之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騎討虛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又曰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也鄭寶張多許慶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曄時年二十餘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使刀以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

魏書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爲都尉誓爲父子遂至中郎將卓每以布自衛布嘗小失於卓卓拔戟擲之布趫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布後應王允於門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阻兵布自南陽投袁術自術又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常御良馬號赤兔能馳城飛塹遂突張燕軍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乃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求還洛陽後復從袁術攻劉備於沛破之曹公自將至下邳擊布降之見曹公曰今日已後天下定矣公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過布耳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一言乎曹公笑曰縛虎不得不急遂縊殺之

又曰張遼字文遠爲盪寇將軍陳蘭梅成叛太祖討之蘭入潛山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蘭成首太祖論功曰登山履峻險遼之功也增封假節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發鋒陷陣大破之太祖遣遼屯合肥給遼舟車與兵馬遂詣屯所勑遼毋至所在令道從迎觀者榮之江東小兒啼恐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矣

又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大十圍勇力絶人太祖初見曰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指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軍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又曰典韋形皃魁梧膂力過人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四

人事部七十六

勇三

吳志曰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勑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都督伏不肯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得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椀至二更時銜枚出破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

又曰董襲字元代餘姚人權討黃祖祖橫兩艨艟守江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進襲將敢死百餘人被兩鎧乘舸船突入艨艟襲乃以刀斷其紲艨艟於是橫流制不能已大兵遂進祖乃開門走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

又曰甘寧字興霸性奢靡嘗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勸權襲黃祖擒之隨魯肅至益陽拒關羽羽擇銳士五千人從上流淺瀨夜渡寧曰請以五百人往對之羽聞吾咳唾聲必不敢涉涉即成擒矣

又曰陸統字公績從征合肥爲右部都督時權徹軍還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權出敵已毀橋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道絕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蜀志曰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入益州留羽督荊州軍事嘗爲流矢所中貫左臂羽令醫劈之時與諸將飲食血流盈器言笑自若及破曹仁於樊城威振華夏曹公議遷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大怒權後果用呂蒙計平荊州虜羽斬之

又曰張飛字益德涿人先主背曹公依劉表於當陽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而奔乃以飛將二十騎拒之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槊曰張益德在此爾曹敢來決死否衆無敢近者先主入益州飛與諸葛亮分定郡縣飛雄猛名亞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及先主伐吳臨發益州於是飛帳下張達殺之持其首順流奔于孫權

晉書曰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材幹趫捷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嘗從桓沖入關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又曰吾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群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走彥不動舉几禦之衆伏其勇乃擢用焉

又曰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
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
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又曰王弥多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
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又曰周處爲人勇暴不可當之嘗居義興水中有蛟龍山
上有白額虎鄉里有周處時人謂之三横有里人說處請
殺虎虎死入水擊蛟龍設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
夜人謂巳死矣皆相慶賀處殺蛟龍廻聞鄉里相賀始知
身之患人也於是攺身脩巳至洛陽惠帝拜爲將軍果遷
爲建威將軍後西征没于陣贈西平將軍
又曰郭默殺江州太守自稱刺史爲人勇捷常身被重甲
跳三丈寻時人莫不憚之後陶侃及庾亮率軍滅之

又曰蔡奇仕偽趙爲振武將軍少有勇力呼聲若雷常有
盜入室奇撫机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又曰李特巴西人少仕州郡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嘗
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面縛於
人豈非庸才耶後聚流人衆至數萬遂攻城自稱大將軍
爲益州刺史後稱蜀爲羅尚所殺子孫六世至勢爲大司
馬桓溫所滅共四十六年
又曰劉元海匈奴中人祖扶羅助漢討黄巾遂以衆留定
難屬董卓亂屯于河内元海即扶羅之孫也聡悟英惠及
長好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兼愛武事妙絶
於衆後臂善射趫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
鬚長三尺大始中武帝召與語大悦之及惠帝失馭寇盜
蜂起成都王頴表元海爲將軍後王浚伐頴元海說頴曰

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所能禦及請爲殿下還
說五部以赴國難頴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丸勁
速如風雲何易可當吾欲奉乗輿還洛陽避其鋒鋭徐傳
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如何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
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允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没命
捐軀者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疏屬豈與殿下爭
衡乎殿下一發鄴宫示弱於人洛陽何復得至縱達洛陽
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
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
東瀛二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頴悦拜元海
爲北單于元海至左國城二旬之閒衆巳五萬元海謂劉
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
唯德所授耳遂僭稱漢王子孫四世至曜爲石勒所滅合

二十五年
又曰石季龍趙王石勒從子也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
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料別善惡坑斬士女鮮
有遺類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
功後廢弘而僭位時豪傑侵恣賄賂公行季龍患之擢殿
中御史季宬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攝州部
肅清季龍曰朕嘗聞良臣猛獸高步通衢而犲狼避路信
矣哉季宬是也賞賜甚厚後以疾卒
又曰石閔趙王季龍養子也善謀策勇力絶人既殺石鑒
遂僭國號大魏戎卒三十萬旌旗鍾鼓綿亘百餘里雖石
氏之盛無以過之慕容儁遣慕容恪率衆伐之閔與恪十
戰皆敗恪恪乃以鐵鏁連馬簡善射卑勇而無剛者五千
方陣而前閔所乗赤馬日行千里左仗雙刃右執鉤戟順

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匝閔躍馬潰圍馬死爲恪所擒斬之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又曰苻生健之子也幼而無賴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周訪字士達尋陽人遷武昌太守時杜弢作亂寇豫章訪進討弢別帥杜弘張彥等邀訪訪爲流矢所中折齒口中流血壯氣益勇先登奮擊臨陣斬彥殺數百人

又曰劉遐字正長廣平人性果毅便弓馬遭天下亂遐自爲塢主攻掠日至無時不戰遐每奮擊直入賊軍陷堅摧鋭鄉人郗鑒深知之以女妻焉遂立壁河濟之間胡不敢逼時人號爲關羽張飛

王隱晉書曰段疋磾召弟文鴦還厭次石虎來先縱騎抄城左右鴦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磾疑有伏不聽出民出大爲胡所殺掠鴦單將壯士數十騎出擊胡所殺甚多胡騎退鴦追躡磾率步繼鴦虎伏騎起磾鴦力戰殺胡數十鴦還赴磾磾已散還鴦所乘馬乏頓虎呼曰大兄父望共天同不違顧今日見何故復戰請精杖語鴦罵曰汝爲寇虜久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忍爲汝擒遂下馬與胡戰矟折執刀戰不降虎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鴦自辰至申力極斫殺人而後見得也

又曰石勒攻夏口朱伺銜鐵面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並以磊石弓箭雨下所向摧破賊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兵使崩退投水死者百數夏口之全伺之勳也

宋書曰蒯恩字道恩蘭陵人高祖出征恩縣差爲征民充甲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高祖聞之即給器仗伏恩大喜因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陳膽力過人

又曰宋越朱陽人爲郡吏太守夏侯穆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又曰宗慤爲江夏王國上將軍十五年不徙官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威將軍

又曰薛安都與副將譚金追魯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驍猛生習戰陣故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過也

徐爰宋書曰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良家子少便弓馬甚尚將師數隨父伐蠻夙以勇稱

孫嚴宋書曰拓跋燾字佛狸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鬭忍虐好殺夷狄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

又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沮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而慤任氣好勇故不爲鄉曲所知

齊書曰桓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上謂朝臣曰崇祖許

爲我制虜果如其言恒自擬韓白今眞其人也
又曰張敬兒年少便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
又曰魚復侯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又曰周山圖鎭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又曰焦度初青州刺史顔師伯出鎭差度領幢上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己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裝鎧矟手殺數十

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眞健物也
又曰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住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走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又曰崔慧景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絶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及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
又曰桓康蘭陵人勇果驍悍宋太初中隨武帝起義爲郡所縶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負至山中與門客蕭欣祖二十餘人相結破獄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所經村邑次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狀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其牀壁無不立愈位至蘭陵太守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常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群伍
又曰侯景懷朔人也少而不羈高歡以爲將雄勇冠時征伐數有大功景謂高歡曰若假臣三萬人當橫行天下要須縛取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及歡敗於沙苑景謂歡

曰宇文泰因於戰勝令必致殆請以勁騎數千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泰景亦不歸高歡乃止後歡死景乃以河南十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乃走紹宗追之至渦陽景遣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雌雄耶紹宗曰决戰景乃令將士皆被甲持短刃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爾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暴顯等降紹宗衆遂潰景乃與腹心數十騎南走後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遣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春下之據其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勇四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將作大匠屯騎校尉朝鮮侯青武邑人也機巧有算略驍勇善騎射所在先登陷陳慕容儁擬之張飛

又曰成公都晉興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隅慮之戰年十八擐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

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壄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

又曰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正知爲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

又曰庾業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又曰楊播字延慶自云弘農華陰人也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練南岸身自居後諸軍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

又曰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

又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世宗即位加輔國將軍任城王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失利思伯爲後殿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拜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持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耶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晉將劉裕遺栗磾書曰黑矟將軍磾常好持黑矟故有其號

又曰楊大眼武都氐王難當之孫也少驍勇跳走如飛

會宣武南征尚書李沖典選統按征官大眼往求征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繫之於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沖大驚曰千載已來未有此人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所經戰皆武冠六軍大眼妻潘氏善射諸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氏亦戎裝齊鑣並轡乃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明帝加光祿大夫淮泗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王肅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吾在南時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君乃不異常人大眼曰皷旗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文成帝名濬太武孫晃子也即位後冬〻大閱耀兵帝

有勇力善騎射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詔群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四十餘丈過山南二百步遂詔刋石勒銘紀功

北齊書曰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儀殊異其父次同爲求嚴師加鞭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毎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

北史曰達奚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渭北校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射之矢中兎顧馬纔起遂迴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陳書曰蕭摩訶隨軍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虚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

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識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樺皮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乃知胡在陣仍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

又曰周鐵虎事梁河東王譽王僧辯擒欲烹之鐵虎曰侯景尚未滅奈何殺壯士耶僧辯奇之後降高祖

又曰蕭摩訶隨齊兵爲冦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

隋書曰宇文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又曰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

又曰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又曰長孫晟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丘行恭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

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陣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淮陽王道玄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黒闥引突厥冦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吾今其輕銳越滹交戰大軍道動必滔泥溺莫知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禽全軍盡没唯萬寶逃歸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

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克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

又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疋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又曰劉世讓爲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耶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

又曰李嗣業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擯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與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牆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又曰張濬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初破弘霸郎軍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授僞命擾怙強不迎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賫詔宣諭而倨慢詔使既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武愕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面諭之曰人生効忠仗義所冀粗分逆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即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即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

晏子春秋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威專行勇力不顧于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

又曰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

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理義也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暴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彊行流淫暴貴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嘗聞有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去楚如吳時遇之於塗專諸方與人鬬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怒之盛聞一女子之聲而即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耶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子胥因相決之椎顙深目虎口膺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也

又曰伍子胥見吳王僚王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間一尺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賁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言語侃侃有勇壯之氣也

孔演漢魏春秋曰許褚之爲人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甚雄勇力絶人漢末賊起褚在汝南與少年相聚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相保曹公徇兵汝南褚以其衆歸公公見而壯之曰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爲虎士出入周旋不離左右軍中以褚力如虎癡勇號曰癡虎至今天下稱之皆謂其姓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臨湘侯副大祖在淮陰雅有人鑒見而賞之會匈奴卒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力直前虜騎奔退又斬三級時天盛寒乃脫衣口銜三頭以刀插背拍浮而還臨湘侯大賞之曰殺三人亦可反命矣進之於大祖石頭之役功冠諸將遂至貴顯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苻洛雄勇多力猛氣絶人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苻堅深憚之故常爲邊守

又曰劉陽少驍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却行百步

又曰趙將麻秋命黑槊龍驤三千人馳擊謝艾軍艾左右欆動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踞胡牀而麾衆趙人以爲有伏懼而不進

韓詩外傳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子夏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君晝寢而起使我馳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延先生上起召公孫悁俄而悁至入門拔劍疾呼曰商不我取若頭子夏顧叱之曰咄内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悁内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北見趙簡子趙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衣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海曹齊君重鞇而坐從十三行之後趨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寉逐我君與拔矛格而還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不攝萬乘下不放乎疋夫外立節矜敵而不侵掠内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𣀀轢無罪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於是靈公避席曰抑乎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勇

又曰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從焉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合願言者何其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

戟揚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揮躍伏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轉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蜋者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此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軍避之勇士歸之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孫權帥衆七萬應之使甘寧領二千人爲前部督權密勑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見權權曰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乃退

劉向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謝秦秦王大怒執朱亥着虎圈中瞋目視虎終不敢動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華少好學年四十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亮乃按劒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爲之謡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

劉昭幼童傳曰魏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虵奔逐太祖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虵而恐耶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又曰秦舞陽者燕國人也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敢迕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人事部七十六

勇五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北河水極深先有蛟年常爲害太守鄧遐氣果兼人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因揮劒截蛟數段流血丹水自此無復蛟患

干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虵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啖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虵穴虵輙吞之已用九女將樂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劒咋虵犬作數斛餈炊資蜜灌之以置穴口虵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先啖餈寄便放犬虵以劒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以寄爲后

漢末英雄記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驚輙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讎與書闕出）

越絶書曰越王請臣於吳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王不聽遂許之

又曰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國其人細小也曰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菑丘訢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水神出取菑丘訢大怒偏袒操劒入水與戰殺兩蛟一龍連日乃出眇其左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座訢恃其與神戰之勇輕士大夫要離與之對座即謂之曰吾聞勇士之戰也與日戰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違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戰於泉水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

殘名辱勇士所恥自驕於友人之旁何其忍負也於是菑丘訢卒於結恨勢怒未及有言座衆分解菑丘訢宿怒遺恨宣往攻要離要離戒其妻曰曩日吾辱壯士菑丘訢於大衆之座彼勇士有受不還報杳之怒餘恨忿志冥必來矣慎毋閉門菑丘訢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關入室不守放髮僵卧訢乃手拔劒而捽要離曰子有三當死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也菑丘訢曰子辱吾於大座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門二死也卧不守衛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雖欲勿怒其得乎哉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媿子知之乎菑丘訢曰吾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荅是一不肖也入門不敢登堂無聲是二不肖也先拔劒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媿而欲滅我豈不鄙哉於是菑丘訢仰天歎曰吾之

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劉彦明敦煌實録曰索苞有文武材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尅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歩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迫垂當破没苞以完騎五千奮劒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摅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摧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除彄弓接矢繞摅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隋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即散走稱神

嚴尤三將論曰王翦爲秦將滅燕燕王喜奔逃東夷秦王曰齊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廣齊地狹楚人勇齊人怯請先從事於易

袁准正論曰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劉向新序曰田恒將弒君勇士六人刼子川捷曰子與我請分齊之半以予子子不吾與今此是已子川捷曰子之欲與我也以我爲智乎臣弒君非智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刼我以兵懼而予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子無佰矜子若有此三者終不從夫子乃舍之

又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行斷絶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之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

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酒

又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忿然變色怒曰亦嘗見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嘗見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韋帶士之怒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士之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鷹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白虹貫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與臣將四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色變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獨以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王故乎（史記鄒陽上書曰白起爲長平之謀太白食昴荆軻刺秦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又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耶小

人之服耶林既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荊爲
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纓之冠管仲隰
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亦出焉西戎左衽而組
結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犬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羊
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自以爲勇悍
乎曰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凌者此工匠之勇悍也
入深泉取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
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夫不難斷頭裂腹暴
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而辯
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
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劉敬叔異苑曰荊州上明江浦常有蛟浴沒者死不脫歲
外平吏陳郡鄧遐字應延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便與
拳即曳着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忽殺之今可呪
令勿復爲害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絕無此患[illegible]
[illegible]

太公六韜曰大勇不勇
又曰以死取人謂之勇
又曰文王問太公曰守士柰何公曰危之而不恐者勇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陳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
暴強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枝格強良多力能潰
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莊子曰孔子遊於宋匡人圍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問曰圍者數重弦歌不輟何也子曰
由來吾語爾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
也聖人知窮之有命知勇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
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持甲者進辭曰以爲
陽虎故圍之今非請辭而退
又曰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
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
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又曰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又曰大勇不鬪大兵不寇
又曰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與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
也我肉也尚胡求肉於是酒而已因抽刀而相啗至死而
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又曰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素布

之衣素履墨劒從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明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
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
自殺
又曰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
由不得已也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
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活
者乎船人曰未之嘗見也佽飛攘臂袪衣拔寶劒曰此江
中之腐肉朽骨也持劒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
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以執圭
抱朴子曰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谷者勇人也
韓子曰越句踐欲民輕死出見怒鼃乃爲之軾曰爲其有

氣故也明年民以頭獻十餘人由此觀之譽足殺人矣
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搏虎虎負隅莫敢攖馮婦趍而迎之攘臂而下車衆皆悅之趙岐曰馮婦姓名也
又曰梁惠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揚雄法言曰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若荊軻君子盜諸或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孫卿子曰有三勇上不偱亂世之君下不偱亂世之民無

貧窮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樂不知之則塊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意儉輕貨惟賢有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重貨以斯勝人爲意是下勇也○尸子曰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能攝三軍服猛獸者也
又曰田成子問勇顏歜聚之答也不敬田子之使填劍曰更言則生不更則死歜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也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
又曰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者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宦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慎子曰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胡非子曰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
又曰屈將子好勇見胡非　而問曰聞先生非鬬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折蛟龍搏黿鼉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迕視必殺立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而退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劫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淮南子曰桀之力申鉤索鐵揉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搏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由此觀之則勇不足以爲天下矣智不足以恃勇不足爲強
張華博物志曰賁育之勇
劉義慶徐州先賢讚曰徐盛字文嚮琅琊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直勇氣聞魏王出濡須孫權每遣出戰者盛常在前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艦遇風落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上斫賊賊三披走所傷殺甚衆風止得還權大壯之
應璩與岢子俊書曰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毒如何

蔡謨書曰祖士稚昔葬雍丘城内祖約在壽春時賊掠雍丘約遣路永將數百人夜緣入雍丘城戰并開墓搆喪踰城出徑還壽春永之勇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人事部七十九

烈士

禮記曰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鄰重汪踦鄰童汪姓名)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又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隊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史記曰齊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王意之孟嘗乃奔魏前有獲粟於孟嘗之賢者聞之乃上言孟嘗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以明孟嘗湣王乃知孟嘗君果無謀

又曰漢高帝既立以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爲亂乃使赦罪召之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尸鄉在偃師廐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比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欲見我者不過欲

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未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二客亦自殺從之高帝聞大驚以田橫客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召之至聞橫死又皆自殺是知田橫兄弟皆得士也

又曰楚下滎陽生得周苛項王謂苛爾從我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苛

又曰李廣從衛青伐匈奴失道後至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請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軍士大夫皆哭

漢書曰高祖時告趙王張敖反者貫高對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搒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此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吭而死

又曰丞相王嘉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嘉詣廷尉詔獄使者至府掾吏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杯擲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嘉遂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又曰田延年有罪霍光使往就獄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持刀東西步聞鼓聲及自刎死

范曄後漢書曰趙苞遷遼西太守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為鮮卑劫掠苞率步騎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母遥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向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遇害苞殯斂母畢白上歸葬帝遣使弔慰葬訖苞歐血而死

東觀漢記曰溫序字次房為隗囂別將苟宇所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

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顧左右曰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又曰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又曰永和八年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刃自誓單于恐而止

又曰漢圍隗囂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為郡門下吏良

儀容偉麗太守諸葛豐使閤裏爲書從者諷良與婢通𠜂
腹引出腸肝示豐
漢末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攻之操出行圍配
伏弩射之幾中及城陷生獲配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
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得不爾志欲活之
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
魏志曰龐淯字子異酒泉人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商喪死不
赦淯聞之弃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猛知其義士
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年十四就師
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又曰大將軍司馬文王斬諸葛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

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又曰賈逵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
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及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
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
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
吏爲賊叩頭援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
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韋昭吳書曰馮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懼見迫乃引
刀自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國
蜀志曰義陽傅彤先主與吳戰退軍彤斷後距戰兵人死
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晉書曰太守陳楚迫韋忠爲功曹會山羌攻郡楚携子走
出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

身代君乞諸王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
於是負楚以歸
又曰辛勉累遷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遣其黃
門侍郎喬度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
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
上相試耳君貞士也歎息而去
習鑿齒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策北地王諶怒曰若數
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
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
先殺妻子然後自殺
沈約宋書曰薛安都反傅靈越奔逃爲沈慶之軍人所擒
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何勔勔躬
自慰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

逆無戰不摧主上皆加曠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
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
任智勇委付子姪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
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
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
隋書曰張季珣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
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
口密怒遣兵攻之三年糧用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
所陷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
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
十八
又曰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
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勑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

詔范入内侍皇后詣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
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
後十餘日亦終
唐書曰屈突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
兵東下將如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
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
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
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
並命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
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
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
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高祖曰隋室忠
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

又曰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爲定安道行軍惣管
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實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
城下令紿試城中曰大將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
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各自固
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終不之害
又曰新興王良孫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
威名始封新興王尋附會太平公主伏誅初晉之就誅寮
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徒步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
崇聞之曰欒布之儔也擢爲尚書郎
又曰徐晦由進士第登直言科爲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
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
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寂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
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反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沐
楊公之知今日不一送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爲可不送
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
請爲監察晦至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
而見奬拔於千萬人中哉答曰君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由是名益振
呂氏春秋曰要離既殺王子慶忌吴王大悅請分國要離
曰不可殺妻子焚而揚其灰爲不仁爲故主殺新主爲不
義不可以生伏劒而死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
於是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反於庭曰殺人者
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遂伏鈇鑕曰命
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石奢曰不然死
罪而生不廉也君赦之上之惠臣不失法下之義遂不去

鈇鑕而死乎庭中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會稽人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
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
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
海内列名八俊
張隲文士傳曰陸機爲大都督請孫承爲司馬成都王既
害機凡弟收承付刺姦獄考掠千餘兩踝骨見終不自誣
獄吏知承烈士謂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惜身
乎承乃仰而歎曰吾主不能濟死而相誣非吾徒也獄吏
作承服辭謀反狀成都乃下令夷承三族
劉世叔異苑曰濟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
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清道迎虓洽達陌謂使者云煩
君語氐賊苻堅何至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豁子正欲覔

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及苦加拷楚不食而卒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攄欬運髀斷（何反）齒鬚頰張列精暗明亮迴盼瞋堅乃厚加賵贈

劉向新序曰崔杼弒莊公申蒯漁於海而後至將入死其御止之曰君之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晚乎不早告我吾食亂君之食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勉之乎無死其御曰子有亂主猶死之我有治長奈何勿死至於門曰申蒯聞君死請入守門者以告崔子曰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其臂以予其門者門者以示崔子崔子陳八列曰令入申蒯拔劍呼天三踊乃鬬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門外君子聞之曰蒯可謂守節死義矣

又曰白公勝欲殺楚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矜屈廬曰子與我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肆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臣道其有可劫乎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

又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扶正王室后自庇為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張飛攻破巴郡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乎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為怒也飛義之引為賓客

又曰章明字公儒繁人王皓字子離江夏人也明為太中大夫莽篡位歎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皓為美陽令去莽歸蜀公孫述僭號高之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慙怒誅其妻子

又曰李業字巨遊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咸慕其名辟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咸釋之公孫述累徵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藥酒逼業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飲藥死述恥殺善士賵錢百萬子翬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人事部八十

貞女上

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又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也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唯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禮記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穀梁傳曰宋災伯姬卒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戰國策曰韓取聶政尸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聞之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弟兄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不吾忍也乃抱尸而哭之

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亦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

史記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

袁宏後漢紀曰初弘農王唐姬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父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爲李傕所略不敢自説也傕欲妻之姬弗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爲弘農王妃

謝承後漢書曰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魚豢魏略曰龐淯外祖父爲人所殺其二子弱不能報淯母載車出與仇家相逢於府門外乃拔刀下車手斫殺之州郡義其女人能如此縱而不問及淯長大節行又如此故令酒泉畫其母子儀像於廳壁而銘贊之

謝靈運晉書曰劉曜王彌入于京都焚燒宮廟六宮幽辱愍懷太子妃拔刃距賊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汙遂見害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張茂初起義討賊陳武一郡用全中宗初鎮召爲掾屬中興累遷至太子右衛率出爲吳國內史爲沈充所殺茂妻陸氏散家財合義軍助國討充詣闕上書理茂忠節詔書褒歎追贈太僕卿

鄧粲晉紀曰前始興太守尹虞起兵於巴陵曰號監軍以討杜弢連戰稍勝遂進長沙爲弢所設初敗略虞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女不肯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爲賊作婦有死而已及虞攻賊賊殺之

又曰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隴西人也劉曜欲妻之使人

扶取因擗地哭從者亦哭曜並殺之

又曰廣平太守崔諒妻政穀執長崔希子休妻石氏年十餘歲爲邦邑所宗既歸鄭氏爲九族可重休前妻女少孤父希臨終屬子沉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曰奈何使舅愛之至不存活乎寧割肌膚之恩以存顧援之命養沉乃前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梁書曰王僧辯母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僧辯父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巢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問焉夫人往謝闈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唯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及僧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

崔鴻前秦錄曰符登妻毛氏毛興之女也善騎射營壘既陷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姚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賊羌所辱萇殺之

崔鴻前趙錄曰陝有婦人十九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

崔鴻後涼錄曰建守將軍遼東太守呂寔妻符氏年十五有姿色寔卒自殺

後涼錄曰初呂紹之死也美人敦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清辯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而卒

又曰呂超殺纂纂后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于城西超問楊氏玉璽何在楊氏怒曰盡懷之矣楊氏國色也超將妻之謂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可復使女辱于二氏乎桓不能強乃自殺

後魏書曰經州貞女仙氏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既畢未成禮率行貞潔君貧常自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先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誅戮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移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又曰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

又曰平原鄃縣女子孫男玉夫爲零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有司處死以

聞顯祖詔曰男王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可原其特恕之

隋書曰楊慶王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乃告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將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囑爲全家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君之東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飮藥而死慶遂歸大唐爲宜州刺史

又曰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擧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務

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又曰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又曰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喩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憫然傷感遂不奪其志因養夫之弟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

又曰裴倫妻者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爲薛擧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又曰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娉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之上將凌辱詐之曰人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妻因着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欲覓死任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又曰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

王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没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

人事部八十一

貞女中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趍梁州未至數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携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悦封爲崇義夫人

又曰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改嫁更無弟兄及長常思復讎無忌從伯嘗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博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讎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

又曰鄭侍徵妻薄氏侍徵大曆中爲嘗州山陰縣尉其妻爲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侍徵官告於懷中託付村人使詣侍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又曰奉天縣竇昇翔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汚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絶良久而蘇賊義而去

又曰崔玄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令本名曄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玄暐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秘

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能有立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以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又曰于琮尚廣德公主琮為黃寇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為賊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經而死

又曰幽州兵亂殺判官韋雍雍妻蕭氏聞難號叫尋救夫扶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泣而告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刃者斷其臂詞氣不撓難兇捍圍視無不傷歎其夕蕭氏亦卒

趙華吳越春秋曰子胥至吳乞食至於溧陽溧陽有女子擊絮瀨水之上筥中有少飯子胥過見長跪而請之曰夫人豈可乞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年三十不嫁飯不可得也子胥曰夫人賑窮者少飯有何嫌乎女知非恆人言曰妾豈可逆人情乎即發其簞飯清其壺漿長跪而與子胥子胥去顧見女子自沉

孔演漢魏春秋曰龐淯外祖父酒泉趙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相賀淯母娥自傷讎不報乃推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強載還會赦得免州郡莫不嗟歎嘉其烈義刊石以表其閭

張勃吳錄曰吳入郢也自王以下位班處宮而妻其室次及伯嬴伯嬴者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刃曰公侯一國之儀表也有失則其邦危亂夫婦之禮人倫之始王教之端若君王棄儀表則無以臨民妾犯非禮則無以自存貪生受辱固不如死王乃止

和苞漢趙記曰今上殺晉散騎常侍梁緯召妻辛氏伏地大哭仰白今上曰妾聞女不再醮男以義烈聞妾夫已死理無獨生乞就辟有司地下以事舅姑且婦人再娉明公亦安用哉遂號哭不止上曰貞婦也其任之亦自殺

又曰魯陽侯王廣字處之為西揚州刺史晉末眾叛遁世為蠻梅芳所動山東國黃城陷蠻內廣將詣芳廣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寵入經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斬芳芳驚起曰何故反耶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我父母而復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色無變容乃自殺時年十五

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為石

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

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自苦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
君亦自殺
又曰安定陳仲妻者同郡張叔明之妹名芝字李張年十
四適仲朞年而寡執節不嫁叔明從軍芝與二嫂没賊恐
見侵略而相謂曰婦人以不汙身爲髙不虧節爲美豈可
委身待辱哉於是自刺二嫂既死芝獨不死叔明言於將
軍耿弇耿弇以尉馬負芝芝曰女子亡之餘汙將軍服乗
不可也弇奇其言更以他馬負芝至營爲致醫藥因乃得
全郡表其閭九十壽終
又曰譙國曹文叔妻者同郡夏侯文寧之女字令女文叔
早死無子喪畢斷髮自誓不貳其後家欲嫁之又截兩耳
依文叔從兄爽爽後被誅文寧上書與曹氏絶婚復欲嫁之

乃割鼻其母謂曰曹氏夷滅已盡守此欲爲誰乎令女曰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尚欲
保終況今衰滅何忍棄之太傅司馬公聞而嘉嘆聽乞子
爲曹氏後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一年而奇
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起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命迫
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
今已殘矣行將焉之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丹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字桃樹生一男而早
亡吳丁旂相與知名之士家將嫁許爲桃樹聞之乃操刀
割耳其子又亡樹桃安身守正動不踰禮
又曰吳沈伯陽妻者顧文宣之女字昭君早寡無嗣盡禮
供養其父除許人姑聞之而哭昭君乃引刀剪髮割兩耳
以明其志
又曰吳許昇妻呂氏之女名榮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
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昇學問未嘗不垂涙而言榮父疾
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昇
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刼害
歲餘姑亡夫族多欲娉之誓不肯嫁後黃巾賊欲犯之榮
踰垣而走賊拔刀追榮曰從我則生不從立死榮曰義不
畏死而見虜辱也賊遂殺之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七年不歸鄰人
欲犯貞義而刼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
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葬
之號曰貞義
皇甫謐列女傳曰漢中趙嵩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

脩遭賊嵩死君難理脩以碧塗面亂髮稱病懷刀在身意
氣列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少又世方喪亂欲更嫁禮
脩慷慨以死爲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爲同縣朱曠所婚禮未
成勤遇疫疾喪没鄰比斷絶曠觸冒經營喪復病亡靜感
其義遂誓不嫁與弟妹共居求者過十餘志無傾移有楊
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刼其弟妹靜懼爲
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葬父而死是以託身亡
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
以死祚乃舍之靜守純固年六十餘卒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
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母書陳其情志曆年
不歸後青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自訴

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胥羅恐許於道路追殺
乃請吏兵自衛還家執義終身
又曰犍爲相登妻者周氏之女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年令
吳厚因人問度心執匪石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欲娉
度曰前已斷髮謂足表心何誤復有斯言哉取刀欲割鼻
左右救止表其閭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季氏之女名珥字進娥早寡無嗣
奉養繼姑及宰兄顯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憐其姑苦
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遂乞養男女各一率道有法鄉人
稱之
又曰廣漢王輔妻彭氏之女也名非輔遊學數年遂卒京
師迎喪葬訖事姑孝敬彌篤非叔父以許蘇孟非叩心泣
血訴情九族猶不見聽乃剪髮詣府乞終供養遂乞養子

靜居年踰七十而卒
又曰沛國劉長卿妻者同郡桓始春之女少有名於桓宗
嫁於劉氏生一男字玊玊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誘嫁既不
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玊年十五死其弟會
喪援刀割耳明己不貳在喪側者無不感傷宗婦謂之曰
家未有相嫁之計若其有也徐可因姉妹以諭意何貴義
輕身之甚耶荅曰昔我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歷世
不替以忠孝顯女以身順稱是以懼忝諸姑或以我年未
衰又喪子卒迫之間非所能防豈可不豫見其意哉郡表
其閭號曰景行義桓
皇甫謐列女傳曰沛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既
嫁父而無子謂其夫曰妾不才得奉巾櫛歷年無嗣禮有
七出請願受訣以其夫不許復進曰福莫大於昌熾禍莫
大於絕嗣君不忍見遣當更廣室夫復不肯夫死服除父
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閭
又曰梁夏文生妻者沛國劉晃實之女名娥生一女而寡
娥誓不再嫁父以配同郡衡氏逼迫入門娥謂衡氏曰妾
聞婦人不改嫁越義失節妾所不爲君可見遣衡氏曰相
取有媒禮何遣之有衡氏妻服未闋娥因數之曰君衰麻
在身犯禮納室雖顏之厚柰相鼠何妾必死不爲君妻相
留不知厚乎脅衣而出衡氏不敢強留父復以許臨睢倪
氏強扶上船俄陽不憂書與女別乃以刀割耳鼻曰所以
不死者老姑在堂孤女尚幼故耳執義終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一

人事部八十二

貞女下

列女傳曰張氏妻者丹陽曾輝之女名潛既適張氏會其家門伏誅以潛女弱姑老故得不死然資産没官單煢壁立昏晨力作供養甚謹猶應配適士伍之限無妻者國有常法知終不免每與姑言有必死之志姑曰夫亡改適悠悠皆是人當隨時之宜何至於此潛曰悠悠之爲非妾心也後至當配果自經死

又曰代趙夫人者趙襄子之姊也襄子誘代王殺之因舉兵平代取地而迎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君今代已亡吾將奚歸吾聞婦人之義無二夫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謂慢棄適立隸）不以夫怨弟非仁也自殺於磨笄之地

又曰沛王母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豪傑也）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必得天下無以妾故懷持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

又曰蜀朱叔賢妻者張氏之女字昭儀賢爲郡督郵軍襲郡城城門閉賢兄弟謀踰城出事泄伏誅乃配嫁昭儀泣曰誅我夫而逼嫁我此寧夫婦平生之願乎乃竊刀割咽而死

又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郡縣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爲賊所殺賊欲將娥娥守喪不去賊舉刀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欲劫略乃以身赴刃貫心達背而死

又曰九江王孝謙妻者同郡袁氏之女字貴女與母俱流移共止孝謙好酒兇悖無子壻之禮貴女每涕泣諫喻不能匡改母怨孝謙之爲貴女輒悲哀不食言於鄰人曰爲子致母於辱非孝也事無道之人非義也昔秋胡之妻不忍見不義之人我何爲於世間哉乃自殺

又曰沛周明都妻者衛尉趙長平之女也名阿長平德行純粹海内知之阿少習儀訓長閑婦道而都驕淫暴躁不式上命都父衛謂阿曰新婦賢者女也當以禮法匡弼都之不改新婦之過也阿既拜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則罪在己爲生如此亦何顔哉乃自殺

劉向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矣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矣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弃約越義而求生水大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人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娉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妻辭曰白公無恙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衣裳履拂枕席爲妃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奉其祠祀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娉夫人之位非遇妾之所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亦然妾既不位（位當仁也）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甚乎遂辭娉而不行吳王賢其

節而有義號曰楚白貞姬

又曰魯陶嬰者魯陶門之女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産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二也其詩曰悲黃鵠之蚤寡兮十年不雙宛頸戢翼兮不與衆同時則非鳴兮獨行惸惸天命今然兮愧獨求傷感鳥愠已兮淚下成行嗚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何況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也遂不敢復求之嬰寡終身

又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畢弟立謂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唯夫婦爲同庖夫人不聽衛君乃使愬於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盖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與詩說小異歟者出

又曰蔡人之妻者宋人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夫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甚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襭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終不聽其母而作芣苢之詩

又曰魯秋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曰苦暴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餐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與夫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以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收子之資與子笥金秋胡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婦曰君辭家遠仕五年方還當乍驅揚塵疾至今也乃悅道旁婦人是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汙行也妾不忍見不義不孝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東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榮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塡溝壑妾宜以身爲其棺槨守養幼孤不

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壹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乃復其身號曰梁高行

皇甫謐列女傳曰天水姜叙母者同郡楊阜之姑也阜爲州吏爲超殺刺史太守叙屯歷城阜往見之歔欷悲恨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於天下乎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也叙母慨然勸叙從阜計遂起兵於鹵城超聞之襲歷城得叙母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豈久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即殺之超敗隴右平定魏武令曰姜叙之母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也

又曰留子直妻者歷陽人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
章從父通郡牧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
不從十餘日客以還太守夷殺之臨死不變口無言郡吏
及客憐之更還救請既得活乃自割耳父之太守聞其夫
在遂還其妻
又曰下邳陳悝妻者同郡吕氏之女漢末喪亂流寓東城
東城令感奇欲北就吕布焚城疊虜人衆聞女有容色善
史書能彈琴瑟遂殺悝往車令僕者援女上車女謂奇曰
君隳壞都城虜略士女殺人之夫欲以人婦爲妻何酷逆
之甚願守志而死不願無行而生遂自刎奇猶有哀慼殯
葬乃去
又曰戎士陳南妻丹者戴氏之女美而早寡事舅姑恭篤
同伍之人咸樂其賢色求者甚多守死不嫁後之娉者告

其軍主軍主命之知不得已乃自經死
韓詩外傳曰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
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
是子也吾使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郡贈之不以
家珎且吾聞君子貴義而賤利是子病不見士來視死不
見士之流涕死之日宮女縗絰從者十人不足於士而有
餘於婦人吾是以不哭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廣漢德陽王上妻者同縣袁氏女也
名福年二十適上舅姑既没復遭上喪悲傷感切不妄言
笑有二子養育遺孤執心純篤及叔父愍其窮困私以許
張奉掩迫合婚其旦計欲殺奉恐禍及母叔孤兒求棄死
辭必生忼慨流涕自殺而死
益部耆舊傳曰犍爲楊鳳珪妻者蜀郡臨邛陳氏女也名

姬珪早亡時姬産子適生六月躬喪事育幼孫三年喪訖
兄弟宗親哀其子少年壯諜議更配以許蜀中豪姓姬聞
仰天歎息引刀割咽幾死於是九族驚愕遂敬從其節
又曰犍爲南安周靖紀妻者同縣曹氏女也名禁字敬姬
年十七適周氏二年而夫亡隕時禁懷妊數月後産子元
餘喪事闋遂移居依託父母欲必守義育養孤弱父愍其
年少子稚默以許同縣狐賓遣車馬衣服來欲迎禁父乃
告禁勃然作色悽愴言曰依近父母本不圖此因流涕忼
慨乃自投舍後流水於是舉家競赴救出而氣息已絶積
二日一夜乃復蘇息二親由是知其至誠謝賓解婚禁叔
獻長歎乃更將子還依夫第居止潔身執操非禮不動
又曰廣漢新都使敬妻者同縣王氏女也名和年十七適
敬敬亡和育養遺孤闔門守節不隨宗家宴樂嘉會居理

甚脩蜀郡何玉因媒問和兄著取和遂相聽許著深曉其
夫死子小宜有改圖加貧羸無以自立何氏公族必據福
祚和自陳說斷訖決分守全孤弱辭言未訖忼慨涕淚哀
慟左右然著怒受玉幣因欲迫脅和乃斷耳示著以信至
見聽請以死謝舉宗敬重哀其大義
又曰巴三貞者閬中馬眇新妻義西充國王元憒妻姬皆
閬中人也閬中趙蔓君妻華西充國人也姬早失夫介然
守操中平五年黄巾餘類延益州賊帥趙番據閬中城拘
迫衣冠令人婦女爲質義姬華等隨比入城後賊類爭勢
攻破閬中時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義姬華隨類出城走
傳聞後賊或拘略婦女於是三人自度窮迫恐不免於據
逼乃相與自沈水而死鄉黨聞之莫不感傷號曰三貞
又曰蜀郡廣都公乘士會妻者同縣張氏女也會早卒年

壯無嗣欲有聞者覩戚將以許之發憤抗慨斷髮割耳事姑盡禮肅恭供養養族子以承宗廟列女傳爲熊氏妻蜀割耳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縣殺氏女也名紀年十六適伯伯早卒紀性聰敏達於詩書女傳進退閑暇又有美色見貪割面告誡以全其節曰求生害仁仁者不爲死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者哉因作詩三章以風父母而舉縣嘉其才麗媒介滋繁遂援刀鑽斷指明情
邵氏家傳曰虞建武都尉邵夫人字義姬鴻臚之第二女夫人少而寡虞氏及夫人之宗哀夫人辛苦欲更爲圖婚然重夫人宿操慮不可以非禮逼亦知夫人潛佩刀誓以死故不敢生意夫人自以虞氏凶短繼世無子常獨處一室絕書學非祭祀墳墓不出紡績鬻貨以供祭稱其多少不求豐厚
干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濕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圍常病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有罪家女養之八月朝祭送蛇輒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尒時預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生女六人雖有如無無有緹縈濟父之功不能供養消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蚤亡賣寄之身可得少錢父母終不聽寄自潛發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先作數石米餈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三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噬咋寄從後斫得數創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其穴得九女髑髏悉舉出緩步而歸越王聞之娉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杜預女記曰二寡婦者淑也易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爲書曰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列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回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僶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于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德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訟去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頭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祖冲之述異記曰晉元興末魏郡民陳氏女名琬家在查浦年十六飢疫之歲父母相係死沒唯有一兄傭賃自活女容色甚豔隣中士庶見其貧弱竟以金帛招要之女立操貞絜未嘗有許後値盧循之亂賊衆將加凌逼女厲然不迴遂以被害

杜預女記曰大女緱玉者陳緱氏之女也夫之從母兄弟殺其父玉乃爲父報讎其殺已至親縛玉付吏獄竟當行刑有名士申徒子龍者緱玉同縣人也嘉其義勇奏記於縣曰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刃剚讎僵尸流

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膺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令聞王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豎以爲王之節義歷代未有定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假王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况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中書蟠字子龍）

又曰新野公主者光武皇帝姊也少有節行姿容嫁爲新野人鄧晨妻生一男三女王莽地黄三年光武起兵攻破棘陽至小長安爲莽兵所敗奔車走時天大霧還求室家道得小妹伯姬與共騎前行復見新野公主命使上馬主以手麾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追兵方至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上駐馬重呼之主曰不馱馳但志免我更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脱我身何在會追兵至上遂驅馬而去主即遇害

裴啓語林曰王經少處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之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止後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勑以致今日母無戚容謂曰汝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何負哉

虞預會稽典録曰孟淑上虞人也父賀中郎將淑年十七當出適聘禮既至爲盜所刼淑祖父摽刃對戰不敵見害淑思慕哀慟顦悴毁形以致盜由已乃喟介歎曰微淑之身禍誠不生以身害祖苟活何顔於是遂自經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二

人事部八十三

知人上

尚書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處父字文公之傅也）文子曰行并植（音特）於晉國不没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爲狐射姑所殺）其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春秋傳五年曰鄭殺申侯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又曰晉文公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以爲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之）公子受飧反璧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敬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又曰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實)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犯則人)余恐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

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子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illegible])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欒施高彊來奔傳)

漢書曰薛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大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

又曰薛宣字贛君初宣察孝廉琅邪太守趙貢見宣異之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為相除趙貢兩子為史

東觀漢記曰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於是以漢為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

苗曾上以禹為知人更始時大司馬朱鮪在洛陽上欲南定河內問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拜寇恂為河內太守

又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候馬援兄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閑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孝明帝時有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之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拜郎中遷玄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以延

為明
謝承後漢書曰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清論風行高唱
草偃多所賞識拔樊子昭於未聞天下咸稱許郭
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
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世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
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介勿依必歸曹氏諸子
從之並免亂世矣
又曰南陽何顒初見曹操歎曰漢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
也操以是嘉之
魏志曰武帝機警有權數時人莫知者橋玄見而異焉謂
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常感其知己後
經過玄墓輒悵然致祭
又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常車騎

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年既幼弱容狀短
小一座皆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
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羣為童兒時祖寔常異之曰此兒必興吾門羣為
司空西曹屬時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還敦
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
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
叛乾忠義死難矯為名臣
又曰楊駿字季才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駿相遇駿曰此
非常人也同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
而私讀書駿見美其人質即贖着家中娉妻立屋然與別
駿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
魏略曰趙岐逃難匿姓名賣餅北海市時安丘孫嵩字賓
石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令騎屏
行人從容問曰視子非賣餅者不有重惡即亡命乎北海
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
與俱歸藏岐複壁中
孫盛魏氏春秋曰嘉平元年右將軍夏侯霸奔蜀人問太
傅之德霸對曰彼自為家非人臣也問京師俊士對曰有
鍾會者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蜀志曰先主年十五母使學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
事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起妻曰
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起曰吾宗中有此非常人也
又曰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耕壟畝好為梁父吟自比於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庶見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
亮
又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坐統桑下
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當為南州士人冠冕由是漸
顯也
吳志曰顧邵字孝則雍長子也年三十七起家為豫章太
守小吏姿質佳者令獎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左右職舉善
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乎民
庶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諝至典
軍中郎秉至丹陽禮至零陵令粲至太子少傅
又曰張温字惠恕少脩操容貌瓌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

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無可與爲輩顧雍曰温
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
者傾悚權改容加禮
又曰張昭字子布爲人矜嚴忠謹能識人諸葛恪字元遜
年少之時衆人奇其英才昭言終敗葛氏者元遜
吴書曰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猶帛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
童皆隨之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於塗見其容貌異
住車與語甚悦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聞陶家兒遨
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竒志少大成遂與之
後爲徐州刺史
王隱晉書曰石苞少子崇字季倫苞臨終預分諸子財物
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自能得財也
又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容貌朴實少號遲鈍人莫之知

唯叔父衡知其竒每有賓客已常勸使過舒言吾兒子非
常人也
虞預晉書曰魏舒少名遲鈍唯太原王乂曰卿終當爲台
輔然亦不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借給舒受
而不辭
又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同有顯名陔及二弟韶
茂皆總角見稱時同郡劉公榮名人嘗詣同過陔兄弟與
觀其舉動便出語同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量最優出
輔佐之風仕官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陔後
果開府
徐廣晉書曰鄭袤純和有識初荀攸見袤曰鄭公業爲不
亡矣時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謂袤曰諷姦雄必
以禍終子宜絶之後諷果敗司空王朗辟掾委以求才袤舉

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並爲名臣
又曰魏謁者郭玄信出使從弘農求御人遣石苞及鄧艾
爲御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並當至將相既而苞爲
縣吏到鄴貨鐵於市長趙元儒異之曰公輔才也遂與交
稍遷至弘農司馬欲求縣吏部郎許允謂苞曰君我輩人
也當相引置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不意允之知已
晉書陶侃傳曰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黄慶進侃於
廣人中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
又曰王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
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又石苞傳曰趙元儒有知人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
遠量當至公輔
又曰陸雲幼時吴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

龍駒當是鳳雛
又曰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唯王謐獨竒貴之嘗謂裕
曰卿當爲一代英雄
晉書曰庾翼字稚恭風儀俊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
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
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所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
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
勿以常輩畜之宜委以方部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
又曰謝安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
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又陶侃傳曰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
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
軍謂吾其後當居此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

又曰時豫章郎中令楊晫陶侃州里人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三

人事部八十四

知人中

晉書曰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

又曰荀勗父肦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

又曰郭弈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弈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弈爲知人

又曰賀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又曰應詹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以之軍政

又曰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又曰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

又曰李寔廣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

又曰唐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又曰韋忠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甯留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

器歸而命子顏造焉也

又曰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爲無行被斥州黨稱有知人之明

又曰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

又曰王戎傳云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又曰樂廣字彥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

又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祖肇魏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

又曰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又曰王澄傳云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人而神峯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由是顯名

又曰戴若思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林

又曰周顗傳云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又曰劉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又曰周浚有人倫鑒識其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又曰阮脩傳云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此後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敳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實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

又曰桓彝字茂倫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安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

又曰謝玄時苻堅彊盛疆埸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然玄亦必不負舉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年在童齓伯父遂謂之曰我爲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伯母語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用如此輩人及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又曰范汪字玄平少失父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

刺史王濬見而奇之以爲興氾族者必是人也

又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故以相與

又曰王珣字元琳弱冠與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不易才也

又曰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皆南金也

又曰陸曄童亂中從兄機稱之爲陸氏之寶我家不世之公也

又曰褚季野翼從弟弱冠譙國桓彝見而異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

又曰王敦爲太子舍人滎陽潘滔時爲洗馬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沈約宋書曰桓玄聞一軍起便憂悴無復計或曰劉裕等衆力微弱豈便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無成也

宋書曰謝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嘗異之曰此兒深衷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又曰謝弘微叔父混尚晉陵公主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數載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又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格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此非凡兒

齊書曰隋郡王子隆能屬文明帝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

又曰徐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又曰江斆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流連日夜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父卒悉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初與從弟炤同載道遇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梁書曰沈瑀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又曰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塘人也幼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

又曰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

又曰臧盾幼從徵士瑯琊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

又曰賀瑒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

者宗
又曰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
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
陳書曰杜之偉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瓚深
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又曰陸慶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欲與相見慶固辭以
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
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
鄭子眞何以尚茲
北史曰于謹南伐江陵以唐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
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
歸或言於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
不之信然欲明其實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

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耳其不以利汙義向若不令檢視
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
此也
隋書曰魏任城王諧薦李德林因遺尚書令楊遵彦書云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
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
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伎殆相如子雲之輩
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廈豈厭夫良材之積也
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
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又曰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
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素道當逸羣絕
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又曰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
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
鏡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又曰高構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
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
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
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又曰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
世基幼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
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
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
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隋書曰李德林任城王諧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

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
賢蒙顯戮久令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
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
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
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
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
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
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
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又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
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
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三

人事部八十五

知人下

唐書曰王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沉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叔父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

又曰裴行儉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揔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

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䛒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之盡為名將位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

又曰狄仁傑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又曰張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為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嘗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為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

又曰李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好針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修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又曰李晟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忠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

又曰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楊子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

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竟如其言

又曰于邵傳云樊澤嘗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謂樊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為節將

又曰李德裕與牛僧孺有隙或以章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

又曰劉三復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文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為從事

後魏書曰崔亮傳云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言之於冲冲與亮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諸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奇之延為館客冲謂兄子奇曰大崔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馬回之為人雖少文然梗直有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之明也曰何故荅曰臣聞諸孫卿其為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王果以謟得罪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牛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爝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

説苑曰楚令尹虞丘子復相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矣國故不治獄訟不息臣竊選國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寧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虞丘子萊田三畝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叔敖果可使持正矣

傅子曰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寛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万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而不濟也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淮字彦清二子喬髦有識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淮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議者皆許之

又曰王仲祖云眞長知我勝我自知

又曰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為妹擇美壻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帷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

呂氏春秋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奈社稷何對曰臣之御庶子鞅也願王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叔之賢而今謂寡人以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強魏果弱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其酒食夜穿墉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當謂我識度勝

世說曰袁宏少貧常為人傭載運謝鎮西常夜泊舟江渚清風明月聞賈客舫上有詠聲甚有清致聽所詠詩又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人委曲訊問乃是袁宏自誦其詠史詩遂厚相賞重

又曰郗太尉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曰請往東廂中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亦皆可然聞覓女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食如不聞郗云此正嘉壻既而訪焉乃逸少也

又曰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停車州門外周侯詣
丞相歷和車邊過和覔虱夷然不動周旣過返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量地周
侯旣入語丞相曰卿州吏有一令僕才
語林曰夏少明在陳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褁粮寄
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
獵夏問逸民家遠近荅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
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
又嘉其志爲乃用爲西門候於此遂知名
又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
代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旣畢使僕問曰魏王何如使荅曰
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魏王聞之
馳遣殺此使

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尒時天下
無復滯才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桀
有大度晉安北張華一見奇之謂廆曰君長必爲命世之
器定難濟時者也遺廆冠簪以結殷勤
崔鴻前秦錄曰姜宇字子居天水冀人也少孤貧爲河北
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
專讀書睡則縣頭于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
其妻弗聽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人
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曰宇家主牧人汝意云何女
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爲人牧羊也遂妻之宇後歷位京兆
尹御史中丞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
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止
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皆爲名士至汝南
見袁閎不宿而去從黃憲三日乃去過新蔡許勳問之曰
足下見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乃彌日何也泰曰奉
高之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畝之陂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難測量也
何顒別傳曰顒字伯求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
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爲良醫卒如其言
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總角時顧榮曰此吾家麒興衰宗
必此子也顧珠亦有令問榮謂珠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孟嘉別傳曰庾亮拔孟嘉爲勸學從事褚裒爲豫章太守

出朝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嘉隸坐第甚遠問亮曰江
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覔褒歷觀之久指
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
衛玠別傳曰劉眞長謝仁祖並知名時人商略中朝人士
或問引治可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
人
三輔決錄曰龐知伯名勅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
乏乃客賃於勅家知伯知其賢尤加禮待雇直過償及去
送十里過舅家假貸錢贈之農不肯受勅曰不受令勅不
告農乃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後果爲馮翊太守勅子爲門
下書佐
又曰游殷字幼齊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之初
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

之旣過家具設賓饌及旣至殷妻哭曰君甚勃乎張德容
童昏小兒何異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旣論
霸王之事饗訖以婪子託之歡密殷月餘得病目眈但言
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
鬼靈之驗
又曰王諶字子嗣博學有才辨洛陽种景伯武原吳季高
未知名諶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
卿必爲公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諶之知
人也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
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手載以歸
舍與融談宴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

爲父齊書諭勤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
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
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才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大當
爲內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又曰謝甄稟氣聰爽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
曰平輿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盼睞則賞其心觀其顧步
則知其道
襄陽耆舊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操曰儒生俗士
豈識時務哉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
士元也並用爲軍師中郎
又曰潘記見溫君十數歲時曰此兒名士必爲吾州里議
主粉子弟與善溫後果爲荆州太公平令
又曰李衡字叔平漢末父將走入吳以下戶調爲武昌渡
民聞羊衜有人物往干之衜曰多士之世尚書劇曹郎才
也勸習並仕以女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人事部八十六

品藻上

論語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又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言汝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苞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

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又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又曰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又曰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悔寤其本志情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死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曰孔子北遊農山顏回侍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歲無鬬戰之患子曰美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又曰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六關關名置以闌佫者）妾織席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更其國以避其難是智難之也

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孔子孔子與之琴使子之絃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矣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遊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文勝其質好學博藝省物而動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蒲而不盈實而不虛其德敢

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行故動則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復白珪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臨其難不愛其死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若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直已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遽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平仲之行也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

同利也項羽疾能妬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万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皆悅服

又曰公孫弘傳贊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師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因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友善允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蕃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助劭鄙其為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魏志曰盧毓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毓徐公當武帝之時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毓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又曰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陔亦與焉文王問陔曰
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
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過之
又曰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
對曰攻取者先立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
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之對也雖
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
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典畧曰祢衡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卷懷之漫滅無所適
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我從屠
酤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又問荀令君趙蕩寇皆蓋世乎衡見荀有儀容趙有
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其意以

爲荀但有貌趙但噉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荆州劉表以爲賓禮是時祢衡
來遊京師誡戩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劍則干將莫耶木
則椅桐梓漆人則顏舟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取荆州執
戩手曰何相見之晚
魏氏春秋曰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
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
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貴鄉公爲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崔贊
袁亮鍾毓虞松等講述因命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
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
夷秦項苞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
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
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未必創業者皆優
紹繼者咸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量實方諸漢祖吾
見其優未聞其劣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能布其
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非至德豈能濟斯漢祖
因土崩之勢專任智力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
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
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言之宜高夏康
而下漢祖矣帝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
若少康武烈之盛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
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向令墳典俱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
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也
又曰胡綜論吳朝俊士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清
識知機運究幽微則顧譚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

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恪才而疎譚精而俱景辯
而校後恪譚果以強吳人論綜言而有徵
蜀志曰大鴻臚張儼作默記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
朝傾覆天下分崩豪傑之士竟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
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
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聞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
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亦一國之守臣霸王之賢
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
蜀之地蹈一州之士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
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達據
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
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
不解鞍勝負之策亦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吳志曰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子敬東來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策一決也後孟德軍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所宜子布文表俱言而遣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衆逆而擊之此二決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其長子明少果敢有膽而長大學問籌略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耳

又曰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者其由非一也大歸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

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不猛丞相嚴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吾君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論者因名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比世常人所決勳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哉又魯橫江昔仗万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外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雖疎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唯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外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曰薛瑩王蕃器量絕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賀邵屬行貞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

王隱晉書曰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荅曰殛鯀興禹禹不辭興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

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荅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又曰顧榮謂中宗曰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忠款誠盡加以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民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中宗納之

又曰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又曰裴憲字景思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俊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又曰裴楷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覺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太平四百四十五 九 趙昌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又曰杜預傳云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又曰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于人也

又曰裴楷傳云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又曰阮裕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時人云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又曰謝安義在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太四百四十五 十 趙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六

人事部八十七

品藻中

晉書曰韋忠傳云裴頠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

又曰褚陶弱冠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又曰樂廣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而覩青天也

又曰嵇紹始入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歩兵

又曰劉毅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

又曰樂廣少與弘農楊准相善准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准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准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又曰劉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乎

又曰和嶠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又曰郗鑒傳云王敦嘗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柔而有正武秋失御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

又曰孫登傳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又曰王湛傳云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輙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齊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

凝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
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
間乎
又曰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才
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顏子
也
又曰王衍儁秀有令望盡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
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
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又曰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
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
神清杜乂形清

又曰郭文傳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
柳下惠梁琦之亞乎
又曰羅含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
中之琳琅
又曰羅含桓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
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杞梓桓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荊
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
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郗超傳云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
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
時之儁
又曰郗超爲桓溫參軍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

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周顗傳曰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
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又曰應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
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桓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
惔善帝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
王之流亞也
又曰劉惔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
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
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
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昇
論者遂比之荀粲

又曰荀崧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
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
粹是賢兄輩人也
又曰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
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公簡
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又曰謝安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
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亹亹而
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有重名
又曰謝萬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
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
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又曰韓康伯傳云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康伯及

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
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
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又曰褚裒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
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又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濯濯如春月柳嘗被
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辯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恆
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
王恭才地可以爲將相
宋書曰謝弘微叔父混特所敬貴號爲微子常云阿遠剛
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
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閒
然
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又曰龍興祈不雁微辟衍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
見而歎曰此荊楚仙人也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祐父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
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
陳書周弘正叔父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晤
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
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然而並有所短杜公
志大而識闇狎下而驕尊矜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
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猒輕佚

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耳卒皆如其言
隋書曰元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踈
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
又曰蘇威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
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
賢不閑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
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
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又曰楊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
君子之心者唯達耳
唐書曰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
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
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
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
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
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
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又曰馬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
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
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
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
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免
耳
又曰韋述時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咨
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洎述弟迪逌迥迺巡亦六

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曰趙葦昆季今之杞梓也
又曰馮定字介夫宿之弟也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
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
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將
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
子啓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也（慊快）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又
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
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
死生能去病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病病本
也君不用其命守其本而待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
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歸哭猶
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無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將何有

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病不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
常之巫從中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公令
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人衛公慨焉歎涕曰管子聖人
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
衣袂而死絕于壽宮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吳起
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
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援桴一鼓敵人在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
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
上命矣夫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變世主少羣臣相

疑黔首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閒曰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
崔鴻前涼錄曰張茂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誰等輩也岌
謂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
易不同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及
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
卒胡人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
優歟茂曰天生胡以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秦記曰姚萇大破符登置酒高會諸將各曰若值魏武王
尋破此賊陛下將軍大過上嘆曰吾不如亡兄者四也長
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万之衆與天
下爭衡望麾直突前無橫陣二也究覽古今講論道藝駕
御羣賢收羅儁異三也撫領大衆經履險難大小悅稱人

盡死力四不如也
又曰魏武王姚襄禮待楊亮亮奔桓溫溫問亮曰襄何如
人答曰天下傑也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疇而雄武過之
越絕書曰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
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
何也答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
蠡單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
死曰止去事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孔
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
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
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
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
者絕也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

耳

華陽國志曰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字元龍太尉球孫也有儁才較天下士謂功曹陳喬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

零陵先賢傳曰劉備曰子初(劉巴字也)才智絶人如孤可用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議之可

陳武別傳曰武時人無察者頡丘閭遐稱之於軍府或問武當今可與誰為輩遐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璋有餘道堅世璋皆同時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與我季孟之間乎

衛玠別傳曰永和中丹陽尹劉眞長鎮西將軍謝仁祖商略中朝士人逐及於玠或問杜弘治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

世說曰殷中散語趙景眞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限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名士共洛水上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共看樂不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具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然者

又曰劉萬安卽道眞之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

又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雅

又曰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接己一反治身清貞而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也

又曰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絶倒時人以玠為玉人

語林曰謝碣絶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姻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戫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七

人事部八十八

品藻下

孔叢子曰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二討臣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得同乎荅曰驁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智士結舌雖有餘猶不逮也

又曰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夫東里閭外質頑拙有似疎直內懷虛妙非丈夫之節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驗眉實美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

又曰宮他見子順曰他困於貧賤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濟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通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順曰非其人矣蹈好養士奉而已終不能稱也宮他曰將之燕相子順曰彼從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之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右成子可也

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桓桓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何故荅曰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王果以諂得罪

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相桓公以霸功成書在文錦之厭大書在明堂故曰雖醜登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智身以乘車濟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易收錯染者以子產喻母人月令曰命婦官染絹溫賤其民女人之母也）

袁子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爲雅人

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又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臣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姚信士緯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爲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遠于林宗皆可盡爲則也其洩冶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顛史雲擅貶廢人其觀進者或飾虛其息沮者皆離叛誠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千之孔化

又曰延陵季子睽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必以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光恐增禍亂發光之議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爲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疾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光憂迷內灼而畏圖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高人是以季子相時處事順以安民

而謂其弱未聞歌旨恭子答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異能楊文武之遺教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爭平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國無討賊之意又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弑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

又曰楊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乎柳下惠朝隱之風智以遜環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楊子之書清貫甚遠然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唯敎辭而已或拒方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禮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累孟軻昂昂其肯然

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又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游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爲賢相推驗事校優劣明矣

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喈去仲舉强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臯繇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

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殊乎吳鄭矣陸恭仲答曰陳李二石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或其先後

魏文帝典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爲周氏體聖考之作氣專賢妣之胎教周邵爲保傅呂尚爲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覩禮義之容弘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德與體并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收彫落之民臣無淑聖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豈不謬哉

曹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直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窘項座而不起計失乎酈生忿過乎韓信太公是誥於孝違矣敗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然其驍將蓋臣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妄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亞聖之才聰達而多識樂施而愛人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當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咸鴟視狼顧虎超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還滌凶穢勦除醜類若勁風而縱烈火驪白日而掃朝雲也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語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卒能

立不刋之遐跡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光武其近優也
曹植成王論曰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
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已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邵
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以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
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
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邵公也
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周
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
以堯舜爲成王湯爲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陳羣汝潁士論曰羣以爲孔氏先汝潁士勝負之評矣孔
沓曰汝南戴子高觀止千乘方騎與光武帝共揖於道中
潁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友
人共說世俗將壞同夜起舉聲號哭潁川士雖頗憂時未

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劉晨國開稻陂灌數万
頃累世獲其功潁元長雖好地理未成功見效如許掾者
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巨卿潁川雖有奇異
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並下潁川士
雖多聰明未有能雜藝並誦者也汝南李洪爲大尉掾弟
殺人當死洪自縛詣門乞代弟命使飲鴆而死弟由得全
潁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
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破
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
川士雖務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何晏冀州論曰略言春秋以來可與海內比而校也恭謹
有禮莫賢乎趙衰仁德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
乎韓起決危定國莫賢乎狐偃勇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達

偉爲主莫賢乎祁奚匡輔先主莫賢乎張老明智識物莫
賢乎趙武清直篤義莫賢乎叔向聰明肅恭莫賢乎羊舌
職守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穆子憂
國忘君莫賢乎先軫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謗和衆莫
賢乎郤克流放能顯莫賢乎冀缺拔幽進滯莫賢乎臼季
守義死節莫賢乎欒恭子抗言不屈莫賢乎荀罃劫略不
動莫賢乎解楊審聽知機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
狼瞫儒雅博通莫賢乎董仲舒體恭篤敬莫賢乎石奮才
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賢乎竇嬰明君顯賢莫賢乎田
叔證主知分莫賢乎貫高忠義正直莫賢乎鮑子都蹇諤
忠諫莫賢乎王宏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
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

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
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之因循難易
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
足以明其大才也此貞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
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
之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
舉軍東下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馬被創之
危也玄德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
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奔
北騎所擒勒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
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
人方之不及項羽遂矣武帝殆於宛下將佐謂不及張繡矣

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諸葛孔明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為用藏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強不為用矣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或以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莫不謂毅為優余以為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苞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諮以濟世至如奇策泉涌智謀縱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

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眾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勳業流而殞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烈聲震遐迩者也

習鑿齒周魯通諸葛論曰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計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以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忠直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已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冑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

袁宏七賢序曰阮公瓌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犖節動無近對乎中散遣外之情最為高絕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懷體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眾樂同遊刃一世不亦可乎

新序曰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蔣子萬機論曰太史遷去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擬大舜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万乘郊迎而佩印雖所引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涂詐變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

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未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士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於八至於此事而丘不使也

抱朴子曰凡夫之徒雖便辟流俗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腹中無一紙之識不過緬爻所謂冒于貨賄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

傅子曰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荀粲謂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俊虛心交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也嘏荅之曰太初能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外徇名利內無關鑰此三人者皆敗德也

孫子曰譙周勸王降魏何乎曰自謂天子而乞降請命何

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亡則亡先君正魏之宗不與
同天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君之正道哉
郭子曰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
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
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人有問王長史（王仲祖也）江彪羣從兄弟者王答云諸江
皆能自生活
又曰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答曰阿敬近
王劉之閒（王濛劉真長）與
又曰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嘉賓郗超小名道季庾龢）答云
道季誠抄撮清悟嘉賓故自勝桓公稱云（桓溫也）鎔鑄有文

武
又曰王右軍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又曰桓公問孔思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答反問公謂
如何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
又曰簡文云謝安南（名奉字道）清冷如其弟（名鐵字弘遠）學義不
如孔巖（孔嚴字彭祖）
又曰王丞相云雖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里）我
亦不推此二人唯共推王大尉夷甫也
又曰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
幼輿言
又曰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刁協字玄亮）戴若思之巖巖（戴淵字若思）
（卞壼字望之）卞望之峰岠並一見我而服也
又曰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菟羲之小字）何緣復減處仲

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没世不復見如此人王子猷
說世目士少為朗邁我家亦以為徹朗
又曰孫子荊應上品狀王武子時為之目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人事部八十九

權謀上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謀與善謀助之百姓能與已）

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左傳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也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又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illegible]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illegible]）

又曰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又曰晉悼公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已責輸積聚以貸自公已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也

史記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迎因即執之

又曰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使田忌將兵而往直走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將（[illegible]）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illegible]）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知計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書曰高祖十年陳豨反上親征之師次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堪為將者得四人及見上上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皆伏上各封千戶任以為將左右諫曰從陛下入蜀漢破強楚定海內轉鬬數千里[illegible]褒遍寵而功賞未行今四人何功而遽封千戶上曰非汝所知也今陳豨反趙代地皆豨之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

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左右曰
善又聞豨將皆商賈人高祖曰吾知其易與之矣商人尚
利乃以金購豨將多降者
又曰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東擊師次灞
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擊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
天下危能用臣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
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崤澠阸狹之
閒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趨藍田出武關抵
洛陽閒不過二三日直至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
軍從天而下也如其謀至洛陽使人索崤澠閒果得伏甲
以涉爲護軍竟破吳楚
又曰周勃等既誅諸呂使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
不可信願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
皆非也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
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
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
淮南琅耶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代王代王
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
大王大王勿疑也
又曰上擊韓王信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
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
秘計得出應劭曰平畫圖美人彩遣閼氏恐漢女美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以計鄙陋不傳也
又曰七國反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洛陽問故父
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楚兵
輕不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
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而
糧食竭乃以全制其弊破吳必矣條侯曰善乃從其策
又曰陳平將終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即廢亦已矣終
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又曰諸呂擅權丞相陳平患之平常燕居深念不見陸賈賈曰何念深也陳平曰生
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万戶侯可謂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
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君何不交於太尉
深相結交陳平用其計迺以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
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交呂氏謀益壞陳平又以奴婢
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之費賈以此時
遊漢庭公卿閒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又曰高祖既誅黥布聞朱建諫不聽賜建號平原君爲人
刻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
知建建不肯見建母死貧未有發喪陸賈素與善乃見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君侯欲知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
辟陽侯迺奉百金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襚也列侯貴人以辟陽侯
故往賻凡五百金或人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
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
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
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
后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
侯太后大折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
恐從其言帝果出之辟陽侯之囚也欲見建建不見辟陽

侯以爲背之大怒又其成功出之乃大驚

又曰韓信已拜大將軍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再拜曰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又背約而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將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又曰韓信張耳以兵數万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乘勝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糧食必在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万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既破趙令軍有生得廣武君購千金須臾有縛至者信解其縛而師事之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足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朔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士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衆勞兵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與倦弊之兵頓堅城之下臣愚竊以爲過矣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偃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持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爲齊計矣知如此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隨風而靡

又曰惠帝崩太后發喪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拜呂台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爲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以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也哀

又去藝文志去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曹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慢大怒欲先攻之所患力不敵訪於荀彧彧量紹雖強終爲操所制乃說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

又曰袁紹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弑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今欲與卿勠力將何匡之授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迴師北首則孫瓚必擒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万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

吾心也

又曰劉表寵後妻爲小子琮娶蔡氏遂愛琮而長子琦不自寧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琦意感悟因規出

又曰馮異字公孫潁川城父人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歸世祖授大將軍與赤眉戰不利異乃令各更衣色伏於道傍戰校時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衆驚大敗降赤眉男女八万餘衆初爲世祖主簿王郎起河北世祖自薊南馳至饒陽蕪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世祖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南宮遇大風雨世祖引車入道傍空舍異復進麥飯兎肩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能諸將論功異常獨坐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世祖即位封夏節侯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邯鄲晨夜馳騖傳聞王郎後吏士惶恐至下曲陽呼沲河導吏還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益懼上不然也遣王霸往視之實然王霸恐驚衆即還曰冰堅可度士衆大喜上笑曰果妄也比至河河流澌已合上令霸護渡以沙土紛冰上遂得渡渡未畢軍冰解上謂霸曰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連水變權時以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吾不貪賞無以勸後即日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

又曰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帝入關將自征之寇恂時從上議遣使降之帝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諫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朱勃上書理馬援謀如涌泉勢如轉圜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時楊琁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力弱吏民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會戰乃令馬車居前從風鼓灰賊不得視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九

人事部九十

權謀中

續漢書曰銅馬所過虜掠王俊言於上曰宜檢輕兵出賊前使百姓各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上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民保壁者勑令固守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上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又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乃命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千級虜自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使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儒者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大夫皆弔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之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百人又潛遣貧民得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武都太守及還羌率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行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則易為所及速則彼不測虜見竈增必謂郡兵來迎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淑之孫也舉孝廉遷亢父令以董卓之亂棄官歸太祖太祖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後太祖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彧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漢高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雖御難于外心無不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仗弘毅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太祖從之遂迎天子都許進彧為尚書令及袁紹兼河北天下畏其強與太祖書辭悖慢太祖以書示彧曰將誅不義而力不敵如何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存亡足以觀之太祖卒破紹於官渡如彧所策

又曰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太祖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者勞心之時也遂徵入為尚書操謂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之與計事天下何憂哉以為軍師征呂布至下邳攻之不拔太祖欲還攸曰布勇而無謀不可解遂生擒布太祖又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攸勸擊紹將淳于瓊運糧遂破紹魏國初建為尚書令太祖謂文帝曰公達人之師表汝宜盡禮敬之

又曰袁尚攻兄譚於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為曹公所圍尚聞鄴急奔而救之求人入城計會事主簿李孚請行時圍甚急尚曰何辦乎孚曰多人不可三騎足矣尚遣之孚選溫信者得三人各給駿馬不示其謀令釋戎器着平常冠

秉問事教投暮直抵鄴城下自稱曹公巡歷圍壘所過失
候者輒撻之自東西正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
縛之因直入城下配以縋引之孚與配相見既事了外圍
益急孚因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不如驅出省穀也
配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
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
照耀但共觀降不復視圍孚從北門突圍而歸報命於袁
尚明旦曹公聞孚已出拊掌大笑鄴郡竟爲曹公所取袁
尚奔于遼東
又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詣太祖太祖與論天下事曰使
孤成大業必此人也太祖用其　計先擊呂布擒之太祖
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孫策北襲楚衆並懼嘉料曰策輕而
無備雖有百万之衆無異獨行於中原也以吾觀之必死

於匹夫之手策臨欲濟江果爲許貢客所殺後太祖又用
其計密襲盧龍塞大破單于
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少孤貧每見高山大澤輒指畫
軍營處所時人笑焉因計吏上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
爲掾景元四年秋詔諸軍征蜀艾校大將軍鄧度鍾會攻
劍閣不下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艾
以氈自裹推轉而下進至江由遂入成都降劉禪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
魯肅遺先主書曰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始展
驥足耳先主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亮爲軍師中郎將亮
留鎮荊州統隨入蜀劉璋與先主會統曰因此會執之則
無用兵之勞先主曰初入地恩信未著不可也統復說三
計先主用中計向成都所過輒克進圍雒率衆攻城爲流

矢中卒
又曰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亂入蜀依劉璋別
駕張松與正書度璋不足成事因勸璋結先主乃遣正往
及還謂松曰雄略密謀可共戴奉之璋復使正迎先主先
主定蜀以正爲蜀郡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正說曰曹公
留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淵等才略不勝國之帥今舉衆討
必克先主乃率諸將兵討漢中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
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攻之淵等授首曹公聞正策曰吾
故知玄德不辦此必爲人教以正爲尚書令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避亂至遼東北海相孔融
聞而奇之數遣餉饋其母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慈歸其母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識汝去後贍
卹過於故舊今被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至都昌夜因伺開

間得入見融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
請行融難慈慈曰昔府君傾意老母母感遇遣慈赴急今
衆人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意耶茲晨出下
鞭直突圍馳去射殺數人應弦而倒無敢追者到平原說
備備欽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兵三千隨慈
擊賊遂退
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蓋白瑜
曰今寇衆我寡難爲持久可燒而走也乃取鬪船數十艘
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
以欲降引次俱前蓋令諸舡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岸
上營煙焰張天燒溺死者甚衆曹公乃敗
晉書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討
爲虜所沒河西斷絕上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朝臣

莫對隆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遂許隆募勇士三
千五百人而行或奇謀間發或夾道壘礙石賊負鐵鎧卒
行不得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轉戰千里凉
州遂平詔假節西平太守
又曰明帝太寧元年王敦反屯兵濟陰帝微服行其營壘
既而馳去敦方晝寢夢日環其營驚起曰必是鮮卑黃鬚
奴來也使騎切追而追之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冷水
沃之時逆旅有賣飯嫗帝以七寶鞭與之俄而追者至訊
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傳示遲留又見馬糞冷信
已遠矣而止帝遂得免
又曰僞趙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石勒初爲劉元海授
輔漢將軍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以
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勒初未可也漸見進

重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事皆賓之計勒
常歎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
之慟顧謂左右曰天不欲吾成事何奪右侯之早也
又曰僞燕慕容垂欲興師討慕容永長子議曰頃年士卒
疲於行陣居人不暇耕織瘡痍滿身哭泣盈路且宜撫士
安人以待時長子未足憂也慕容德曰不然昔光武馳蘇
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
已而用之方今海內版蕩人百其心急之則得其用緩之
各懷所思可因其勞而成其逸何得緩之垂笑曰卿言當
矣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行其謀而滅永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
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
閒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

又曰杜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
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
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元年汾晉之北離石之南悉是羌胡
而地居齊境抄掠我東鄙朝廷患之韋孝寬乃於要害欲
置大城以扼其亢興役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之岳有
難色謂孝寬曰國家每於境外築城未嘗不動大衆今深
入胡境密迩齊師以兵百騎何以禦役孝寬曰事有方途
兵非一勢君但受成規無所憂也計築城十日即畢今齊
君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
到我之城隍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如期而至界首疑有
伏軍不敢進迫其夕岳令縁汾傍山處處舉火齊人謂有
大軍因示自固猶豫之間土功已畢齊師乃退

隋書曰上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
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士馬聲言掩襲彼
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
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
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
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
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又曰樊子蓋與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
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
并綺羅百疋
唐書曰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江夏王
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
謂道宗曰賊恃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

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
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
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
又曰張守珪爲瓜州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榦裁立賊
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衛之
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
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徒疑城中
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
又曰裴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
遂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賫陌刀勁弩以
羸兵數百人挽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
兵弃車散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
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

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
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
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莫不歎服
又曰裴行儉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偽可汗泥孰匐爲其下
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
山行儉旣迴阿史那佛念又偽稱可汗與溫傅合勢鳩集
餘衆明年行儉復總諸軍討之頓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
間說佛念與溫傅令相猜貳佛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
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漲天而至斥候
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佛念執溫傅來降非他
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間佛念
果率其屬縛溫傅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
户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

又曰裴行儉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
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紿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
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乃召四鎮諸
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
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
募者僅万人行儉假爲畋獵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
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
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
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
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
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
果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行人令先往
曉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於是將吏已下

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匐而還高宗廷勞之
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
權略有聞誠節夙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伐叛柔服深
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周書曰容容熙熙皆爲利謀熙熙攘攘皆爲利往
九州春秋曰龐士元說劉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
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勢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户口
有四郡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
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與反
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國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足取也
士元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定
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

日不取終為人制耳備後遂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

人事部九十一

權謀下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成戰則勝

戰國策曰秦攻趙長平大破之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講計未定婁緩新從秦來趙王與緩計曰與秦地何如勿與緩曰此非臣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之緩曰緩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為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見王王以緩言告之虞卿曰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以賂齊齊秦

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西擊秦是王一舉結二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婁緩聞之逃去

又曰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師不下殽韓令靳尚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亡者其齒寒願大王熟計之太后乃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以其體加妾之身妾困弗支也盡置其身妾不重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耶靳尚歸報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甘茂曰韓之急緩人莫弗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勿復言也乃入言於王曰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

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
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
下師於殽以救韓
又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為書
計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即奏書諸中山王曰臣聞趙強
即中山弱臣能弱趙而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臣
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推為
資未可豫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容佳麗
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
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
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為神其容貌顏色過絕人矣乃其
眉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趙王
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喜歸

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
義而好勇力聞其乃欲請陰姬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
強國也請之必矣王不與之即社稷危與之即為諸侯笑
王立為后以絕趙王意可也遂立為后趙王亦無請也
又曰秦王使人之楚楚王賢之恐其為楚用以危秦也昭子
曰以王之德與王之賢因以遺之楚王必為有外心去楚
矣從其計果如其言
又曰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
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
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
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疏以
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
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王江乙

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君居碁年
逢安陵纏謂曰前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碁年
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
閒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
王之閒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
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
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
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
與此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卻泣下沾衿曰萬歲之後臣
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
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也
又曰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

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
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
彼有以來是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
衛兵在境上乃還
又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
子顏之為其君子也其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有故然人
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
之乃止
又曰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
叔文子曰先不意可以生故以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
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
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
輟圍衛也

又曰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辯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盡殺其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又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爲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援轡自駕其僕接御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又曰趙簡子使成何涉他盟衛靈公盟於專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又曰吳闔閭夫人姜氏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汲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静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又曰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君慎之詐而已矣

君問於雍季對曰焚林而畋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乃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已行之矣

又曰智伯圍晉陽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佩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説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不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又曰白圭之中山中山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又曰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

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
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其衆問曰得
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
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
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
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
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又曰石乞侍坐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
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君臣者五人所
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
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
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
亂也處十月白公果亂也

又曰韓昭侯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
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
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
民之急也而顧反益以奢此謂福不重至禍不重來者也
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矣
又曰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
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又曰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治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
晉人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
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
人輕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
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又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
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
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
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又曰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君進羣臣而
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
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
諸侯未親今有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
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
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
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
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又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何爲不與宣

子曰彼無故而請地也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
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
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
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又曰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
之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爲觴皆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
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又曰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閭能
用其衆故伐我於栢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
胡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處不重席擇不
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
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今夫差次有臺
樹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具玩好必集

珍異是聚夫差元自敗已焉能敗我
又曰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又曰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破齊師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收之無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又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後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

還桀南巢焉
孔藂子曰趙聞魏將以來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不見得於人者偶視近而俱走也今秦兼吞天下之志不忘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強弱不敵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力周旋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夫連雞不能互栖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又曰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仇敵之國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與嚴敵爲隣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虛名自累而不知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怨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

人事部九十二

諫諍一

尚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几微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不義則去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又曰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尸利不知諫人辭無諫者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爲和事也宰主也諫遠臣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過於外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又曰魏獻子爲政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其獄上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也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汝寬曰二子晉大夫之屬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賂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對曰昨或賜小人酒不夕食昨飲酒故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小人足也君子自謂小人腹飽則知厭足恐食之不足故歎以其厭足則君子之心尊官食重嫌而知不足爲君子之心

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又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又曰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掌其後嗣

又曰莊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有四方也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又曰丹桓宮楹丹楹桓公廟謂之宮柱刻其桷刻書也桷椽也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也脩脯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

世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也
又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之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

毒也是晉再勝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衷其　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孝經曰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史記曰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言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代
又曰趙高親近胡亥曰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諫曰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令鬭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弗聽
又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夫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秦夷郡縣城銷兵刃不復用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攻戰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

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矣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廢嫡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又曰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目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又曰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子曰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　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大甚蘇從乃入諫王曰若聞令乎對曰然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又曰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必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

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對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侯四百戶以奉其祀

又曰優旃者秦倡侏儒也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固難　為蔭室於是二世以其故止

又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所言未嘗不聽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上不忍致之法有司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步疾數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又曰吳王謀反枚乘諫曰夫舉吳以訾於漢譬由虻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劍也

又曰南越自相攻上欲救之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水險中國之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夫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子孫相保陛下之德也陛下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

又曰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轡捶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夫廣廈之下細旃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又曰鮑宣每居位常上書諫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也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厝誠難也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王動作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過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張敞爲膠東相王太后數出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

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曲楚莊好畋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將以帥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姆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縱恣之宜也唯觀覽往古今后姬有所則書奏后不復出

又曰成帝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奢大劉向上書諫曰闔廬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秦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固三泉高五十餘丈周五里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量工匠計以萬數數年之間被項羽之災雖牧豎之禍丘壟彌高者發掘必速竊爲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

又曰王莽新即位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周宣存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治兵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餘里轉輸之所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又曰王莽新即位立威而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飢饉此一難也不然奉軍糧二難也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此四難也輜重自隨虜徐遁逃五難也功必不成莽不聽

又曰成帝時王氏擅權羣臣莫敢言梅福上書諫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

又曰梅乘上書諫吳王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則之泉雖甚愚之人猶知其絕也

又曰谷永上疏諫成帝曰臣聞三代之所以隕社稷皆由婦人與羣惡顧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失也

又曰伍被楚人諫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因流涕而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一

人事部九十三

諫諍二

漢書曰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却慎夫人坐因前説曰臣聞令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迺悦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又曰元帝時左將軍史丹護太子家事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應劭注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又曰項羽發使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沛公怒不許蕭何諫曰雖漢中之惡猶不愈於死乎王曰何為乃死也如百戰百敗不死何俟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天漢其稱美乎夫能屈一人之下而申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人致英傑收巴蜀定三秦天下之事可圖也漢王善之遂之國

又曰周昌沛國人高祖時為御史大夫高祖欲廢呂后所生太子立戚夫人之子如意為太子昌諫之曰陛下若廢嫡立庶臣不敢奉詔高祖乃止後太子立是為惠帝拜昌為太傅

又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元帝永光中行幸不已廣德乃上書諫曰臣竊見關東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悉獵于田野不恤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返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又帝欲酎祭宗廟出便門橋欲御樓船廣德乃當車免冠頓首諫曰陛下宜從橋上帝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頸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悦先驅光禄大夫張猛前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涉危不履虚御史大夫言可用上曰曉人不當如此乃從橋

又曰劉向為宗正時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矯制發胡漢兵四萬攻郅支單于斬首傳送京師名王已下七千五百人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石顯等皆以延壽與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上欲從之向乃上疏極諫文多不載於

是上乃赦湯與延壽等矯制罪封延壽為義城侯長水校尉湯為關内侯食實封三百户

又曰貢禹字少翁瑯琊人累為諫議大夫時歲不登郡國多困禹乃進諫曰今關東諸道禾稼不稔江淮淅右人民流離父子不保願陛下蠲賦税常貢減太官之食去角觝諸戲廢不急務役速下詔命以蘇疲人上悦之遷禹為御史大夫禹自治憲司數陳得失又言官家奴婢十餘萬人税良民以給之率脂膏以滑之歲費鉅萬於國無益宜請免為庶人從之又奏武帝始臨天下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私俱亂盜賊並起王石混雜真偽不分今欲興至理致太平宜除贖法以進賢良則天下治矣上大悦行之賜禹錢百萬

又曰劉輔為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為后輔疏曰今

陛下觸情縱慾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豈不畏于天
乎上怒使掖庭中縛之谷永等上書訟之上乃減死
又曰谷永時成帝好微行不止永乃諫曰陛下弃萬乘之
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疋夫之卑業使拱
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使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忽
有變將奈社稷何帝斂容而止
又曰耿育關內侯陳湯被讒奪爵黜之燉煌郡育上書諍
曰陳湯昔年討絕域不羈之君雪國家累年之耻自古及
今安有比哉今被讒黜老弃燉煌復爲遺虜所笑誠可痛
哉至今奉使外夷者未嘗不陳以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
之威稜豈可以役人之功弃人之身關倖門路使讒佞者
乎帝遂詔湯還京師復舊爵
又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見諫

諍陳得失每奏事嘗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崇
每以董賢貴寵過度陳諫由是得罪上因責崇曰君門如
市何乃欲禁切主上用人乎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矣
又曰朱雲成帝封諸舅王鳳等五人同日爲侯傾壞朝政
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見誅安昌侯張禹以依違任事雲爲
槐里令頗銜之乃諫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不能
益人皆尸祿耳不可以事君臣請尚方劒斷佞臣頭一人
勵其餘上問曰誰也雲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下雲攀折殿檻大呼曰臣願
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免事桀紂之主死不恨矣將軍辛
慶忌叩頭流血極諫得免所司理檻帝曰勿理以旌直臣
又曰王宏爲侍中哀帝寵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事是時
賢年二十二上置酒與賢父親燕飲上放酒從容視賢

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宏在坐進諫曰昔周成戲
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曰天子無戲言耳今天下
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
成皇帝後當承宗廟傳子孫於無窮豈得以戲言將高祖
社稷輸人耶上默然不悅然以失旨貶爲郎署
又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
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郅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亡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乎陛
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嘉
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民有上書求見者輙使詣
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
帛若此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　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
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上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
言之怫心逆旨不言則增漸日長爲禍不細
續漢書曰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
君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
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爲光祿諫正常乘白馬上每有異
政輙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恢
到官欲以殺青簡寫尚書章句祐諫曰今君踰江湘越五
嶺僻在海濱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
戚所望此章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
衣囊邀名嫌疑之戒願留意焉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

季子者

後漢書曰陳蕃爲太尉桓帝末朝綱失序封賞踰制蕃上疏諫曰臣聞諸侯上象七曜下應九土以藩屏王室高祖非功臣不侯今寵臣以非義受邑左右以無材傳賞守位不料其德列土莫紀其功乃至一門之內侯者數人後宮之中數千釆女肉食錦衣脂油粉黛不可勝計鄙諺曰盜不入五女之門以貧人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以貧人國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怨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困也上知之而不能用爲倖所害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累遷尚書令帝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逸諫不聽乃以頭軔乘輿帝遂止

又曰王尊爲隗囂將世祖遣來歙往諭之囂不從命而執之欲煞害尊諫曰臣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

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怨禍則上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而更謀誅其使怨禍結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所以兵貴和而不任戰者何況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且來歙雖單車遠使而漢帝之外兄害之無損於彼滅之有害於吾昔宋執楚使者有折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辱況萬乘之主乎遂不敢害以禮遣之

又曰張敏字伯達河閒鄭人累爲尚書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子煞之肅宗貸其死刑時定其議敏議曰夫怨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死若開相容恕著之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姧萌生長罪隙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記曰利一害百民去其郭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天下幸甚從之

又曰爰延字季平外黃人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即治中常侍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嗚呼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過何代無奇人哉敬聞命矣

又曰杜根字伯堅穎川人永初元年爲郎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與同舍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令盛根於囊殿上武士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素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覆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免

又曰李雲字行祖甘陵人爲白馬令衆災頻降雲素剛直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直諫帝怒遂下黃門北寺獄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詔下廷尉

皆死獄中

又曰陳琳爲丞相府主簿靈帝時朝綱失序政在官官尚書何進謀於袁紹曰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今閹豎弄權可謂蔓草也盍萌而薙之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乎今明公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鑪而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慎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無成爲禍階矣進不聽遂召前將軍太原守董卓卓未至卒爲禍亂而進亦爲官官所殺

又曰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犯顏諫爭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

又曰桓帝時有上書宜改鑄大錢劉陶上議曰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之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黃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飲飢無食雖黃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人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

又曰劉陵字孟高豫章人爲侍中車駕出祠南郊陵參乘上起早外輿眠陵跪曰陛下爲萬乘之主外輿宜正立雖早嚴欲寢不當上爲天地靈祇下爲百姓觀覩上媿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後爲式更自整頓

謝承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固孝桓皇帝拜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數問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默諫帷幄言不宣外

又曰李膺等黨事下獄陳蕃上䟽極諫曰臣聞聖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若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不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非其人遂策免之

又曰陳蕃諫桓帝曰故皐陶戒舜無敢遊周公戒成王無般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

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人事部九十四
諫諍三
東觀漢記曰上將自擊彭寵伏恵公諫曰臣聞文王享國
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
承大亂之極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
四方聞之莫不惟疑顧思之
又曰郅惲爲上東城門候上嘗夜出還拒關詔開門欲入惲
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遂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
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
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
又曰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
輙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或民奏記言便宜便

封上
又曰明帝時決獄多近於重尚書陳寵上疏諫曰先王之
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故古賢君數相重式
者重刑之至也
又曰帝時伐匈奴魯恭王上疏諫曰竊見竇憲耿秉銜使奉
命暴師於外陛下親勞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邊陲爲民
除害臣思之未見其便數年以來民食不足國無積蓄春
興擾動天下妨廢農時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於中國憫
念民命也
又曰日蝕司徒丁鴻上疏曰臣聞春秋日蝕三十六而弑
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
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刺史二千
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勑不敢去至數十

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
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
又曰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
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
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
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
岑長 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又曰楊賜字伯獻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昆苑賜
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昔先王
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
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
地以爲苑囿廣壞田園廢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保赤子
之義

又曰光和中有虹蜺晝降嘉德殿上引楊賜等入金商門
問以祥異對曰按春秋讖曰天投蜺恐海內亂加四百之
期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
欺罔日月而今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亡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又曰白馬令李雲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
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
數月間后家封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
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移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死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
士家十萬民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

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
言毗曰陛下從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
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
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
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
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為之
希出

又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太祖
而有慢言太祖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
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
成宜敗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
遊慢吾何言可致乎襲曰臣聞千石之弩不為鼷鼠發機
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遊何足以勞神哉
太祖曰善遂厚撫遊遊即歸服

又曰賈詡字文和文帝時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
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
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
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
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文帝頻出遊獵或昏夜還宮王朗上疏曰夫帝王將
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所以顯至尊務戒慎
也近日車駕及昏而反非萬乘之至慎也

又曰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時人間數有誹謗
祅言帝疾之有祅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宜除祅謗
賞告之法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
是遂絕

又曰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高柔諫曰今置
校書既非君上信下之指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
撿治之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又曰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傅文帝於鄴太子仍出田獵變
服易乘志存驅逐琰書諫曰今邦國殄悴惠康未洽唯太
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

又曰高堂隆寢疾口占上疏曰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
忠欵不昭時王莫不思紹尭舜而蹈桀紂之跡願陛下少
垂省覽

又曰明帝即位辛毗為廷尉帝欲平北邙令登臺觀則見
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若
九河溢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移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又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覬上疏曰順上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
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
一說哉

又曰荀彧傳曰時曹公欲滅陶謙乘勝欲取徐州而後定
呂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自守雖師北身適若數矣而終
復振成大業也今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
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根本將何以寄
諸乎宜且急收孰麥以實軍資呂布不足慮也今捨此而

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不可勝敵少留兵則不可固守且
呂布乘虚寇暴震動人心縱保數城非已所有操乃從其
言遂破呂布而平兖州
魏略曰蘇則為侍中文帝時人多飢困而軍數出又兼治
宮室則又數面諫由此上頗不恱其後出以為河東相
又曰時太祖欲征吴而大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
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受
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諫也
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
等當送獄教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
逵主簿也不即著械逵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
近職求緩於卿既而復職
又曰明帝徙長安鍾簴起土山寺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

上書曰臣聞古之貞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
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
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已來野戰死亡或
門單户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大之猶
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黄龍鳳皇九龍承露盤
玉山淵池也此皆聖明之所興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
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
秋方剛心畏雷霆臣今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一毛
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發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
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
奏收尋有詔勿問
吴志曰張昭少子休字叔嗣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孫
權嘗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

又曰孫權欲廢太子和立亮尚書僕射屈晃固諫不止權
大怒牽晃入殿杖一百
又曰孫權任信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
諫權不納後壹姦罪發露權引咎責躬
又曰孫權既為吴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
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
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
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
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
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又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委質於孫策遣奉章
詣許昌曹公聞策薨欲伐吴紘諫曰以為乘人之喪既非

古義若有不克弃好成讎不如厚禮曹公從之紘歸吴後
為長史權率輕騎將赴敵紘諫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麾
下多強暴之勇三軍之衆莫不寒心權納而止
又曰呂蒙時為護軍權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
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服東顧今
徐州将守悉足言也往必克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
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吴之衆未足守也不如取關羽西
據荆州則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於國之便十徐州也則
重關函門國之固也權甚然之與師遂擒關羽而平荆州
又曰華覈字永先吴人上疏諫皓曰臣聞之主所求於民
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
死者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功者能賞之今民
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主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今

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彩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彩文綉未必無美貌也皓終不納後以懲譴免數年而卒

又曰韋曜字弘嗣吳人本名昭避晉文諱改之孫皓立曜以直諫非一漸見責怒皓每饗宴以七升為限小户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曜遂見逼皓輒以為曜與華覈諍璧撲吳書皓欲以父和作帝紀曜以和不登帝位宜作傳曜遂被誅

又曰賀邵字興伯孫皓時為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邵上疏諫曰陛下褻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海內悼心朝臣失圖書奏皓深恨之竟見殺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

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凡此類

又曰黃權字公衡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代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客若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

又曰張松說劉璋交通先主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從事廣漢王累倒自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勑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

晉書曰何尚之傳時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萬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欲與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

又曰續咸僞趙石勒將遷都於鄴咸固諫勒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遷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走極諫勒乃悟停作賜咸絹百疋

又曰孫嵩為王弥長史弥與石勒有隙勒常惡之乃請計於右侯張賓賓曰英雄不並立宜早圖之勒於是開宴請弥弥將行嵩請諫曰石公卑其言甘不可信也願公勿往自守保固恐有事諸孫峻之禍及耳弥曰石勒一豎子耳奚能為也不聽遂入酒酣遇害

又曰裴元略事僞秦苻堅為金部郎中堅常以珠璣奇異弥飾不可勝計以朝群臣元略諫曰周卑宮室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嗣不及孫此万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去之以延洪祚慶流萬代堅曰非卿忠何以聞寡人之過悉命去之

又曰游子遠仕劉曜西羌羯叛亂舉兵四十餘萬三輔大震曜甚患之欲大興師伐之子遠諫曰足下納臣愚計不勞大軍可一月而定矣且羌夷之叛也非有大度窺竊神器矣但迫足下嚴刑峻網今死者可不追生者猶可安莫若大赦釋諸逆人若沒官者悉還之遂相撫育聽其復業與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亂者也且小人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矣縱酋長負罪而不下者請假臣弱兵五千人為足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今賊黨既盛弥川被谷君臨之以兵恐非歲月而可殄也此言其術也曜大悅行其計西方遂平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頗好遊宴洗馬江統等諫曰宜踰詢保傅引見賓客悉得自盡有增博見益多聞

晉中興書曰江逌為侍中時穆宗欲於後園脩立池苑逌諫以強賊未滅宜務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羣下上即納之也

徐廣晉紀曰成帝有乳母經營艱苦詔假其名號顧和諫曰保母奉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已為隆厚若假以名號非令典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乃止

臧榮緒晉書曰衛瓘字伯玉每議及經國屢形於言色晉祖恐大臣有諫瓘嘗因宴飲歡醉手撫御牀曰此坐可惜

宋書曰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沈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從理相與從之江智淵曰草側亦謂之為善俄而入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又曰何尚之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還多冒夜伏願少採愚誠上優詔納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人事部九十五

諫諍四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將起鳳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聰怒曰將營一宮豈問汝鼠子乎將斬之時在逍遙園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手疏救之乃解改逍遙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

又曰閻豎王沈等用事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陳元達詣闕請固請免沈等官聰以表示沈等沈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手壞其表

又曰趙染次于新豐東晉安將軍索綝長安東討染有輕敵之色染長史魯徽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劒也師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是乃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諫取敗誅忠良以逞過忿若死而有知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瞑牀抗死期矣攻北地夢魯徽引弓射之且將攻城中弩卒

又曰石虎耽獵無度晨出夜歸太子韋傳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方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玄鑒不忘天下之重虎省善之賜以束帛

又曰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擢位拜為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為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擬之蘇則

崔鴻前秦録曰苻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
昏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
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於虞人
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
崔鴻前涼録曰張天錫元日與嬖褻飲既不受羣寮朝賀
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郎中張憲輿櫬切諫不納
又曰張駿誅羣臣于閑豫堂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
參軍黄斌進曰　臣未見其可若尊親犯令不行矣駿性
嚴猛乃弃几改容曰微黄生吾不聞過矣黄生可謂忠之
至也
後魏書曰高允爲中書令武帝禁封良田人無農多游者
允上疏諫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以農事言之夫地方
十里爲田三頃六十畝百里爲田三萬六十頃若勤之則

畝增三斗墾之則畝減三斗百里之内損益之率爲粟可
知矣況天下之廣乎若戸有私儲則國無陰陽之眚上從
之三年而國霸
又曰元昭業爲諫議大夫莊帝將畋洛南昭業叩馬諫止
帝避之而過後詔勞勉之
又曰汝南王悦字宣禮性不倫傲儻難測無故過杖京兆
王愉子寳月悦國前郎中令北平陽固上疏諫曰伏聞殿
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餘而慈惠不足當今主
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兢業猶恐不濟況肆意非辜
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禄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
韋孟辭朝不忘本國況臣忝荷朝私猥充謀舉伏隸國僚
聞道有歲敢不盡言悦覽之大怒
陳書曰章華字仲宗上疏諫後主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
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拜后妃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謟佞讒邪升之朝廷
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遊於姑
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隋書曰盧愷武帝在雲陽宮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
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勑欲以
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又曰劉行本沛人累遷黄門侍郎高祖常怒一郎於殿前
笞之行本進諫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又曰
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所言
非當致之大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
地而退上於是斂容謝之
又曰蘇威見宫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

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
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避之
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
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疋錢十餘萬
又曰趙綽爲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
十口馬二十疋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
以盗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
寛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
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
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
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
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
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爲動木上復曰啜羮者熱則置之

天子之欲相挫耶鮮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
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唐書曰虞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論及
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常謂侍臣
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
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言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又曰孔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穎達對
曰聖人設教欲以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
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小之人更
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虚非唯疋
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深不
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

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
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又曰劉洎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皆順旨而
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
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人化致太平臣等
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
書人不稱旨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奬進言者之路太
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又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
曰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則不漏矣意欲
太宗弗爲獵太宗大悅賜帛二百段
又曰柳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
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

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
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
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
解
又曰薛收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
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
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
又曰高季輔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
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又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
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
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
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太宗爲然
又曰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爲皇后褚遂良欲陳
諫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王
后無子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皇后公等以爲如何遂良曰
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
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
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
上旨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
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
乃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因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後轉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
又曰納言桓彥範嘗上表論中宗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
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

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新疏奏不納

又曰中書侍郎袁恕己以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若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陵州刺史

又曰德宗嘗泛舟魚藻宮張水戲命皇太子舁舟舟具皆飾以金碧丹青使婦人盛飾操篙檝行舟光彩映燭絲竹歌謡俱發德宗顧謂上曰今日如何上對曰極盛退因以奢為諫德宗不悅

又曰杜希全積功至朔方寧節度使嘗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

又曰憲宗元和中有五坊使犯法上將宥之裴度懇論不已時方征鄆冀上曰五坊是小事今日與卿要商量用兵度奏曰山東叛逆不過亂數州五坊使橫暴將亂輦下上怒起入見諸中人曰使我羞見宰相遂殺五坊使京師肅然天下望風而理

又曰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呂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内臣也若為師撫兵恐不為諸將所伏指喻明切憲宗納之為改使號然猶專戎柄

又曰李絳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内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不廻即怒解獎諭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眞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後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慾閒事從諫官陳疏絳曰居常請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翌日延英上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内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人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又曰白居易為右拾遺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詞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稍過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

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蓋酬陛下特力抜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繇是多見聽納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名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唐穆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帝徐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

又曰鄭覃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冦邊覃與同職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冦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游從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

又曰劉栖楚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進旨栖楚捧首而起因便陳論搕頭見血上爲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從宜示而出敬宗爲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又曰李程爲相敬宗沖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曰言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

又曰魏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

漢武帝故事曰上性嚴急法令峻刻汲黯諫曰陛下不愛才樂士求之爲倦比得一人心勞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欲與誰爲治乎上笑喻之黯曰願陛下自今已後改之無以臣愚不知理也

田歡越書曰前石數出遊獵每亟馳騁主簿程琅諫前石馳逐自若草木有瓦木驚馬觸之馬即死前石亦危殆體小不穩還宮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何及

段龜龍梁記曰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入無恒纂曰不有直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言終不能改

又曰呂光龍飛二年太常麿脅反叛麿脅以徵書招誘楊軌推爲盟主軌性直不慮麿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尋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

梁祚魏國統曰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泉未可信後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爭之權使左右扶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人事部九十六

諫諍五

鍾離意別傳曰孝明帝作北宮意復諫曰頃天旱不雨陛下躬自勑責避正殿之際今日雨而不濡豈政有攻耶是天威未消也愚以爲可命大臣止功作諸室減省不急以助時氣奏聞有詔曰朕之不德敢不如教即日中沛然大雨

列女傳曰魏曲沃負者魏曲沃大夫如耳之母也（曲沃魏邑也）魏哀王爲太子納妃而將自納焉負謂如耳曰王亂於不別何故不匡之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如耳魏大夫也閒會猶清閒）負因諸王門請見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以邪開之則不正也言婦人不堅固故不可以邪開）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笄嫁之名）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而後隨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妾恐王之國危也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而賜負粟三十鍾（六斛四斗曰鍾）

又曰楚處莊姪者楚縣邑之女也頃襄王好遊觀之樂爲王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行姪年十二王既見出操幟伏於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人問之姪曰願謁隱事於王王召之子何以戒寡人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内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牆欲内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王曰何對曰王好臺榭而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強奏閭王左右

使王曰以滋甚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三日善命從
車載之立反國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郢之
師以擊之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
說苑曰齊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
害於治國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
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
國家如何且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
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
誹謗而至乃敢復見我侯生曰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
人力殫盡尚不知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取死也故逃而
不敢言
又曰趙簡子舉兵攻齊令軍中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

曰公盧望見簡子而笑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
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
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還師而歸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王不許也王曰黨友也易而言則生不易
而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
生王殺杜伯而儒死之
又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又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
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
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
乃與我抗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
亂戰咸陽宮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

殺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
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
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
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
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
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
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
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
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
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
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

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皇帝
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
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心遷母棫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
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鑕乃解衣伏鑕皇帝下殿
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
焦為仲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
迎太后棫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置酒待茅焦及飲
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
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又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諫者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

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持草茅之
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而比方也至於說人主不與
子比智矣委其耕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
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
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
里民之釁咎血成通於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
臣愚竊以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
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
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
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用賢辯士之言故
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　反矣吾
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

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矣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與
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
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又曰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
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刬令支而反
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
王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
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好直言臣以直言對昔者
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
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
文也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啟甚

高其聽甚下今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
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又曰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
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
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
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至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
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
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
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
君爵祿不足以賞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
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
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乎令

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於荊臺
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
還車卒不游於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
尹子西諫之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又曰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之姬淫之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
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
舟之姬淫之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
穀免於襁褓託諸侯矣願請變更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
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
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
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
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

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申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菌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船以送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又曰齊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

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又曰齊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公見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民無直辭上有隱惡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

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禁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咲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刖跪倍資時朝無事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門曰君至晏子被朝衣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事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門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

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又曰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户之衆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之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也臣乘願大王聽臣乘之言夫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絶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絶而重鎮之係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以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

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臨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生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乃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者也

又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

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亡身亡身者仁人所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風諫孔子曰吾其從風諫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爲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人事部九十七

諫諍六

周書曰微子開者紂之兄也紂不道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决乃問太師箕子少師比干曰紂湎於酒婦人之言是用若涉水無津涯箕子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治不如去之紂乃爲象牀箕子曰彼爲王牀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爲人臣者諫不聽是彰君之惡乃被髮佯狂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諫紂怒剖視其心微子曰父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又曰許綰說魏襄王欲爲中天之臺誠曰敢諫者死綰乃負

操插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天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高七千五百里其基址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大王必欲爲之先起兵以伐諸侯及四夷盡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無以應之乃罷

又曰段規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勿與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來請地而勿與則必加兵於我矣若與之彼又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向之以兵然則與可以免於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因使使者封萬家之縣一與智伯智伯大悅復請地於趙不與果陰約韓魏而伐圍晉陽三年後韓魏應之遂滅智伯

又曰田嬰齊宣王弟封靖郭君於薛嬰自威王以來任職

有功故封之靖郭君嬰將城薛客多諫者嬰謂謁者有諫
者勿通於是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若過三言
臣則請烹靖郭君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返走君不解
曰更言之客對曰君夫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
牽忽而失水則螻螘得志焉今齊亦君之水也若長有齊
奚以薛為君若一旦失齊雖隆薛之城到天猶無益也君
曰善遂不城薛
又曰不幸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
戰國策曰齊王有幸臣九人九人欲傷安平君田單田單
之與王君臣無禮陰結諸侯之雄俊其志欲有為也貂勃
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貂勃避席稽首曰
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人臣之功豈有厚於安平君乎王
乃熱九子益封安平君

秉楠㧞

又曰先生王歜造門而欲見於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王歜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歜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
報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聞先生直言正諫
不諱王歜曰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
作色不說有間王歜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天子受籍
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王
歜曰先君好馬好狗好酒好色王亦好之先君好士王不
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歜謂王曰世無騏驥
騄耳王駟已備世無東郭韓盧氏之犬王走犬已備無毛
嬙西施之妓王宮已充王亦弗好士也何患無士
附託辛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王謂趙惠王曰今
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咮鷸曰今
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腊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今趙且
伐燕燕趙久相交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惠王
曰善乃止之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征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復
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右師觸龍言願見太
后盛氣而須之入而徐趨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太后敬諾問
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對曰
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左右臣竊以為媼之愛
燕后賢於長安君過矣媼之送燕后時祭祀則祝之曰必
不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而不反令令有功於

長壽

國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與媼為長安君短
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惟君所使之於是為
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補遺禮傳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弥子瑕不肖
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　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死則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弥子
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
北堂於是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靈
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弥子瑕而退之
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史鰌以尸
諫可謂忠不衰矣
孝經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眷眷所以若臣為君諫
若言有過而放矣所諫事遂以行者遂去不留九侍放者

卑君用耳事以行夾谷將至無爲留之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亦不欲去道不合故去耳以其宗廟𦿉之環則還之玦則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雒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行成坤國語曰吳伐越越王令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寇令之君辭御）勾踐請一介嫡女執箕箒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御近臣也妾也）春秋貢獻不解王府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無成功也今大王既封植越國而又刈之（刈殺也）是無勞也吳王曰吾將許越誰成申胥諫曰（申胥伍子胥也）不可許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掌之上以得其志故婉約其辭以從王志爲虺弗摧爲虵將若何（虺短虵長）吳王不聽乃許盟

立後士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武公伯禽之玄孫敖也括長子戲少子也）王命立戲樊仲山父諫（樊仲山父王卿士仲山父也）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故出命不可不慎也命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天子其圖之

又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無故而料民天之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諷諫木國語曰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煞之叔向聞之曰君必煞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必速煞之無令遠聞君顏忸怩乃走赦之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趍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斬之顏燭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又曰吳王欲伐荊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螳蜋在其後螳蜋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欲彈雀不知露沾衣如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又曰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晉人咎犯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畫而後城門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治國

又曰枚乘上書諫吳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分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循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乘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曰子欲諫耶息曰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有空虛鄰國謀議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止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侯生曰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桀紂臣恐陛下之千亡曾不一存始皇嘿然久之曰汝何不蚤言侯生曰陛下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陵三王弃毒樸就末伎陛下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為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楚莊王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不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諫曰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發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哉王曰善不穀之屈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

得地可以為富也士其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長庲（音來舍也）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草零落風雨之拂殺之靡弊之歌終顧而流涕張掖而儛公止之曰今日夫子有賜識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

又曰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暴病死景公怒令人持刀欲殺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古者堯舜支解人從何體始公懼然曰從寡人始遂止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殺之公曰可晏子數之曰尔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又曰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公斬板而去之

又曰景公有愛槐令吏謹守之令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過而犯之者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嬰聞窮人財力以從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謂之逆形殺不稱謂之賊三者守國之大殃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民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人也公曰善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伯自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曰何其遽國家得無故乎晏子對曰國人皆以君安於

野不安於國好獸而惡民公曰寡人之有子猶心之有四支也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令四支無心也十有八日矣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田歸

又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神明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具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嬰欵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古者不慢行而祭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辟弃賢而用巫帝王之在身也而求帝王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公曰善自今以來未有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曰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日晏不罷晏子進曰日晏矣君脫服就晏公曰諾寡人受令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也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秦王符堅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服御物極珍飾之奇尚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陛下遵采椽之不斵鄙璚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聞過乎

趙曄吳越春秋曰吳王既戮子胥問太宰曰子胥數以越諫遂以發身從死以來若有所士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三月癸未可也及夫差出國祠子胥江水之濱乃言曰寡人昔日不聽相國之言至令相國遠投江海白上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唯明公思虞舜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人事部九十八

諫諍七

白虎通曰諫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又曰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者復前以禮進
退
又曰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故不得諫謀及之得因盡其忠耳
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妻一體榮辱
共之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胡為此妻諫夫之詩
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無相離之性猶火去
木而滅
劉向新序曰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儀子諫哀公毀室而止
又曰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壽陵君同軒淫行侈靡而亡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
惽與妄為楚國祆與對曰臣非敢為楚祆誠見之也不出
十月十月王果亡失江漢鄢郢之地
諷諫木新序曰楚襄王亡失江漢鄢郢之地乃使召莊辛
辛曰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不為遲見兎而呼狗不為
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國雖小絕長繼短以
千里數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
之間求蚊蝱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不知五
尺童子以竹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虫蟻新音蟻食猶其
小者黃雀俛啄百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翅自以為無
患與民無爭不知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晝遊乎茂樹
而夕和乎酸鹹黃雀猶其小者鴻鵠嬉游乎江河脩其六
翮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不知弋者操其弓矢
脩其防翳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
蔡侯之事又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嬉遊乎
高蔡之囿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命宣王紲以朱絲
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今君王之事又是也君王左州侯
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康樂遊娛馳騁不知穰侯
方與秦王謀殺之乎黽塞之外襄王大懼形體悼慄曰謹
受令乃封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戰國策文亦同
又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
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
不推車會爾人臣而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侮
其主者死又曰身死妻子為戮君既已聞為人臣侮其主
之罪君亦聞為人君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
臣者如何對曰為人君侮其臣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

勇者不為鬭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
事不通勇者不鬭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曰
善乃罷羣臣推車為上大夫酒舉羣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又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
不售弃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
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
者下多曠夫餘衍之蓄聚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漁者知之其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
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賙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
以妻鰥夫楚民大悅隣國歸之故漁者獻魚而楚國賴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
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
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長子臣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

怒而逐翟黃黃趨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仁君也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各納木新序曰魏文侯曰吾一見箕季而得四焉其牆壞而不築吾問何不築對曰不時是教我不奪農功其牆枉而不端吾問何不端對曰然是教我無侵封壃也從者食其粃箕季禁之豈愛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食我糟飧之食瓜瓠之羹豈不具五味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饑色者加五倍之賜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行此而士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選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莊子曰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因將救之簡子還車轂田曰今吾田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羣駭梁公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又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之讀者古人之糟粕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欲會伐衛公子鉏仰而笑曰公問何笑曰笑臣隣之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見君火韓子曰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故將見人主而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煬君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臺甲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千人遂抗三監吏殺之夫子適見陳侯與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為城未見不戮一人而能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坑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子來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既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眾能立矣大大之功唯君耳

又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

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
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
又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仇由
君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
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之不可內不聽遂內之曼支因以
斷轂而馳至齊十月而仇由亡
又曰秦繆公以女樂二八與良宰遺戎王戎王喜迷惑大
亂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
諫木乳義子曰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厥諫我
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愧尹
鐸對曰厥愛君之愧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
而不愛君之愧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直
又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仇

讎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
踰五湖九江越七地以有吳哉今將輸之粟是長仇讎財
匱民怨悔無及也
殺諫庚符子曰龍逢進諫桀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
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
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子且就炮烙之
刑龍逢布武而趨赴火而死
桓氏要論曰易曰王臣蹇蹇傳曰諤諤者昌變人之情拂
人之欲咈人之耳　逆人之意不亦不爲諫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
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
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中爲光祿勳車駕西征

隗囂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
恨不用光祿之言也
又曰郭憲字子橫學貫祕奧師事東海王仲子王莽爲大
司馬權貴傾朝莽召仲子欲令爲兒講仲子聞即裝當欲
往憲曰今君位爲博士如何輕身屈道禮有來學無往教
之義不宜輕道也於是仲子晏乃往莽聞君來何遲仲子
具以憲言荅之莽陰奇焉
又曰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不可內也既入巴復
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
疾備攻成都令軍中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甚善
又曰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時郭憲以爲
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眩瞀不復言帝令

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
又曰薛勤字子恭定襄侯班始尚公主主驕始傲慢無婦
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其家勤作議執志不顧遂奏上施
行其立朝盡忠類皆如此
又楚國先賢傳曰楊顒字子昭襄陽人爲蜀丞相主簿諸
葛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不可相侵請爲
明公作家以喻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
晨狗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
容　高拱飲食而已矣忽一旦捐弃欲以身親其役爲此
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智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家之
法耳是以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
大夫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鍾離意別傳曰明帝作北宮意諫曰昔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讒夫昌耶
苞苴行耶夫宮室廣大所以驚耳極觀非所以崇德致平
宣化海內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大怒
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欲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
時在旁曰是人罪一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
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即
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
邵氏家傳曰邵信字孝信爲執法都尉吳王嘗因迎春便
道遊獵信從行露板諫曰今元正御節是萬物萌育之始
豈可士溫養之德而爲逆害之道乎吳王省板即爲廻駕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以鄭衆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
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君明臣直朝廷與

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
諫木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
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亦
爲公平正直者聖賢之所先矣
宮殿甲漢書楊雄甘泉賦曰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
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觀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
欲諫則非時欲嘿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
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儻鬼神可也
何晏表諫魏齊王曰臣晏言臣聞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
愼其所習季末闇主不知損益亂生近昵譬之社鼠
崔駰與竇憲牋曰主簿崔駰言今且漢陽太守稜吏卒數
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
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登則公不舉焉禮

公侯非麋兕不射豈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
晉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爲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
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
資也
崔駰與竇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是以竭
其惓惓敢進愚言
闞澤理愍懷太子表曰臣備近職雖未能自絜天日請因
閽寺悾悾之職
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諫其室人大歸事曰朗白近聞室人
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
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叙心
祖台之與王荆州書君頃復飲不古人以酒爲戒誠通人
識士往往累於此物君受重任憂深責大至於酒事一條

而未先急僕請以諫願君屏爵弄危樊罍毀榼殛儀狄
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拘敬陽於崇山四
罪既除道自康矣
楚辭曰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正也陳法度以正君
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人事部九十九

鑒戒上

易曰防患曰戒
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又曰見羣龍無首吉
又曰履霜堅冰至
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又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又曰當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又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弗期驕祿弗期侈
又曰先王克謹天戒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又曰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
左傳曰晉入楚軍三日穀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於常有德之謂也君其戒之
又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又曰臧孫去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晉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又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
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又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又曰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又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
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

闕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
家語曰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
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
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
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絶將成網羅毫末
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
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
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又孔子觀
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蓋
謂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
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
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
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
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
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
益之自損而終益故也
家語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悲孔子驅之前有異
人者少進見之吾丘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
問曰夫子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吾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孔
子曰願聞三失吾丘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通天下還後吾

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
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
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
子記之此足以爲戒矣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
交情莊足以成禮而已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
爲參也而不知禮者乎
又曰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
延陵季子適晉過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
于幕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
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
義可謂善改矣
國語曰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
之曰夫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
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漢書張安世曾孫勃嗣每登閣殿常曰桑霍爲我誡豈不
厚哉
又曰儁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
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繡衣
持斧捕盜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躧履迎之
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　瀕聞暴公子舊矣迺今承
顔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軟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
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納其誡深接以禮
又曰楊惲失爵位居處治產業起室宅其友人安定孫
會宗與書誡之曰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

富通賓客有譽稱也惲內懷不服驕奢不悔坐要斬
望前列曰元帝時京房以言災異數召見又為吏考課事
奏之因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主
不明而任巧佞房曰知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而任之
耶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何以知其不賢也曰以其時亂而
君危知之房曰今治乎亂乎上曰亂房曰然則有所任乎
上曰幸其未至於彼世房曰臣恐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
古也元帝嘿然矣
又曰韓延壽善為政坐法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拒逆為飲酒石餘使掾
吏分謝吏民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臨死屬
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
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
同列竟以中傷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若
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鑒戒能盡忠於國事君無
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後列曰班超為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
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今君情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宜陽為簡易寬
小過總大罪而已
又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侍郎梁松竇
固曰凡人貴富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自持

五

勉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灾固亦幾不免
後列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遺書戒
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
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又曰徐稺嘗為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稺乃負
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卒而不告姓名時會
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千人聞之疑其稺也乃選能言
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
去謂曰為我謝郭林宗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也
魏志曰傅嘏與鍾會從平毋丘儉後會有自矜色嘏戒之
曰子志大量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又曰吏部尚書何晏請管輅問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
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
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
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今有蠅而集
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慎
又曰曹爽飲食衣服擬於乘輿擅取武庫禁兵曹羲深以
為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
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子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
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
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用不當尔夫為人君謂能駕御英
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時

六

率三千兵在南津迎權權既就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戒權自刑拭其淚曰大勲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女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荊芀爲箕箒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來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將適人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以匪器之義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晉書曰趙王倫纂位嵇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疏諫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隋書曰賀若弼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

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

唐書曰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不自知公直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誡言之者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撫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無情實怯懦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過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眞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以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

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唐書曰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人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向汝即宜師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人事部一百

鑒戒下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商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亦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於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也

又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辟患也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列子曰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

莊子曰夫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從卒而後敢出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過也

文子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先竭直木必伐

荀子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以知之曰無吾子無所聞之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見榱棟俛察机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則哀至焉昧爽而櫛冠未明而聽朝一物失所亂之端也君以此思則憂至焉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庭者君以此思則勞至焉君出魯之四門以望四郊亡國之墟則必有類焉君以此思則懼至焉且丘聞之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此思則危至焉

又曰慶封爲亂於齊而將之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安不變是心雖越其可以安乎

又曰桓公往問管仲曰仲父有病即有不幸政將遷誰豎刁何如曰不可人情莫不愛其身豎刁自宮而爲君治內身之不愛何能愛君公曰衛公子開封何如管仲曰齊衛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封事君十年不歸不見父母非人心也父母之不親安能親君公曰易牙何如曰夫易牙爲

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而易牙蒸首子而進之其子不愛焉能愛君公曰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堅中足以爲表廉外可與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王之佐也君其用之管仲死桓公不用隰朋而用豎刁三年桓公南遊堂邑豎刁易牙衛公子開封及大臣爲亂桓公餓而死

荀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至

淮南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韓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

生死之分則壽矣

韓子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與魏孰強對曰魏強秦昭王曰其無奈寡人何左右皆然中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宣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氏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不過智氏韓魏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又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

又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儉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

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誡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又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妬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說苑曰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趨田子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尊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而習之

又曰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父衣麁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謹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說苑曰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

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
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穆侯曰
善謹受明教
說苑曰高上尊貴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
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
知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
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
四海自守以廉此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說苑曰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
觴以飲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弃酒於禮
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
臣計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

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曰過故
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
鄉耶常樅曰嘻是已常樅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
過喬木而趨非謂其敬老耶常樅曰嘻是以張其口而示老
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
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
其剛耶常樅曰嘻是以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說苑曰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
臣剛則交友絕夫剛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
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士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
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因不剛也
又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人
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
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害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復得聞乎師
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
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蹷
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者富貴之所致者
也
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忠我以
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
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勸吾
服之吾與處不見思之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
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蘇為上卿而逐
申伯出於國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不為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讀傳必
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視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
吾終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鄭玄別傳曰玄病困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
容去廝役之吏遊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役候覲通
人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
記今我告尔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國君
之命問親族之憂展孝墳墓觀省野物曷常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
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曹植別傳曰植傳學有高才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賦十萬言性簡易不事華麗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文士傳曰陸景誡盈曰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羅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能保貴持寵祚鍾昆季其餘禍敗可爲痛心
東方朔集曰朔將仙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劉向集誡子書曰告歆誨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敬事慎事則必有善功而遺福也
蔡邕女誡曰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脩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脩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脩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蔡邕廣連珠曰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嗥家人小袄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灾變横起則人主恒恐懼而脩政
魏文帝誡子曰父母於子雖肝傷腐爛爲其掩蔽不欲使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父人自知之用此仕宦不亦難乎
王脩誡子書曰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郡縣越山河離兄弟去目下者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聞一得三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諸葛亮誡外生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滔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崔瑗坐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人事部一百

游說上

釋名曰說者述也宣述人意也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齊人懼

又曰晉郤缺言趙宣子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趙宣子悅歸衛主威之田

又曰吳人執衛侯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閒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又曰晉楚會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國會楚告於晉曰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又曰楚五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聲子曰吾必復子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聲子曰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下音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傳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吏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享蔡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明王也王曰何如曰臣聞之明王也務聞過不欲聞善臣請謁王之過

又□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楚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王后無子子楚賢才也棄在趙王后誠請而立之是有子也陽泉君入說王后王后爲請而歸之爲太子也

又曰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夫造禍而求福計莫如事秦今王西面事秦以攻楚　秦王必喜

又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戰國策曰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案戈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愈饑充腹而與死同患

齊乃歸燕城

戰國策曰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曰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君何不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此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又曰楚兔淳齒於柱國遊騰爲楚王曰秦有上蔡午者重兵之戰請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勝火亦必矣秦王不聽其戰不勝今午又請秦王必與楚戰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兔其柱國此所謂內自滅也楚懼復置淳齒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患唯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也

又曰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由余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由余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由余對曰未急也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請發兵救韓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請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今小貴矣又移師攻齊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假昭陽車而歸之

又曰范睢謂秦王曰大王國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計

又曰秦王謂趙使諒毅曰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夫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與焉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敝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君之心乎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拑鷸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相捨漁者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既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亦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返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己

綏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五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綏也魏王趨見衛安曰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求之子之則無地以給不子則弃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鷄口不爲牛後今西南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又曰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也游勝爲周君謂楚王曰秦者虎狠之

國也有獨呑之意周君懼焉楚王乃說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此王業也

又曰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質於齊王欲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晏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病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王從之太子得還

又曰范睢謂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蠹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

又曰張儀爲秦連横說韓王曰諸侯不料兵之弱而聽從人之甘言不顧社稷長利而聽諛人之說詿誤人言無過此矣

戰國策曰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殤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強齊之壻王利其十城而深與秦爲仇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秦是王弃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齊楚約而欲攻魏魏有唐雎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赴魏魏復存唐雎之說也

又曰楚絶齊齊舉兵攻楚陳軫謂楚王曰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謀於秦矣

又曰文信侯欲攻趙而廣河間使張唐相燕張唐辭之少庶子甘羅曰臣請行之甘羅見張卿即曰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卿曰請孺子而

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

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人皆種麥君若欲東周之乏不若一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人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金矣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曰臣聞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崇其德三資者備而至道興矣王曰善起兵伐蜀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誅周王之罪

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
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又曰蘇秦發書陳篋爲揣摩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金玉
錦繡取相之尊者乎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
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臣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
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不爭焉顧爭於戎狄
又曰秦將急攻韓韓王安使公子韓非西入秦上書說秦
王曰脣亡齒寒故曰兵者凶器陛下試聽臣之計則從者
困而趙孤天下可蠶食也
又曰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是放韓盧而逐
蹇兔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
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錯曰不
然蜀戎翟之長也以秦攻之譬如使豺逐群羊王曰善起
伐蜀
又曰蔡澤對應侯曰君之祿位貴盛而身不退竊爲君危
之物盛則衰天下之常數也
又曰張登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之羞與中
山之爲王甚矣今召山中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
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之諸果與
中山之王而親之中山東絶齊而從趙魏
又曰蘇秦爲燕說齊王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
左右賣國反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
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功而王親拜
之於廟朝而禮之於廷今臣爲主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者而王不官臣人必有不信傷臣於王者臣
之不信王之福也
史記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上謁沛公按甲曰延客
入酈生入揖謂沛公曰今足下甚若暴衣露冠將兵助楚
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齊移兵欲伐魯子貢見吳王說曰齊
與吳爭強切爲王危之王曰善雖然子待我伐越而聽子
子貢曰王必惡越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
子貢之越越王許諾也
又曰田常欲伐魯子貢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不
如伐吳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故子貢一出
存魯亂齊
戰國策曰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
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鼓琴夫大絃濁以春者君也小絃
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令人愉者政令也鈞以鳴大
小相蓋因推而不害者四時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正也
又曰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
同說平原君曰誠能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
苦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
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城皋酈生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上曰善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君江東楚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代
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也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閔公之將死故弔然賀得通而生

又曰韓非說難曰計利害以難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說之成也

戰國策曰蘇秦說六國從合秦爲從長并相六國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又曰張儀說燕昭王曰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燕王曰今大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王耳

戰國策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獸獸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獸而與羣羊臣竊聞以爲大王之計過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曰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又曰漢王使隨何說淮南王隨何曰項王伐齊大王宜悉淮南之衆爲楚軍前鋒今乃提空名以向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淮南王陰許畔楚與漢

又曰李斯詣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秦王秦王乃拜爲長史聽其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

游說中

史記曰蘇秦說趙王王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游諸侯

又曰蘇秦說齊王曰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又曰蒯通對高祖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又班彪王命論曰游說之士比天下於逐鹿也

又曰漢王使隋何說淮王隋何曰臣請與大王持劒而歸漢王

又曰蒯通爲奇策感通韓信伴以相人說信

又曰子貢之晉謂晉君曰臣聞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

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吳戰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也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兵欲伐魯子貢說田常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求以成大事難矣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又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人爲天而人以食爲天夫倉敖天下輸久矣

文淵閣

又曰子貢一出說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距楚酈生因曰臣願足下急復進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則天下知所歸矣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又曰韓信既殺龍且項恐使武涉說信曰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也
又曰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案漢書曰食其憑軾下齊
又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今秦與楚接境壤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長爲昆弟之國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從其計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如老嫗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今怠而弗急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資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粮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方舡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觀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漢書曰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厮養卒乃走燕壁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嘆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右提左挈而責義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迺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又曰陸賈說尉他他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注曰珠玉之寶裝裹也
又曰魏豹叛漢王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欲說令背漢曰臣願披心腹隳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豫不忍背漢遂謝通通乃陽狂為巫

又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蕭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今為君計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又曰項羽擊陳留外黄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刼外黄恐故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黄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

又曰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召見賜食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武王伐紂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陽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陛下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矣夫與人鬬不搤其肮張晏曰肮喉嚨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西都關中

又曰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信誅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邵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君非以寵君也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喜悅

又曰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蒯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

刼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山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夜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求婦何取曰不取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又曰袁盎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迺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曰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採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今君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之坐爲上客

范曄後漢書曰更始尚書令謝躬留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擊王郎賊世祖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之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之智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開門內漢

又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識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渤海太守

又曰袁紹以書要公孫瓚以襲冀州牧韓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之家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征伐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並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性怯因然其計

又曰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匡正社稷衉民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又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劉表許之而不至亦不助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起乘弊可也如其不然因將軍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如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復中立矣

又曰曹操軍至新野蒯越韓嵩傅巽等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大勢以人臣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禦中國必危以劉備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保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乃請降

又曰閻忠說皇甫嵩曰將軍指揮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

興雷電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四方響應天下
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
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
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
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
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
又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守洛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
世祖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
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
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洛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
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
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
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
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
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
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
見其不疑即曰且蠡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
馬語鮪輕騎詣彭降彭爲殺羊具食鮪身爲降虜未見吳
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
河津亭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洛陽
又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爲蕭王罷兵耿弇請
曰今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
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之賊銅馬
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萬衆皆東至海所嚮無前聖公

不能辦也敗必不久帝起坐曰卿失言我擊卿弇曰大王
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
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
欣喜望風從化而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諭明
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
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
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爲人道之弇
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
又曰馮異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
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
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飢渴易爲充飽宜急
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
又曰隗囂既立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
欲承天順民輔漢而今起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
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
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
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陛下以致其肅敬雖未
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
又曰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
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
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
意於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民相食
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
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
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
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出

兵而略地興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
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
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
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荆邯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公孫述曰兵者帝王之
大器古今所有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
前人之迹立錐之地於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
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踰於却就於滅
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尚可招誘急
以此時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
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已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
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上欣其

至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
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自聽
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
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明公雖蕃輔之功猶
恐無所於今之計莫如覽延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
救萬民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右
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又曰光武以寇恂爲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恂同門生董
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
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
不視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

游說下

魏志曰袁紹領冀州牧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屬廢立之
際忠義奮發雖黄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
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迴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
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敵之紹喜
王沉魏書曰桓階字伯緒天下亂太祖興義兵袁紹强盛
劉表舉州應之階說其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
有不敗者也曹公雖弱扶義而起奉王命以討有罪羨曰
善矣
魚豢魏略曰蘇秦四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蜀志曰曹公追先主與諸葛亮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

求救於孫將軍亮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
令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大悅即并力
拒曹公敗于赤壁
又曰曹公追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
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
將軍起兵江東劉表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
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
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
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
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温嶠推陶侃爲盟主侃欲西歸嶠說侃

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
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休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
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
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
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
又曰建興初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逃民怨
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
下既破殘酷遺黎思奮人有奮擊之心但恐無所憑倚大
王誠能命將帥使若逖等執殳前驅上爲國家雪恥下爲
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起沉溺之民欣於來蘇
也掃灑中原請復寰宇此千載之一時願大王圖之中宗
於是始欲疆理神州
又曰劉牢之屯洌州桓玄至于湖熟遣牢之族舅何睦說曰

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
改圖唯理是宅則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哉牢之得
說詣玄請降也
范亨燕書曰晉室大亂高祖方經略江東高翔說高祖曰
自王公政錯士人失望繼負歸公者動有萬數今王氏敗
沒而福宿見尾箕其兆可見也今晉室雖衰人心未變宜
遣貢使江東亦有所尊然後仗義聲以掃不庭可以有辭
於天下高祖深納焉
宋書曰二凶構逆王僧達迴惑不知所從有客說之曰爲
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也
唐書曰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李景略時說懷光請
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

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家
又曰柏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畧學縱橫家流會王
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
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受左拾遺既
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由是知
名
韋昭吳書曰將軍曹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之翻
至城門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將軍獨守縈帶之城而不
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笑孝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
降之
太公六韜曰文王齋戒三日乘田車田馬田于渭之陽呂
尚以竿以漁曰令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緡微餌明
小魚食之緡調餌多大魚食之夫魚食於餌乃牽於緡人
食其祿而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

也
春秋後傳曰梁以張儀爲齊相楚怒約而攻梁雍沮曰請
令解攻雍沮謂齊楚之王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
王若相儀於梁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
折而儀固得梁矣若不勝梁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
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
相約也齊楚王曰善乃遽解兵
又曰魏加聞春申君欲將臨武君有之乎曰有矣加曰
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曰更嬴與
魏王處廩下更嬴謂魏王曰臣能爲王虛發而下鳥有間
鴈來更嬴虛發而鳥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
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者故創痛也

嗚悲者久失羣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距秦之將也

又曰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難得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機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

又曰劉備救徐州刺史陶謙會謙病死伏波將軍陳登說備曰今欲爲使君合衆十萬上可以匡主濟人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名竹帛若使君不聽登亦未聽使君得發備遂領徐州

孔演漢魏春秋曰興平元年曹公復征陶謙陳宮說張邈曰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

魏氏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詭說之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爲之今復定蜀威德大震其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亡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我不能行且爲全身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欣甚

周載曰薄疑者衛之居士也疑進說衛嗣君以王道嗣君悅延之以相辭曰疑之母以疑爲賢然與疑議家事既定則又決之所卒蔡嫗故事多不就毋子之間猶不免乎蔡嫗之議今人主皆有蔡嫗而於臣非骨肉之親安得不敢君曰寡人聞命遂相之委以從事

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遊說動也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頌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言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此多之

王充論衡曰傳稱蘇秦張儀縱横之術於鬼谷先生掘地爲坎曰能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蘇秦說鬼谷先生泣沾衿張儀下說鬼谷先生泣亦沾衿

劉向說苑曰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日夜相擊於前太子悝患之乃使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請持劍服劍服成乃見王曰臣有三劍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包以四夷裹以四時一用天下服此天子之劍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劍士皆伏斃之也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辨

韓子說難篇曰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又說難篇曰凡事以密成亦以洩禍未必其身洩也而語

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矣
又說難篇曰龍喉下有逆鱗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
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死矣
又說難篇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智
辯焉
又說難篇曰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也
又說難篇曰凡說得親近不疑而得盡其辭也
鬼谷子曰抵巇篇云巇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
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作說事
又曰量權篇云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
者言依於要此其說也
又曰午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

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歸之不疑
注云伊尹呂尚各以至知說聖王因澤釣行其術策
又曰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說莫難於悉行事莫難於必
成注曰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又曰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避其所短
注曰人辭說條通理達即叙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
壅滯即避其短稱宣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
志務者也
又曰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司言也若聲與響注
曰和答問也因問而言申叙其解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
察言辭往來若影隨形響之應聲
又曰量權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虫之動必先
螫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虫以甲自

覆螫而言說者不知其長
又曰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王公避所短從
所長
又曰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中下曰參以立焉變生事
事生謀謀生計計生儀儀生說說生進注曰三儀有上有
下有中會同異曰儀決是非曰說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將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
光者王子光見之而惡其兒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
子光曰其兒吾所甚惡也客以告子胥子胥曰此易改也
願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子光許之胥說之
半王子光舉帷摶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子胥
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十年子光為王
任子胥子胥為法制下賢良選陣士習戰鬬六年然後大

勝楚于栢舉九戰九勝逐北千里昭王出奔
又曰犀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橋為司空有一縣後
二日段橋執其吏而因之因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
先生能活臣父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橋自扶而上城封
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壹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
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曾有也封人子
高出段橋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者而出之說之行若
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又曰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西觀秦王之意
弘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弘曰百里昭王曰寡人之國地
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薛百里之地而欲難寡人乎
公孫弘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謝之
又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

因其往而與往所因便也
尸子曰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孔蘩白齊攻趙國廪丘趙使孔青擊之克齊軍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愼聘齊曰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歸而葬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三萬費欲無困貧弗可得也王曰善
又曰五國約而誅秦未入秦境而留兵於成皋子愼謂市丘君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君曰先生幸而教之子愼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伐秦事既不集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愼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且反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爲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楊雄解嘲曰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衆漢書曰婁敬說高祖西都
又曰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一從一横論者莫當
班固荅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颺電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三
人事部一百四
辯上
說文曰辯治也音皮莧切
尚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爾雅曰諸諸便便辯也
論語曰便便言惟謹爾鄭玄曰便便辯貌
又曰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又曰禦人以口給
家語曰子夏問子貢何人子曰辯人丘弗及也
又曰宰予魯人也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又曰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莽瀁之野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唯賜能之矣夫子曰辯哉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辯田常欲爲亂於齊移兵欲伐魯孔子謂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出孔子許之遂行子貢壹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又曰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者爲楚項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爲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號爲平國
又曰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爲魏使齊齊襄王聞雎辯有口賜金印及牛酒
又曰上問上林諸尉禽獸十餘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

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觀其口對響應無窮
乃拜嗇夫爲上林令
又曰秦蔡澤遊學干諸侯大小甚衆而不遇因從唐舉相
曰聞子相李兌百日之内持國柄有之乎曰有之澤曰今
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揭鼻戾肩魋顔蹙齃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被唐舉之戲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從今已往四十
三歲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食肉富貴四十三年
亦足矣乃來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范雎曰燕客蔡
澤天下俊雄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應侯使人
召澤澤入揖應侯應侯固不快矣及見又倨應侯因讓之
曰子嘗宣言欲代吾相秦豈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
其説澤曰吁君何見之晩耶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

者來君禄位貴盛私家之富皆已極矣不退將危臣之代
君不亦宜乎應侯善之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
於王曰客有新從山東來蔡澤其人辯士臣見人衆莫能及
之臣不如也王召見與語大悦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
請歸相印昭王許之以澤爲相終如其志
又曰蘇秦初與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藝經
營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爲之土窟窟深二
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説窟中使我泣出者則能分人主之
地父蘇秦下説窟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衿次張儀下説窟
中亦泣先生曰蘇秦詞説與張儀一體也
又曰楚陳軫詞辯之士也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皆
重之儀惡軫於王曰陳軫重幣輕信秦使之楚將爲交也
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王以儀言召軫問之軫曰然王

聞楚有兩妻者乎王曰不聞軫曰楚有兩妻者人挑其長
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復挑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
客謂挑者曰謂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挑者曰娶長者客曰
長者詈汝少者復挑汝何故娶長者對曰居人之所則欲
其挑我爲妻則欲其詈人今楚王明主昭陽賢相使軫爲
臣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將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
臣必之楚足以明臣爲楚與不也軫出張儀入問王曰軫
果欲之楚不王曰然軫天下之辯士寡人遂無柰何也惠
王終相張儀軫遂奔楚楚用爲上卿後軫爲楚使之秦惠
王見之謂曰子去寡人之楚寡人甚思子子思寡人乎軫
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有頃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凡人之思固在其病也思
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聽之猶尚越聲今臣弃逐

之楚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酈食其有詞辯年六十身長八尺驕鬚皓然請見
高祖謁者曰上好嫚罵人不喜儒生有客冠而來者輙解
其冠而溺其中食其作色叱之曰我高陽酒徒何儒生之
有謁者股慄而見之高祖乃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
長揖不拜曰欲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高祖
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汝奚爲
助秦耶食其曰必欲聚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高祖慄然而起拔足攝衣延食其坐而謝之食其因
言六國縱横王霸之道高祖大悦問其計食其曰足下起
烏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二旅而欲敺行入秦所謂探
虎口而餓狼也夫陳留者當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
城堅粟多可以必留臣知其令請使命下之如不聽可舉

兵攻之臣為內應不崇朝而拔之矣於是高祖乃遣食其說陳留令高祖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善梁丘氏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家論易充宗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婁護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又曰晁錯潁川人也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又曰田蚡貴幸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又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戲弄無所屈上以朔口諧給嘗問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臣朔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卞莊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大官劉攽府故令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孟子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大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體其見吝故令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輔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也孔父為詹事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乃大笑也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及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飈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今時兩主懸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肝膽効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

孰不聽足下願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挾不賞之功載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將安歸乎故猛虎猶預不如蜂蠆之致螫孟賁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佯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得天下洶洶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何可盡誅耶上迺赦之

又曰淮南王黥布反朱建諫之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

不苟合義不取容

又曰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金錢權貴而求事也）事貴人趙談竇長君等善季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請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遂使書人先發書布大怒曹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閒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之距僕深也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日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子琰瓊之孫早而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時琬年七歲在旁云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

又曰孔融字文舉孔子　廿孫也李膺為河南尹持才倨傲誡守門者非吾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二入洛欲以觀其人乃謂守門者曰吾與李君通家子孫耳守門者告膺膺呼召問曰卿與吾有何所故融曰臣先君孔子與公老君同德比義則臣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為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主之禮但置於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曰如何融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言未有善也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

又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悉故事文札強辯每有奏議對應為儕類所歸

謝承後漢書曰郭宏為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邪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歎伏

又曰郭宏為郡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士地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為人大志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魏志曰黃初元年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發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顯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道人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代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

魏典略曰邯鄲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蘇大侯送以百金家丞問其故蘇大侯曰客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又曰韓宣字景然渤海人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步行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淄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鄣住於道邊植嫌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士諸侯之禮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植知其難窮乃釋去

去以為辯也

梁祚魏國統曰黃權來降文帝從容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君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敢慕也帝善之

吳志曰孫權問諸葛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先有酒色不肯復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又曰孫權遣都尉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薛綜字仲文沛郡人其先田文封薛因以氏焉避地交州士燮召為交阯太守及還都蜀使張奉於權前嘲尚書闞澤澤不能答綜曰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狗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焉

韋昭吳書曰吳使郎中令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問化曰吳魏峙立誰將平壹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於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大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奇其辭

又曰沈珩字仲山孫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之曰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又問太子當來乎然乎珩曰臣在東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

張勃吳錄曰吳興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衆人皆默因號曰論衆咸言其筆之妙力之妙舌之妙皆絕於人也

蜀志曰先是應闓送張裔於孫權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知也許之遣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必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徒倖得全首領五十以前父母之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賜

又曰伊籍字機伯陽人隨先主入益州東使於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又曰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溫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溫服宓之文辯凡如此類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三

人事部一百五

辯下　訥

辯下

晉書曰王衍妙善玄理唯談莊老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又曰謝安常賞袁宏機對辯速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又曰華譚或問曰諺云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又曰呂玠問袁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

又曰祖納謂梅陶及鍾雅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鈍椎椎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椎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陶雅無以對

又曰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繼此多少帝既不怡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正容儀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意悅群臣歎服

又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蜀朝舊臣數使於吳應機當義吳人稱其才辯蜀平以太子洗馬召張華問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事密曰齊得管仲而霸得豎刁而流亡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後任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又曰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宋紀曰孝武常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孝武因宴集問劍所在莊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也玄義無師法而神王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又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音辭雅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如流聽者忘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劉裕為太尉中書監裕既拜朝賢畢至僕射謝混後來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謂之曰何謂芳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化方使四海斂衿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板拔撥其衿領悉皆解散裕大悅

魏收魏書曰李諧字虔和博學才辯天平中以諧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主衍遣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邪

陳書曰簡文在東宮召戚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玄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隋書曰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

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
之勢高祖大悅
又曰蘇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煬帝甞從容謂宇文述
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
有多才多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
是日拜鴻臚少卿
又曰柳䛒爲東宮學士每召入卧内與之宴謔䛒尤俊辯
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
唐書曰薛收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
見問以經畧收辯對縱横皆合旨要授秦王府主簿
又曰文宗甞於誕節召白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
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注上疑宿構深
嗟挹之

列子云子夏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賜辯賢於丘賜也能辯
不能訥吾兼有之所以事吾也矣
莊子曰孔子舍於汶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
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博殽其睫流揭其舉
足也高其踐地也深蹇與而牛舍
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又曰古者王天下者智雖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
不自說也
魯連子曰齊之辯者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毁五帝罪
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
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
徐劫言之田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

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
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楚軍
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衆在聊城而不去國亡在旦
暮耳先王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
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
唐之兵却聊城之衆爲所貴談談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
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之勿復談也田巴曰謹
聞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非兎騕褭也豈特千里
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淮南子曰智絡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
抱朴子曰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辯人也
太公六韜曰辯言巧辭善毁譽者曰飛言之士
皇甫謐高士傳曰趙惠文王好劔士夾門而客三千人太

子悝患之募有能止王者與千金左右曰莊子必能太子
使人奉周見王曰臣有三劔唯所用焉天子之劔賓諸
侯正天下諸侯之劔如雷霆之威震四封之内無不賓服
庶人之劔上絶頸領下脫肺肝而此無異於鬬雞而爭一
旦之命也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業臣竊爲大
王薄之王不出宫三月劔客皆伏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人之利口巧辯
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筆端辯士舌端武士
鋒端
又曰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錫不持尺兵
斗粮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
語林曰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
仲思爲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

而已
王子年拾遺錄曰張儀蘇秦二人遞翦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歸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復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胷中韋袂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

世說曰郭象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劉向別錄曰鄒奭者頗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勝齊人美之頌曰談天鄒

說苑曰林既衣韋而朝齊景公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作色曰夫服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荆爲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遣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而范蠡大夫種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

文士傳曰劉禎字公幹年八歲能誦論及賦數萬言性辯捷文帝嘗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禎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見禎大怒命收之主者案禎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登臺尚方觀作者見禎故環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禎因得喻巳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玄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兹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即日還宮赦禎復署吏

又曰華譚字令思年十四舉秀才入洛會宣武場座有卞者嘲南人諸君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衆無答譚在下行謠曰當今六合齊軌異人並出吾聞大禹出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之所在豈常之有昔武王伐紂遷商頑民於洛邑得無吾子是其苗裔時咸改視辯者無以應也

王瑍之童子傳曰孔林魯國人年十歲詣臺會相劉公客有獻鴈者數曰天之於人生五穀以爲之食有魚鳥以爲之有衆賓咸曰誠如公旨林曰不然夫萬物所生各稟天氣並不必爲人人徒以智得之故蚊蚋食人蚓虫噉土非天爲蚊蚋生人爲蚓生土公曰童子辯焉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菓有楊梅孔指示兒此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王弼別傳曰弼年十餘歲好老莊通辯能言者

列女傳曰秦次陽妻者扶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禮畢次陽問曰爲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軿僮婢數十黼黻玄黄珠璣之飾耶夫人答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係於父母情愛無已欲其豐麗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擬鮑子子都之風不受婦家之送此乃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志遂還所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次陽又問曰弟先足舉猶以爲鄙高士不爲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答曰

家姊有宋伯姬之風梁高之行節操槩於青雲貞介㡬於白日家君無堯之聖舜孔子妻公冶之義世之此賢故且躊躇妾固陋不才遭人則可次陽嘿然悵恨外聽者曰使君努力何為新婦所困之有

傅玄七禮曰辯論鋒起探虎摩龍○徐幹中論曰戰國之際秦儀之徒智略兼人辯利軼軌倜儻挾義徹飾相時闚爵位則佩六紱謀貨財則輸海內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人主見弄於股掌之上而莫之知惡也

班固荅賓戲曰子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

劉邵趙都賦曰辯論之士則智凌狙丘材過東里分摛滯義割辯纖理論析堅白辯藏三耳

張衡西京賦曰其都遊說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

張華縱横篇曰蘇秦始為交同學鬼谷先生辯說剖毫釐變詐入無形巧言惑正理人主莫不傾聽

王褒子貢畫讚曰端木英辯才清吐口敷華發音揚聲

訥

說文曰訥言難也

易曰吉人之辭寡

禮記曰趙文子其言內內若不出諸其口

論語曰君子欲訥其言而敏於行

又曰剛毅木訥近仁矣

史記曰周勃為人木強少文然可屬大事

又曰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漢書曰曹參為相遵蕭何之約擇郡國長史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又曰李廣訥口少與人言居則畫地以為陣

東觀漢記曰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所薦舉

又曰楊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自建武時常居上公之位終始親愛諒猶質簡而強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

又曰劉昆字桓公陳留人建武五年舉孝廉除江陵令時縣連火昆輙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徵為光祿勳詔問前在江陵何德而致是耶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又曰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

續漢書曰何休任城樊人朴訥而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魏略曰嚴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常數與幹辯析長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臨時屈無以應

晉書曰郭林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張詮南燕書曰慕容納沉靜深遠外訥內敏

北史牛恒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勑至陛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

隋書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訥溢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

老子曰大辯若訥

曾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為言行年六十如恙吃耳

張隱文士傳曰左思字太冲貌惡不揚口訥不能給談默而心解

又曰成公綏口訥不能談論嘿而內朗人有劇問以筆墨答之

裴啟語林曰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為云艾艾終是幾艾荅曰譬如鳳兮鳳兮故作一鳳耳

玄晏春秋曰予朴訥不好戲弄口又不能戲談

崔琰述初賦序云琰性頑口訥年十八不能會問好擊劍尚武事

紀隲表孫晧曰臣稟氣淺薄體不及衆形容短陋訥口弱顏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五

人事部一百六

謳 歌 謠

謳

說文曰謳齊歌也

左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又曰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漢書曰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謌謳思東歸（師古曰謳齊歌也）多道亡還者（宋本王至南鄭在道謳之）

歌

釋名曰歌柯也所歌之聲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

說文曰歌詠也

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敗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

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石顯與中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

何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白□公爵也爲□子之也）復奏穿渠引
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延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白渠民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
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又曰馮立字聖通爲西河上郡與兄野王相代政行相似
吏人嘉之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
聖智惠吏人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又曰王氏五侯爭爲奢侈大起第宅百姓歌曰五侯初起
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武（白號）
後漢書曰皇甫嵩討平黃巾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
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

復汝居
又曰劉陶騎除順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
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曰
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謝承後漢書曰岑晊遷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
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
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
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
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司馬彪續漢書曰賈琮爲交州刺史歲間清平百姓安土
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曰李燮拜京兆尹詔發西園錢燮上一封事遂止不發
吏民愛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
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削火令但嚴使儲
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平生
無襦今五袴
又曰范丹字史雲爲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
拾自資有時絕粮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
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朱暉爲臨淮太守抑強絕雅歲常豐熟人爲之歌曰
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吳錄曰彭循字子陽毗陵人建國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
據吳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令循與儀相見陳說利害
應時散降民歌之曰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
遇賢令彭子陽
又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丈夫歌
之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晉書束晳傳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
注眾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
零我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酬之報束先生
又曰鄧攸爲吳郡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
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
數千人留牽攸舡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又曰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皆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廉清

王隱晉書曰應詹爲南平郡郡人歌之曰亂離既著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侯蔭我塗炭東隆立阜潤曰江海恩猶父母

崔鴻前秦錄曰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風變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人黎

又曰符堅時鳳皇集于東闕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翼淵哉聖后饗齡萬億

崔鴻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溝澮興造稻田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人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唐書顏師古叔父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禮風俗未安游秦撫恤境內禮讓大行邑人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煞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三日而人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吳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吳聖令爲公吏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世說曰郗超王珣並以俊才爲桓溫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常璩華陽國志曰吳資字元約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劉向新序曰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千金之劍以帶丘墓

陳留耆舊傳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曰我有田疇爰父殖之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襄陽耆舊傳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

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着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

又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儁哲惟嶷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文武播暢威振遐域

謠

爾雅曰徒歌曰謠

漢書曰石顯失權數月丞相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菟去牢與陳石無徒

泰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

牓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謠曰不畏强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冰楞王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才英趙仲經

司馬彪續漢書曰張霸爲會稽太守越賊束手歸附童謠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又曰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漢家貨泉當復也

又曰桓帝時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范滂中人以下共嫉之作七言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東觀漢記曰王渙除河内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卧人爲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晉書曰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又曰杜預遣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伐戰一當萬於是進通江陵

又曰太始中爲賈充等謠曰賈裴王乱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士魏而成晉也

王隱晉書曰裴秀纔十餘歲叔父徽有聲名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杜預開楊口起夏口水道洪洞達巴陵經千餘里内寫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潘岳字安仁清辯能屬文早辟賈充府太子舍人出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内非之密作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

崔鴻後趙録曰張樓爲臨水長嚴酷刑殘忍無惠人謠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崔鴻前秦録曰苻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先是隴右大霖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曰初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海堅將世時爲龍驤

將軍第在洛門之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侍中魚遵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下小將劉牙趙牢路松多堅戍不下城内得安死力謠曰隴上健兒曰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馬鐵瑕鞍七尺大刀配齊鍛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决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弃我騄驄攀巖悲天降雨迨者休阿呵鳴乎奈子乎鳴呼阿呵奈子何

又曰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凉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納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又曰燕人龐世爲光禄勳奏案豪强奇兙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平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觧鞍泥丸

之曰無乎賔乎賔不來何所因由性苛虐寡所親
隋書曰韓擒虎先是江東有謡曰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謡相應至時是方悟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抱朴子曰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素之宏博哉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見諸生病甚困生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問姓名呼吸因絶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槥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馬一疋到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以來後忳騎馬突入金彦父見曰真得盗矣忳説馬狀又取被示之彦父悵然曰被馬俱亡卿有何陰德忳具

説葬諸生事彦父曰此吾子也遣迎彦喪金具存民謡之曰信哉少林世爲遇飛被走馬與鬼語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爲恒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謡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
商氏世傳曰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案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半去時人爲之謡曰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常璩華陽國志曰閻處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本童謡曰閻君賦政明且昶獨苛去碎以禮讓
劉恭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謡曰秦川中血没踠唯有凉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内殲破浮血丹溁張軌擁衆一方威恩共著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五